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ZC01/0P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九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詳說五十六卷(三)

〔清〕冉觀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一

左傳評十卷

〔清〕王源評訂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居業堂刻本

一六四

公羊傳不分卷穀梁傳不分卷

〔清〕王源評訂
大連市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五年刻本

三七四

春秋鈔十卷首一卷

〔清〕朱軾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朱文端公藏書本

四四七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

〔清〕方苞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慶間刻抗希堂十六種本

五六五

春秋詳說五十六卷(三)

〔清〕冉觀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
刻五經詳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詳說

無卷數》提要

春秋詳說卷五十

牟陽冉觀祖撰

昭公

二十有五年

春秋詳說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左傳春秋孫姑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

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
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
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
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祁佐退而告人口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
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
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
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
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
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
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
憂

汪氏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茲之如牟嬰齊之如

苗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
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爲已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
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已妻使公室之卿逆
之則名雖爲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尙何待昭公孫齊
而後專魯哉

按叔孫之執於晉季氏因范鞅之聘而害之也茲爲
季氏逆婦迫於勢不能違耳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辭人小邾人于黃父請公穀作倪大心公作世心

左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二

王栗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
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
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
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
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
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
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
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

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

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
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
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
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
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
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尙
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人不亦宜乎
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
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三

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避之子
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
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
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胡傳按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
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
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
之大夫輸王栗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
劉盭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眾召伯奭南宮嚭甘桓
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

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
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
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
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
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爲臣子者亦受
而不辭失此義矣

張氏曰黃父卽黑壤晉地

高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
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四

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
可坐待明年哉有伯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
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
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
而廢適使頃公而爲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
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伯也

汪氏曰晉頃承世伯之業昏庸愆惰弗克振在位
四年僅能兩合大夫而黃父之謀納王既不躬帥三
軍以造於京師又待來年遣大夫將兵俟王室之將
定而竊其功至於扈之役欲納昭公於魯而蔽於壻

臣反卻宋衛之請蓋是時晉之政權全在六卿頃若
贅旒而已尙奚責哉

按此會謀王室最是有關繫事范鞅屈於太叔之言
與韓起共謀而徵會非其本心故怠緩從事而踰年
乃定也

有鵲來巢

鵲公作鵲

左傳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
曰鵲之鵲之公出辱之鵲鵲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鵲鵲跼跼公在乾侯徵蹇與襦鵲鵲之巢遠哉遙遙稠
父喪勞宋父以驕鵲鵲鵲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鵲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五

鵲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
巢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鵲鵲穴者而曰
巢或曰增之也

胡傳傳曰鵲鵲不踰濟濟水東北會於汶魯在汶南其
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
也鵲鵲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
主祭於國反常爲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
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大全注顏師古曰公羊云嘉狄禽今之鸛鵒中國皆有但不踰濟水耳故左氏以爲舊所常無異而書之汪氏曰劉歆云羽蟲之孽其色黑乃視不明聽不聰之罰蓋人反德爲亂物反常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高宗有雉雉之異謀於忠賢修德正事能禳其災宋有雀生鵲康王用兵暴虐射天咎地尋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於陽州尚誰對哉

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六

者也鸛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社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鸛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按童謠有昭公定公名恐事出附會然春秋書鸛鵒來巢自有意謂昭公出亡之徵可也 鸛鵒俗名八哥中州有之魯本無便足爲異謂穴處未必然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胡傳左氏以再雩爲早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早乾爲虐相繼而起有鸛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蠲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七

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鑒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一歲而二雩一月而再雩皆黷祀也

啖氏曰公羊云聚徒以攻季氏按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以攻季氏乎

劉氏曰若七月聚眾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

按書再雩以譏黷祀何與逐季氏事公羊牽合無謂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穀作乙亥陽公作揚

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妯與饗人饋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過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郕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郕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郕氏且讓之故郕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讓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八

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具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郕孫郕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徵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

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眾矣日入隱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蕪蕪蕪民將生心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郕孫曰必殺之公使郕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九

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郕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杜注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胡傳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

惠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
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
取食焉爲之徒者眾矣日入隱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
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郕昭伯遂伐公徒公
與賊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曷爲不勝魯自東門遂
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
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
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亡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
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
而公子愁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十一

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
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
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
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家氏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爲文者譏公有以
自取也

陳氏曰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以
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

汪氏曰泰之趙高專政權者二世廢置其君在其掌
握而子嬰庸弱尙能討之而夷其三族昭公君千乘

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哉卽
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
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賊孫及子家子
皆以爲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
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有關心則無兵
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不
爲曹髦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爾使昭公果能修德
用賢俟其信孚於人而援之者眾然後審謀治兵一
舉而戮巨姦其誰曰不濟乃恬然不爲而終於亡亦
何足取哉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十二

按書公孫公次罪公之輕舉致敗也季氏逐君之罪
言外自見 季氏被伐叔孟一家相救而從公者皆
無權力之人豈其有濟 事敗於叔孫家臣譏戾使
叔孫姑若在必無此事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
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
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
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

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五年

三

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繫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

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社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哭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五年

三

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胡傳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要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爲禮哉其

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帥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議之也

高氏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爲恭也

汪氏曰遇者草次之禮若道路偶相邂逅齊景以昭公失國故簡其禮不以會禮相見 公孫子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爲名拒公之適已也昭公微弱季氏盛強迫脅而出欲求救拯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爲君而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十四

伐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發蒙惜乎齊景不知爲此野井之唁豈弔失國之禮乎拒公而已孫氏曰唁慰安之辭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於魯國徒能唁昭公於野井此齊侯之惡亦可見矣 野井齊地

盧陵李氏曰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按昭公從子家之言早如晉晉尚顧大體或有可望齊侯徒唁何益哉 汪氏拒公適已亦近是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婁公蒙作舍

左傳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汪氏曰舍子不敢嗣爲大夫是爲叔孫成子家氏曰繼公孫而書舍卒言舍之爲公死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十五

王氏曰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二晉范文子以厲公無道慮國難之將作魯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欺皆愛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是時昭公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錄君臣之恩表其節爲後世勸

盧陵李氏曰劉子曰婁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昭公在外婁可以無死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婁也婁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於其至自晉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

也此之謂也胡氏主此說夫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廢展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甯俞遠矣此意林所爲不滿也然祈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已知其魂魄去矣何待於祈哉按叔孫舍祈死之事見其不自安而求死志有可取畢竟以疾終豈以祈之遂死哉李氏正廢展之罪極有理昭子但付之無可如何於道亦未盡使昭子不死尚有挽回未可知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十六

附錄左傳王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卽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樹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杜注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屢內也穀梁傳邾公也

范注邾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

胡傳按左氏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晉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劉氏曰諸侯有方伯連帥分災救患扶傾濟弱誅叛討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諸侯卒其竟內猶大夫之卒其家未有言其地者而佐卒獨見以其有親附鄰國憂諸侯之心也

家氏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爲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晉之強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十七

于行錄之也

按內而叔孫昭子外而宋元公皆爲昭公援者而皆死昭公之不幸也事雖無成而賢不可掩故書其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胡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七

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己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爲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爲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大全注汪氏曰經書諸侯失國出奔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特言次于陽州是昭公雖爲季氏所逐而未見絕於國人故次止於齊魯之境而謀復國也 晉平公使魏舒逆衛獻公使衛與之夷儀則書衛侯入

于夷儀不言晉取夷儀也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亦

不言齊取陽也今書齊侯取鄆于公至自齊居于鄆之上則是國內之人皆叛無有愛念之者非假鄰國之力以取邑則鄆人不受命而無所於居矣

呂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

陳氏曰外取邑不書雖取諸我不書取鄆以居公則何以書病齊侯也

家氏曰是時晉政已衰伯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國納昭公於魯戮意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九

如以示天下而伯政舉矣乃以取鄆爲首務姑塞己責勇於義者不爾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此目其人以貶之爾奚其爵

廬陵李氏曰胡氏之說本程氏呂氏以爲譏齊侯之忽遠略者亦得之謝氏曰唁之矣而不能爲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爲之復國齊侯之罪也然書齊侯則異乎濟西謹闡之取書人矣故意林以爲齊侯有修伯討不登叛人之意

按此見齊侯援昭公之不力家氏之說得之胡傳見公已絕於魯意稍遠

附錄左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邱邱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道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祿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五年

三

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汪氏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與君無異矣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杜注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
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
公也

范注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今君
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是崇君之道

胡傳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
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
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
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
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三

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爲防也至
矣

王氏曰公自野井來居于鄆初未及齊國都而曰至
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 居猶處也處已所有之地
也衛侯出居于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
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
所得有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衛侯衎失國
而取夷儀以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內
辭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使若適他國而反居於是
也

啖氏曰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

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

家氏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臨川吳氏曰曰居雖非所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六年

三

按猶言自齊地還處于鄆耳重在居于鄆上

夏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

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

從之使公子鉅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於炊慶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轉七人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殖改駕人以爲礮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三

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哲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人齊師呼曰林雍乘

穀梁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胡傳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

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組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

陳氏曰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五

王氏箋義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組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師眾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汪氏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士有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無德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昭公終居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

不足乎揚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境內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惟自圍成而復居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內外之別也或謂昭公當討意如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舉魯國之民皆聽順於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况能入境而討季氏耶劉氏曰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成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五

按左傳敘事見成人之惟知季氏而不知有公蓋昭公之失民久矣宜其圍成而不克也季氏親禦齊師是即與昭公爲敵矣但昭公未在師中君臣非親對壘耳季氏自知齊師之爲昭公來也叔孫氏之譖戾孟孫氏之公孫朝皆爲季氏役固見其黨惡亦見二家之素畏服於季氏孔門冉姓有五賢此冉豎或其族

附錄左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紀伯盟于鄆陵

左傳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高氏曰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齊故齊侯矯爲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王氏曰齊盟諸侯于鄆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故也

陳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十六年齊徐邾莒營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鄆徐實盟于蟲則諸侯有不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美

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廬陵李氏曰鄆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按齊侯盟鄆陵謀納公而無納之事故經但書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汪氏曰君行而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諸稱王

朝步自周至于豐豐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廟在

焉故告於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在矣而昭公會鄆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勵臣子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於祖禰矣顧季氏彊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耳五書至必繫以居于鄆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

按會後仍居鄆會無益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毛

附錄左傳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午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荏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觀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

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林注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

胡傳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成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眾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於雅降爲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孫氏曰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既死敬王即位於外四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壬

年始反正於宗廟不言歸而言入者言歸嫌與即位於內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即位於外也

陳氏曰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

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爲皆書入幸之也

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耳

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卽邾鄆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洛誥所謂卜澗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

徙都成周

臨川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左氏敘事以王入成周在子朝之後合依經正之

汪氏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甚弘謂敬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壬

人城邾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眾大之統會天子之居必以眾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

劉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爲篡然則於王猛何以惜此義

按成周原非京師胡文定何以有不言入京師之疑吳臨川辨之甚明蓋諸家多信子朝奔後而王出故

以成周爲京師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懼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子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股成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三

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鄆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其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頽

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叔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三

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杜注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

氏書奔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穀梁傳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胡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爲之黨者眾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

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疏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爲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陳氏曰尹氏獨欲立子朝耳兼言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爲之也然則曷爲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三

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宜立也是故始終乎尹氏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

王氏箋義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天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

汪氏曰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終黨惡而不悛也奔不言出者篡賊逃竄以追天討無所出也故比於國滅之君與在境外之臣但書

奔爾書曰奔楚則楚受篡賊之罪亦見矣

劉氏曰左傳云召伯盈逐王子朝杜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非也召伯既逐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爲以子朝奔乎若云召氏則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其族亦必隨之何故又奉子朝爲亂乎且召伯尊也召族卑也今召伯不奔召族自出法不當書於經而敘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爲比尹氏所以書者以有尹固也固尊自得書爾召族無盈則卑何以得書乎

按召伯盈逐王子朝恐有誤果如是則經不得書召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三

伯杜氏信傳謂召伯當作召氏蓋據傳召氏之族之語安有召伯逐王子朝而其族從奔者乎

附錄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誥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多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

春秋詳說卷五十一

牟陽冉觀祖輯撰

昭公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公至自齊處於鄆言在外也

穀梁傳公在外也

高氏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會居于鄆者

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

越於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七年

一

作明君臣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

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

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

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師師至于潛吳師不能

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

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春秋詳說

卷五十

昭公二十六年

三

子孝而儀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
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
以先王上之

春秋詳說卷五十終

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堀室縛設諸寶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胡傳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七年

二

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呂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閭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問公子光嘗曰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季子當

如何茅堂胡氏曰光當立罪在僚故猶稱國以弑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辦者故歸潔其身而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弑君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爲萬邦之憲矣

陳氏曰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故賊不書主名

臨川吳氏曰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弑僚而還國於

光也故稱國弑

汪氏曰光者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

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爲君吳

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弑不以光首惡而歸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七年

三

罪於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爲夷昧之子而公羊以僚爲光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爲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爲夷昧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爲是

按光爭立有辭國人從之故僚之弑以吳書而不名

光 季子自是退讓之人不能行廢立無庸深責

楚殺其大夫卻宛

卻穀作卻

左傳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

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請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蘇令曰不蘇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之遂弗蘇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七年

四

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張氏曰恃國人之說己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

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卻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罪也詩云嗟兮侈兮成是南箕按殺無罪也當罪無極子常而薄責卻宛爲是

秋晉士鞅宋樂祁率衛北宮喜晉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七年

五

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胡傳按左氏扈之會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

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襄陵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令成周故也伯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爲之匿諸隱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

汪氏曰文十五年之盟扈謀討齊商人弑舍之罪晉靈受其賂而弗克討此年之會扈本非謀討意如但謀納昭公耳士鞅受意如之賄而弗克納然皆廢天討矣春秋序于扈之大夫而無貶辭蓋以籍秦致諸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七年

六

侯之成于周猶能踐成周之言故也

按本謀成周因言及魯事雖不能援魯而無害于成

周故無貶辭

冬十月曹伯午卒

左傳

林注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

公羊傳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知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穀梁傳

范注徐邈曰自此已前邾界我庶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爲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爲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

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淵藪而受之魯之強臣逐君而知快來奔從其類也

家氏曰庶其界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凶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無所遺誅季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七年

七

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譏季氏也

按罪快是正意罪季氏是副意書奔快之罪也書來奔則季氏納之之罪也

附錄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怙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

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七年

八

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左傳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杜注禮君宴大夫使宰爲獻主比公於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憖十一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牒也

公至自齊居於鄆

高氏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

汪氏曰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春秋不書皆所以存公也上之於下有征而無戰而況敗乎以君而伐臣已褻其威而况見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儔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學於聖人者也何乃昧於君臣之大義亦至於此極乎嘻可歎也

按論語懿子問孝而孔子告以無違於禮今觀伐鄆之舉乃叛君之逆賊也何知有禮非能仰遵聖人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七年

九

教者

附錄左傳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杜注乾侯晉境內邑

穀梁傳公在外也

孫氏曰公一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如此

或問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公如晉次于乾侯禮宜止於遠境乎昭公自不欲進乎抑齊晉之君阻之而不使之前乎筆之之意安在茅堂胡氏曰次者止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于乾侯者不得見於晉也人君失國出奔而詳書其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君父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去就之是非亦自見矣季氏逐君不待貶而惡自見聖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八年

十

人至此全罪昭公之不君也

汪氏曰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于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而內猶不失其國也書次則止於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矣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境也次於乾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喘息而已矣聖人汲汲於存公而屢書不一書然昭公之迹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猶有齊侯取鄆圍成之事晉頃拒而弗受略

無兄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豈不重可歎哉

劉氏曰左傳記晉人云魯不告于晉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晉矣豈得誣其不告哉

按晉人責昭公之如齊是借口以拒之使其初即如晉恐亦不免范鞅之閒也然晉爲盟主當以如晉爲正蓋公急於奔齊爲其近耳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

宣公作寓

左傳

林注定公卒獻公薨立

六月葬鄭定公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八年

十一

附錄左傳晉祁勝與郕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

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襲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念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其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八年

三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齊

左傳

林注悼公卒頃公結立

附錄左傳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

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八年

三

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

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王氏曰諸侯之葬魯往會之則書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附錄左傳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士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竟曰主以不賂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賂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諸退朝待於庭饋人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八年

十四

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左傳

杜注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公羊傳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何注不致以晉者未至晉

左傳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杜注高張高偃子唁公至晉不見受

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胡傳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於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九年

十五

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賊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高氏曰唁于野并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

汪氏曰衛獻公出奔齊滅紇如齊唁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爲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荀躒之唁莫不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於大夫適以恥公而已奚益哉

按唁本虛文君不來而以臣唁虛文亦漸減矣

附錄左傳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九年

六

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裏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

爲大子

高氏曰齊侯比公於大夫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

韓范曰平子陰懷逐君之實而外未肯卽冒弑君之名乃昭公庸狀屢見徒爲晉人所笑三請之辭既不能許一乘之說又復不聽淹恤終身嗚呼悲矣

汪氏曰竊疑意如剛忍凶悖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鄆莊射王中肩使祭足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九年

七

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爲大子是時昭公在外無宗廟朝廷何暇易太子乎

按歸馬之事奸臣僞爲之蓋欲聞於鄰國見己不失臣職君自安動耳公賣其馬徒自窘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高氏曰叔詣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處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鬲川鬲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九年

六

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

冬十月鄆潰

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九年

九

公羊傳已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郭之也曷爲郭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胡傳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獲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爲後世戒

高氏曰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之出居於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

汪氏曰或謂意如聞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夫苟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公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與楚淖齒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末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氏之疆孰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誘於季氏實以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一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二十九年

三

朝夕之故也

按季氏誘鄆使潰或有之而昭公居鄆所用皆取之鄆民不堪命而潰恐不盡由季氏之誘也觀穀梁所云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可見

附錄左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

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

杜注微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年

三

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

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胡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過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於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

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王氏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

劉氏曰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爲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向日居今日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爲吾君也左傳云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非也向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年

三

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古人所謂君在境內則猶君也是以不歲首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謂暫時次止之名猶以鄆爲居自然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又潰散公無所入羈旅他國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淺各有所出豈但微過哉公雖有過不若季氏之悖也其寧縱釋季氏專攻公身而已

王氏曰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爲家示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于鄆稱居于乾侯稱在

常山劉氏曰君失其居在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

汪氏曰杜氏云釋不朝正于廟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襄公之留於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襄公爲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爲意如所逐越在他境故特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頒朔天昭公自二十五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頒朔于今五年意如攝祭專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年

三

按正月一歲之首書在乾侯所以存公

以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其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

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林注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汪氏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按晉卿各營其私頃公不能爲盟主矣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禹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年

三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啖氏曰徐子名者初已服吳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

陳氏曰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年

三

則疑於諱子弦子溫子矣

按徐子逆吳吳子唁而送之送之將何往是不容其處徐故奔楚也論者責其既降而奔豈得已哉經舉其終故但書奔楚不書逆吳

附錄左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津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津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

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內外也

杜注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躒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一年

壬

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故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杜注適歷晉地

胡傳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盟主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

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北城加之惡諡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渚以爲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陳氏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黑肱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一年

壬

諸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敖會垂隴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於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爲此會昭公所以死於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
永嘉呂氏曰昭公在外託於齊晉而皆不果納未嘗不歎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

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翬二國其情亦可矜也苟有
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感昭公而况齊晉乎齊大國
也鄆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
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
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爲力
而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爲義之心
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爲義者不勇矣此齊晉納公
之謀所以姑爲之名而卒之無功歟抑不但其貨利
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
意如則其互爲唇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
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
君哉
汪氏曰意如之練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
僞以欺晉晉定既惑於范鞅之巧言而知驪亦墮其
計而不悟非惟奉命與之好會又導之叛逆而不恤
魯君有汲汲求哀之請不亦甚乎千載而下說春秋
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極謝過以示憂感則其
姦諂之志不惟可以欺當年而且可以欺後世也
按晉定新立此爲義舉惜晉卿黨季氏遂不能行伯
討也 意如對晉可謂柔奸之甚

夏四月丁巳辭伯穀卒

左傳同盟故書

林注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
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
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
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
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
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
怒未忘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
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晉公不得歸
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
意如也

陸氏曰在晉地故不言來

高氏曰荀躒既會季孫于適歷復以晉侯之命唁公
于乾侯蓋季孫有不納公之言故荀躒唁公之不得
入必使荀躒然後意如之意得通乎君矣夫不恤見
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唁其君空言

無實卒使六卿之疆遂分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魯侯而已

按荀躒有君其入也之言昭公若從子家而入意如亦當勉強相從惜爲眾沮遂致客死也傷哉

秋葬辭獻公

附錄左傳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戎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楷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一年

三

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

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杜注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滅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滅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滅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一年

三

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滅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肝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肝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肝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肝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

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於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

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唐陳氏曰不曰邾史闕文二傳不言其闕互相穿鑿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一年

三

劉氏曰公羊云通濫非也以叔術爲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

汪氏曰二傳皆云邾黑肱而公穀經文不繫邾者闕文耳有習於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爲通濫爲國或以爲別乎邾皆妄說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子弟况最爾之邾乎苛別於邾而自爲國又何爲挾地以歸他國乎惟左氏所引經文則曰邾黑肱故啖趙纂例從之亦加邾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以經文攙入而亦闕邾字如襄十七年齊高厚

圍防左傳經文獨闕齊字不可以爲非齊之高厚也或者又謂濫乃天子之地而黑肱乃天子之命吏此尤穿鑿之臆說夫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爲奔於諸侯耶豈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天子守土之吏僅一見也二傳又何以皆稱濫爲邾地耶

廬陵李氏曰此條大例本只與庶其牟吏書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於齊豹書盜之說先儒多不取已見衛繫下注獨黑肱不繫邾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於傳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是矣然穀梁亦曰別乎邾也注曰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一年

三

陳氏亦曰不繫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二家又本公羊蓋未可據

按不言邾從杜氏作闕文爲是公羊所言叔術之事可笑何得爲賢劉氏駁之是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譴火勝金故弗克

杜注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

辰尾而食 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
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
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
仇敵惟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
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薛氏曰公居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固
行於魯也公之不入晉之罪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二年

三

劉氏曰左傳之說非也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
歲書之傳亦歲歲爲說說之盡異此不知春秋之本
意也設公今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之復以何事爲
解乎

取闕

左傳

杜注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

孔疏闕魯地土地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闕城是也

公羊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張氏曰昭公之難叔孫如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

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

臨川吳氏曰昭公爲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土地
今公爲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闕以見季氏據國公
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

家氏曰闕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
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
屢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

汪氏曰公羊云不繫邾婁諱亟也凡春秋書取地而
不繫國公羊皆以爲邾邑而諱亟抑何謬耶

廬陵李氏曰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二年

三

以得邑也所以取闕者魯人以闕與公而公取之也
書取闕著其微弱也闕魯微邑此說疑得之公羊以
爲邾邑者非

按家氏謂闕者羣公墓之所在想三家不便據之尙
爲公所故公得取之也未必出季氏所與

夏吳伐越

左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薛氏曰越自楚虔伐吳一見今年而吳伐之夷狄相
攻本不足道見吳越之事始也

按越通楚故吳伐之

秋七月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

參曹人莒人郕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殺作大叔晉人下公有射襄人

穀有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

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

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

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

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二年

美

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

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

俾戍人無勤諸侯用靈蟲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

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於百姓而伯父

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

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

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

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

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

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

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

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千位以作大事

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

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

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

以爲成命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

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傳天子有追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眾大之稱成周地名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二年

美

也與列國等矣

汪氏曰子常城郢沈尹戌曰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

卑守在四境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

獲能無亡乎夫諸侯而城其國都其守已小况天子

以四海爲家而動天下之眾以築千雉之城不務其

遠者大者而僅守至近之地亦可歎也故不貶大夫

而但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之

也

茅堂胡氏曰諸侯大夫承天子之命而往城焉無所

貶也故大夫不稱人未有可與言者言平而不復

張氏曰此敬王徙都成周自王城而遷故因諸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

臨川吳氏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尙多故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圯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徹諸侯之戍

陳氏曰諸侯有事於京師如隱六年歸粟宣十五年成二年十六年獻捷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戍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二年

庚

亦不書襄二十四年城之猶不書也以是爲常事也書城成周王使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於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

廬陵李氏曰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親之意已著今書城成周於天王入成周之下則雖非盛時之美事終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胡氏但傷成周之等於列國而未嘗譏列國之城成周蓋與公朝于王所意同得之矣若辭氏陳氏重貶諸大

夫則已甚之責也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城成周善之也可從

按城成周自是善舉見王室猶足維繫人心也列國大夫之不齊固其常不足深責城成周後定居於此方爲京師舊京師固在王城也諸說多混胡傳謂與列國等只是餘意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于家子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二年

庚

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

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傳諸侯失國出奔者眾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二年

聖

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儆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汪氏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昭公奔衛則立突衛公子

洩公子職逐惠公而惠公奔齊則立公子黔牟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獻公奔齊則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田和三晉之篡立亦不敢別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理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懼公議之或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忘君而君臣無常位專於責昭公而略無一語責意如與師曠之所以論衛獻者無異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所以告爲臣者也率天下之彊臣而爲篡奪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啓之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二年

聖

桓公薨于齊昭公薨于乾侯皆沒於外或弑或非弑何以辨歟經書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弑可知書公在乾侯薨于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君昭公則非意如弑公可見矣內弑君則不書葬矣

廬陵李氏曰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情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牟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天戒

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二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迭爲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毋乃速三晉爲諸侯之勢乎

按襄公如楚已有不歸之意馴致昭公出孫之事成矣蓋君日弱臣日強民不知有君而惟三家是服非大有爲之君不能復振如昭公者忿極不能忍而終無可如何徒自苦耳或問昭公若歸季氏將遂弑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昭公三十二年

聖

之乎曰未必弑也只是束縛之如木偶人耳此昭公所以寧死於外而不歸也昭公客死曹髦見弑尙是有血氣人所遇不幸耳

春秋詳說卷五十一終

春秋詳說卷五十二

牟陽冉觀祖輯撰

定公

胡傳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在位十五年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元年

一

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何注主人謂定哀讀謂經傳謂訓詁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

胡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

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劉氏曰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于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不言正月微辭也

張氏曰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強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元年

二

蜀杜氏曰定公元年之正月政無所繫故不書正月然必書王者春秋樹王法不可不書王以端本也且王者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故不可以不存也正者所以繫一國今國之政無所稟故不復出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與季氏之專也

汪氏曰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以後即位於先君卽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卽位改元於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爲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法於春秋踰年改元之意

此年雖定公未卽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既廢元帝始於三月卽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春正月也

廬陵李氏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卽位皆在正月定卽位在六月故也又曰定哀多微辭公羊之言是也然何氏指定定公無正新作雅門喪失國寶黃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則非本旨矣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元年

三

按此合下看只是春王三月前亦有之因定公是年卽位故公穀起議論而胡傳因之然截斷春王二字反起人疑不如連書春王三月而無正月之意自見也予於前截斷春字者皆以屬之下春王某月蓋以此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於是始

左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泣政衛彪偃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合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書過而田於大

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元年

四

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不免其叔違天高子違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爲不可好也

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

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范注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言其執不書所歸徐邈曰按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任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

胡傳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元年

五

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高郵孫氏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尊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於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爲不可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於王其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爲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

臨川吳氏曰左傳有歸于京師四字據經所書但見其執於京師不見其歸于京師也

汪氏曰左傳云會城成周而執仲幾是執之於成周也不曰成周而曰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也城成周不稱京師所以見周室不同於列國無自尊之實也執仲幾於成周特稱京師者所以誅晉人視周室比於小國失常尊之分也地非兩地而或曰成周或曰京師聖人之意蓋有在矣

廬陵李氏曰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元年

不

亦不與以伯討穀梁胡氏是矣公羊以爲不得專執則是以前於京師爲伯討則非左氏序仲幾不受功之事則實以爲執以歸晉復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楊士勳曰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是也

按諸國同城成周滕薛鄭皆俱王役宋何得令其代役仲幾欲誘三國豈得無罪諸說多專責晉人失之偏矣高郵孫氏爲得其平晉會諸侯城成周猶有尊王之義若號令不行諸國解散則成周何以能城乎專執亦是伯令之常不宜深責左傳云歸於京

師上云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似是會狄泉議工仲幾不服遂執之以歸於京師則晉爲無罪而穀梁范注揚疏力辨其不歸京師姑關其疑前書城成周將以爲京師也此書京師卽成周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衎公爲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元年

七

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室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元年

八

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范注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六日而後即位

胡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卽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仲爰齊侯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威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於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

趙氏曰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元年

九

既殯而卽位故書日

汪氏曰桓公薨於齊二十有二日而喪至昭公薨七月喪始至已踰五月而葬之期故春秋詳書日以誅季氏也定公爲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於禍而忘其讐誅於利而忘其辱故雖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亦如其意而書卽位以著其自立之罪比於文成襄昭哀而無貶者美惡不嫌同辭

張氏曰意如親逐其君既薨暴露七月而後返國黜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縶小功之察乎春

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斃魯之君臣罔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措尙何禮之足言哉此所謂爲永鑒者也

高氏曰國不可一日無君昭公薨至今統紀之絕若是其久也故日以謹之季氏既逐其君君薨又不卽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處汙於僞誘於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卽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既爲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

家氏曰定公之不書卽位正也今書卽位以其篡君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一

定公元年

十

之子受位於賊特書卽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爲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不當立偃然自以爲己之所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卽位從桓宣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

廬陵李氏曰公穀所謂定君乎國然後卽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卽位也胡氏之說得其大指但所引康王延入翼室之事則此乃柩前之定位而非告廟臨羣臣之卽位也按書八月癸亥譏逆喪之遲也書戊辰公卽位見越

五日而卽位也當日或借五日而殯爲說不足深責

定公從昭公在外喪歸乃歸故喪至後卽位也季氏必不肯立昭公之子定不得不立但季氏欲以恩結定公定立之後不能討季氏是忘先君而感季氏也故於其卽位譏之實則定公宜立也如不立而季氏又不肯立昭公之子轉生別變矣烏乎可子家羈始終從公可謂忠而不從季氏之言以入又可謂義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元年

十一

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高氏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

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勳於其臣下者廬陵李氏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也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元年

三

薛氏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啖氏曰公穀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雩按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蓋傳以日月爲例故有此分別按穀梁應上公之說殊荒唐非古禮所有也孔疏請其屬神出於附會上帝屬神何以有應上公哉

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立煬宮非禮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

胡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邾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爲爲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元年

三

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爲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爾

汪氏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爲非禮矧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詔事煬宮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

按立煬宮左氏謂季氏禱於煬公其禱必不欲昭之歸國而昭薨於外故以煬爲禱已而立其宮其矯誣之罪大矣萬氏以兄及弟恐非正意

附錄左傳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范注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舉殺豆則殺草可知

胡傳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蘇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元年

古

言其所害也

高氏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

汪氏曰或言春秋用夏正引孔氏正義謂耐霜之菽為霜所摧是以為異若十月隕霜不應專殺豆苗不及餘穀今考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亦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晚熟之菽為霜所殺又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王莽地皇二年秋隕霜殺菽亦謂其獨耐霜之菽可乎

二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夏四月辛酉羣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二年

圭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左傳

杜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孔疏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崔氏豹曰蓋為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兩觀雙植中不為門

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

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何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蜀杜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錄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

劉氏曰公羊云兩觀微也主災者兩觀也非也災有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二年

天

先後據見而書又云曷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爲比亦非也新作不可序下災不可序上亦常理爾穀梁云災自兩觀始也亦非也汪氏曰何休云雉門兩觀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今考延廐南門之新作皆書而郊禘僭禮皆不諱作雉門兩觀之作蓋在春秋之前故不見耳抑豈所謂新作南門者卽雉門之類歟

廬陵李氏曰此條公穀惑於僖宮桓宮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爲此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大概桓宮僖宮二廟

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

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疑

按公羊謂僭而孔疏謂左氏無此義似是記災非譏僭但下文胡傳用僭制之說姑從之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陳氏曰此囊瓦也貶人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二年

七

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自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甫入吳於是吳亡吳楚介在南荒蠻夷相攻不可殫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爲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於宋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至於禍敗失國也

按吳誘楚而書楚伐吳譏囊瓦之貪而愚也

附錄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何注御廩桓宮僖宮西宮新宮亳社災太室屋壞皆不言別葺獨雉門兩觀僭王者法度天災示變宜有所革而復大其規模故經云新作以見非正也

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胡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二年

九

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葺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舊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劉氏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爲非親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怪於季氏之舊其主矣此春秋之

微辭至意也

高氏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廡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以爲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

家氏曰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爲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臨蒞其臣民者一朝化爲煨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爲不足畏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二年

九

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爲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廡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門南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按因災而新非創作者比似無足異書之以見定公初立有此異爾譏僭之說未爲切論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傳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皋鼬

按此如晉自是季氏使然當以卽位告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作三月

左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闔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林注莊公卒子隱公乞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三年

三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錄左傳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拔

左傳冬盟于邾修邾好也

高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其微弱可知

知

汪氏曰魯大夫而盟邾君素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纔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哀二年取濟沂

田州仇何忌並書二卿及邾子盟句釋既奪其地而二大夫脅勢以盟其君則又甚矣

按譏魯居多邾畏魯強從爾

附錄左傳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三年

三

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左傳

林注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

陵侵楚晉楚交兵止此

左傳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寇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晉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杜注入楚境故書侵

程傳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胡傳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福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張氏曰書十八國諸侯之眾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爲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爲也而晉自此微矣

高氏曰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而附楚至是蔡人

不勝楚之陵虐乃告於諸侯而請伐楚晉爲盟主大

合諸侯十八國之眾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攘夷狄之患而吳以一國之師敗之晉是以失諸侯中國遂大亂吳子主黃池之會自此始也

永嘉呂氏曰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蓋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以爲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晉合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爲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

家氏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爲也蓋奉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稱其爲伐師雖眾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眾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之昭侯乃隱太子之子明於復讐之義故爲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

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柏舉之爲褒則知召陵之爲貶也

陳氏曰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是役劉子爲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廬陵李氏曰二召陵書法詳見僖四年三地會書法詳見桓十五年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爲爲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爲幸下以不能討楚爲譏

按事起於蔡以不得蔡貨而止故書蔡侯於晉宋之下諸國之上意不在子朝故胡傳但詳蔡事而已

合十八國書侵深鄙之也同一召陵之會齊桓何其

盛晉定何其衰可以觀世變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姓公作歸

左傳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傳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辭致討

而覆其邦家爲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高氏曰沈不與於召陵者與楚故也與楚者不受晉合也故晉因使蔡逞其忿焉夫蔡屢爲楚所滅今而舍楚不易矣晉定不能恢弘伯業求所以服楚而保蔡一沈不能容而殺之歸惡於蔡是重楚人怒蔡而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易晉爾蔡雖齊桓之世不深卽中國非不卽中國也國近楚有畏焉不能保其無他也昭公毅然棄之計則失而意則可嘉乃復爲此舉其亦不思之甚矣哉家氏曰春秋書滅沈於會召陵之後盟皋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爲不道乘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慘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

按胡傳書滅罪公孫姓書以歸罪沈子嘉書殺罪蔡侯書法甚細然當以罪蔡爲正意國滅君擄固有求

死不得而擁之歸者不知沈子嘉爲降耶爲俘耶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皋鼬公作浩油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幸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尙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綈旂旌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

士以其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士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基聞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爲司寇聘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杜注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

鄭氏曰皋鼬鄭地成皋也

公羊傳

何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爲季氏所逐

定公初卽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

穀梁傳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程傳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胡傳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天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爲此盟書公及者內爲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皋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

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左氏云將長蔡

於衛祝鮒私於莒弘言踐土之盟衛先於蔡按踐土

先書蔡盟此傳妄也

陳氏曰書公及諸侯非晉主盟也自是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矣

汪氏曰首止蔡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會

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尹子單子劉

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文公不盟可知

矣薄之盟公不與會孟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

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

盟于宋扈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

扈此年公與於召陵之會又與於皋鼬之盟則非後

至也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諸

侯盟于皋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

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爲此盟也蜀之盟

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晉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不復能主盟也

劉氏曰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非也襄二十五

年會于夷儀盟于重丘亦會盟異處矣何不別出公

及耶何休注定公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亦非也春

秋諸侯之會常事耳非至道之正也春秋何嘉哉

廬陵李氏曰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

氏范氏皆以爲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於經未

見此例合從陸氏爲是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

從公羊注意發之而微不同矣陳氏說亦佳

按魯史書公及只是常辭盟不盟魯定何能操其權

而謂公求之耶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汪氏曰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

立是為僖公

高氏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辭會可

也雖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爾

許遷于容城

張氏曰容城地名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析之近地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王氏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為文蓋違害

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

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鑑

秋七月公至自會

襄陵許氏曰不致侵楚議無功也

高氏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張氏曰不致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

廬陵李氏曰致後事之說已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

條何休以為得意致會故以上文侵楚書召陵為詳

義兵皋鼬不日為與信辭又再言公為喜文似若近

之然於書侵書及之義不通矣大抵侵楚既淺事不

足乎揚故以皋鼬為重而致之啖子所謂夫子擇其

重者而志之者是也張氏說亦發明上文公及之義

按公至自會亦是貶辭侵楚不能正名當以會至

謂魯以得盟為幸推魯人心事或有之而春秋書法

豈在此

劉卷卒

左傳

杜注即劉金

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卒我主之也

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賈內諸侯也非列土諸

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

高氏曰召陵會罷而卒則知皋鼬之盟以疾不與也

陳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

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

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

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劉氏曰穀梁云此不卒而卒者賢也天王崩為諸侯

主也所謂天王崩則昭三十二年景王矣為諸侯主

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矣是王猛本正也穀梁謂其篡何哉

汪氏曰諸儒之說謂劉子定內難復辟於周有大功於王室故特書卒葬然單旗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云爾

廬陵李氏曰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陳氏之說亦得春秋意外之旨不可不取也

按在事而卒當書不待赴告而知之也 公羊云我

主之盟以主召陵之會為說穀梁云為諸侯主以景

王崩時為說不如公羊 趙氏謂不言劉子卷卒亦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識非也此舉議在晉不在劉子穀梁謂賢之近是

會書劉子卒書劉卷葬書文公互文以致其詳賢之

也

葬和穆公

楚人圍蔡

左傳秋楚為沈故圍蔡

公羊傳

何注襄瓦稱人者罪重異於凡圍也

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

反端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微之

廬陵李氏曰圍國自襄公七年書楚公子貞後凡圍

蔡書棄疾圍鮮虞書士鞅圍衛書趙鞅獨此襄瓦將

而書人故何氏許氏之說如此

按楚無禮于蔡蔡遂會晉以伐楚楚不自反又圍蔡

蔡遂引吳為柏舉之戰書以譏楚之釀禍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作國公

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

是伐書卿與師著威盛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

按上書圍蔡下即書伐鮮虞比類以觀見晉之無意

於諸侯而自營其私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葬劉文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高氏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

之也

廬陵李氏曰天子三公稱公魯為三公而有土為畿

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

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者

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

諸侯卒皆諡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

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

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從

按劉文公有功王室而又主盟召陵春秋特書其葬以美之非譏辭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績楚薳氏出奔鄭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吳始書子書戰

左傳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

出伯州犂之孫詬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

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書

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泓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杜注柏舉楚地

師能左右之曰以吳爲蔡討楚從

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 囊瓦稱

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書

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

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闥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裴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吳

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

胡傳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

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孫氏曰吳稱子大救蔡也自是諸侯大小皆宗于吳陳氏曰以夷狄憂中國故吳始稱子書戰書敗績皆進吳也

家氏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付之囊瓦贖貨無厭殺人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不忌以至內外離叛莫有關心由是有入郢之禍國破君逃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爲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繼柏舉之敗書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而以身免也

汪氏曰春秋書以師者三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以中國而陵中國也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以夷狄而虐中國也此年蔡以吳子戰楚以夷狄攘夷狄而救中國也三書以唯柏舉爲善故蔡侯吳子皆書爵以美之

按春秋外楚凡能勝楚者皆子之吳以救蔡而勝楚

較晉爲優故書吳子以予之也書蔡侯以兼子蔡侯求晉不得轉而求吳竟能抒憤而雪恥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楚之陵虐於蔡非一日宜其有此報也

庚辰吳入郢郢公穀作楚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於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疆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三

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闔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寬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鍾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主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

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公辛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徒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卑

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胡傳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

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汪氏曰郢楚都文王遷郢

陳氏曰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

家氏曰前書吳子褒之也此書吳貶之也夫吳乃太伯之裔不與楚同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於周明正楚莊共靈以來憑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以爲有則伯業可成雖以繼齊桓晉文可也而夷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四年

卑

旋踵良可惜夫

趙氏曰楚君尋反國國不絕祀故不言滅穀梁妄爲臆說不足取也

劉氏曰穀梁云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言入而已矣凡滅國春秋未嘗不存也豈於楚獨存之耶

盧陵李氏曰此條狄吳之說公穀胡氏皆同獨杜氏以爲史略文者非也書郢之說左氏胡氏同陳氏得之公穀作入楚者非也書日之說穀梁注曰易無楚者若曰楚無人也夫以赫赫楚國而泱辰之間吳得

以入其國都無人可知矣故書法與公子嬰齊伐莒入鄆同穀梁精矣至於存楚之說則非也吳本未滅楚何得書滅乎

按鄆非楚故都文王遷鄆遂以爲鄆書入鄆舉其地以別之 一入而卽去非據爲已有故書入不書滅吳之所以辱楚者太甚皆在此入字中故稱吳以示貶

五年
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五年

星

夏歸粟于蔡

左傳以周亟殄無資

杜注蔡爲楚所圍饑乏故歸之粟

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雖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通也

范注此邇近之事不足具列諸侯

茅堂胡氏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爲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得救吳旣破楚入鄆

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廬陵李氏曰此條爲春秋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事小惠公穀之旨甚精左氏得其事實而不知聖人之意也

按魯史書魯餘國可見雖稍緩終是義舉蓋慶蔡之能以吳入鄆而樂爲之助也論者因諸侯不能救蔡而並不與其歸粟蔡非大國豈畏而歸之幸其有成以濟其饑快心之事也

於越入吳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五年

星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杜注於發聲也

公羊傳於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穀梁傳

范注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

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

陳氏曰向曰越人今日於越復從其舊號也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

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

高氏曰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傲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爲楚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嗟夫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

汪氏曰汲冢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則於越或當時之所稱歟

廬陵李氏曰於越入吳二胡氏說見哀十三年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考之經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五年

罍

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劉說爲合

按稱於越者夷之也不與其乘吳而入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瑀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胡傳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

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婦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讐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劉氏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翬何也曰以定公爲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爲大夫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爲之變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翬遂之弑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得貶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五年

罍

絕而罪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爲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爲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今乃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讐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家氏曰春秋卒意如不貶之貶乃所以深貶之也按意如書卒怪其以逐君之罪人而得善卒也定公之不討言外自見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姑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爲大夫是爲武叔

附錄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澠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五年

吳

因圍與罷圍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誣逐公父歆及秦邕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闕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聲涉其帑不與王舟及靈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闕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闕巢申包胥王孫賈宋

木闕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九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辛季辛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在隨也子西爲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二

定公五年

吳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襄陵許氏曰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按晉頻年從事鮮虞而無志於主盟中夏書圍以譏之

春秋詳說卷五十二終

春秋詳說卷五十三

牟陽再觀祖輯撰

定公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邀

左傳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高氏曰許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甚矣故謹而日之

張氏曰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大抵困於與鄭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六年

一

為鄰至成十五年畏鄭而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析定四年又自析遷谷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於吳鄭遂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亡一見害於鄭其存一恃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矣

汪氏曰伐國而滅之春秋所惡也况以人臣而專兵滅國乎前此晉荀吳嘗滅陸渾之戎然以中國而滅夷狄則罪猶可恕蔡公孫姓嘗滅沈矣然受晉令而伐沈則事無專命今游速因楚之敗興兵滅許無晉之命非懷外安內之師是弱晉而間楚耳此皆鄭國

君臣之罪也若夫以其君歸則游速許男均有罪焉

廬陵李氏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按此當罪鄭之君臣許弱依楚不得已也鄭因楚敗而滅許於許無議游速帥師自是鄭君命之責以人臣專兵恐不然

二月公侵鄭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六年

二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殫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嬖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高氏曰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保囊瓦滅許故晉

命公與師而討之是時季孫斯初嗣卿位陪臣陽虎執國命又迫於晉令進退皆不由公也

正氏曰定公親帥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有獎王室之義然不能聲罪致武僅爲潛師以掠境故不書伐而書侵觀季孫獻俘於晉則實迫於伯令而非有獎王之實矣況是時陪臣執國命兵權亦不屬公也

廬陵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託公以出師耳當是時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六年

三

晉伯已失諸侯皆離惟魯未叛故侵鄭侵衛之師雖出晉令而陽虎之徒囂於勇嗇於禍以逞其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道也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一書法不然奉伯令而討伐周之國何不書伐哉

按奉晉令伐鄭取匡歸之晉蓋亦勉強從事不成其爲伐故書侵公親往故繫之公而實陽虎主之也魯不競于鄭而能取匡或鄭知出於晉令非公本心聽其取匡以說於晉而不爲之較耳

公至自侵鄭

高氏曰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爲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道也

張氏曰陽虎專政欲微囂於鄰國使衛侯不聽公叔發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按書至以鄭不以衛張氏專說衛事似偏蓋侵鄭卽危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六年

四

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囂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劉氏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已三世矣事不成故盜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搆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僕隸也方復爲之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爲亂之效也子惡之卒陽虎之盜皆篡君亡國之禍故錄之必自其禍之所起矣

高氏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爲陽虎所制也嗚乎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胡氏於公子遂之事以爲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爲讀者不可不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言曰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二子俛焉爲其所使猶爲國有人乎劉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六年

五

氏謂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是矣故特書以見焉杜氏以爲晉不備禮故經不備書此未爲知聖人之旨也

按此獻俘以結侵鄭之案二卿並爲陽虎所驅使書以見陪臣之執國命意不在晉之得失也

附錄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

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六年

六

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杜注稱行人言非其罪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以酒焉獻楊楮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張氏曰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

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人之亂政亟行伯統所由絕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執行人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爲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按主趙而范惡至於被執晉卿不和與國將無至者矣

冬城中城

左傳

杜注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六年

七

范注三家侈張故公懼而修內城議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也

高氏曰三家張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矣

此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怒故懼而城焉

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司無民定公豈能役眾修

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

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按汪說是穀梁云三家張不切時事是時三桓微矣

仲孫忌帥師圍郕

左傳

杜注郕貳於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何闕文
公羊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高氏曰郕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郕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

家氏曰齊之取郕固非而二子之圍亦非也爲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郕以居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郕潰矣寡君欲復舊疆敢以請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明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六年

八

平國夏伐西郕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役也

劉氏曰公羊云仲孫忌譏二名意謂二名難諱也古

者君之名臣不諱父之名子不諱至周臣諱君名子

諱父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

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不能諱二名况其他乎

廬陵李氏曰何忌不言何杜氏是公羊說無據

按此亦陽虎使然也虎欲傾二家故使疲兵於郕結

怨於齊而後從中圖之也

附錄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辟僭弼之

亂也

七年

春正月

附錄左傳春二月周僖嗣入于儀栗以叛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盟

左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微會于衛

杜注鹹衛地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七年

九

襄陵許氏曰齊鄭之盟叛晉也伯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陳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家氏曰于鹹于沙齊景圖伯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僖翩之難出居姑猶景公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強人之從我非心悅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

廬陵李氏曰此爲齊景公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

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挑

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

杜注稱行人非使人之罪

汪氏曰齊侯稱人而又書侵所以重貶之也挾詐恃力夫豈圖伯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

劉氏曰執其使伐其國又加以乃其理然豈爲重乎穀梁之說非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七年

十

按齊鄭會鹹微會于衛衛使北宮結通於齊使執結而侵之以爲盟沙之由齊衛皆詐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釋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杜注結叛晉也瑣卽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襄陵許氏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伯而景不足望也

廬陵李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孫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

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伯國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桓公之功獨不可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爲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按盟鹹盟沙晉不能止以晉卿無謀國者而晉定不復有主盟之志也齊景乘此欲振公孫丑所謂晏子以其君顯者或在此時但所爲皆非伯舉政由陳氏晏子徒以口舌事君不盡其長耳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七年

十一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高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

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

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廬陵李氏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按齊已合鄭衛矣又伐魯欲其同叛晉而奉齊主盟也此一年所記皆齊景之事盟鄭衛伐魯居然以伯自居而魯人不服晉復有侵鄭衛之師其所經營者不足觀也

九月大雩

汪氏曰左氏以再雩爲旱甚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七年

十二

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公又不知敵而有寶玉之竊世卿之逆陪臣之橫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爲後鑑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

齊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巨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杜注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關志

按是時魯尚附晉因齊伐而報之亦其常耳高氏責以無名當以杜注爲是前有冉豎此有冉會冉猛見魯冉姓之眾

公至自侵齊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三

高氏曰侵齊本出於三家而三家欲歸怨於公故未逾月而致之且爲下復侵齊起也

張氏曰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設書致以危之

按不出月而至其地近也

附錄左傳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

便溺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瀾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三月公侵齊

左傳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齊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杜注未得志故

孫氏曰公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十四

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高氏曰公逾月之閒再出侵齊雖三家者之爲然往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蓋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

劉氏曰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時公一出而三國附最榮矣何以危致宣公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時諸侯協心

而同外楚中國爲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僖公四年正月侵蔡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爲大伐楚何以惡之也穀梁之說非也

曹伯露卒

左傳

林注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高氏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有意存之矣定公即位未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五

嘗修好於齊故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

按齊書伐魯書侵以齊揚兵出故曰伐魯不敢敵及其去而侵擾其邊邑以報之故曰侵雖兩相侵伐而勢不同故經異其文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杜注晉來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已去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胡傳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眾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裴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眾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

陳氏曰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峯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鄆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六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

劉氏曰晉人與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棲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徇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伯而非爲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按三卿同來其師必眾故稱師不及救故不書救劉氏謂非爲魯計恐非經旨

公至自瓦

公羊傳

何注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高氏曰不以會至者公非出會也

廬陵李氏曰會師之說胡氏於裴林全主公羊而此條又發重師之義與前說微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旨不以公會大夫特因此又以見師之爲重耳

按此作重師看自正大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左傳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七

林注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作趙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敵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詭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

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高氏曰鄭伯與齊爲鹹之盟衛侯與齊爲沙之盟二國皆爲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七

襄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伯何日之有

陳氏曰其言遂晉始伐與國也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衛迭叛晉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廬陵李氏曰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境歟蓋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侵之以無名之師也

按會瓦之師晉欲揚兵以威齊而囚之侵鄭衛以討不服然非決計爲之但存其名故無成也

葬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汪氏曰成六年蔑僑如侵宋傳云晉命也今斯何忌侵衛傳亦云晉故也二卿並將以虐婚姻之國陵兄弟之邦非出己意而迫於伯國之威故春秋皆書侵以譏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九

按此因晉侵衛爲之助師耳於衛爲結怨於晉爲無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左傳

杜注結叛晉曲濮衛地

高氏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

鞅又自率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按晉並侵之故二國合謀以叛晉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杜注從順也先公閔僖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穀梁傳貴復正也

胡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三

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爲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耐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汪氏曰山字九迪普州人著春秋通解十二卷

劉氏曰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矣其

非正奈何季氏專魯陽虎專季氏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從祀爲祫耶宜曰大事于太廟爲禘耶宜曰禘于太廟爲時享耶宜曰有事于某宮所以不正言之者其事可醜出於陽虎故也陽虎將作亂而惡不得民心故於是爲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從祀先公其事則順矣其情則逆春秋原情誠善而功惡弗誅也情誠惡而功善弗與也

高氏曰從順也不曰順者其事則順其意則非故變其辭曰從也夫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煬公在所當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三

祫僖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爲一公設也然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者非時妄祀其事可醜出於陽虎之矯舉故雖禮之復正者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所謂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乎千載之下姦僞之迹禍亂之變彼假託以濟其私者豈特一陽虎而已哉汪氏曰三傳皆以從祀爲順祀閔僖二公惟馮氏謂祠祭昭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葬諱諡疑已耐祭祖廟而從祀不稱昭公

與禘于莊公書法不侔則三傳似亦可通或者謂升閔降僖非當時之急務然陽虎雖耐祭昭公而道南之墓猶待孔子爲司寇而合乎先君之兆域則又何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論其意其說亦佳姑記以俟來哲

廬陵李氏曰從祀之說三傳及諸家皆以爲正閔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蓋陽虎之意正欲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於國人若文公逆祀則滅文仲爲政之時夏父弗忌所爲而非季氏之惡也且春秋每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三

書宮廟必舉其諡此則不書閔僖而直云先公故以爲昭公無疑也

按胡傳用馮山之說謂昭公始從祀于太廟其說長較三傳爲優諸儒或主舊說或兼說而李氏斷主胡傳爲優此舉非季氏之意陽虎主之定公行之季氏不能違左傳有禘于僖公之說是時昭無廟襄補也成祖也宣曾祖也文高祖也僖已當祫欲正閔僖之位而祀之甚無謂左傳恐有誤作昭公從祀解則從不必解順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王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王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三

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噫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闢以叛

杜注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

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

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職而鉞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于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四

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惺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曰弓繡質龜青純

何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于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君爲重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賜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爲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茅堂胡氏曰先王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宮此無政之驗也故失地則諱失寶玉大弓則書失之書得之書重其事也

陳氏曰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魯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

汪氏曰何休謂季氏逐昭公取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然昭公之經不書失寶玉而此書盜竊則陽虎竊取於公宮而非取之於季氏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八年

三五

按左傳陽虎謀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敗而取寶玉大弓以出從祀與盜連書者事相因也然則孰祀之定公祀也陽虎因季桓子玩弄公于股掌之上使之祀則祀而已左傳云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其時恐無暇入公宮何氏謂季氏藏於家陽虎奪之蓋竊人者人亦竊之此說更重季氏之罪

附錄左傳鄭駟駟嗣子太叔為政

九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

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駟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九年

三五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作壘

左傳

林注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當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雷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

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鏤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穀梁傳其不地何也寶王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眾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九年

三

胡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趙氏曰左氏云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按得者

對失也器用皆合言得則宋大鼎何不言得乎穀梁云不地羞也按緣未出境而得故但以得爲名且書竊猶不羞書地有何羞乎

汪氏曰杜預謂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故重而書之按失之固足以爲辱然得之於盜不能討其罪未足爲榮適以彰其失之之恥耳

廬陵李氏曰謝氏曰謂之得者以明既失而復得也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竊之書得之書尊之也此說得之陸列曰用力禽之曰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禽之曰得寶玉是也故疑穀梁得其實若左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九年

三

氏以爲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又以爲無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竊玉之爲惡名哉蓋既奔而追者獲之耳又曰是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化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按穀梁云在家則羞似亦謂季氏先取之又云得之堤下陽虎以解眾謂陽虎恐追者以寶王大弓爲意棄之眾見則不復追楊疏欠明 鮑文子謂陽虎親富不親仁與孟子所引虎語相似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敘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駟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

杜注五氏晉地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 諱伐盟主以次告

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蕞蓀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陳氏曰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汪氏曰杜預云諱伐盟主故不書伐然襄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以不諱乎或謂中國無伯春秋重絕晉故不言伐然文元年書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絕

晉乎

廬陵李氏曰齊衛三次而後伐胡氏無傳蓋同前次而後伐罪其包藏禍心之義也謝氏以爲罪其無事而出故書次則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要之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大抵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尙強二國不過侵尋犯其竟內不敢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告之說或然而聖人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貶齊存晉之意矣

按齊侯爲衛伐晉衛侯往助之非約會也故書次以示別二國究不能伐晉亦但當書次 齊侯親帥兵

晉偏師卽能敗之齊之不敵晉明矣但晉君庸弱諸卿無力任圖伯者爾衛助齊過中牟非今之中牟也杜注謂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此說是也按今之中牟在鄭國之旁衛何以南向而過之趙氏中牟在蕩陰乃今之湯陰衛向西北過之近是孔疏爲詳可與杜注相發明附孔疏此中牟在晉境內也趙世家云獻侯卽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今滎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南爲滎陽郡中牟屬焉此地乃在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九年

三

河南非晉竟所及故云迴遠疑非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氏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爲中牟宰與趙獻侯所都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牟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有臣瓚者不知其姓或云姓傳作漢書音義云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邵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

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瓚言河南中牟非此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據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左傳

林注哀公卒孫惠公立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寢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年

三

左傳

杜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張氏曰及齊平我志也

廬陵李氏曰謝氏云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爲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宋楚其平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於上故書國此說固

佳然汲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胡氏說見暨平下
詳見隱六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類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年

三

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公羊傳

何注致地者夾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獎惑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

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

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類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年

三

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

胡傳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

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焉

張氏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

或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卻萊人之兵朱子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卻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蘭相如秦王擊缶亦是尋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梗他如何不動

春秋詳說

卷五三

定公十年

美

劉氏曰使魯多其車徒眾其兵革構怨連禍以攻齊爲事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巧辭以請齊爲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爾威重於三軍利加於萬乘豈有他哉順於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違於逆故齊雖彊以其逆而奪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強弱也在道而已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穀梁謂以地致危之也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爾

按此會孔子相禮與常會不同蓋齊魯之平而爲會

也常致多危此會有大聖人足恃何危之有何氏謂得意故致可從誅侏儒但言其當誅非果誅也何氏太認真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入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巨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

春秋詳說

卷五三

定公十年

美

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廬陵李氏曰以伯主而圍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田上穀有之字

左傳

杜注三邑皆汝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

其北也 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公羊傳齊人曷爲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程傳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史失不書解在哀八年

胡傳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於會所以禮相見卻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於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年

三

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續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續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禮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具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茅堂胡氏曰言來言歸者彼自來也不言來者請而得之耳

陳氏曰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如鄭來歸昉及齊來歸衛寶是也鄆謹龜陰田言來歸以是爲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謹闡言取鄆謹龜陰不言取以是爲齊人之願則猶齊田也故從外來常文與歸衛寶同齊疆於天下伐盟主合諸侯于鄆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卽人心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於其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年

三

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謹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謹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聖人道化所感疆暴爲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爲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廬陵李氏曰孔子是年爲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爲

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齊變魯之幾略見於此謝氏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歸之德之悅服人心久矣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爲正其左氏所載夫子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按孔子以禮義服齊景諸說紛紛或近于劫齊而得地者大謬是時齊景圖伯鄭衛皆從而魯獨附晉齊景急欲得魯而又有大聖人左右其閒以禮義感動之其歸田謝過蓋出於誠心而不能自己者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年

壬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杜注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

任公輔曰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郕鄉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公作費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

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之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爲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年

甲

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計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郕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

胡傳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於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

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朱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纔不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沒奈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侯之屬皆殺了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年

四

蜀杜氏曰大夫收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

汪氏曰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使家隸感化而帥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僚屬駟亦多方爲詐諉之謀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爲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奸詭欺誣僞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

按兩圍郕而卒用計以逐侯犯使魯專在孔子當別有善策不至如是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高氏曰辭使非大譴而讒言乘之罪累上矣

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按九年左傳乃逐桐門右師是逐之而後奔非竊奔也罪宋公爲多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池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年

四

左傳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曰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春秋以自奔爲文

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氏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爲景公弟也杜氏因

辰有迂吾兄之說遂有指地爲景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緣三傳皆有母弟稱弟之文於是以公子地爲庶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弟之說則又難通矣且胡氏亦曰宋公以嬖難故而失二弟何耶故竊疑公子地以輩行雖爲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

按合上下文連書出奔者三則宋公之爲君不以恩禮待下可知奔者雖以微罪卒至入蕭以叛遂成大

罪君臣俱失無可寬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年

聖

張氏曰安甫齊地

家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國復爲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於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伯也

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按此以趙鞅圍之故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

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祿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杜注謝致郕也齊以致郕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高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謹龜陰田侯犯以郕奔齊齊人又致郕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按齊以郕歸魯亦見有禮始雖欲得而後知其不可也叔孫宜有此謝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暨字下公數有宋字

左傳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迂吾兄也吾以國人出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年

聖

君誰與處冬母弟長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杜注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爲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爲辰所率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胡傳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迂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難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

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家氏曰辰於君爲同母弟而地則眾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彊與之偕行佗彊身爲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劉氏曰何休云辰言暨者明佗彊彊與俱出非也若然辰罪爲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爲入蕭書及乎公羊云暨猶暨暨也不得已也未知謂已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之則暨使他人不得已是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年

暨

暨之意彊也親也故曰暨暨以暨暨之故人不得已從之此可知矣

廬陵李氏曰暨字之義如公穀說則是辰爲仲佗石彊所脅如杜氏胡氏劉氏說則是仲佗石彊爲辰所脅以左氏事迹考之則胡劉之說得之但於暨字字義不通如公穀說則與暨齊平字義稍合然又與事迹相左獨謝氏曰仲佗石彊首惡構亂公子辰不能拒絕而從之故書暨辰緣母弟之寵權勢隆盛以至二卿挾之以亂故書弟暨者彼爲之首而我與之出及者我爲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暨者以逆首歸

仲佗石彊而罪之也入蕭書及者以逆首歸宋公之弟辰而罪之也以主公穀疑得經意

按辰以地奔佗彊或各有不安遂相率而奔由親及疏故書辰暨奔非細事辰不能強佗偃佗偃亦豈能強辰乎公穀之說無據左傳吾以國人云云似罪在辰但佗彊必非無故而聽辰也暨字只從杜解作與較明作爲人所強甚不順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一年

吳

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耳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劉氏曰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非也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爲亂謂之不失其弟何妄甚也按前出奔罪輕至於據邑以叛則無可追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杜注蕭宋邑

胡傳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得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劉氏曰暨非欲之也有不得已爲不得已非大臣也而况乎得已而不得已者乎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得已之說也事君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一年

弔

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况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廬陵李氏曰此條及字公羊注得之胡氏說本劉氏詳其意蓋以前暨字爲辰不得已而晉二卿以出後及字爲辰得已不已而晉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明終若上暨字屬仲佗石彊下及字屬宋辰爲可疑耳按樂大心被逐而奔猶可諒乃入蕭隨眾叛則亦叛人而已矣暨及二字似不必泥通用爲便

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泣公穀作蒞

左傳始叛晉也

杜注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始叛還叔詣會孫

家氏曰自文公之伯魯常事晉中閒雖卽楚卽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旣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

臨川吳氏曰及鄭平者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蒞盟也

陳氏曰書輪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

廬陵李氏曰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三

定公十一年

弔

於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閒魯於齊晉本兩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輪平同看按十三年趙鞅荀寅士吉射連書叛其先必有嫌隙各樹黨羽不暇外事諸國窺見其勢無能爲故各自會盟結援也魯侵鄭曲在魯故魯往蒞盟

春秋詳說卷五十三終

春秋詳說卷五十四

牟陽再觀祖輯撰

定公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左傳

林注襄公卒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高氏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略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二年

穀梁傳墮猶取也

高郵孫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

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傳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

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

勇

杜注彊孟執子

家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彊伐曹者著中國之無

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

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

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

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郕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帥師

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何注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強國勢也又曰入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二年

尺曰板百雉凡二萬尺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三尺公

侯之制也 郕費叔季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

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

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

之

胡傳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

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

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

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

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郕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二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爲之若漸漸掃除

春秋詳論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二年

三

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止也又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桓子便不信之

高氏曰墮邑而至於帥師是邑之力足以抗也

蘇氏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衰世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

張氏曰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

之叛而爲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爲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郕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惑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

永嘉呂氏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豈惟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

春秋詳論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二年

四

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郕墮費者三家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爾爾夫三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萌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也使聖人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胡氏以爲圍成之後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然也

廬陵李氏曰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都之下又云然疏曰不違有二按家

語定十年孔子自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然則爲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爲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日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於是有墮郈之事又曰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爲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考之於傳如臧武仲爲司寇公鉏出爲公馬正想元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曰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朱子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二年

五

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爲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呂氏曰聖人爲政所謂立之斯立緩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銳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首爲墮都之議夫叔季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汪氏曰史記家語云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宰仲曰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三邑左氏又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自墮郈季

氏將墮費費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子路爲之宰而後墮之耳所紀雖不同而以爲聖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於聖人無與然昭十三年南剿以費叛前此十年侯犯以郈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於魯而後墮之耶

案聖人作事不大犯手只是因勢而利導之叔孫患郈季孫患費皆是無可如何之勢聖人勸之令墮其城而患息郈仍爲叔孫之有費仍爲季孫之有故二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二年

六

家欣然樂從也然家無堅城則公室可以漸張聖人有微意存焉或問堅城既墮鄰國侵伐何以禦之曰聖人治國治化行而無敵於天下何侵伐之足患哉惜不能大用耳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

左傳

杜注結叛晉也

張氏曰黃齊地晉侯誤

汪氏曰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爲盟之始也繼而有瓦

屋之參盟于幽之同盟而齊伯遂成此盟于黃齊魯
爲盟之終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伯矣

案自夾谷會後齊歸鄆謹龜陰之田又致邱前後會
盟結好以魯用聖人之故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
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二年

七

杜注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興動大眾故出入
皆告于廟也

穀梁傳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
邊乎齊也

胡傳按左氏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
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
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爲季氏
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
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
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歸女樂

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
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
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
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陳氏曰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書至至圍成危
之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
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疆孟氏
爲猶有君也莫難於墮邱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
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爲焉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
故孔子以微罪行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二年

八

可堂吳氏曰叔孫武叔毀聖人者也孟懿子學於聖
人者也夫子用於魯而叔孫首墮邱孟氏乃不肯墮
成則聖人之道能行於其所難者未爲喜而不得行
於其所易者爲可惜耳

五峰胡氏曰孔子爲魯司寇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
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公

江陵陸氏曰聖人之化既行成雖未墮於魯何有遯
之朞年公斂陽情見勢屈墮之易爾定公何乃狃於
速克躬駕以攻之輕於一出無功而返此一役也吾
知其未訪於仲尼抑季路亦未必在此行也

廬陵李氏曰按朱子語錄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強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卹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旣不用卻何故圍成當時夫人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卹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及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且費卹之叛薦爲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按如公穀說則圍成非孔子意如朱子說則圍成之舉孔子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二年

九

未必不知之也夫負固弗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始皆伐之至班師修德而自格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褻耳至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爲委吏則必會計當爲乘田則必畜養蕃爲宰而親民則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

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圍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等皆爲十二年事也

按卹叔孫邑也叔孫墮之費季孫邑也季孫墮之成孟孫邑也孟孫不欲墮而公圍之故弗克書法本甚明或疑孔子用於魯知圍成不克當預止公當日孔子非大用公之行止不盡由孔子孔子特從旁贊助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二年

十

之耳從違未可必也觀女樂之受孔子不能止則圍成獨能止乎故叔季二家旣各墮其邑想亦欲墮孟氏之邑以見三家皆同二家令公行而公卽行孟孫不欲墮而公卽止大勢不過如此然則當日從孔子之言當如何曰徐圖之不必急急於圍也後世言聖人事多務張大故有墮三都之說然何嘗是聖人力任其事孟子云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要知此等事只是聖人小試行道之機而非大用也圍成書至不出月見歸之速未必有危意此聖人目睹事何危之有諸說多曲胡傳謂圍成之

時少正卯疑沮其閒想當然耳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左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即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惟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輿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三年

十一

杜注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之援垂葭一名

耶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耶亭

高氏曰書次垂葭與九年次五氏同

按左傳齊畏晉之甚而伐之徒爲鼠竊耳故書次以

譏言欲進而有所畏也

夏築蛇淵囿

左傳

杜注書不時也

汪氏曰昭九年郎囿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况盛夏耘耨農事方殷而役民以

興苑囿不待貶絕而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無囿猶可無民可乎于以見魯之無民益甚也

高氏曰魯國之囿一而已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

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彊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爲政時

按三桓已微想此時奉公稍厚而公又生侈心矣蛇淵之築是可已而不已者也 夏初建卯汪氏謂盛夏似未詳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三年

十二

大蒐于比蒲

高氏曰囿所以養禽獸待畋獵也築囿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囿何爲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已故數蒐焉

按夏築而又蒐連書示譏聖人無如之何也想可去

者非一端受女樂則蠱惑太甚而後去爾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按曹無罪罪在衛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置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三年

七

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胡傳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聞遷延

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汪氏曰晉陽卽太原別名

劉氏曰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中行逼之耳經何以言叛春秋原情定罪固如此

高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上與兵之罪

陳氏曰鞅非始禍曷爲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三年

十

蔣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按鞅非叛而晉人實奉君命以圍之鞅拒守非叛而何 觀下荀躒之言獨遂鞅則知圍晉陽有公命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公及字

左傳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

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杜注朝歌屬汲郡

胡傳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三年

圭

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泣于鄭會于夾谷猷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楮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

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汪氏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丘朝歌後屬晉

王氏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與兵首禍則又爲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

家氏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爲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爲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三年

圭

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者皆有欲爲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爲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夕之故哉

廬陵李氏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卽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按寅吉射伐公其罪大矣况據公邑亦與趙鞅入晉陽不同故鞅得歸而寅吉射遂亡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三年

七

胡傳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其書歸者易辭也韓魏爲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爲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旣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

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啟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陳氏曰樂盈魚石猶書入至鞅而後書歸則晉無人之辭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

家氏曰春秋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於晉也

趙氏曰公羊云以地正國據禮臣無專土藏兵之義今乃欲以私邑之疆而正國朝是末大而本小也又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三年

八

云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惡人無君命故書叛若無君命則是君與范中行同心也君與之同心而輒興兵伐之是逆亂也但以君宥而召之故書歸耳穀梁云貴其以地反也豈有身歸而地不歸乎此至鄰近矣

高氏曰三子旣出晉侯自謂趙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叛故許之歸先儒以歸爲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不然脫使鞅初入晉陽本拒荀范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無君命輒據土興兵此豈可赦

平況衛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

廬陵李氏曰按以地正國之說出公穀大傷教故不敢取胡氏已辨之矣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說得好而胡氏亦曰使趙鞅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叛逆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赦逆臣也說亦好當與曹伯歸自京師書法同看又曰書大夫歸者九餘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恒書復特筆也

按韓魏爲援而鞅歸使無韓魏之援則鞅據晉陽稱兵抗晉明矣書歸者言叛臣得歸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三年

九

弑其君比

左傳

林注比弑惠公夷立又名寅

胡傳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倚秩此善議復者

家氏曰泰山孫氏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之過也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用法一人

爲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家之罪亦學者用意

刻深有以濟其爲惡不可不謹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稱國以弑者四莒弑庶其晉弑州蒲吳弑僚薛弑比也啖氏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胡氏本此

按薛小國三傳不載其事胡傳謂當國大臣之罪蓋以國弑難盡加誅而加大臣然君爲一國所棄亦不足道矣

附錄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鮑而告之史鮑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三年

十

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鮑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無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公穀作晉

左傳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胡傳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爲亂故公

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戌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戍之所得為而非戍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今戍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四年

三

始

按戍富而又欲去夫人之黨故及於奔是衛之禍自南子起也故連書二人奔以見衛君之無道

附錄左傳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子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

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高氏曰陳佗人專兵以助夷狄滅諸侯之國又執其國君歸縱或歸於楚其罪等耳

家氏曰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而從之滅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四年

三

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按罪楚滅國陳女之於頓無議

夏肅北宮結來奔

左傳公叔戌之故也

高氏曰衛靈沈耳於閭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

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
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
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
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屢還卒於陘去橋李
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荷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
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杜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胡傳接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
屬劍於頸吳師屬曰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
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橋李會黃池之歲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四年

三

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
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
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荷出入必謂己曰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
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
事也其旨微矣

襄陵許氏曰書橋李之敗用見光玩兵滅身以爲殘

民伐國之戒

家氏曰書於越卑之也吳雖用夷禮而太伯之後且有攘楚之功春秋於柏舉之戰固嘗褒之矣越乃襲

吳而入之吳不能竟攘楚之功者越議其後也是故
始書越至入吳而書於越賤其援楚也或謂柏舉之
戰吳固爵也今其敗而以國書何歟曰勝而驕驕而
敗敗而遂亡是故夷之耳

按吳因越允常死而伐越越敗之罪在吳也書敗吳
書光卒見其自取越之詐戰無議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堅
齊魯爲會止此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謀救
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
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四年

五

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臨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牽之會

著齊不能定衛難也

按成奔而未叛不足爲難當從左傳救中行爲是

公至自會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伯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

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

國之君同爲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

杜注洮曹地

家氏曰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傳謂羣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伯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國之君往助叛人彼三國之君冥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爲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爲戰國景公亦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

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四年

三

著齊不能靖宋難也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

爲尤宋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

按宋始與齊會耳未必因事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

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

左傳

杜注石尙天子之士石氏尙名賑祭社之內盛以賑

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公羊傳石尙者何天子之士也賑者何俎實也腥曰賑

熟曰膾

穀梁傳賑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賑熟曰膾其辭

石尙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尙欲書

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賑貴復正也

茅堂胡氏曰祭肉曰賑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

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賑非禮也

劉氏曰受賑禮也歸賑非禮也穀梁云石尙欲書

春秋請行賑於魯不知石尙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

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尙安得書

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何足爲榮耶

汪氏曰成肅公受賑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

使宰孔賜齊侯胙是齊桓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四年

三

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卽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

遣使往聘而千里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於京師曾

是以爲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贈於仲子寵妾媵而

饋三綱春秋之終石尙歸賑於定公輕宗社而褻五

禮蓋夫婦爲三綱之本祭祀爲五禮之首故書以示

貶焉然歸贈爲禮之變故咺以冢宰而稱名歸賑乃

禮之常故石尙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義自

見也苟以石尙爲貶則劉夏以官師而書名氏蓋非

貶矣

廬陵李氏曰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

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也奈何孔子以爲膾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脈之意何足以感諷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敬王乃以脈肉親魯而歸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考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苟知尊事是王室可以有爲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四年

三

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又曰周禮行人歸脈以交諸侯之福謝氏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

按天王見諸侯無禮于王室而歸脈以示下交之意

譏王意輕責魯意重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殺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

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胡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四年

三

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徐氏曰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今太子以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又無殺已之意太子懟而去之一則

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太子之不孝

張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子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慚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

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戊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聵出乃奔宋使質有其事者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臯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譖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春秋詳說

卷五古

定公十四年

无

汪氏曰二劉張氏之說固善然皆泥於書世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弑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考蒯聵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讒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於人倫天理泯滅幾盡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朱子集註於論語二章皆以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蒯聵有罪明矣何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居廬陵李氏曰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

之說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然則申生蒯聵之賢否雖異而晉獻衛靈之聽譏則同故皆書世子

按書世子出奔罪蒯聵也而所以致世子之奔則靈公之罪也南子之淫靈公不恥而世子恥之是其羞惡之心猶愈於父但遂欲肆其毒手則陷身不孝矣宜其奔也殺母之事但徵於戲陽速之口或是附會南子亦未可知

衛公孟彊出奔鄭

高氏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

春秋詳說

卷五古

定公十四年

三

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為奔亡之臣又使為叛逆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

汪氏曰鄭莊公之弟段出奔其則書鄭伯克段而不言弟所以責鄭莊志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宋辰出奔屢書弟者又以責宋景之寵嬖臣而乖兄弟之義也其不曰宋公逐辰者辰勢窮力屈而卒於奔亡非

宋公之能逐之也

按辰以無罪悻悻而奔宋公若能招徠之亦可復歸而聽其奔且叛叛復奔是宋公不有其弟也故頻書宋公之弟

大蒐于比蒲

書蒐止此

公羊傳

何注書大蒐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一爲若數於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

張氏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爲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四年

三

汪氏曰哀二年三卿並將伐邾兵權仍在三家且不念邾子來會公來朝奔喪之勤而取漸沂之田則公不得與兵政可知矣

按大蒐自是二桓練兵奉公以觀耳於公無譏

邾子來會公

左傳

杜注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汪氏曰文十三年衛侯會公於沓鄭伯會公於裴皆書地此不書地則知來會於比蒲無疑也

廬陵李氏曰公及齊遇穀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

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按比蒲或與邾近故聞蒐而會

城莒父及霄

左傳

杜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家氏曰譏勞民城諸防城諸鄆同例是歲無冬闕

文耳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令聖人去不書冬者貶也此牽合之說夫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

汪氏曰蒐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蓋皆在冬但脫冬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四年

三

一字耳

按孔子去魯無確據何氏牽合於此謂受女樂而去冬甚謬

附錄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

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朝止此

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

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

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

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汪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爲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饕餮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

何注徧食其身災不敬也

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范注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以至死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五年

三

趙氏曰常怪饕餮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纓傷皮膚無有不死者按書食所僅角也此但書食則不止角事屬變異不得不咎於人事以譏不敬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傳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是楚滅之夫

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家氏曰召陵之會賴胡之君皆在日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賴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胡未必敢俘楚但不事楚耳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五年

三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高氏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汪氏曰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知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矣議讀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當

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膳俎於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

按常事不書以過時之郊書以示譏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杜注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五年

五

廬陵李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加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獎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粗立正當可以有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竇王太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督於女樂政

歸疆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洮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按左傳仲尼之言云云若謂此時尚在魯則於事實不合或去魯後聞而有言歟

鄭軍達師師伐宋

罕公作軒

左傳鄭軍達敗宋師于老丘

杜注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

王氏曰鄭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五年

五

此不待貶黜而罪惡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公作遵條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遵攄謀救宋也

杜注不果救故書次

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興宋鄭同盟叛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誠於救也

王氏曰伐而後次其次為善次而後伐其次為譏救而次亦譏也然書次書救則譏其怠於救患書次不書救則譏無名妄動而非救也齊衛五氏之次傳云伐夷儀垂葭之次傳云伐河內皆遣兵伐晉而二君

次止爲之援此云救宋而復不成救是則書齊衛之
三次皆貶爾楚蔡次厥貉而後有伐麋之事齊衛次
五氏垂葭渠蔭而明年有伐晉之事皆謀爲不善也
比事以觀而義自見矣

廬陵李氏曰五氏垂葭之次皆爲伐晉此次疑亦爲
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鄭於此從齊方堅不
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善恐非事實

按宋鄭皆齊衛之與國救宋非必伐鄭或和解之

邾子來奔喪

諸侯始奔喪

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五年

三

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

茅堂胡氏曰諸侯爲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
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弔賻贈
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於策失自明
矣

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

葬之事而邾滕反行於疆大之國非禮明矣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似穀作弋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公羊傳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

也

穀梁傳妣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啖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
書夫人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
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
人也

茅堂胡氏曰妣氏不稱夫人爲正名孟子不稱夫人
爲隱惡妣氏定公妾也公羊據魯失禮言之爾論春
秋之法哀雖已君豈得稱夫人乎來賈仲子會葬成
風深貶大王而名冢宰則知哀雖已君亦不得稱夫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五年

三

人矣

陳氏曰自成風訖於宣襄子苟爲君則其母爲夫人
書葬定姒則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襄也則何
以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
母焉耳

汪氏曰成風敬嬴齊歸尙以妾母稱夫人小君豈以
定公正夫人而反不稱夫人小君乎蓋僖宣昭卽位
久遂尊妾母爲夫人哀初立未踰年故仍其本號也
劉氏曰左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安有夫人薨而不
書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

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姬氏要爲妾母哀未成

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爾

按公穀說是左傳未明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左傳

杜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穀梁傳

范注邾滕魯之與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

王者書非禮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五年

三

家氏曰周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

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君來奔

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景穀作稷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

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高氏曰雨不克葬無備之甚也葬敬贏言日中而克

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於日昃矣君子之

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日下昃

則失虞之時矣

趙氏曰穀梁云乃急辭也按此緩稱乃不得云急詳

經意譏臣子緩慢耳

按天時難以預期臨葬而大雨如注苟且了事不如

俟雨止從事之爲堅久左傳以不克襄事爲禮甚有

見穀梁謂不爲雨止微雨猶可若大雨亦難於行

事有定而不移後世拘於陰陽之說恐非古禮葬

畢而虞其常也不克葬則變其常葬可移日虞獨不

可移時乎高氏之論過細

辛巳葬定姒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五年

四

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

書葬

胡傳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

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禮記曾子問篇注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葬則

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

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祭亦奠之類也

劉氏曰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非也若姬氏實

夫人固當書夫人姬氏薨已而曰葬定姒不稱小君

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日曰嬖氏卒非夫人也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不稱夫人適足貶小君之尊而不足見臣子之罪也

廬陵李氏曰諸家皆以爲哀未踰年故止書卒書葬而不書夫人不書薨不書小君此皆因諸僭禮而爲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可備夫人之禮也其備之者非禮之常耳故胡氏用公羊而削踰年之說按是時哀公或有嫡母其生母雖成禮以葬加之諡而不稱夫人不關哀公之未踰年也 曾子問先輕後重之說予甚疑之胡傳引來亦不可解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五年

三

冬城漆

左傳書不時告也

杜注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霄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嬖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

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啟民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閒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讎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

其不終也宜哉

汪氏曰左氏云書不時告夫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而告於廟可以掩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按凡書冬謂初冬周之初建酉之月也其時農事未畢城築非時故書之 左傳疑多一告字而杜氏曲爲之解 周以建亥爲十二月方是工作之時

春秋詳說

卷五十四

定公十五年

三

春秋詳說卷五十四終

哀公

胡傳公名將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卽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秋絕筆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元年

而遷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杜注隨國義陽隨縣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

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列於諸

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胡傳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

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

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

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眾

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

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

有至於不與其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辭也

汪氏曰楚復封許春秋不與楚之得封故但以自復爲文亦猶蔡平陳惠之封於楚而以自歸爲文也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務本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於句踐矣

家氏曰入郢者吳也撻平王之墓者亦吳也楚不能報之於強吳而乘中國無伯撻二二小國以釋憾於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元年

二

蔡謂之復讎而讎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爲利春秋奚取哉

王氏曰楚昭圍蔡未足以爲善文定以宋高宗不復

金國之讎故拳拳以復讎爲說此朱子所謂以義理

穿鑿者也

按此當與滅頓胡同譏若謂楚宜報蔡則前此楚積

惡於蔡蔡之爲報當何如

附錄左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

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

成受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溷使季杼誘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元年

三

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書越不告敗也

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下穀有角字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削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

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當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元年

四

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胡傳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當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

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况公斬然在衰絰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元年

五

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爲不孝於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薦事則爲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宣三年匡王未葬而不郊猶三望雖曰廢郊其罪與哀公等耳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郊止此故穀梁於此備言之其義有得有失

按魯郊非禮郊不吉至於四月則又過矣是謂失禮之中又失禮 哀公四歲卽位何足言禮罪在三家

爾

附錄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元年

六

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襄陵許氏曰晉爲伯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伯也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眾伐伯統亡矣王道既盡伯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陳氏曰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

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夏之無伯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

高氏曰五氏垂葭之役聖人書次以存晉晉至是益衰聖人不復以盟主待之矣以傳考之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以齊衛首惡故沒魯而略鮮虞也蓋晉自召陵之役不能得楚而蔡昭公以吳子勝於是齊衛鄭背之已而我睦齊鄭宋人效之俱叛晉者也文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元年

七

公之業埽地盡矣至於黃池之會吳人爭長雖欲爲成景悼厲之世且不可得矣悲夫汪氏曰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蓋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次止爲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實未嘗親帥師以攻晉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爲文者著伯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伯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爲諸侯盟主乎無惑乎齊衛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惡一也不

命之臣實人人之所同惡今乃棄君助臣不亦甚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交貶之也自是晉不復能有爲又十二年吳大主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矣

廬陵李氏曰自晉文興伯以來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三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伐晉雖一時諸侯之玩伯然春秋於衛書人於齊書遂尚未絕晉也至是而直書二國伐晉晉無異於列國矣故此條陳氏許氏得之

按書伐晉非予之蓋其稱兵敢公然言伐異於前之畏首畏尾也此伐助范氏最爲無禮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元年

八

附錄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舊福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按下文則伐邾出三家之同謀仲孫先用師耳

三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止此書盟

左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沂之田而受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二年

九

盟

杜注句繹邾地

公羊傳

何注鄆沂皆水名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不與盟

穀梁傳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

范注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

胡傳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

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因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高氏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非能行禮也知三家者欲并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然卒不免故元年代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鄆沂之田入春秋未有伐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二年

十

取田者也

師氏曰前此嘗取邾田自鄆水矣今又取其鄆東之田猶以爲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之邑三取其田時無王伯強陵弱之亂至於如此

家氏曰俱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出爲惡擅兵權爲己之私有其主不得而制也書取鄆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王氏箋義曰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愬於晉晉人來

討今晉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比來會來朝來奔喪魯人猶以爲憾三卿帥師伐之取其賂田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舉重者政不自公出罪三子也

廬陵李氏曰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邾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此說好按季氏不取田爲可疑依胡傳是季氏德二家而歸之亦或地與二家鄰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二年

十一

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郕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郕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郕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汪氏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三十一年會葬定十五年頃公再會葬至是復朝不朝之中七十有三年矣諸國之朝滕杞曹邾居多杞之朝七而止於成十八年曹之朝五而止於襄二

十一年小邾之朝亦五而止於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止於定十五年滕之朝五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是年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栖栖於兩觀之間蓋微弱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二年

十二

何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胡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

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瞶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瞶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瞶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高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二年

十三

知己之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孫氏曰其言于戚者見蒯瞶爲輒所拒而不得入於衛也

吳氏曰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三年而蒯瞶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

家氏曰爲輒者能逆其父而君之人情之順也爲蒯瞶者能反躬自咎以己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脫屣千乘而莫之顧天理之正也乃皆不能然父不父子不子更爲爭國之計春秋莫適與也

劉氏曰汪熙曰若靈公廢蒯瞶立輒則蒯瞶不得復稱世子稱蒯瞶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然則從王父之言穀梁傳失之其說是矣

廬陵李氏曰程子曰蒯瞶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爲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此說得之大抵蒯瞶父子一段胡氏圖戚下一條說極正但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使瞶果有殺母之事則罪在必誅天地所不容不論靈公有命無命決無得國之理亦何必曲折如此故不如二劉氏之說明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二年

十四

白洞達而無疑也

張氏曰蒯瞶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辨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瞶爲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

按瞶不當奪子輒不當拒父此正理也然就二者而較輒罪爲大蓋瞶得罪於父而奔父沒求返此猶在人情之中若輒顯然拒其父而不納則其事悖逆甚矣觀春秋書衛世子則罪輒爲多書法見趙鞅不當納書法之外卻見衛拒之而納之難也若但言鞅

則是噴宜終在外輒宜安然居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續鐵公作栗
又作秋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栗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二年

十五

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廩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

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

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纛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栗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僂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龙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纛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弋嘔血鼓音不衰今日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二年

十六

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軻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軻皆絕

杜注鐵衛地在戚城南

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爲主乎此

戰也云爾

孫氏曰皆言帥師者其眾敵也

汪氏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己實爲之苟能引咎責躬改過遷善返國權於其君修明政事復與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是

懼焉致怙亂今乃納蒯聵而見拒於衛遇鄭師而震慄失措既而幸勝且以雋功相與矜夸不思黷武勦民構怨與國以力勝人奚足恃乎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今以蕞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夷晉於列國也況趙鞅既勝而爭功故羣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謝氏以爲罕達爲衛討蒯聵趙鞅爲蒯聵禦之故二師交戰於鐵未知是

春秋詳說

卷五二五

哀公二年

七

按齊餽范氏粟鄭爲護送趙鞅禦之遂及於戰鞅亦危而倖勝蓋鞅志滅范氏齊粟入而朝歌益固故力禦以奪齊粟觀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是可得其真情 鐵與戚或相近納世子之師遂有鐵之戰故蒯聵與於軍而此戰原非爲聵也鞅肯爲聵死戰乎 戚在朝歌之東趙鞅往師於戚以防東通 此晉之偏師故鄭能爲之敵互有勝負非晉之全軍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穀梁傳

范注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書遷止此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胡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於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眾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於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二年

十六

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故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眾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於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及吳師入而委罪於駟焉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而況於國乎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按楚圍蔡之後蔡請遷於吳又中悔故吳人潛師以脅之令遷蓋吳與楚爭得蔡也 殺公子駟爲無罪

借以塞口耳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公羊傳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三年

十九

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何注辭猶不從

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胡傳按左氏靈公游於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爲

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

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三年

三十

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爲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

唐陳氏曰先國夏後曼姑是聖人惡其不義以齊爲兵首

高氏曰曼姑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爲惡首齊與晉爲仇若蒯瞶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

襄陵許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可而將有亂也

茅堂胡氏曰意林曰夷齊求仁得仁故無怨不以能有國家爲貴而以能全其志義爲安故孔子稱之春秋抑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爲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三年

三

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爲三軍將也爲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乘君之道我不可爲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偃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此義精矣其先國夏者誅賊子之黨也

廬陵李氏曰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對然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於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謝氏得之

劉氏曰杜氏曰曼姑知其不義故推齊爲首非也春

秋苟從告爲不義者飾非乎

汪氏曰公羊以圍戚爲伯討然則曷爲不書圍衛戚與宋彭城比乎又云輒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不以家事辭王事豈可逆父子之倫而可謂之王法乎禮記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說之者曰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蓋子弑父而其子殺之殺之者之子又將得而殺之是聖人之法教人以父子相殘也豈理也哉唐李存孝以克用養子叛其父而請命於朝廷先儒以爲不可受蓋知春秋貶國夏之義矣按此先書齊國夏茅堂胡氏謂誅賊子之黨夫誅黨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三年

三

豈遂可以爲首惡乎當時齊景以伯自居出兵助衛國夏至而石曼姑從之故以齊爲首惡耳或蒯瞶在戚曼姑不敢直圍而借名於國夏假伯國以示大義亦未可知齊之隱情高氏得之賊者蒯瞶所在不繫之衛者猶云圍蒯瞶於戚耳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匡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其有

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幙鬱攸從之蒙葦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藩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杜注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故孔子聞火知其必桓僖

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三年

三

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胡傳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朱子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

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者不爲過矣程子晚年嘗論宋朝廟制太祖太宗皆當百世不遷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

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

高氏曰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者存之僭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三年

四

天道也

汪氏曰家語記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蓋桓公篡位無功德可言季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然晉之悼公朝於武宮晉頃公時獻俘於文宮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

而不毀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
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
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爲儒書之國
劉氏曰公羊云復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
也古之人省文不若是且必若云作三軍舍中軍曷
爲獨言哉

按胡傳云季氏出於桓立於僖以是不毀此爲得其
隱情人不毀而天毀亦莫之爲而爲者 桓僖無功
德廟當毀非謂不問其功德有無也胡傳可議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三年

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

左傳

杜注啓陽琅瑯開陽縣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

汪氏曰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

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

外鍵本亡而未務此魯之季世也

按三桓叛晉自疑懼耳晉果討雖數城其能抗乎

宋樂髡帥師伐曹

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襄陵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

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

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按此或借樂大心奔曹以爲兵端

附錄左傳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袁引事劉文公故周與

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袁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
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
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三年

三

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

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

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廬陵李氏曰朱子曰康子奪嫡卽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左傳

杜注公子駟之黨

高氏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其放之

於吳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

廬陵李氏曰穀梁注放胥甲父稱國放無罪也此稱

人放有罪也謝氏亦以獵得罪於國人故稱人以放胡氏不取以書其大夫觀之胡氏得之按獵爲駟之黨駟本無罪則獵可知只是眾相疑忌而放之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左傳

林注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高氏曰邾子已受盟於句繹今二卿踰年而圍之是自敗其盟也雖邾政不修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亦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三年

三

已甚矣自是盟不足恃春秋不志也

廬陵李氏曰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鄆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害哉

按傳不言其故直欲滅之耳至七年竟入之

附錄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作三
月殺穀作弑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杜注承音懲蓋楚言

孔疏懲劓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

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罪人也

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四年

三

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胡傳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營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非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爲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蜀杜氏曰蔡侯爲一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爲賤者所殺其貶可知也

陳氏曰盜疏且賤者也稱盜以殺則凡在官者無人也蔡殺其大夫公子驪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墓爾蔡也而連年誅放其大夫是貴近無人也是故殺嗣不書以爲不足討也葬昭公以爲不必不葬也張氏曰凡弑君稱弑積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而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道上得罪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人心以離故嗣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四年

三

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矣

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爲文公此蔡侯申於文公爲曾孫周人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必有一誤

廬陵李氏曰穀梁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而行同夷狄不以禮義

蔡公孫辰出奔吳

爲主而僥倖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按殺有主名爲大夫何以書盜國人恐其又遷怨而殺之事起倉卒一夫作難非有弑逆之謀故書盜言其殺之暴同於盜也既書盜則不書君此全罪蔡侯舉動無節自取死亡穀梁三盜之說不倫李氏釋之似不必

陳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四年

三十

按左傳逐公孫辰是被逐而奔疑其與聞乎殺也杜謂嗣之黨如嗣有黨何至以一人持兩矢於被殺乎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左傳

杜注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

襄陵許氏曰天下無伯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汪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不稱名無罪也以私怨擅執小國之君又不歸諸京師其罪大矣

廬陵李氏曰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當合宋襄執滕用鄆子圍曹等看按書法當罪宋人杜氏之說非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汪氏曰霍即肝傳見上

按君死之後國中自相疑忌爲殺爲逐坐以逆黨云爾觀公孫翩之殺君不似有黨者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作曼書執止此

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

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沂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四年

三

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維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於楚何子北宮

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胡傳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罪罪見執以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於楚歸於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高氏曰諸侯有罪方伯請命於天子問罪然後執而歸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於京師若晉侯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四年

三

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爲輕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執諸侯畀諸侯其罪已重今晉爲中國盟主而執戎蠻子歸於楚以君臣言則楚爲君矣以強弱言則楚爲伯矣
家氏曰戎蠻雖邇於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宋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彼歸晉晉人僅畏楚之盛強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遣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於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故書人以貶之

按赤奔晉楚人責晉且將稱兵趙鞅懼而執以與之不能禦楚為無勇不能庇赤為不仁故書晉人執以讎之言晉為楚役也京師楚出於公羊諸家宗之愚未見其然蓋應楚人之索而執之非行伯討執人之比何以歸之京師乎何氏謂名赤以辟伯討之文尤曲

城西郭

左傳

杜注魯西郭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作蒲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四年

三

左傳

杜注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

孔疏殷有天下作都於亳故知亳社殷社也蓋武王

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所以戒亡國也其

社有屋故火得焚之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

國之社蓋捨之捨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

也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

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范注亳即殷立亳社於外以為屏蔽

程傳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與遷之無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茅堂胡氏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於諸侯以為廟屏其災者劉向以為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

汪氏曰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左傳云以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四年

三

邾子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新

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按社災宜書而公羊何注言其徵應以為五穀滅絕

劉向亦以為人君縱心不能戒備之象非春秋正意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汪氏曰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母嗣是為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胡氏曰蔡昭公葬謂殺其大夫公孫姓等為賊已討則當如衛人殺州吁例書之然後謂之賊今稱國以討而不去其官則不以一大夫為賊也若以為討之

不以其罪故書大夫則當從里克甯喜之例不書葬矣故知此例不通蔡昭之得書葬自別有義也

高氏曰國亂故緩春秋於定哀之際錄蔡昭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於楚淩遲至於標季而昭公乃銳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於楚之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爲之數見於經也使昭公出於晉悼之世其功烈當如何哉

按蔡昭書葬斷非討賊之義合晉合吳能遂報楚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四年

三

志蓋有不可沒者高氏謂志力過人甚有見

葬滕頃公

附錄左傳秋七月齊陳乞弒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郤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五年

春城毗

毗公作比又作毗

左傳

杜注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高氏曰齊之伐宋所以圖伯也

汪氏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強淩弱故借是討之以圖伯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脅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耄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子弑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按伐宋不言宋服則齊景之伯可知其無成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五年

三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杜注衛助范氏故也

家氏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爲之圍戚逆也刪曠以父伐子晉趙鞅爲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

亦未爲得也晉人儻欲修明伯業陳大義以示天下
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執輒歸諸京師命公子郢
而立之然後於義爲允若私於蒯聵必求其入亦非
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范氏之故而納蒯聵以爲名乎
廬陵李氏曰晉自侵楚之後惟此年伐衛明年伐鮮
虞書伐蓋討范氏之黨則師出庶幾有名耳謝氏以
此年伐衛爲蒯聵未入故亦是一說

按伐衛圍中牟是時中牟蓋衛邑也前次五氏傳云
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又似晉邑豈范氏以朝歌叛
而中牟隨之歟中牟在湯陰南去朝歌不百里又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五年

三

語云中牟邯鄲之肩髀湯陰去邯鄲可二百里想自
此圍後遂爲趙氏邑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奴之子荼嬖諸大
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
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
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實羣公子於萊秋
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
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
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林注景公卒安孺子荼立

張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
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
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
未寒子弑國亂會未十年陳恆弑簡公而移其社稷
眞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
者景公之卒葬書於春秋豈不爲享國日久而曾無
遠慮者之戒歟

按齊景乘晉之衰有志圖伯而才力不逮終於無成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五年

三

是時政在陳氏晏子左右周旋而不能盡用其言故
如此也 孔子嘗在齊使景公能用孔子所就寧止
於伯哉 後嗣不定致齊之亂尤見其愚

冬叔還如齊

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
喪數略也

何注恩殺故并閏數喪服大功以下以閏月爲數
穀梁傳不正其閏也

劉氏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
孫氏曰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譏其變常
也

附祿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
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
暨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
命以多福

六年

春城邾瑕瑕公作葭
城止此

左傳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六年

三

杜注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高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
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
強城之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
人士也

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閒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
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然
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自守而
已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荐數如
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接瑕繫之邾而魯城之蓋取而城之也書法從省故
如此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杜注四年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薛氏曰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虞方熾而書晉
伐鮮虞十五年楚寇少安不能輟睦中夏而荀吳伐
之定四年召陵罷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衛孔
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
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伯業之衰皆由陪臣封殖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六年

四

貪伐鮮虞故也

接此伐左傳得其實薛氏失之泛

吳伐陳

左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
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
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張氏曰夫差修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復狄之
按張氏謂狄之以不稱子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僂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特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六年

望

襄陵許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
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誠深矣
張氏曰高國爲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按國高戰敗而奔以國高徒擁虛名而陳氏得人也
然陳乞之計亦詭甚矣

叔還會吳于相

襄陵許氏曰叔還以吳在相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

夷狄獸心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恥相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廬陵李氏曰叔還之會吳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一也而春秋狄吳何哉伐我之兆見於此矣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二然後有黃池之兩伯中國爲吳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按先臣會而後公會譏魯謀之不臧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六年

望

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闔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

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幸當可矣

高氏曰昭王委政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叛入郢之禍宮汙冢發幾不免其身迄得反國而卒於位者國有一申包胥也

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楚昭有死讎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爲王與不肯移禍於令尹司馬等亦足見昭王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六年

聖

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閻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三子之賢故楚不終衰又曰楚子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二望之事按身經喪亂往往足以益人之智若昭王臨終可謂有識矣早能如此吳何能入郢哉

附錄左傳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茶公作舍

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

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鸞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賁之丘公使朱毛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六年

聖

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冢冢

杜注弑茶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

陽生而茶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

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

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

辭言之何爲讓也此其爲讓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於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六年

墨

色然而駭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穀梁傳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程傳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胡傳陽生曷爲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爲人子者無

以有己則以父母之心爲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己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爲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爲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爲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六年

墨

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置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張氏曰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少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立乎其位伯夷叔齊豈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

之以公子而正名之哉

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茶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顯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陳氏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則喜爲衛侯弑也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弑其君茶則乞爲陽生弑也茶之弑得國者陽生也曷爲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六年

七

己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爲僂矣

家氏曰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茶弑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殺世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與此略相似茶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則里克也然夷吾不預殺而陽生實預於殺則陽生又不得與夷吾同也且弑茶立陽生乃乞之本謀故專罪陳乞陽生於諸子爲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生以首惡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厲戒之意深

矣

劉氏曰穀梁云陽生正茶不正故不以陽生君茶然而茶受命陽生不受命陽生弑先君所命是則弑其君矣何云不以陽生君茶乎假令先君廢陽生爲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主治之耳今躬弑其君春秋猶詭其罪以與陳乞何哉要之陳乞主陽生而弑茶可知也

廬陵李氏曰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以次則居長當立故不書公子而稱國也衛州吁書法與齊無知同皆罪其君不待以公子之道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六年

八

使之與聞國政而當國故不稱公子而稱國餘例皆可參通此條公羊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末獨詳於左氏有以知春秋罪乞之大意則胡氏詳矣蓋當廢立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按陽生繫齊當有齊者也不稱公子入卽立也不言陽生弑茶茶不爲陽生君也陳乞逆陽生而立之遷茶而弑之書乞弑而入由乞可見 胡傳謂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比之齊小白入於齊似不然蓋別無立之之文未入爲公子已入卽爲君故繫以國而

不稱公子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積明年入邾之亂

宋向巢帥師伐曹

高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

七年

春宋瑗帥師侵鄭

左傳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高氏曰不務德而加兵於人故書侵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七年

吳

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汪氏曰老丘敗在定十五年是後九年取鄭師於雍丘十三年取宋師於曲

廬陵李氏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爲晉討鄭乎左氏非

按宋鄭構兵連年不已非關晉事宋方伐曹又侵

鄭迎書譏宋之黷武

晉欒黶帥師侵衛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杜注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高氏曰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

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於衛故書侵

按宋大舉故謂之侵衛仍未服也

夏公會吳于鄆

鄆穀作緡

左傳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宰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宰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宰晉大夫過十吳王百宰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食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宰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七年

五

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宰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其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杜注鄆鄆鄆縣

張氏曰卽舊鄆國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

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

高氏曰吳欲伯諸侯魯先往會之

按叔還先會公又會徵百牢屈意與之辱亦甚矣書

以示譏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七年

至

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臺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鴟以束帛乘章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焉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

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叟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范注惡其不能死社稷

胡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七年

至

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臺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吾二邑辱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唐陳氏曰夾陣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甘

君歸則曰以書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

辭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爲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也

劉氏曰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 公羊

云入不言伐其言伐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並書無取於內辭也入邾婁使若他人猶可諉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爲大惡矣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穀梁云其言來者外魯之辭亦非也直書入邾又言以邾子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七年

五

益來於君親之過而無所隱義已足矣豈以一失之故遂外其君乎且令不外其君當曰以邾子益歸乎夫歸可施於人不可施於我來可施於我不可施於人此春秋之文也

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爲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按書伐書入以來繁其辭以深護之也然罪在三家公應其名爾是時計公甫十歲 罪魯滅邾爲正意

邾子益不死社稷是餘意

宋人圍曹冬鄭駟引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搢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七年

五

丘大城鍾邱

高氏曰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苟將卑師少豈能圍之乎鄭與曹疏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

家氏曰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厭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陳氏曰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伯而諸侯

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

按宋圍曹意在滅之鄭救似善但下文即書入曹則鄭救不力可知矣諸說皆主善鄭猶愈於不救爾

春秋詳說卷五十六

哀公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詰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

也

胡傳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伯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

劉氏曰公羊云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非也當此時

牟陽再觀祖輯

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迷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苟責無罪之魯甚無理也

按左傳曹人之夢甚奇公孫彊以鄙人遽聽政遂至滅曹此其事疑出於天數而曹伯用之從其言以背晉奸宋則又未嘗不由於人事也因詬而滅借口耳既圍之入之謂滅曹非本志不足信也書入書以歸當以譏宋滅國爲正意

吳伐我

晉伐我如此

左傳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八年

二

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郈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濬臺子羽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八年

三

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土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胡傳吳爲邾故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之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

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於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家氏曰吳伐我以救邾而書法無褒辭者春秋之貴救貴義也茅成子之請救于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說於利而動是以率師造于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遽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後吳責報于邾者不已執其書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八年

四

汪氏曰哀公即位七年加兵於邾者五而且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秋魯恃強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年書吳伐我比事以觀則魯之受伐蓋有由矣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國都猶足爲守也至於是年吳兵直抵魯之城下則魯之四境藩屏蕩然而國不足爲國矣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爲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興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己自咎之意焉
廬陵李氏曰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鄙不使難避我國也獨此與明年國書伐我爲特筆蓋曲在我也胡氏

諱城下之盟其說本蘇氏謝氏曰不至國都則書某

鄙至國都則書伐我亦是又曰是時魯政雖陵無以爲國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皇多有之此所以爲禮義之國歟公山不狃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尙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欲往豈無意夫

按吳伐由于邾見伐邾入邾有以致之也 有若與

于三百人中未可信 因子羽之父可證子羽爲武

城人

夏齊人取讎及闚闚公作憚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八年

五

季飭侯通焉文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

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闚

杜注闚在東平剛縣北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

爲以邾婁子益來也

穀梁傳惡內也

程傳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唐陳氏曰凡用兵而取先書伐次書取不用兵而取

第書取

王氏曰魯以兵召魯固不容無過齊以私憤取非其有故稱人

家氏曰公穀以齊為邾故取離闡左氏則以季姬未歸故齊人來討觀齊之兵端當從二傳非以女故蓋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爾

按為入邾之故家氏辨是

附錄左傳或譜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歸邾子益于邾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八年

六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公羊傳

何注書齊善魯能悔過歸之

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

張氏曰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
按以吳齊來伐而歸之非得已也合上文觀之喪貶自見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及齊平九月滅資如齊蒞盟齊閔王明來蒞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收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想之公謂鮑子或譜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左傳

林注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齊人歸讎及闡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八年

七

左傳季姬嬖故也

公羊傳

何注書歸讎及闡善魯能悔過歸和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

程傳不云我因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胡傳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讎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忘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日取

者逆辭也曰歸者順辭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汪氏曰不言來者齊本取讎關齊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讎關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按歸亦非善有脅而取之遂而歸之見齊非真取讎關曲在魯也春秋美改過姑作予之可耳

九年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九年

八

附錄左傳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

杜注左傳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雍丘縣屬陳留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廬陵李氏曰胡氏左氏例覆而敗曰取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自定十五年老丘之役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邑之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九年

九

師蓋不勝忿怨以至於此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按罪本在鄭然全軍合圍而殺之宋亦有罪焉交謾之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即吳故也

汪氏曰陳之爲國屢滅於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已攻之存數而不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陳之困於楚終

春秋之世雖其力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橫不道其罪蓋不可勝誅矣

廬陵李氏曰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于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卽吳惟強是從而已昭王旅卒楚惠君臣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而亟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救予吳也歟

按楚昔與晉爭陳今又與吳爭陳也

秋宋公伐鄭

汪氏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惜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九年

十

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按宋之伐鄭必以其覆師之後乘其弱而伐之不仁甚矣

附錄左傳秋吳城郚溝通江淮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

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

周易筮之遇泰三之需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陳氏曰吳人討邾奉太子爲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爲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年

十

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

高氏曰先爲魯所俘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按邾魯附庸也受魯侵辱以爲常故不怨魯而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人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胡傳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

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爲是取讎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爲是歸讎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弑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弑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年

主

孫氏曰齊中國吳夷狄會夷伐夏其惡可知

臨川吳氏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爲弑爾

按左傳弑悼公不詳其事吳之力不能滅齊齊人何

至弑君以爲說臨川之說有見 魯歸讎闡魯可以

無憾而會吳伐齊蓋畏吳勉強從之也

夏宋人伐鄭

襄陵許氏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

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

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高氏曰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句矣

臨川吳氏曰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魯吳之不若也

廬陵李氏曰傳書伐而經書侵者乘吳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按趙鞅意在報齊乘其喪以伐之故貶書侵

五月公至自伐齊

師氏曰公會夷狄以伐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年

三

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

高氏曰齊魯接壤而公會夷狄伐之既聞其喪則遂

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

廬陵李氏曰哀公編書公會吳者五獨此役與黃池

書至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

葬齊悼公

高氏曰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葬不足以贖過

汪氏曰悼公書葬與鄭僖公同不及五月禮略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辭氏曰孟彊蒯聩之黨挾齊歸衛衛人納之世子歸

之自也

廬陵李氏曰：彌彌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彌。曠故十五年春，彌彌入國，彌復奔齊。

按：彌奔鄭，繼奔齊，在定十四年。本彌彌黨，今自齊先歸，不復顧彌矣。薛氏說非。

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附錄左傳：秋，吳子使來復，傲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救止此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年

十四

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胡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

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陳氏曰：自魯救晉，凡救皆不書。書鄭救曹，則中國無伯諸侯自相救也。中國無伯，諸侯自相救，春秋憫焉，而特書之。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春秋之所甚懼也。張氏曰：春秋幸吳之救，而不以人與師書之者，宣昭二公之時，楚主中國，楚猶近於中國也。故春秋於楚，免其夷狄舉號之稱，定哀之時，吳主中國，吳純於夷。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年

十五

狄者也。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茲足以觀世變而知春秋之嚴矣。

劉氏曰：左氏云：延州來季子推驗其年，季子近百歲矣。似異時事，傳附著其說耳。

按此書救子之也，稱吳從其常，非褒貶所在。據劉氏之說，救陳者非季子。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春，齊爲郕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子守

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其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而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一年

六

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拙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狙之伍曰走乎不狙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狙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譟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

賢於卬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胡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於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爲壯自反而不縮則爲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知子齊之甥魯嘗人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謹及闡請師於吳曲在我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一年

七

及歸制益而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出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家氏曰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垂後世臨難省躬之戒所以譏哀公也

汪氏曰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內魯而外諸夏故魯爲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再書伐我同魯於諸侯竊以爲春秋詳內而略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比於兵加國都之例所以貶之也然傳載老幼守

宮次于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齊師逼迫於魯之國都矣杜諤曰直曰伐我見其以國言之也然則國書之伐與他伐異矣

廬陵李氏曰世家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焉

按齊伐我報魯會吳之伐也曲在魯故書齊伐不言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一年

六

其地近國也胡傳于戈省躬之說是別立意冉有

樊遲皆能戰見聖門非獨子路能治賦魯不能盡其

用耳

陳轅頤出奔鄭轅公作哀

左傳初轅頤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腹肺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轅頤之奔所以爲人臣附上以

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按國人逐之而出頗有罪也轅咺之言可鑒願蓋貪而且復

五月公會吳伐齊

薛氏曰戰不書伐今書伐何難乎公之會吳與齊戰也會伐則戰見矣吳自入郢之後困而久不能見公之六年稍出而伐陳吾叔還會之于桓公又會之于鄆還而入郢吳以郢故伐我而齊取譴闔由是齊魯始睽齊歸二邑則固知罪矣我不之置固與吳合前年會伐齊故有國書之報卒會吳而勝齊吳之威加中夏多魯之力也春秋書公會伐而不言會戰難言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一年

九

而有以見之也

家氏曰兩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再責魯深矣當闔廬之世春秋嘗進吳書子自夫差之立迄今十有三年皆以號舉爲其用兵不戢而狄之也狄吳則魯罪著矣

按去年秋吳復來徵師而齊又伐魯故魯又會吳以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書獲止此齊魯交兵止此

左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王申至于贏

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一年

三

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置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置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杜注艾陵齊地

高氏曰戰不書公者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貶可知矣書獲國書與宋華元同然華元生獲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也

廬陵李氏曰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必敗矣苟能全民命嚴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則齊可以坐困強吳而卻之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肩未解甲而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爲國大殃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

按吳師遠至齊當堅壁清野以待之國書輕戰而敗至於身死書法蓋深罪之 觀伍子胥之言吳雖逞志於齊亦無足取魯從吳而不書無戰功也

附錄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一年

三

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泥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剝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附錄左傳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嬖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嬖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

春秋卷五十六

哀公十一年

三

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鄆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高氏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按大叔疾以淫而奔固不足齒孔文子之行事何其戾也子貢疑其諱文以此

附錄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有二年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二年

三

春用田賦

左傳春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何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

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軍賦十井不過一

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

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胡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

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二年

五

大全注國語注制其肥磽之地以爲差等籍田稅也以力者三十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畝砥平也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朱子曰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周禮載師注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民無常產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出土徒車輦給繇役汪氏曰漆林之稅十分中稅二分半以其地產漆故重其稅若今之稅茶稅竹木也宋鑑慶祿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仲淹不可曰茶鹽商稅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

陸氏曰以田多少出軍賦也

臨川吳氏曰宣公稅畝首壤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力竭矣

陳氏曰以丘賦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永嘉呂氏曰陳君舉謂以丘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一人以爲兵也然九夫爲井六十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二年

五

四井爲甸甸出革車一乘則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今凡受田者皆出一人爲兵比古七倍恐加兵不至如是之甚賈逵以爲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今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是多於常賦十六倍於理亦未宜然汪氏曰杜預范甯皆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則是比先王之制而加倍不翅矣亦未可信要之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爾孔子云丘亦足矣蓋以計丘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安

可計田而又賦其財哉觀哀公年饑用不足及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之言則爲斂財以足用可知矣廬陵李氏曰田賦之說杜氏以爲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丘甲條內已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爲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賈氏以爲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爲井出丘賦也夫一井八家而使出一馬

三牛之賦可乎故胡氏獨用國語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二百四十斗缶米十六斗不過是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大率以爲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要之二家說爲長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也緣此賦止里廛出之而今賦於田土故譏之耳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歟觀春秋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按田賦之說不一胡傳用國語分田里而言賦出自里用田賦是又於田中取賦也李氏申明胡傳可從公穀注皆言取財當是田中取財之意後世計田出銀其卽田賦之流弊歟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綽放綰而拜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何注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娶同姓也

胡傳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娶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

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而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繼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要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二年

美

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爲無禮以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強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不知以禮自防遂至流於夷狄禽獸而不辭也劉氏曰夫人之必命於天子猶諸侯之必命於天子也桓公不受命終身無王孟子亦不受命身死不得稱夫人其義一也

臨川吳氏曰固是以同姓而不書夫人葬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

葬不備禮況其夫人乎一書卒而二義具焉

上氏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絕孔子亦放經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

注氏曰或謂舊史固書夫人孟子薨春秋去夫人而書卒示天下後世要同姓之必不可也然小君之薨必書夫人某氏當時既鶴突稱呼曰孟子則國史必不可書夫人孟子薨春秋因舊史之文而非禮之實已見矣按傳襄二十三年晉嫁女於吳則同姓之婚非自昭公始春秋於孟子以隱辭書之所以深責秉禮之魯歟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二年

美

按孟子不沒其實自是謙辭而書卒尤有意以其不或禮也吳臨川兼二意說好

公會吳于橐皋

左傳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杜注橐皋在淮南逕道縣東南

張氏曰吳地逕道故城在廬州慎縣東南

家氏曰會相會鄒會橐皋吳皆以號舉夷之也闔廬

稱子以其功也夫差稱號以其罪也柏舉有獲夷之功艾陵有猾夏之罪此春秋所爲進退也

王氏曰吳欲尋盟非衛賜之言不可卻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按魯會吳而畏與之盟蓋亦知夷狄之不可盟不日

會吳子而曰會吳外之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

郕公作連

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

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

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二年

三

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與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詒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

侯或者難以伯乎大宰詒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尙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杜注郕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盟不書畏吳竊盟

王氏曰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故衛侯畏吳而竊盟

魯宋吳怒藩衛侯之舍子貢陳墮黨崇讎之說而衛

侯歸然則子貢於父母之邦亦有功矣故孟子曰君

子居是邦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按棄皇郕二會皆賴子貢之力聖門之學未嘗無用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二年

三

也 會而私盟故不書盟 衛侯會吳不書以其無禮於衛不成會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子

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

人爲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

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廬陵李氏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

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

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蹈前日鄭人之

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按書此譏宋無饜也傳云罕達園宋師下遂取之蓋

鄭欲報宋非一日而宋猶不悟也

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厯過也

杜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

十一月寅今九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永嘉呂氏曰左氏以爲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二年

三

十二月螽恐不專爲失閏

家氏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蟪生與此記

同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也

按十二月建亥之月螽或有之是時有麥苗亦足爲

害故書之 亥月火流之說可疑七月流火亥月當

不復見卽失閏爲戌月亦不見矣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左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賈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讎卻延以六邑爲虛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家氏曰春秋書報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爲功也

先書宋取鄭師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亦責鄭也

按宋鄭取師視人命爲草菅春秋蓋深惡之故特立

取師之例

夏許男成卒

成公作成

汪氏曰元公也國滅後楚立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書會止此

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三年

三

國語吳王夫差既勝齊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

通於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

池越王句踐乃命范蠡率師沿海泝淮絕吳路始率中

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

未成邊遠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

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二者莫利無會

而歸越聞章矣齊宋徐夷將夾溝而脰我會而先晉晉

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必會而先之今夕必

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彼將不戰而先

我吳王喜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繫馬

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萬人以為方陳王親秉鉞中陳而立帶甲三萬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鼓之軍皆譁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軍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信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還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安是憂憶晉負眾庶不式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忠事之不集以為諸侯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三年

三

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而不可徒許之也鞅乃令董褐復命曰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貢獻莫入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命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世禮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室無

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視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三年

三

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范注祝斷也

胡傳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辭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辭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

也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
自稱周室於己爲長蓋泰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
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
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
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靖之
策失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
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爲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
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
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
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三年

三

襄陵許氏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
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爲楚所先陵遲至於黃
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
諱焉耳

孫氏曰黃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在吳
子也吳自柏舉之戰勢傾中國諸侯小大皆宗於吳
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黃
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夷狄
主中國也

蜀杜氏曰凡諸侯及公會吳必曰公會某某會吳於

某地此會公往會晉侯吳子耳必先以公會晉侯言
之復言及吳子者殊吳於晉也

陳氏曰黃池之盟不書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公會
晉侯及吳子雖兩伯之辭而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
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

汪氏曰辰陵于蜀于申楚雖主盟而晉不與故春秋
皆先楚以紀實也于宋于虢楚同主會且先於晉然
晉君猶未同盟故春秋但先晉以正名而不書及焉
今黃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晉定公以夷世之伯魯哀
公以隸禮之望皆俯伏聽命於壇坫之上故春秋先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三年

三

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則內外之
分不紊而強弱之勢自見矣春秋於戰紀戰肇書會
書及者主客之辨也此黃池之會書會書及者華夷
之辨也又按春秋凡三書吳子蓋使札來聘慕中國
之義戰柏舉救中國之患皆予之也會于黃池恃甲
兵之威厭晉侯而長弟春秋抑其強大而止書子貶
之也穀梁謂嘉其尊王進而書子使夫差果能尊周
則當序單平公於吳晉之上如葵丘宰周公之例矣
吳語又謂趙鞅使董褐復命責其僭王而夫差降爵
稱公夫以齊桓之盛未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

衰弱而反能使吳王黜其僭號乎殆不足信也

趙氏曰穀梁云吳子進矣按此爲吳同爲會主故不人傳不達此理遂妄爲義耳公羊又云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按此會黃池爲魯地故魯獨會之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列序

廬陵李氏曰此條先晉之說當主公羊爵吳之說當主穀梁書及之說公羊胡氏皆得之其實則國語爲詳但國語所載尊周室之事蓋二國假此以相勝耳豈真能奉王命哉

按晉雖不振盟主之義猶存故吳欲會之以壓服小

春秋詳說

卷五十五

哀公十三年

三

國耳春秋內晉外吳故書會晉及吳左傳國語出一人之手分內外傳國語曰吳先左傳曰晉先國語爲一國之私書左傳釋經或較國語尤核當以晉先爲是愚謂同盟當奉大國爲主兩大合盟當分客主宋之會晉讓楚先晉爲主楚爲客也黃池之會吳讓晉先吳爲主晉爲客也傳云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吳以主自居可見此說前人未及姑備之穀梁云吳辭尊稱而居卑稱國語晉人以無二王爲說吳乃稱公依穀梁似降稱子矣依國語又似降稱公左傳無降稱之文難於折衷穀梁或因國語而爲辭尊稱

之說未可知也愚謂晉與吳爭王公之稱蓋恐吳妄

自尊大不便以王禮相見故以公稱之則爲平行爾亦未嘗遽指其本爵而稱之曰子吳何爲自降而稱子乎若吳肯自降而稱子則勝於楚達甚春秋當褒之而不外之矣似未必然此只當與楚子一例屬孔子之書法爲是觀此處晉吳之爭王公則晉楚會盟亦必有說楚必不得稱王於晉也高氏謂吳主盟是二王也將置周王於何地項氏謂夫差主會晉魯以伯禮事之夫吳降王何爲二王晉不讓長何爲以伯事吳二說皆過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三年

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高氏曰楚畏吳之強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按楚前伐陳而吳救故此乘遠出而又伐

於越入吳

左傳六月丙子越王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

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

胡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三年

卑

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孫氏曰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

薛氏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吳子忘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於外此越之所以伯諸侯乎

按吳入楚而越入吳吳人不戒前車而欲主盟於中夏致越再入而吳遂衰以至於亡不聽子胥之言噬

臍無及也

附錄左傳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谷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王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三年

卑

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語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紫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

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虜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
庚癸乎則諸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
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秋公至自會

高氏曰夷狄主會故書至以危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無曼字
伯國侵伐止此

公羊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一名
非禮也

襄陵許氏曰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聞齊之
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師雖數出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三年

聖

能侵而已

高氏曰蒯聵在戚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討衛
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

廬陵李氏曰晉事止於此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
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
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
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
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
也于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蠹
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

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並立伯

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眾不能振旅至於戎蠻

之執晉倪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

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

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

之失伯實夷狄之強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閒乎

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

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有抑晉

代興之志宋衛晉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

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三年

聖

祁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

蔡假羽毛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

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

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

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

國苟治諸侯安得肯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

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

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

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

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位政敢干位以命大事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三年

四

二十年卒

按傳無事實可考高氏謂以范中行之故理或然
公羊譏二名殊無關繫非春秋之旨 李氏總論可
觀內云北面事楚以京師之禮又云吳以列國命晉
予未見其然其說已見執戎子會黃池下

葬許元公

九月

高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爲農災又非冬十
二月之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左傳

杜注平旦眾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
書記異也

何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
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
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燔書道
絕

孔疏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
起胡破術書記散亂孔子不絕也既言周姬亡彗東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三年

望

出故知由此孛星周室遂微也言秦正起亦由此孛
星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而并天下
故云諸侯相兼爲秦所滅也始皇胡亥並悉焚書聖
人之道於斯絕故曰燔書道絕
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
汪氏曰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亂吳爭強而越滅之微
也
按日在房心星與爭明房心非吳越之分汪氏之說
非也公羊所言尙正大孔疏遂及秦事則緯書附會
之說不足信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弼

高氏曰區夫微舒之後微舒弑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春秋因其爲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甚矣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見其重賊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四年

四

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按此春秋之終連書星孛盜蓋春秋憂亂之書也

天人交變物異迭興世道至此極矣

附錄左傳吳及越平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左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杜注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

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

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

在魯西故曰西狩

孔疏麟麋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

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含仁懷義音中鐘呂

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

不折生草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

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

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四年

四

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

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

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

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

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

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

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

爲亦有樂乎此也

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

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

程傳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錄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四年

四

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亂賊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不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或謂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之交感五行之秀會也以仲尼

元聖尙生於春秋之時而況麟乎

胡傳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四年

四

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賡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四年

至

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概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張氏曰麒麟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爲人物之法則者也夫子生於周末而麟見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韓愈氏曰麟爲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爲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伯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爲夫

子出然獲於鉏商謂爲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興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

家氏曰杜元凱以爲春秋感麟而作胡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二義皆通宇宙間惟理與氣而已理行氣從固當有自然之應而況聖心之妙貫乎三極致中和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作彼應固其理也然以當時之事而觀春秋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麟鳳龜龍帝王之瑞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世今也輟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四年

至

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修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意矣故春秋之修獨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

趙氏曰公羊穀梁二傳以經不言狩人之名故有薪采引取之說不知舉獸獲之義是以爾也穀梁又云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據鵠鴻來巢言之又云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據有蜚之類耳夫謂之獲麟則不得言來以言其有爲不使恆有有年豈使不恆有也

廬陵李氏曰感麟而作春秋之說杜氏何氏程子謝氏呂氏張氏諸家多同絕筆獲麟之說諸家皆不過以爲所感而起因以爲終而何氏獨以爲春秋之成文致太平託言太平而瑞應至故就以麟終焉此其異也文成致麟之說本於范氏而胡氏因之其意直以爲孔子自衛反魯即修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蓋亦祖於何休之遺意也

汪氏曰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學公穀者以謂春秋文成致麟竊疑聖人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四年

至

作經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則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於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殊無意義特世儒推尊孔子作經之效至於如是之盛故曰文成致麟耳子程子曰春秋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得不作蓋麟爲王者之祥獲於鉏商聖人感而作經以垂法於萬世若聖人不得用於時而垂世立教儀範百王也前年星孛東方今年西狩獲麟東主生西主殺而戾氣見於東仁獸獲於西世衰之甚而天變之極也是故亂臣賊子接迹於當世孔子懼作春秋哀王道之不行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聖人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大行於後世矣爲人君而法乎春秋則可以命德而討罪躋斯世於至治爲人臣而學乎春秋則可以善善而惡惡尊主而庇民其義得行則天理流行人欲壅遏孟子論孔子作春秋之功以爲一治豈不信哉

按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思明王之瑞也麟出可爲明王之瑞而斃於車子則明王不作道不行可知矣因作春秋以繼王迹此爲近實其絕筆於此者以此起以此止也事無大於此者故春秋終焉文成而麟至近於符瑞之說而胡文定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四年

至

主此蓋欲張大聖人之書使人尊信意則是而理則過也且麟死爲道不行之兆非佳瑞謂書成而致一死麟亦無味凡獵皆可言狩非必天子之冬狩方言狩左傳叔孫之車子鉏商獲麟是因狩于大野而獲之也其爲狩明矣公羊以爲薪者獲之以狩言大之也爲獲麟大之也夫獲麟而傷之何大之有較左傳多一折王肅謂時實狩獵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意主調停二家孔疏辨之甚詳傳云叔孫車子鉏商當即狩者非爲采薪明矣公羊何注所載多異說他書或引用附以備考然不足信也附

公羊何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蠛蟲冬踴彗金精埽舊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後劉氏乃帝深閭民之離害甚矣故豫泣也 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口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子不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四年

五

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十有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左傳

杜注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必有誤

林注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于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于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 按杜注所云生卒亦未確姑記此以見春秋成後二年而聖人遂卒耳 林云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續經終此此下無經愚意只是丘明之筆續至聖人卒以致其重下此則不暇分經傳也

春秋詳說

卷五十六

哀公十六年

聖

春秋詳說卷五十六終

春秋詳說

無卷數 河南
巡撫孫遜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大旨
事迹多取左傳而論斷則多取胡傳間有與胡傳
異同者如胡傳以惠公欲立桓爲邪心隱公探其
邪心而成之覲祖則謂父之令可行於子子之孝
不當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孝觀之不可以爲逆
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隱終讓可不謂之賢君其
論頗爲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則駁杜孔從君於
非之說於滕子來朝則從杜孔時王所黜之說亦
時時自出已意然徵引諸家頗傷蕪漫又略於考
證而詳於議論如夏正周正累牘連篇卒不得一
言之要領而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
則又謂聖人筆削寧爲深求不可泛視存此意以
說春秋宜失之穿鑿者多矣

左傳評十卷

〔清〕王源評訂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居業堂刻本

公羊傳不分卷穀梁傳不分

卷

〔清〕王源評訂

大連市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或菴評春

秋三傳無卷數》提要

文章練要序

文章練要王或菴先生所訂也分六宗百家六宗曰孟子曰莊子曰楚辭曰戰國策曰史記曰百家之類三公穀管韓諸家一也漢書以下諸史二也漢魏諸名家集三也六朝而下不與焉簡練精要以爲規矩準繩詳而說之以盡乎文之變死方也死體也變而通之盡乎神也自來文章家未嘗有天將使先生盡挾其秘以覺人乎先生嘗謂六經者文之祖六宗者別子爲祖而各立門戶以爲宗百家不能出六宗範圍六宗不能出六經範圍而究莫出文章練要乎六宗範圍六宗不能出六經範圍而究莫出乎一陰一陽不可測之道城每聽先生論文如淮陰侯登壇蕭曹爲之屏息如吳札觀周樂見微而知清濁如宣尼贊易盡三極之道高明廣大而不外乎中庸且夫人之所以貴者神明耳論人不知其神明而僅觀其貌且略其貌而僅識其衣冠近代論文何以異此城幸得觀文章練要于先生欲公之天下而全書浩繁未能梓先刊其左傳十卷行世語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識者自有同心而其視鹿門月峰諸家高下必有能辨之者昔伊川序易傳門人以爲泄天機不知聖人作易元以發乾坤之蘊天地未嘗

秘聖人未嘗秘傳者曷泄焉先生不惜舉宇宙之奧以示人城等敢秘以自私而不以公之天下茲刻之後行將與同志盡刊六宗并百家之全使斯道煥然光昭乎今古造物其忌焉否乎吾又不知斯世之幸不幸何如矣後學程城序

左傳評序

予幼讀左氏傳疑之疑其美句字焉已爾讀諸家評疑愈甚句字焉已爾草木蟲魚化育也盡化育乎一器一役之微兵法所備也盡兵法乎司馬遷曰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為淺見寡聞道于是而乃爽然曰古人蓋有意在天之道生而已生則不窮窮則變變則生生不已而愈無窮持此以讀左氏其庶乎雖然曷易言矣百千其狀不可名百千其意不可辨倒之顛之錯之綜之離之亂之即其詞義上下不相通者什八九紛紜繆戾孰為意孰為非意烏乎知之烏乎知其意與非意而一以貫之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思而已天之高星辰之遠測之者思而已鬼神之幽千百世上下接之者思而已遇者情解者神貞于一者不在象與迹而況有文字之可傳乎吾于左氏不得其意者思之思之不得又重思之得一意焉以為是矣非也又得一意焉以為是矣又非也何以知其非也不能貫也廢食寢累日夜忽得一意焉曰是矣反覆思之曰是矣何以知其是也曰貫矣貫則無不貫光

明瑩徹窅冥洞達引伸觸類久之如登九霄觀日月如置身六合外指點造化之迹風雷水火不過天地之一端何況一草一木嗚乎心知其意殆如是乎龍門我師也自知之自樂之烏可與不知者說夢而增其嗤哉于是隨所得而識之卒業而藏之以待天下後世之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北平學人王源識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自序

左傳評凡例

一左傳編年之書每年按時月雜記列國之事無分題分篇之體但有段落耳其以經爲題無經即以其事爲題者後人所爲也然段即可爲篇欲論文必分篇而章法乃易見且擇而取之故不得不從時以便讀者要亦無悖于古耳

一傳有有經者有無經者無經者後人以附錄別之不知無論有經無經或一事爲一段或合數事爲一段俱有章法存焉不論章法而概以一事爲一段不知文者也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凡例

烏可與論左氏哉茲所節者多不與時本同一以章法爲斷讀者詳之

一傳元以翼經左氏之不合經義者先儒駁之詳矣茲皆不論特論文耳或評中亦偶及之不以掩其文也

一文以載道固矣然所載者不必盡仁義道德之言而後爲道也但其文有陰陽不測之神皆道也又何疑于左氏哉俗儒之論概不取

一序事之文全看序法不論事之善否今人逞逞以事之善即認爲文之善不知文之善有在事中者有不在事

中者論史論文可相溷乎熟讀茲編便知其故

一凡入選者俱有心得之妙若徒見辭華美瞻即世久傳誦之文概不之錄

一評語皆挾作者之意知其意而後知其章法知其章法而後知其文之所以妙皆枯心嘔血而得之者非若近人徒贊其如何好如何好而毫無得于古毫無益于今者比也讀者須詳觀而熟玩之若誇一目十行之能如諺所謂走馬看山者則大負評者苦心矣不必讀可也

一評語皆作文竅妙一篇可旁通千百篇而無窮非僅爲

文章錄要 六宗 左傳 凡例

此一篇說法也讀者毋忽

一搃評于後又細評于中唯恐有負良工苦心微言妙緒然先秦文字如觀山海終古不能盡敢謂其蘊之無遺哉讀者引伸以會其餘可也

一文章之妙全在無字句處近代作者論者皆不過于字句求之所以去古人日遠而古道幾乎熄茲編全不求之字句間但欲得古人真面目真精神而已可以近人觀宋文之目觀之乎須一洗陋習方可讀此否則不讀可耳

一凡名賢之見有相合者即引入而著其人不取竊爲已
有或愚論有爲他家不棄而偶取以爲續貂之用者觀者自能辨也

一文有主意有眼目其段落有大小其序事有案有結其詞語有精彩有閒情有點綴有句法有字法俱一一標出凡主意用雙鉤——眼目用大圈○大段落用大畫一小段落用半畫一案用聯虛點∪∪或單虛點∪精彩與奇變處用聯圈○○○次單圈○閒情點綴句法用聯點、、、字法用雙點∴

文章錄要 六宗 左傳 凡例

文章練要左傳評目錄

卷之一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宋公和卒 隱公三年

衛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公矢魚于棠 隱公五年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桓公二年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桓公五年

楚子侵隨 桓公六年

子同生 桓公六年

楚子伐隨 桓公八年

楚圍鄭 桓公九年

鬬廉敗鄢師 桓公十一年

楚屈瑕伐羅 桓公十三年

辛伯殺周公黑肩 桓公十八年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莊公八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 莊公十年

宋大水 莊公十一年

鄭厲公反國 莊公十四年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莊公二十二年

驪姬亂晉 莊公二十八年

卷之二

齊人救邢 閔公七年

晉侯作二軍 閔公九年

狄入衛 閔公二年

晉侯使太子帥師 閔公二年

齊侯歸蔡姬 僖公三年

盟于召陵 僖公四年

盟于甯母 僖公七年

會于葵丘 僖公九年

晉獻公卒 僖公九年

晉侯改葬共太子 僖公十年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僖公十五年

公伐邾 僖公一十二年

晉公子重耳出亡 僖公二十二年

卷之三

狄伐鄭 僖公二十四年

鄭殺子臧 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納王 僖公二十五年

秦晉伐郛 僖公二十五年

齊人伐我北鄙 僖公二十六年

楚子圍宋 僖公二十七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僖公二十八年

公二十八年

晉人敗狄于箕 僖公三十三年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文公二年

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文公二年

楚人滅六 文公五年

晉卻缺請歸衛地 文公七年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文公十一年

卷之四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文公十五年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文公十五年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文公十六年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

績獲宋華元 宣公二年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宣公二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 宣公三年

鄭伯蘭卒 宣公三年

楚殺其大夫越椒 宣公四年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宣公十二年

年

楚子滅蕭 宣公十二年

卷之五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 成公二年

梁山崩 成公五年

吳伐鄭 成公七年

吳入州來 成公七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成公八年

晉侯孺卒 成公十年

晉侯使卻犇來聘 成公十一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成公十四年

宋殺其大夫山 成公十五年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成公十六年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犂卻至 成公十七年

晉悼公即位 成公十八年

卷之六

叔孫豹如晉 襄公四年

宋災 襄公九年

同盟于戲 襄公九年

遂滅偃陽 襄公十年

衛侯出奔齊 襄公十四年

宋子罕却玉 襄公十五年

宋華臣出奔陳 襄公十七年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襄公二十一年

晉欒盈出奔楚 襄公二十一年

齊州綽論殖綽郭最 襄公二十一年

晉人徵朝于鄭 襄公二十二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公二十二年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襄公三十二年

滅孫紇出奔邾 襄公二十三年

叔孫豹如晉 襄公二十四年

楚子伐鄭 襄公二十四年

卷之七

齊崔杼弑其君光 襄公二十五年

蔡聲子復楚伍舉 襄公二十六年

晉偽封烏餘 襄公二十六年二十七年

盟于宋 襄公二十七年

公如楚 襄公二十八年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晉用絳縣老人 襄公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 襄公三十年

鄭伯如晉 襄公三十一年

衛北宮佗聘鄭 襄公三十一年

鄭子產論尹何爲邑 襄公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 襄公三十一年

卷之八

鄭伯享晉趙武 昭公元年

晉荀吳敗狄于大鹵 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 昭公元年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昭公三年

齊公孫竈卒 昭公三年

叔孫豹卒 昭公四年

公如晉 昭公五年

晉韓起如楚送女 昭公五年

鄭子產聘于晉 昭公七年

石言于晉 昭公八年

單子會晉韓起于戚 昭公十一年

楚子以棄疾為蔡公 昭公十一年

鄭伯嘉卒 昭公十二年

公子慙出奔齊 昭公十二年

楚子伐徐 昭公十二年

卷之九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昭公十二年

年

同盟于平丘 昭公十三年

晉殺邢侯 昭公十四年

蔡朝吳出奔鄭 昭公十五年

晉荀躒如周 昭公十五年

晉韓起聘鄭 昭公十六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昭公十七年

鄭子來朝 昭公十七年

有星孛于大辰 昭公十七年

宋衛陳鄭災 昭公十八年

葬曹平公 昭公十八年

盜殺衛侯之兄縶 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卒 昭公二十年

齊晏嬰論和同 昭公二十年

天王鑄無射 昭公二十一年

卷之十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昭公二十三年

楚人城郢 昭公二十三年

會于黃父 昭公二十五年

齊晏嬰論禮 昭公二十六年

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昭公二十八年

晉魏舒為政 昭公二十八年

吳伍員謀楚 昭公三十年

黑肱以濫來奔 昭公三十一年

葬我君昭公 定公元年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定公九年

文章練要卷一

公會齊侯于夾谷 定公十年

桓宮僖宮災 哀公三年

楚子軫卒 哀公六年

齊陳乞弒其君荼 哀公六年

宋公伐鄭 哀公九年

楚勝殺公子申公子結 哀公十六年

越子伐吳 哀公十七年

文章練要卷之一

大興王源評訂

潁州甯世簪

桐城戴名世

歙縣程城

左傳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叔段之禍原于武姜故從武姜叙起

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寤生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

文章練要卷一

而惡之 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

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 制巖險而不修德鄭威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二語

極篤愛唯恐陷弟不義後叙莊公無限殘忍却如此作起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也 國方大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

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參音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中

去都字五九去國今京不度非制也 句君將不堪公處妙

字蒙上文最古鍊 ○帶起下文

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既無使滋蔓 蔓難圖也

賜之食舍肉得妙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與姜氏並皆
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極寫孝叔仁愛篤
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困繫語助○寫莊公穎考叔曰
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省對曰君何患焉若闕
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舊公從之省公入而賦大
隧之中其樂也融融二句即所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
也泱泱遂為母子如初寫得子孝母慈歡欣決君子曰穎
考叔純孝也絕妙愛其母施及莊公妙詩曰孝子不絕妙永
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本叙莊公却結考叔倒宿為主章法
文章練要 木案左傳一 卷一
孝愛母孝子錫
類作收發極
文章貴乎變化變則生不變則死生則常新死則就腐
窮陰沍寒萬物閉塞一變而為陽春伏夏繁衍暢茂一
變而為秋殺此天地所以為生物而至今常新也文章
之道亦然精嚴當變為疎宕險峭當變為中庸寫兒女
當變為英雄寫亂賊當變為忠孝正忽變為奇奇忽變
為正千變萬化不可端倪然後方有生氣方能萬古常
新如此篇叙莊公殘忍人也陰賊人也乃未寫其如何
殘忍如何陰賊先寫其仁厚而既寫其如何殘忍如何

陰賊又另寫一孝子如何仁愛如何篤孝因寫莊公如何念母如何見母如何母子如初且曰純孝曰愛其母曰孝子不匱與前文固秦越之不相侔也非變化之妙哉千秋而下生氣猶拂拂紙上矣

莊公是正考叔是奇莊公之母是正考叔之母是奇莊公之不孝是正考叔之孝是奇請京是正請制是奇不友是正友愛是奇莊公之陷弟是正群臣之慮公是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測其奇之所在孰知其正之所在

文章練要

木宋

左傳
隱公

四

卷一

要知請制二語在左氏雖是用奇而莊公當日必實有此語以其有深憂遠慮故為是甘言以謝其母也至于考叔一節未可盡信觀莊公如此一副肺肝豈有後悔之日即因考叔一見而復歸其母不過假仁欺世以掩其愆如射王中肩又問左右陷穽其弟又為餬口四方之語斷非真心感動至誠仁孝左氏借為文字章法故如此叙此傳之所以不可信也

鄭志二字將克段一案括盡通篇若網在綱千錘百鍊後人每誇千言立就嬰兒嚶耳何足語于斯哉

前半句句精峭及序考叔變為疎宕而考叔一案拖序法也一字不應叔段高絕

文章練要

木宋

左傳
隱公

五

卷一

宋公和卒 隱公三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一先君寡人弗敢忘也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二先君其將何辭以對也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馮穆公之子莊公也公曰不可先君三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四先君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五先君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六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公也國辟殤八月庚辰宋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一 卷一

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而歸美宣公字即兼立穆公其子饗之二語簡括省命以義夫國命出穆公矣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國詩結穴義字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穆公口口先君聲中有淚義讓也穆公之義宣公為之也歸美宣公結穴義字不必呆結穆公而中有穆公在此古人用筆最活處亦最奇處不得視為以宣公結也稱先君者六迴旋悲宕文情特妙武鄉出師表同此酸楚

句調極美然左氏餘事今之讀左癖左詡詡然稱左賞左者不過此等處耳左之妙不可以此等盡之誣之也吾願世人空一切依傍膚淺見放濶眼孔鞭心微渺求古人真面目與之見久之而神遇懸解則真者自見矣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一

卷一

衛石碻諫寵州吁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國得臣齊太子也。而曰東宮之妹與桓公姜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州吁相映也。奇幻絕世。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賓其娣戴嬀。生桓公。賓主。莊姜以為己子。國嬀陳姓屬戴皆謚雖為公子州吁。主嬀人之子也。從莊姜轉出屬嬀從屬嬀轉出戴嬀從戴嬀轉出桓公然後方出州吁。多少曲折。○桓雖非適然母曰戴嬀。非嬀人之子。書法了然。邪正自辨。有寵適矣。州吁則直曰嬀人之子。書法了然。邪正自辨。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一筆石碻諫曰。賓中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而納諸晉。後陷奔之中。同驕奢文章練要。不宗左傳。卷一。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上句淫逸。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字為救。桓公張本。○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國珍重也。言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且夫賤妨貴。少陵自安。自重。○層層順遞。而下句法一變。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開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六逆俱用。勢六平句。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順法又一變。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俱用兩字。句體勢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接禍。君人者三對句法。又一變。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接禍。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結禍。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見州吁作結。禁之不可桓公立。再見桓乃老國致妙。從石厚帶出。公作結。乃老國致。

○二字結簡峭蒼寒。留為後案有不盡之妙。

莊寵州吁階之為禍。老臣思患預防。而庸主昏蒙不悟。卒成大變。此傳為之張本也。嚴緊透辣。鐵案如山。前八州吁之寵。筆筆曲後。序石碻之諫。筆筆切曲。而立案甚嚴切矣。而敷辭甚變。用筆之妙也。以東宮二字起。不知其所來。以乃老二字結。不知其所往。起得離奇。結得峻峭。一篇中多少境界。豈若後人文字一覽無餘也。

禍字為眼。公者禍之主。而發其禍于始。辟其禍于中。定其禍于後。者石碻也。乃老二字。所以著其辟禍之迹。伏其定禍之機。妙筆妙筆。文章練要。不宗左傳。卷一。

公矢魚于棠隱公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國材皮革齒牙骨角則不舉焉。講大事備器用一篇。○將納民于軌物者也。緊提君字轉網領○君字鄭重○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下詞嚴義正。又提軌物二字。○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彩，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數也。所以敗也。以不軌不物，擒定觀魚下始申明。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國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一講事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文章緣要木宋左傳卷一
四時講武，猶復歸而飲。至國飲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講事二較上為詳，却不露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以備器用也。則公不射，古之制也。此段應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國言取此雜服之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將不足講事，備用不軌不物，一提結束而皂隸二句不用轉語，竟與上作一樣句法。最古○君字結公曰：吾將略地焉。○國畧地，遂往陳魚應前二君字緊密。公曰：吾將略地焉。○國畧地，遂往陳魚而觀之。○國設捕魚之減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書法作收筆致淡宕。

文章緣要木宋左傳卷一

庸手患不能開，不能開則無餘地，可展布而生機息矣。此文妙處全在軌物句。一宕有此一宕，別開境界。然後講事備用之義寬然有餘。迴翔上下，無往不可。試去此段讀之，故春蒐云云，直接君不舉焉，未嘗不簡勁明快。而局勢便狹，波折全無，有何情乎？不知其意在開展上文，而以軌物為一篇之綱者，其相去不知幾千里矣。曰講事曰備用曰軌曰物，兩扇也。而後應講事正且詳，應備用反且畧，非錯綜之法乎？未有不錯綜而可以言文者。後人務取枝枝相對，葉葉相當，板到底俗，徹骨皆宋人陋習。開宕與緊密不相妨，而相為用。讀此文應有會心。

經 139—178

明示百官百官象之數語。固哀伯進言之要。而作者精神。不在此也。不在此。將何在。曰。在賓主離合之際耳。賓主離合章法也。章法所在。可為百官數語所眩乎。前以清廟種種陪一鼎。奇矣。後又陪之以九鼎。更奇。清廟種種德也。郇鼎遠也。而九鼎在德遠之間。賓邪主邪。以之作結。豈不奇邪。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桓公五年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

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

陳人屬焉。王先叙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

以當陳人。方拒曰。陳亂。民莫有聞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

從之。方入鄭陳錯綜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

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國司

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國司之隙而彌縫。闕漏也。○叙鄭陳與上王陳通對戰于繻葛。

命二拒。曰。旂動而鼓。國旂旂也蔡衛陳皆奔。簡王卒亂。鄭

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簡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字祝

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

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好結

戰法之妙。千古名將不能出此範圍。然非左氏知兵。安

能叙之簡而明。精而脩。如此。文人每叙戰功。不能傳古

人兵法之妙者。以不知奇正虛實分合之術也。他家無

論。即以馬遷之雄。亦不能辨。非不知兵之故乎。故千古

以文章兼兵法者。唯左傳。以兵法兼文章者。唯孫子。

先將戰法于子元口中詳出至後正序處只一二語便了處用實實處用虛法也
拒王命射王肩不臣已甚偏結出一種如忠似厚恂恂秉禮之態鄭伯之詐適成左氏之文耳與克段文同一筆法

文章練要

不宗

左傳

六

卷一

楚子侵隨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遂音成章求成焉國求與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將少師其事也關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音去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張軍以討漢東是一層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隨張楚利是二層少師侈請廢師以張之廢師張隨是三層此主意也三層方出線曲達意三張字三樣筆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季梁出開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隨侯以季梁為後圖少師之言無不聽王毀軍而納少師簡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簡季梁止之季梁舉在前此曰處便出得有神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一語斷盡下皆推說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陪說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國逞快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國牲牛羊豕也視純色完全也案盛豐脩何則不信只講一違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先提一句為下三段之綱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此句又統謂民力之普存也博碩其畜之碩大蕃滋也碩謂其不疾瘵蠹音也肥○國蠹

三段長短
變綜七謂
字加大珠
小珠落玉

謂其脩脩咸有也。脩○此段言性奉盛以告曰黎黎豐盛

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段言梁成亦奉酒醴以

告曰嘉粟旨酒。嘉善也。稟謹敬也。言酒之味佳而將之以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

嘉德而無違心也。此段言酒醴隨侯所未所謂馨香無諶

慝也。從上三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裡

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從今民各有心

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應君姑修政而親兄

弟之國庶免于難。又將三時五教等語隨侯懼而修政楚

不敢伐也。案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 卷一

以方張之楚加之伯比之謀視取隨如反手耳乃竟不

敢加兵于隨以季梁在也故此傳全為季梁而作寫伯

比之謀甚奇謀雖奇不得逞以季梁也寫少師隨侯之

見甚愚見雖愚能不為楚誑以季梁也然則寫伯比寫

梁而已寫少師寫隨侯寫梁而已梁非此傳所由作乎

讀者不可徒賞其詞調之工已也

先從熊率且比口中挈出季梁聳拔跳脫便有辟立千

仞之勢所謂揚之則入天此類是也何必贊其如何好

如何好而後謂之贊邪

毀軍納少師的是奇計其後少師幾以亡隨則伯比之

言豈屬泛設而非傳中所重第以此文論則重在梁重

在梁則梁為主而餘者皆賓豈得執一論乎

楚之計在毀軍隨之計在修政伯比如許說只為毀軍

季梁如許說只為修政然伯比之毀軍只引出季梁之

修政雖前後意各有在而通篇意又有所專在也

季梁之言淳雅縝栗結歸修政其言有要而詞之華調

之義又令人玩詠不已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 卷一

子同生 桓公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以字引接以大牢

國以禮接夫人重道也○以字引起二卜士負之卜妻食之國禮世子生三

妻為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外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于

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外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于

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

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國若唐叔虞魯以

德命為義國若文王名昌武以類命為象尼丘○以三○

以德以類取於物為假國若伯取於父為類國若子同生

略點命字不以國名○不以本國為不以官二不以山川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一 卷一

不以隱疾四不以畜牲五不以器幣六不以周人

以諱事神旁文各終將諱之也方生也適言諱何其跳脫故以國

則廢名國國不可易故廢以官則廢職不以而以山川則

廢主國改其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不以而以器幣則

廢禮不以而晉以僖侯廢司徒國傳侯名司徒廢為宋以

武公廢司空國武公名司空廢為先君獻武廢二山國二

教也獻名其武名教更以其鄉名山○句是以虛文大物

不可命○繳結前不以七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國物

謂同命之曰同命字

命名有五以因有六不以以主也不以賓也主則五賓則六而五以中僅三言以二變文言取筆已錯綜乃于六不以下突起諱名奇文折出不以而以者五及筆也又僅舉其五而遺其一及引証晉宋魯三廢又僅應其二而遺其三可謂錯綜盡致者矣通篇以字二十有一而變化不同命字有五而首尾一貫鎔鑄固非有迹經營豈曰無心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一

卷一

楚子伐隨 桓公八年

隨少師有寵立案楚鬬伯比曰可矣言簡意盡警有意盡不可失也

一篇根蒂在此○可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黃

不可轉應意謂最佳為使遂章讓黃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

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急寇也善策簡而遠不在知

少師謂隨侯曰方出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

楚師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玉遇且攻其右右無

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再提季梁驚其料

亦為伯比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

文章練要 太宗左傳一 卷一

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國少師見秋隨

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

應警有警二語情詞忽變妙極乃盟而還

要知二語明結少師却暗應季梁小人用而敵心生小人去而敵謀沮此傳所為作也乃

前曰警有警後曰天去其疾前曰不可失後曰未可克

鑒戒昭然而文何不測也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

陰陽不測之謂神蓋五行八卦日月寒暑水火霜露莫

非二氣相為倚伏而宇宙萬化莫能外焉此文之本也

人不知其本而漫謂曰文者才人之事也我才人能文

也井蛙之見乎悲夫可憐哉

叙少師妙在兼叙季梁寫季梁之忠形少師之伎寫季

梁之智形少師之愚善矣尤妙在伯比口中明結少師

暗應季梁隨侯庸人耳少師雖死以楚子之雄伯比之

智何難克之以為去其疾而未可克者季梁在耳蓋梁

之不得伸其志者少師也熊率且比既慮之于前而隨

侯聽之楚不敢伐已有明徵矣今少師死而梁得伸其

志梁得伸其志而楚何能為乎故知伯比所謂未可克

有季梁在也嗚呼此種筆法誰其會之誰其傳之誰其

效之

文章練要 太宗左傳一 卷一

楚圖鄧桓公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遂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聘鄧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鬬廉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陳于其間。與鄧戰而備北。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

卷一

鬬廉衡陳四語。只二十六字。而陣法戰法奇兵正兵正中之奇。奇中之正。無一不備。非深于兵者。不能括其要。非神于文者。不能詳其要。如此也。精雄潔練。卓立古今。直令文人置身無地。

史記高帝紀序。垓下之戰。本此。而後世名將得此術以成功者眾矣。能傳者誰乎。特標出為序戰功之法。

鬬廉敗鄧師桓公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二國。人軍于蒲騷。又一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又四國。莫敖患之。名即屈瑕。鬬廉曰。鄧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曰。虞四邑之至也。國虞度也。君次于郊。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字字精練。他人千萬言不能悉者。此獨辟三舍。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玉。國濟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又二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鄧師于蒲騷。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

卷一

卒盟而還。一句收。老極。前後以國名聯絡作章法。亦是小小機巧。左氏叙戰。每將權謀方畧鋪叙于前。而實叙處不過一兩言簡鍊直捷。絕不拖帶總之。著神于虛。省力于實。所以虛實不測。靈恠百端。庸手反之。故詳則失之繁。簡則失之畧。即無繁與畧之病。而終不能有生氣。以不能著神于虛而已矣。

楚屈瑕伐羅 桓公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聞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

心，不固矣。後多少議論俱攝此二遂見楚子曰：必濟師。言屈瑕將敗故。中紐字易字俱應此。

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就其謂撫小民以信。實訓諸司以

德。而威莫敖以刑也。字主。用一而莫敖。習也。鉏於蒲騷。

之後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脩乎。單抽其

然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以信也。召諸司而觀之。

以令德。國訓諸司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國言天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 卷一

慢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復申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

前說文情綿邈。○仍是賓主並說。盡行也。一句繳

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脩。及羅與盧

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繼于荒谷。群帥因于冶父。以聽刑

之。應諸司。楚子曰孤之罪也。有不早悟伯比之言之悔。皆免

自賓自主而判然分。則章法平。襍賓襍主而淆然亂。則

章法混。平則無奇。混則無正。無奇無正而文之道亡矣。

尚何論賓主乎。雖然平固無奇。奇則易于混。混固無正。

正則易于平。既欲不平。復欲不混。將何法以處此。曰無

他也。唯並舉以為奇。單抽以為正而已。並舉以為奇。則

不平。單抽以為正。則不混。如衡岳七十二峰。峯峰競秀

而獨以祝融為尊。所以磅礴而鬱積也。此文莫敖主也。

心不固三字。斷盡莫敖。後鄧曼多少議論俱攝于此。而

曼却將撫小民訓諸司威莫敖三者平說。並舉以為奇。

也。又將莫敖獨說一段。單抽以為正也。奇正辨而賓主

明。賓主明而章法出矣。只賓主二字。古人是多少變化

辛伯殺周公黑肩 桓公十八年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 國克莊王弟子辛伯告王

與王殺周公黑肩 兩句片事 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

桓王 追叙有 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綱

國 字法舊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 兩字即應即

魏叔子曰告王二字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四字

中有許多機權作用在凡古人定太難不知費多少心

血而史未詳其本末者讀書人皆須設身處地想出當

日情形方得

文章總要 左傳

卷一

先生論經濟爾而文章在其中凡作簡鍊文字斷當規

模此等

看他短幅中起應斷續之法

筆筆藏鋒每一句中即包有無限文字豈漢以下手筆

所及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第一一人第 時而往曰及瓜

而代 明年瓜熟之時使人代 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

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 第三人第 生公孫

無知 第五人 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

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 第六人 無寵使間公曰

捷吾以女為夫人 國實無知之言 冬十二月齊

侯游于姑勞遂田于貝丘見大豕 從者曰公子彭生也

第七人實前後皆叙 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

文章中一鬼奇幻

卷一

此段妙絕讀者至此必謂襄公 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

被弑由于為鬼執知亦不由此 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

門 就從上文一直叙下如 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 國言

為君御 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 妙妙讀至此必謂行

然伏公而出 上文誅屨鞭血不 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

于階下 第九人 遂入殺孟陽于床 第十人 實曰非

君也不類 遂入之下自然叙弑 見公之足于戶下 與傷足

遂弑之而立無知 結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 第十一

使民慢亂將作矣 應前 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第十二人 亂

作應前。○管夷吾召忽。第十四人。賓。奉公子糾來奔。第十五人。賓中。
叙一事而以前後兩事作結。左氏每用此法。

文才數行而除襄公外共叙十有五人。以數行文字叙一十六人事。若入他人手忙矣。亂矣。看此老擺佈之妙。如千軍萬馬作坐進退。寂無人聲。何等力量。

弑襄公者連稱管至父也。故二人為主。無知雖被弑君之名。二人特借以作亂。故為主中賓。僖公夷仲年只引出無知。故為賓中賓。連稱從妹。二人使以間公者也。故為賓公子彭生。與二人迥不相謀。却亦欲弑襄公者。故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 莊公

卷一

為賓。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三人為公死者。故提為賓。二人立無知。鮑叔牙奉小白。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又借來映帶作結。鮑叔管召陪二人者也。故為賓。小白子糾陪無知者也。故為賓。中賓。賓主井然。却以神行全不着迹。但覺續紛錯落。如疑城八面千態萬狀。不可捉摸。何必千手千眼。而後謂之顯神通也。

文欲靈活。段段欲靈。字字欲活。然不必段段求靈。字字求活。但得一二處靈活。即通體無處不靈活矣。此文妙處全在彭生一段。若無此段。但序齊侯遇弑于游田之

後則索漠無情趣。而生機息矣。唯突接彭生離奇荒誕。如入妖狐鬼境。與連稱管至父竟若幽明異路。絕不相蒙。却又即從此段渾脫而下。無形無影。瞥然已入連稱管至父矣。何其靈。何其活也。又何處不靈。何處不活也。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 莊公

卷一

公敗齊師于長勺 莊公十年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戰點曹劇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

謀之又何閒焉國肉食在位者閒劇曰肉食者鄙未能遠

謀二字一乃入見問何以戰起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

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蕩漾公曰犧牲玉帛

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搖曳公曰小

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橫拉

健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兵車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

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

文章練要 木宋 左傳 卷一

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

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應未彼竭我

盈故克之應可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應未吾視其轍

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應可矣說出遠

謀者戰之本未能遠謀何以戰乎曹劇深衷兩言揭盡

厥後度已度彼審情審勢莫非遠謀妙在遠謀二字藏

而不露而通篇文情甚折使讀者愴悅情移忘却先謀

後戰者曹子之略但覺如往如復者左氏之文也

宋大水 莊公十一年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棗盛若之何不弔

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灾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

曰宋其興乎已稱孤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國悖盛貌桀

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援古証宋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變句

言懼而名禮其庶乎國言懼罪已名禮稱孤既而聞之曰

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又引

作收 結語勁

宋其興乎一句虛虛提起下分兩段一罪已一稱孤罪

已全不說宋只引禹湯以証之又引桀紂以形之虛描

也稱孤實寫却以單行變上排耦然後以言懼二語總

束之又罪已明接興字束語暗應興字看他整齊中綜

變之法小小結構中有起有結有正義有餘波有變化

與長篇同一用筆所謂搏象搏免俱用全力也

鄭厲公及國莊公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國厲公以櫟十五年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

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救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

其二子而納厲公大書傅瑕初內蛇與外蛇闢于鄭南門

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文奇公聞之問于申繻曰猶有妖

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蔽以取之妖由人興也火始妖故

未威而進之時人無象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

有妖變幻離奇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陪出傅瑕

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心者吾

文章練要木宋左傳卷一

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

我先人典司宗祏國宗祏宗廟中藏主石社稷有主而外

其心其何如之射傳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

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射傳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國鄭而謀

召君者庸非乎應傳莊公之子猶有八人旁觀一若皆

以官爵行賂勸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空玲瓏寂

已也臣聞命矣乃繼而死原繁數語婉轉而鋒芒甚利

前借蛇闢起峰巒後以原繁為觀貼其實序傅瑕之貳

耳傅瑕之貳厲公所由入也看其布局之妙

傅瑕貳固矣而厲公謂之貳者謂其貳心于已非以其

納已為貳也而原繁則以其納厲公為貳以明已之不

納為不貳厲之要納為教貳也曰傅瑕貳曰納我而無

二心曰臣無二心曰庸非貳乎曰行賂勸貳貳一也而

或以貳為不貳或以不貳為貳循環反覆五色迷離

文章練要木宋左傳卷一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莊公二十二年

統而多安

此下兩段
起為本段
作起

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
齊侯使敬仲為卿。陳氏代齊以其世為上卿。專權秉也。此處先作虛問。按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引詩非只着使為工正。以上擬為此句見敬仲奔齊不過為一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工正絕無窮因集位難勢妙妙。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一 卷一

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叙此一段見其仁至義盡絕無窮國
和鳴銑銑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與之京。國京大也。一段簡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與殺御寇。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國坤下巽上。觀坤下乾。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六四爻辭。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子，土上山也。國巽變為乾，故

至四有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國四為諸侯，變而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義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國良為門庭乾。旅陳也。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一段及陳之初亡也。國昭公八年陳桓子始大于齊。國敬仲五世其後亡也。國哀十七年成子得政。國敬仲八世孫陳常。桓子成也。楚復滅陳。成子得政。子正應五世八世及其子孫等語一篇結穴在此就從上文帶下若只上文餘波踪跡不測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一 卷一

文有賓主所從來矣。然賓主二字何人識得也。如我意顯然。賓主判然。則人了然矣。如我意渾然。賓主錯然。則人茫然矣。蓋主伏于數十層之下，而賓見于數十層之中。乃此數十層者，紛綿翼翼不測不克覺我之神畢露于此。而立意所在，却揜于數十層光燄之下，而不見則孰賓孰主。豈夫人能辨之乎。如此文，人但知叙敬仲敬仲主爾。不知叙敬仲敬仲賓也。何以叙敬仲敬仲反為賓也。敬仲陳氏之祖也。而陳氏代齊有國者也。敬仲奔齊原無可紀。若不因其子孫代齊則敬仲奔齊一言畢

耳安得有如許文字。然則如許文字乃田氏纂齊張本。
為敬仲子孫作不為敬仲作明矣。既為其子孫作則敬
仲賓敬仲之子孫主亦明矣。然讀者茫然于賓主之際
者以奔齊之下叙其授卿辭卿辭卿之下叙其飲酒飲
酒之下叙其仁義使讀者眼光眈眈然不得不注于敬
仲矣。眼光既注于敬仲則占辭雖有五世八世在其子
孫等語以為不過叙敬仲已耳。而兩段占辭前段猶簡
後則層翻疊轉浪湧霞鋪眩惑迷離崩騰繚亂則以敬
仲之為主也又何疑乎。然後方將桓子成子叙出且輕
輕帶下未嘗另起峰巒又只畧略四言絕不鋪張一字
所謂揜于數十層光燄之下而不見也。主既揜而不見
則讀者終以如許文字為叙敬仲絕不知主之存乎此
而敬仲之為賓豈待問哉。嗚呼高矣美矣奇矣妙矣神
矣至矣。後有作者望洋迺矣。然則賓主二字畢竟何人
識得也。

既知敬仲之子孫為主讀者只宜注目結尾四語則知
其序辭卿也。暗射其子孫而已矣。序仁義也。反映其子
孫而已矣。序懿氏之占敬仲周氏之筮敬仲也。明證其

子孫而已矣。變化千般總是一靈所幻故不為古人所
誑。方可言文不為造物所愚方可言理。
兩段占辭甚重而前段尤要以其有五世八世之語恰
是桓子成子也。然則後段雖繁却是後勁既有中權又
有後勁。顧無前驅可乎。車乘之詩所以為之前驅也。于
是三段韻語自相應和前後形勢自相聯絡此雖文章
小處亦不可草草讀過。

驪姬亂晉 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姓國無子從局外烝于齊姜國武生秦穆

夫人陪太子申生先序又娶二女子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小戎子生夷吾次序重耳夷吾齊晉伐驪戎驪戎男女

以驪姬方人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陪驪姬嬖欲立其子

立賂外嬖梁五國姓梁名五在與東關嬖五國別在關塞

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使言于公曰使字曲沃君之

宗也時晉都絳而曲沃與二屈君之疆也國或云二不可

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

文章練要 不宗左傳卷一

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

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國於章也伐功也

且以重申生與二公子又出自使俱曰使字曲沃之廣莫子

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屈言遠二公子出都之則晉

方當大開土宇前言已無不入又加晉侯說之夏使太

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公子皆鄙陪唯二姬

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諧群公子而立奚齊一筆結案

晉人謂之二五耦國二相耦言二人共繫傷晉室

文不過說理與叙事吁文有何奇說得理出便是奇文

序得事出便是奇文所謂辯達而已也雖然達易言哉

理則天人事物隱顯高深無一之不達事則治亂賢姦

話言情狀無一之不達固非夫人之能事然則蘇氏謂

能達則文不可勝用非達為文章之要道乎此篇亦直

序之文死他奇巧妙處只是能達驪姬之情狀而已

獻公一世姦雄非昏庸者比何至為一婦人自戕其骨

肉自毀其國家及觀左氏所序乃知獻公不得入其轂

中雖死不能悟者蓋以姬之機深而用微陽忠而陰賊

假手于人而幾微不自露其迹也夫申生既孝且早位

文章練要 不宗左傳卷一

東宮為人心所屬重耳夷吾俱長重耳又賢而得士姬

雖寵欲奪之而立其子不亦難乎于是私計以為將欲

除之必先讒之將欲讒之必先疏之將欲疏之必先親

之乃托為威民懼戎之謀既所以安國家而重三子更

加以廣莫啟土之說又所以中其欲而說其心且其言

乃使二五進之于外一字不出之于中斯時不但獻公

不知為姬之謀即三子群臣亦未必知為姬之謀也不

但獻公不知為姬之姦即三子群臣亦未必知為姬之

姦也無迹無形無聲無色得不茫茫然入其彀中乎一

入其殼中則弄獻公如嬰兒除三子如草芥應手而解
不為難矣嗚呼婦人之姦至驪姬止矣後世唯武氏可
與並驅餘俱不能及矣然非左氏妙手不能達之如此
有國有家者可不熟讀斯文以察婦人之情狀有如此
而辨之不可以不早乎
通篇卓鍊緊潔無一字之靡一詞之費當觀其筆力堅
厚處而一結更為人所不能及

文章練要

木宋

左傳

卷一

卷一

文章練要卷之一終

文章練要卷之二

大興王源評訂

潁州甯世簪

全閱

桐城戴名世

歙縣程城參正

左傳二

齊人救邢

閔公元年

狄人伐邢起案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宜救
一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宜救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宜救
二

文章練要

木宋

左傳二

卷二

二邢三齊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
也上三者平列此引詩單承安說下而從簡書請救邢
以從簡書方出主意齊人救邢案結

上平列下單承亦非難事所難者平列無輕重而單承
有低昂未免偏而不舉與詳此畧彼之法不同也此文
妙在引詩用單承而上之平列者又鎔鍊于簡書二字
內然後將簡書三折折出救邢結構之精卷石具有層
巒須彌納于芥子使人玩索無盡

晉侯作二軍閔公元年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申生主後以趙
夙御戎賓畢萬為右畢萬亦主前以申以滅耿滅霍滅魏
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立案下
士薦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將下軍先為
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
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下國為晉殺申生傳○卜偃曰畢萬
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二 卷二
申生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
必有眾申生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國震下之比國坤
上屯初九變而為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國屯險難
國比親密其必蕃昌申生震為土國震變車從馬國震
所以得入其必蕃昌申生震為長男國震變母覆之國坤眾歸
馬為足居之國震兄長之國震母覆之國坤眾歸
之國坤為眾六體不易國初一爻變有此合而能固安
而能殺國坤公侯之卦也申生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國坤公侯之子孫必
賓可多主無二文之道也獨此二主並列而互為賓別

開境界大奇大奇蓋前為殺申生張本申生主也後為
魏氏之興張本畢萬亦主不可以為賓也然前後聯絡
以天二主總攝于一主彼此互相射映二主又可為二
賓奇變至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神邪
申生一段畢萬兩段亦錯綜之法畧雜趙夙亦化板之
法士薦卜偃辛廖三人並序亦映帶之法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二 卷二

狄入衛 閔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入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懿公以好鶴

面點綴映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情景如畫下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

此贊國擇利而為之斷決示以當決與夫人繡衣曰聽于

二子國繡取其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

及○忽將戰守規畧鋪叙一番章法絕倫所及狄人戰于

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已結于此衛侯不去其旗是

以甚敗復提衛侯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二 卷二

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

告守曰國守石甯二大夫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

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惠公齊人

使昭伯齊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齊中戴公主文

公齊宋桓夫人主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

適齊一筆帶過及敗績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

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勝之民為五千人筆致立戴

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一筆齊侯使公子無虧帥

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國水

此下只叙狄之入衛載之虛實絕不及敘公一筆以上叙懿公之亡國此下叙戴公之適齊又叙齊人相和而之妙

具曰牛羊豕雞狗畧映三百與門材國使先歸夫人魚

文字惟不可捉摸方臻腴境如懿公好鶴將戰而先叙

國人使鶴之語其敗可知若徑序其敗何趣乎惟特地

將他規畫方畧鋪叙于前然後方將敗亡叙出人豈能

捉摸得定乎

今人為文以無間為工古人為文以有間為奇韓信背

水為陳趙人望見大笑非以其有間乎不知兵法之妙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二 卷二

正在于此此文自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而後竟無

一字及懿公如以為死觀此二語則懿公尚存如以為

存何以後幅不及懿公而竟叙戴公之立非左氏之一

間乎孰知文章之妙正在于此夫日月麗天顯然共見

其往來之迹寒暑默運隱然莫測其消長之形用筆有

隱顯亦猶是也然吾用顯筆而無筆不顯人固見吾章

法所在即吾用隱筆而無筆不隱人亦可尋吾章法所

存唯既以隱筆結于前而旋以顯筆提于後則顯然者

人之所注目而隱然者人之所不察矣懿公之死乃在

甚敗之後衛國之亡即在公死之後國亡君死曰滅例也則懿公固隱然消繳于一滅字之中矣但使書滅衛于甚敗之後而滅衛之下即叙戴之廬曹踪跡尚有可尋唯于滅衛之下緊接曰衛侯不去其旗則尚有懿公在也曰是以甚敗則猶未至于死也然後將懿公截然撒起于是讀者芒芒然入于雲霧之中矣不知復提衛侯者追述也即誤敵之奇兵韓信之水上軍也特書滅衛者結衛侯也即破敵之奇兵持漢幟之二千騎也敵之笑我者在此而我之破敵者已在于彼矣孰測其如神之妙也哉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二
開公

六

卷二

狄入衛又敗衛人于河宋桓公遂逆諸河而立戴公于曹原是相連事却于又敗諸河之下一斷忽將惠公提起提惠公者所以叙昭伯叙昭伯者所以出戴公與宋桓也戴桓既出于是復以及敗二字遙接上文然後落出桓之逆衛人而立戴如此叙法當費幾許經營

結尾一段鋪張妙絕妙絕原是一篇亡國敗家文字寫衛侯之敗狄人之入衛人之亡戴公之立亂離光景如落葉秋風雨零星散哀頤極矣使如此即索然而住文

章便無收斂故借齊侯戍曹歸公乘馬云云極力鋪張將從前景況洗發淨盡煥然復覺氣象維新如大寒之後萬物凋零忽爾春風鼓動欣欣向榮文章至此那得不令人快斂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二
開公

七

卷二

故敬其事則命以女月其月不之然月之不

卷三

傳
子其國之與其死也
罪在周之夢在城

卷二

歟蝴蝶之譽為莊周狀讀者泰之○結而不結盡而未盡與猶淡曠接入虛無

嗚呼申生孝子也無所逃而待亨此其張本也故孝字眼也羊舌大夫之論正傳也

以議論為章法又一結構獻公欲廢太子此文起緣也故里克之諫所以杜其原為大起狐突之諫所以推其本為大結然太子死于孝者也故羊舌大夫之論為正傳而里克之對太子乃正傳先驅中間先友之論故作波瀾乃客中之客而狐突子養罕夷先丹木四人俱教太子以違難免禍拯非正也徧衣金玦不過借為諸人文章線索左傳二六宗左傳二卷二
生情立說不可因議論紛紜遂以此二者為一篇眼目也

諸人共九段議論妙在絕不旁着一語只就諸人口中平平叙去但用一兩筆聯絡之而或離或合或正或反或短或長自成一篇天然恰好文字然而讀來無甚奇妙不知無甚奇妙以其平平而至奇至妙正在平平何也古人為文未落筆先有意意在筆先文隨意生所謂心知其意者此也後人每刻意為文及問其意所在覺處處俱有意又處處俱無意掩之不知用意所

以不知用筆不知用筆愈不知用意如此文用意只為申生死孝作張本故知羊舌數語乃立意所在妙在襍于諸人議論之中一概平平叙去且于衣玦二者寫得累累若若如曹孟德七十二疑塚處處是塚却不知骨在何處此所以于平平之中而獨藏其至奇至妙也

文章線索

六宗

左傳二

十二

卷二

齊侯歸蔡姬 僖公三年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圉。案蕩公一公懼變色。二禁之三不

可。四公怒五歸之。六未絕之也七下蔡人嫁之。七

十句文字一句九字七句二字二句四字共三十一字

而文有七層轉摺摺螺若激若真蟻封盤馬本事

宋人文字整而不能碎肥而不能瘦所以去古愈遠觀

此文只三十一字而蕩舟一案了了何其瘦也十句中

而二字句者七何其碎也

安頓四之字錯落盡致一也字蕩漾可愛

文章緣要

六宗 左傳二

十一 卷二

盟于召陵 僖公四年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

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四陸

牛走順風馬走逆風。五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六管仲對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七國五等諸侯女實

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八東至于海西至于

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

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九對曰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

文章緣要

六宗 左傳二

十一 卷二

水濱。三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

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

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四對曰君惠微福

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五齊侯曰以此

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六對曰君若以德

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七屈完及諸侯

盟。八召陵以義勝于戈而不失為玉帛故作者但叙幾段詞

命雍容不迫當年情景如生讀之覺和風襲我衣裾也
前面五番問答針鋒相對如燕語鶯歌聲聲巧亮結尾
一問一答忽爾金鐵齊鳴山排岳倒看他筆陣之妙
德綏諸侯乃齊桓定伯之本而此舉尤切宜大書特書
却只從屈完口中輕輕帶出着而不着有鏡花水月之
妙總是文無定格化而我之存乎變而已

盟于甯母

傳公七年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大書立案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

攜以禮懷遠以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德禮一齊侯修禮

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國諸侯官司各于齊受其分所當

鄭也。特書此事甚重大却非正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

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

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

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應招攜以禮與信並言妙而以姦終之無乃

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正守命共時之謂信。映帶官違

此二者姦莫大焉。二者並言妙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

有蒙從之不亦可乎。右對曰君若綏之以德。應懷遠以德

面加之以訓辭。累加點綴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

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國將鄭有辭矣何懼且

夫合諸侯以崇德也。將德申說一番與會而列姦字文情

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合講德禮又添

無國不記姦之位君盟替矣。結單而不記非盛德也

德字參差繚繞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方斥既為太子而求

介于大國以弱其國。國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

三良為政未可閒也。忽又增出三良與子華相形有水窮雲起之妙齊侯辭焉子

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國以齊侯不聽于華故○結謀鄭案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謀鄭也而不受子華之姦禮也德

也所以招之所以懷之此正傳也乃德禮提綱之下緊

接齊侯修禮諸侯官受方物此其事甚重且大豈得謂

與謀鄭同乎豈得謂不與正傳涉乎噫天半層樓誤為

人間臺閣不真不誤不假不幻極假極真乃幻乃誤所

以妙也飛鳥過屋樓而棲之不識耳鳥自不識屋樓何

尤以為妄而初未嘗有是者未嘗見者之見也大書謀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二

十六

卷二

鄭原非誤也天運不測豈誤人哉噫

前以禮德提綱後以禮德分應衆差見于詳畧文情線

繞紙落煙雲

會于葵丘 傳公九年

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

有事于文武國祭也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一孔曰且

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故作紆曲無下

拜二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曰國八寸小白余敢貪天子之

命無下拜三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四下拜

登受五折

曰將下拜曰無下拜曰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曰敢不下

拜曰下拜登受一筆五折盤紆屈曲讀之裊裊然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二

十七

卷二

折以險折以峭狹則險孤則峭此文筆徑甚狹筆情甚

孤所以能折險而折者九折阪乎峭而折者三疊泉乎

此文可當卧游

天威句孤撐于中巉巖崛起前後折處分外增妍通篇

方有骨子

晉獻公卒 僖公九年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國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起案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書大

其言有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國性死者居生者耦兩也及里克

將殺奚齊里克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

文章練要 左傳二 卷二

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所不忌

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餘情冬

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國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

息將死之一作折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

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不負所言君

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

息有焉國有此詩人重言之意○注意謂荀息

荀叔以死許君既而果不負其言以死死之案也妙在

以言字為眼目將荀息之言叙得淋漓悲婉句底有聲

字中有淚使讀者魂傷心死而荀叔之死乃有生氣矣不然亦索索也此序節烈之一法

為荀息作傳却先叙里克既而追叙荀息一段然後遙接里克又叙荀息然後方叙其死末引詩以結之觀其結序荀息也觀其起非序里克乎此等處亦有以賓為主以主為賓變易眼色多方誤敵之妙

斯言之玷傳者謂荀息為失言固自有義而注以為贊之文却深一層然于結言字不論作何解皆一也

文章練要 左傳二 卷二

晉侯改葬共太子 僖公十年

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 國曲沃新城 遇太子太子使

登僕 國忽如夢而相見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

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

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 國歆樂也 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

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

我焉許之 叙得問答 遂不見 前若叙人神踪鬼跡至此方

及期而往告之曰 不必人說 帝許我罰有罪矣救於韓 然

文有形形生于情情急則形亦急情緩則形亦緩情平

則形亦平情幻則形亦幻雖然有是情便有是形固矣

使作者以如是情便還以如是形則下筆即得夫人能

事何足見匠心之妙乎故古人於此以為情一也而形

有真有假非真形不足寫真情非假形不足變真形于

是急者故緩緩者故急平者故幻幻者故平然故緩者

急愈急矣故急者緩愈緩矣故幻者平愈平矣故平者

幻愈幻矣則假形雖所以變真形實所以逼真形也此

文之寫共太子可謂幻故平幻愈幻者矣

寫狐突遇共太子登僕如常問答如常竟與生人無異

文章練要 大宗 左傳二 卷二

文章練要 大宗 左傳二 卷二

絕無牛鬼蛇神之狀豎毛肌粟之情所謂幻故平也直

至遂不見三字方寫出神踪鬼跡便覺前後俱恍惚滅

沒人遂不寒而栗所謂幻愈幻也

用筆高便能討巧寫共太子只用三字而通篇俱幻何

其高何其巧也庸手呆呆刻劃沾沾摹擬便處處拙住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僖公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國穆姬申生嫡妻穆夫人賈姬晉獻公次妃賈女也

且曰盡納群公子國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晉侯烝于驪姬之亂無舊群公子

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此奇兵也不可與下文例看晉侯所以見

獲而復歸者姬之力却大書于前曰穆姬怨之則後入穆姬處便離奇不測

既而皆背之此一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殲略南及

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饋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

羅此二故秦伯伐晉下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國秦伯

之車敗國秦伯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侯讀者必謂

文章續要 木宗 左傳二 卷二

由車其卦遇蠱巽下曰千乘三去平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國內卦為貞外

泰象艮為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

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國晉侯車三壞晉侯謂

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入慶鄭為獲對曰君實深之可若

何僖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古慶鄭陷君于敗者也不弗使

步楊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伏慶鄭曰古者大

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

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與人易國變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

張動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愈古愈新愈與愈麗秦

餘技今之稱左者特以此耳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

之弗聽伏案不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

于我聞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

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猶未

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國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

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

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焉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

文章續要 木宗 左傳二 卷二

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峭語壬戌戰于韓

原晉戎馬還寧而止應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

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驍射為右輅秦伯

將止之國輅音逐迎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寫到公號

去之晉侯危矣矣迎矣讀方目不暇瞬以觀秦之獲晉秦

侯也忽反寫秦伯被圍幾為晉獲遂有天外飛來之異秦

獲晉侯以歸此句應直接遂去之下却掉入上面如許

前言戲之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

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國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

晉君而正以厭息此語踐狀也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踐后土而戴皇天
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上文勢急矣特著此一段從容和緩
語以穆姬聞晉侯將至開手大書穆姬怨之至此一提今
殺之穆姬聞晉侯將至人猛然吃驚孰知是歸晉侯張本
也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問服哀
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戎
興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
裁之乃舍諸靈臺真正出人意未奇大夫請以入微公曰
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全為夫人
下是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應前著一且字便見客意不圖
文章錄要 六宗 左傳二 卷二
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國任音背
天不祥射晉君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
微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
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
難任陵人不祥射晉侯乃許晉平要知上曰必歸晉君此
人兩段議論不過帶出所以自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
威其踪跡也不可認賓為主
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
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國貳代也國惠眾皆哭晉于
是乎作爰田國分公田之稅應入公呂甥曰君亡之不恤

而群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
繕以輔孺子國征賦也繕治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
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于是
乎作州兵國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也又使州長各繕甲
方有生氣氣振之古人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
下震之睽國兌下離上歸妹史蘇占之曰不吉妙晉侯之
上震之睽國兌上六變而為睽史蘇占之曰不吉獲由于慶
鄭不吉孰如也備以為吉晉侯之歸由于伯姬其繇曰士
吉孰如之偏以為不吉類之倒之儀泰于文歸妹上六爻
卦羊亦無益音荒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國周易歸妹上六爻
卦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卦無
益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言士女
文章錄要 六宗 左傳二 卷二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國將嫁女于西而遇不吉之卦歸妹
之睽猶無相去聲也國歸妹女嫁之卦睽睽離亦離
之震國二卦變為雷為火為震敗姬為雷離為火火動熾
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車說音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
家之象故曰為震敗姬車說音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
敗于宗丘國輶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六
旗言皆失車旗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歸妹睽孤寇張
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
之孤國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姪從其姑國
震林于火為姑謂子國賀泰為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
家國謂子國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國惠公死之明年文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妙韓簡

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

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國言龜

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

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

禍○將占辭一筆掃却○有泡影幻滅之妙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

職競由人國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沓面語

召此禍也○前事提歸于此○此一履文字有數妙惠公

之歸由伯姬却反叙其獲由伯姬有變化之妙一七呂甥

教晉人作州兵緊接會秦伯于王城揅入此段有斷續之

妙二也與卜徒父之占詞通過相映有映帶之妙三也借

韓簡口中結惠公從前多少行徑四妙也

文章緣要木宗左傳二 卷二

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

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讐寧事戎

狄何等氣韻妙○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

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雖引罪亦以此不和秦伯曰

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

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

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

一役也秦可以伯自入此後都叙晉侯之歸漸漸收局故

如此作不得通篇後勁也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文

勢太洶湧敘用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戰

折謂慶鄭曰再入慶鄭孟行乎對曰陷君于敗敗而不死

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

丁丑殺慶鄭而後入結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餘波

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

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到底提起姑樹德焉以待能者德字

于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應前聯秦

文章之妙不外奇正奇正者兵家之說也堂堂正正四

頭八尾觸處為首大將握奇于中偏裨分統乎外旌旗

文章緣要木宗左傳二 卷二

以方金鼓以節晝行夜止不履險不臨危遇敵而戰進

無速奔退無遽走于是銳兵不能破窺兵不能衝伏兵

不可陷追兵不可躡當我者破觸我者碎而我無毫髮

間隙之可乘是謂正兵或掩旗息鼓以誤之或變易服

色以亂之或伏于草莽山林以陷之或佯北以誘之或

從間道疾驅掩其不備而襲之或擊其西而聲東以爭

之或形諸此而出彼以罔之或以驍騎直冲中堅以摧

之或詐降或內間從中以潰之或斷其歸路餉道以困

之不以常律不由軌道以戰則克以攻則取百戰百勝

者奇兵也。雖然此特以正爲正以奇爲奇之說也。乃正之中有奇雖正也時忽宜于奇則一變而爲奇奇之中有正雖奇也時忽宜于正則一變而爲正奇正互變敵則不知吾之正果爲正而乖其所之矣又不知吾之奇果爲奇而乖其所之矣總之因時制宜不可爲典要務期克敵致勝而後已。故知正不知奇兵之所以屢戰無功也。知奇不知正兵之所以一敗不可救也。文章之道亦然如叙一事叙其起如何結如何成與敗如何忠與佞如何始終次第有條不紊是非得失判然以分者正文章練要 不宗 左傳二 卷二

奇矣奇正之變固已不可端倪然猶以正爲正以奇爲奇也若夫開手四段原叙秦伯伐晉之由非正乎而穆姬乃救晉侯者也則第一段固以正爲奇矣叙卜徒父之筮爲獲晉侯伏案正也而晉侯之獲乃由馬不由車則卜徒父之筮又非以正爲奇乎伯姬之請固正然使讀者翻出意外非以奇爲正乎秦伯與子桑兩段議論一則曰歸晉侯再則曰許晉平正也然所以歸晉侯許晉平者是伯姬之故兩段議論却是旁文則又以正爲奇矣叙伯姬之嫁秦不吉奇矣而韓簡引詩却結從前多少事故又非以奇爲正乎蓋以正爲奇者其形似正而實奇也以奇爲正者其形似奇而實正也故看古人文字必先辨乎奇正奇正辨則章法明章法明則正之奇奇之正皆不辨自明矣然欲辨奇正之分先觀作者之意意即將也兵無將烏合之衆耳惡能正惡能奇文無意雜亂之言耳烏能正烏能奇此文序晉惠公之喪敗全是自作之孽故職競由人一語乃通篇之主而前序其獲後序其歸序其獲固見其孽由已作序其歸更見其孽由已作故凡正叙其事者皆正也正固正奇即

為奇中之正矣。凡與其事相反者皆奇也。奇固奇正即為正中之奇矣。然而讀者孰不知晉侯為自作之孽乃未必明乎奇正之辨者。蓋為古人垂其所之也。故作者當如吳之肆楚使之不知其所脩而讀者當如陸遜之禦蜀不為連營七百里之所愚則庶乎其可爾。

惠公之敗由于自取。鑒戒昭然而序晉不亡即伏文公之興秦不取晉即伏穆公之伯皆意所包羅。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二

卷二

二

公伐邾 傳公二十一年

任宿須句國四國伏義之後與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國四國伏義之後以服事諸夏。先提明下序邾罪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國須句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崇明祀應保小寡參差夏周禍也。國邾邾近諸戎雜用夷禮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邾邾前數語猶虛此二言方實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應禮字結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二

卷二

二

賢否勢之成敗事之禍福國之興亡總如破竹不待詞費不須周折自使觀者井然而鐵案如山千秋莫易否則詞愈繁義愈晦隙愈多使善者苦于不彰不善者得以翻案史法蕩然矣邾滅須句魯復須句使其為蠻夷小國不足輕重則兩國功罪亦無所關。唯大書曰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則其為神明後裔中國侯封胡可滅也滅之者罪可勝誅而復之者功可勝錄耶故文章提得起才能理得清。

極周匝極參差太疎非文也太密非文也疎而密密而

疎此中三昧也。文到疎密得宜，便是天工，不爲人巧。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二

三

卷二

晉公子重耳出亡

僖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是乎得人。」

妙在無迹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二人。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三人略○大書從者某某正見得人○狄人伐

廬咎。音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

是通篇夾叙女子章法妙雖

一主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

女一子伯儵叔劉以叔隗妻

趙衰生盾。將適齊。

先提一句後叙過衛謂季隗曰待我

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二 卷二

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

寫公如子犯曰天賜也。人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

得此一女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只如公子從者以爲不可。人將

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

又一女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

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

只如公子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人醒以戈逐子犯。

寫公子及曹一様叙法曹

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一」

女子在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得人○著眼不局外者作之若以相夫子必及其國及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寔歸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累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與衛文公忽為聯絡文字亦變化亦整齊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賓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賓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主○不必定是五人妙○閻百詩曰注國語狐偃趙衰賈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二 卷二

佗皆卿才前五人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無賈佗蓋互見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叔詹歸重于天與前天賜相應後楚王亦歸重于天似主意在不知此奇耳耳主意只在得人若處處歸重得人便板斂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必如此方離奇不測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音弭音米弓未無緣者索以受箭以與君周旋咄咄逼人至此方極者特地將得人微子玉請殺之杜寫公子楚子曰晉公子廣而開反是用奇也

儉文而有禮極寫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主妙在晉侯無親國患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極寫公子乃送諸秦叙法秦伯納女五人又得五懷嬴與焉實四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寫公子又是如此妙妙上將公子特地顯出此處又特地按倒作者之意可知○通篇雖不著意寫公子然處處有氣勢入楚人秦氣勢益張而作者却復將來儘力一按曰懼曰降服曰囚令讀者雄心餘冷用筆不測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人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人公子降拜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二 卷二

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得人○豁然立截然止何等筆力○上面將通篇寫公子多少流離播越情狀却以佐天子作結寫公子乎寫從者也到底歸重得人凡古人文字看其著意處便是神髓著意于不著意處更是神髓于不著意處著意更是神髓如此文歷叙重耳十九年流離患難以為反國爭雄取威定伯張本則其精神所注全在公子又何疑乎乃叙公子也于野人之塊則怒于齊國之富則安倍負羈之妻不聞其贊公子也叔詹之諫不聞其頌公子也直至楚國方一露丰

采入秦之後又縮縮焉毫無氣概矣然而知爲反國爭雄取威定伯張本者以其處處有聲勢有氣酸也夫寫公子既如此何以又處處有聲勢有氣酸曰其聲勢氣酸不在公子而在從者則公子所以反國爭雄取威定伯非公子之賢乃從者之賢非公子之才乃從者之才也此作者之意也故開首埋伏得人二字即大書曰從者狐假趙衰某某而于野人之塊則曰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于公子之安齊則曰從者以爲不可于姜氏之遣公子則曰與子犯謀醉而遣之于僂負羈之文章練要

太宗左傳二 卷二

妻則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于叔詹之諫則曰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于楚子則曰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于秦伯之享則曰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于賦詩則曰趙衰曰公子拜賜于秦伯之辭則曰趙衰曰公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是其精神所注全在從者而不在公子則其意之全在從者而不在公子明矣此所謂著意處也尤妙在于不著意處著意則將得人二字藏在公子口中全不著迹著意于不著意處則于叔詹之諫歸重于天而以男女同姓

不靖晉國與從者得人並言及楚又儘力寫公子從者不過夾序一筆此所以著意處反不易見唯著意處不易見而確有著意處乃其神髓所在也讀書者蓋可忽乎。

叙事不可旁叙一事又不可只叙一事旁叙一事則筆法亂只叙一事則筆法死死則無文亂則無章然欲其不亂不得不只叙一事欲其不死不得不旁叙他事二者不可得兼叙事者其窮矣乎曰不然所謂不可旁叙一事者以精神只注在一事不可又注在一事也所謂不可只叙一事者以精神雖注在一事又不可不兼叙他事爲襯貼也惟其精神只注在一事而襯貼却不止一事襯貼雖不止一事而精神只注在一事所以斷亂無端而草蛇灰綫一筆不亂精嚴緊密而離奇綜變一筆不死也此文精神只在得人而兼寫公子並及天命固矣又妙在處處兼寫女子夫寫女子者豈意又重在女子乎不過爲從者諸人作襯已耳于是一篇中時而從者時而女子時而天命時而公子又時而從者又時而女子讀者眼光不知所錯而孰知其草蛇灰綫一筆

文章練要

太宗左傳二 卷二

不亂耶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二

卷二

文章練要卷之二終

史系

文章練要卷之三

大興王源

潁州甯世蕃

桐城戴名世

歙縣程城參正

左傳三

狄伐鄭 僖公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者介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如惠王之入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三

卷三

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國無親疏也○親親亦是德篇中德與以相及也親親交應互發似有兩意寔只親一意其次親親戚亡也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周公之管蔡邠霍魯衛毛戚亡也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蔣邢茅胙祭周公之亂也以為一鄭便陪出二十六國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國類善也○上意故糾合吳于成周而作詩召穆公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然華外發貌

鄭親主也乃于周召只言親親于鄭却于親親之外增出

之外更添四意然及識有此一禱愈覺前四者同是主

毫無軒輊而鄭狄分應又銖兩不爽于是如入八陣之中絕不辨其頭尾與門路矣至叙鄭已畢應前周召復單歸親親並無二意如登山者未至其上峰巒巒歷歷可數一入其中峰迴路轉而向之所謂峰巒巒壑者茫乎不能辨矣夫向所謂峰巒巒壑固在也特以峰巒之下又有峰巒巒壑之中又有岩壑紛乘襍出則舉向所見者而眩之矣復歷平原則回首三峰依然如故耳文章不可逐段作究竟全要未完忽起遙接中離斷續之間至文存焉三復斯篇自知其妙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三

卷三

炤應以在空際為佳斤斤繩步字字應者庸手也然亦各有局勢如畫家有惜墨如金者有潑墨如審者有約略形似者有須眉畢露者用筆不同同歸至妙此文親親字貫注通篇固矣他若德字姦字周召字文武字禍字或拈一二應之足矣何必字字炤應為工哉曰此局勢然也非有意炤應而局勢既然有不炤應不得者所謂須眉畢露者也烏可為典要哉

鄭殺子臧傳公二十四年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叙事已畢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一折掩說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二折申服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三折申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四折單抽稱字正收是從結不倫不類

四折筆法裊裊曲曲姿態絕世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三

卷三

四段體勢若平實錯綜盡致君子曰詩曰詩曰夏書曰詞繁句複如空中疊市氣象萬千故文才三四行便有萬言之勢此作短篇法也今人便以為沓矣生平最愛魏叔子先生之言曰子臧之服不稱謂鵠冠炫異于逃死之時不相稱耳故傳借詩書以發之地平而後天成不平則不成故曰稱子臧鵠冠不平孰甚焉安能成乎此皆古人引詩書見大意處

晉侯納王 傳公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引起○時大叔為狐偃言于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
文之業國晉文侯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反逼對曰周禮未
改周之國晉古之帝也之國晉周命未改周王自當帝兆
筮之筮之遇大有國晉上乾下之睽之睽國晉上乾下之睽
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國晉大有九戰克而王國晉大有九饗吉孰大焉國晉大有九
聯絡上文○且是卦也國晉大有九義不繫于一爻國晉大有九天為澤以當日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三 卷三
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國晉大有九而國晉大有九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
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國晉大有九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國晉大有九
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國晉大有九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國晉大有九
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國晉大有九晉侯辭秦師而下國晉大有九
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國晉大有九晉侯辭秦師而下國晉大有九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國晉大有九左師逆王國晉大有九夏四月
丁丑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國晉大有九戊午晉侯
朝王國晉大有九饗醴命之宥國晉大有九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國晉大有九
國關地通路曰隧國晉大有九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國晉大有九
王之葬禮也○奇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國晉大有九
亦叔父之所惡也國晉大有九勤王變為無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國晉大有九
晉于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國晉大有九起奇波圍之倉葛呼曰國晉大有九

德以服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故與前諸侯信
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王妙到乃出其民

晉文定霸首功在納襄王一事故寫得極發揚之致如
日月中天光彩炳耀隆隆然不可嚮邇不如此不足以
相發也然前序勤王後序請隧勤王所以尊王請隧又
復無王何其悖也前曰諸侯信之後曰陽樊不服信者
信其義不服者又不服其德何其戾也以一人之身一
時之事而前後若此非假之而然乎左氏推見至隱故
序法如此因其自然寫其本然而文章遂以幻矣異哉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三 卷三
前曰秦伯將納王後曰辭秦師而下一以見秦過于晉
不得主中夏一以見晉先乎秦遂以伯諸侯皆用筆深
微處

秦晉伐都 僖公二十五年

秋秦晉伐都國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楚開克國申公屈

御寇子息公以申息之師戍商密國二子也兵于秦人過

析隈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國限隱蔽之處係

得其因停者昏而傳城不欲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

今商密知因非析人○精鍊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

盟者加盟書其上○抽一事加詳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

成人反矣二矣字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

以歸商密既降析成亦敗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復言

晉者秦遂圍陳納頓子于頓以楚國

為主兵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三 卷三

戰功能以奇勝。搃觚者。幸矣。何也。奇則譎。譎則動。于九

天。潛於九淵。倏而來來也。無踪忽而往往也。無跡吾直

寫其機巧。傳其神妙。不必別求。所以奇而文固已奇矣。

此文寫秦人處處用奇。陰謀變化如鬼如神。尤妙在用

精鍊簡括之筆。使其踪跡不甚了然而兵之奇見文之

奇亦見。若遇此種奇功而筆不足以傳之。誠以真金作

頑鐵用矣。豈不惜哉。

于精鍊簡括中。獨詳偽盟一事。又于商密人口中。蕩漾

二語。皆筆墨變化處。結歸楚之圍陳納頓子。更將破軍

亡將之楚略一生色亦變化處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三 卷三

齊人伐我北鄙 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逃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特着此筆預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

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以恐字引出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婉而屬簡而

文字齊侯曰：室如縣罄，國如而也言居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恃字引出對曰：恃先王之命。實地提出先王之命空

百萬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書也大師職之。將先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三 卷三

命詳說一遍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

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上文提出先王之命已足，警服齊

勢太迫氣太促無餘地矣故先將及君即位，方轉入諸侯

之望曰：其率桓之功。侯是賓我救邑用不敢保聚已足

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字作一句讀天矯蟠屈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鞅勒駢生馬

齊侯乃還

文如奕棋一着得勢便任我縱橫破竹而進此文開口

提出先王之命，便有辟立千仞之勢，下靡然如罪屑矣。將命作文，厥道唯一。

韓文公祭鯉魚文本本此。

文有反虛正虛反實之法，蓋及正虛實固也，而善為文者每于反之後正之前，着一段虛文，虛之後實之前，着一段反文，敘是生動可愛，捻之于將入主處，仍入客耳。此文之入桓公，即此法也。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三 卷三

楚子圖宋 傳公二十七年

楚子將圖宋使子文治兵于睢後趙衰終朝而畢不戮一

人國子文欲委重于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于蔿子玉焄後卻穀○

廬之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焄後示禮國老皆賀子

文國賀子玉堪其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勿後至不賀子文

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

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

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焄後悅禮樂不可以治民焄後過

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焄後一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賀字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三 卷三

百轉驚聲○楚之將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

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

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國

年楚使申叔侯成穀以備濟○搭齊說妙于是乎蒐于被廬映前作三軍謀元

帥趙衰曰卻穀可趙衰映前子文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

而敦詩書映前剛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

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乃使卻穀將中軍卻漆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

佐之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二讓字亦與使欒枝將

又通叙一
審于大蒐
外不決定
裏王位原
二事局解
欒枝

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將先軫狐偃趙衰

以治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

定襄王入務利民懷生矣映前不可將用之子犯曰民

未知信未宣其用國宣明也未明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國重言信○映公曰可矣

乎國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

禮國順少作執秩以正其官國執秩主民聽不惑而後

用之數用字亦與前賀字映出穀成釋宋圍應前一戰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三 卷三

而霸映前文之教也結允教字映前敗國

將晉楚之將兩兩相形以為城濮勝楚張本所謂較之

以計而索其情也故以前焄後後映前為章法然一段

楚一段晉本是兩板文字而作者化板為活于兩段之

後又復經營出一段變兩為三靈奇生動

看他前後焄映處如倒影澄潭纖微畢露妙矣尤妙在

後以兩段分映以卻穀映子玉正也以晉文映子玉奇

也卻穀映子玉以說禮樂而敦詩書對其剛而無禮晉

文映子玉以示義示信示禮對其不可以治民故後段

既分映又總結。示義示信。追叙示禮。又複述錯綜盡致。妙匪一端。

少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三
傳公

十四

卷三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

公二十八年

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曹衛還自南河濟。侵

曹。伐衛。曹衛正月戊申。取五鹿。國衛地。單叙衛。二月。晉卻縠卒。

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夾序。○提出二。人聯絡後文。晉侯齊

侯盟于欽孟。提出齊侯聯絡後文。又引出衛侯。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

欲與楚。通點。國人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

牛。公子買戌衛。楚人救衛。不克。通點。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

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夾序。○又。單序衛。晉侯圍曹。門焉。城門。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三
傳公

十五

卷三

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于墓。

國與衆也。舍師遷焉。字法。曹人克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因其克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通點。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

免其族。報施也。前後映帶。敘有情通。○單序曹。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

報于何有。僖負羈氏。奇文駭觀。却是開文點綴。魏犇傷于胷。公欲殺

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冑見使者曰。

以君之靈。不有寧也。國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音曲。踊三百。跳踊也。百猶勦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僖。

以為戎左前面追運序來無甚波瀾故特從入宋人使門

尹般如晉師告急從華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

許我欲戰矣上三句不過逼出此句○戰字一齊秦未可入齊若

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單

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

頑句法能無戰乎戰字二○此計有多少委曲公說執曹

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可以戰矣讀者注楚子入居于

申偏不使申叔去穀國二十六年申叔使子玉去宋偏不

曰無從晉師偏不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三

艱難脩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難而退妙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楚不戰

子玉使伯勞請戰戰字三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

讒慝之口國間執猶塞讒慝若為賈之王怒少與之師唯

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有官甲分取以給之若

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戰字四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

一臣取二不可失矣戰字五先軫曰子與之與衛定人之謂

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

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戰字六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而後圖之戰字七

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可以戰矣讀者注子玉怒從晉

師戰字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父乎微楚

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三

我曲楚直其眾風飽國直氣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

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

父崔天秦小子勲次于城濮東一筆叙戰矣楚師背鄢

而舍國間執猶塞讒慝若為賈之晉侯患之波瀾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

舍其舊而新是謀每高平曰原喻晉君義盛若原田之草

公疑焉再賦子犯曰戰字九而捷戰字十必得諸侯若

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戰字十一

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戰字十二

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大敗中偏叙晉師三日館

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

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結穴妙在變戰言攻又妙在從上文拖下

齊桓既歿。楚勢益橫。若無晉文。天下皆爲楚矣。而晉文所以取威定伯者。全在城濮一戰。有此一戰。而後中夏之勢稍振。而後荆蠻之勢稍衰。自此晉爲諸侯盟主者。百有餘年。雖南北相持。而楚終不能得志。及晉之衰。而楚亦弱。則此一戰之功。所關豈小哉。故作者以全力爲之。序得聲滿天地。氣撼山河。萬丈光芒。貫徹今古。真足雄視百代。使晉文生氣凜凜。猶存是何等筆力。

文章練要

本宗

左傳三

卷三

文之妙在離離。未有不合者也。顧一離便合。死規耳。曷貴乎。唯其將合復離。又將合又復離。幾合矣。終復離。而後蹊徑絕焉。局陣奇焉。變化生焉。光恠出焉。恍焉惚焉。無定形焉。杳焉冥焉。不知其所之焉。此則離之妙境也。此文叙晉文取威定伯。既在一戰。則文之精神眼目。亦在一戰。使入手數行。便叙一戰。妙境何從生乎。唯于未戰之前。叙晉欲戰。楚却不戰。楚欲戰。晉又不戰。晉用多少陰謀。謫計以圖一戰。及至將戰。却又不戰。楚負多少雄心。橫氣以邀一戰。及至將戰。却又不戰。盤旋跳盪。如

此數四方入城濮。及入城濮。又生出無限烟波。只是盤

旋。只是跳盪。只是欲戰。只是不戰。千迴萬轉。方將一戰。叙出。使讀者神蕩目搖。氣盈魄動。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其實不過離中之妙境而已。然則知合不知離。知離之死規。而不知離之活法。曷足語于此道乎。

開手叙伐衛圍曹。詳已平平。爾作者乃于平中造奇特。地生出魏犢顛頭一段文字。以取生動之致。總之古人文字。決不肯使一段不生動也。

從來叙戰功有三。一曰載其謀。二曰詳其事。三曰狀其

文章練要

本宗

左傳三

卷三

勢。至于兩陣相當。自垓下而外。從未有叙其如何戰。如何戰者。蓋奇正變化。多不言之秘。而文人漫不知兵。以爲此不必詳處。一加詳便繁累。且近裨官。故非第舉大要。則唯寫其聲勢而已。嗚呼。一部十七史。將名將神機妙用。埋沒無傳者。不知其幾也。即如孔明八陣。乃太公孫武嫡傳。其戰法之妙。陳壽未嘗一字寫出。顧謂將略非其所長。是何異瞽者之論妍媸。而痴人喃喃夢囈邪。讀左氏之文。亦可汗顏俯首也已。文欲相稱。此傳叙城濮之戰。何等聲光未戰以前。何等

精彩使其後散散淡淡作結何能稱邪于是將朝王獻
倖享醴賜命儘力鋪張以至大輅戎輅形茲弓矢秬鬯
虎賁纖細不遺而策命之詞詛盟之言繁稱不厭寫得
赫赫奕奕煌煌炳炳如大廈高堂繼以龍樓鳳閣聲光
較前倍著精彩較前倍加嗚呼斯不亦大稱矣乎
叙曹衛宋鄭齊秦陳蔡諸國或分或合錯落盡致

晉人敗狄于箕 僖公三十三年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
先軫曰種入先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是年晉敗秦師于
請而歸之先軫見襄公不顧而唾故不敢不自討乎免胃入
云○聯絡映帶全在逞志于君四字
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本傳與缺却入初曰季使
過冀見冀缺耨曰季叙起妙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
軫合傳處全在逞志于君與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國缺父芮欲殺
文公○與先軫

文章錄要 本宗 左傳三 卷三

父子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與先軫
映父子映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
不相及也句與先軫父子映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
可也句與先軫父子映文公以為下軍大夫追叙卻反自箕
軫父子映

襄公以三命命先居且將中軍國月居先軫之子其父死
敵故進之○既接正傳却

先結先軫妙先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胥臣曰季也○曰舉
軫妙先

卻缺子之功也聯絡卻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缺一筆

其父亦未有軍行末方結卻
故邑

賓主詳略之變古人安有窮哉主詳而賓略正也略主

三人從結
有先後
有詳略
義如環
正相生

而詳賓變也。然略主而讀者終覺其詳于主。詳賓而讀者終覺其略于賓。何也？曰：正筆略主而詳賓，傍筆又略賓而詳主也。正筆既略主而詳賓，讀者固茫乎孰賓而孰主？乃傍筆又略賓而詳主，讀者不愈茫乎孰主而孰賓哉？此文本傳晉人敗狄于箕，而敗狄卻缺功也，則卻缺自然主矣。缺為主，則先軫自然賓矣。乃叙卻缺不過曰：獲白狄于四字，已畢不已，略乎叙先軫，既叙其言，又叙其事，既叙其死，又叙其歸，不已詳乎？所謂正筆略主而詳賓也。又追叙卻缺一，段不過述缺所以得用之由，化也。

文章錄要

太宗

左傳三

主

卷三

史傳文字全要彼此互見法，則取其相間義，則取其相形參錯，互交而至文生焉。此文本傳卻缺，乃夾入先軫，遂有無限波瀾，情趣然使脈絡不貫，又無文矣。唯以逞志于君四字伏于前，而追叙卻缺一，段句句與之映于

是氣勢始相聯絡，深奇超忽，孰窺其微。

夾叙先軫妙矣。尤妙在追叙卻缺從季白口中傳出，而結處三人一例並叙，何其錯綜。先軫變為居且胥臣，其缺又復串叙，何其錯綜。

文章錄要

太宗

左傳三

主

卷三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文公二年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狐鞫居為右

居續簡伯○伏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

人謂秦拜賜之師國以孟明言三年將拜戰于殺也晉梁

弘御戎萊駒為右陪出一萊駒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

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審取戈以斬囚而

曠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前一戰先軫黜之而

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

文章練要 宋左傳三 卷三

曰吾與女為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叙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

國用死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知我黜而

宜乃知我矣數語曲折多姿子姑待之及彭衙正傳既陳以其屬

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于是乎君

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以怒字結案

叙事之法往往先總叙大綱即追叙前事一兩段然後

復接正傳詳叙之而總叙中却埋伏追叙之綫詳叙中

又頂針追叙之脉使其前後似斷實連似連實斷然後

方有峰巒有章法此文本傳狼曠而開手總叙彭衙之

戰第暗暗埋伏一續簡伯所謂狼曠者無影無形既而

追叙殺之戰一段從萊駒引出狼曠所謂狼曠者不倫

不類繼又追叙箕之戰一段復從狼曠打轉簡伯所謂

狼曠者半隱半現繼而方將狼曠死敵心事提明然後

再入彭衙而詳叙之見晉之所以成功者實由狼曠而

所謂狼曠者方有原有委結尾又從怒字生情詠歎作

收單結狼曠並不旁及而所謂狼曠者始全身畢露矣

文章練要 宋左傳三 卷三

章法之妙費幾許經營而妙處只在兩段追叙故追叙

一法乃文家要訣也

追叙之法誰不知之但今之所謂追叙者不過以其事

之不可類叙者置之於後作補筆耳如此是一死套而

已豈活法乎追叙之法乃凌空跳脫法也以凌空跳脫

之法作一死套用而曰我知追叙之法豈不哀哉

讀古人文字如弄丸可以輪轉而觀四面八方俱有讀

今人文如面牆撥不動旋不轉呆呆一面而已故余嘗

謂文字宜圓不宜扁以圓則活扁則死耳此文只是四

面八方俱有。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三

卷三

卷三

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文公二年國大事禘也。諸公閭公庶兄繼闕而立廟。

坐宜次閭下今升在閭上故書而譏之。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斷案辣甚。於先斷後叙。

是夏父弗忌為宗伯。

國掌宗廟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

鬼大故鬼小。

國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闕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奇語然鄙誕。

可笑作者故載其語其人。

先大後小。躋者不當先也。賡詞自見罵人不當如是邪。

耳飾詞也然先之為言躋之云耳。

順也。躋聖賢通詞也。下不必承躋字駁之。所以釋躋也。

所以釋躋也。明也。伴明順禮也。

有禮辭詞也。妙文也。明順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三

卷三

卷三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國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以下俱承先字駁之。故禹。

不先。鯀順一。

湯不先契。順二。文武不先不密。順三。稷子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國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順四順五。

句法

變。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國武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

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六。

賓。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也。順七。賓。兩引詩與上引禹。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也。揚文武宋鄭一例而文法又變。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

者三不知者三。

仲大奇。下展禽。國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

大奇。廢六關。

國六關所以禁絕末。妾織蒲。國家人販席三。

不仁也。與正傳全不相。作虛器。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
賓大。繼逆祀。國聽夏父齊僖公。居國海島曰爰居止。
奇。主孫于中大奇祀。爰居于魯東門外文仲
以爲神今國人三不知也。祿正傳而出
祀之。○賓大奇

逆祀二字斷案如山。夏父數言叙事已畢。傳止此矣。君
子以爲失禮以下。乃申言逆祀之非禮。仲尼曰以下。乃
結言逆祀之不知。總是波瀾。

逆祀非禮。此文正。面中間略逆而詳順。略非禮而詳禮。
只在反面點染。反面寫得淋漓。正面自爾生動。

用賓之法。非與主相類。即與主相反。相類者以正映相。

文章總要

木宗

左傳三

三

卷三

反者以反映。反正雖不同。未有不與主相映者。然亦有
非反非正。不倫不類。與主全不相涉。不相映。但于其中
與主牽帶一二筆。以爲聯絡。而遂有連山斷嶺之妙者。
此奇中之奇。法外之法。用賓之。又一道也。如此傳以臧
文仲三不仁。三不知。作收是矣。蓋六事中。除繼逆祀正
傳外。唯祀爰居略映他若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作虛
器。全不相涉。以不相關涉之事。與正傳不分。賓主平
作結。又結到別人身上。非奇中之奇。法外之法。用賓之
又一道乎。

夏父局中。文仲局外。舍局中而責局外可乎。曰非也。夏
父之罪已明。不待責矣。且庸人不必責矣。文仲賢者。既
爲魯臣。可嘿嘿無一語乎。春秋責賢者。俗。故仲尼有不
仁不知之誚也。而左氏叙在傳末。便有連山斷嶺之妙。

文章總要

木宗

左傳三

三

卷三

楚人滅六 文公五年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
變威蓼音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
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
以忽諸哀哉兩字句頓挫跌宕作章法促響哀音神傷
千古只此一二十字抵哀江南賦千百言而有餘矣近
代文字只尚多所謂買菜求益者也役夫陋哉
滅蓼即序于滅六之下不更詳所以見滅之故即兩行
文字中亦有詳略可知古人用筆之妙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三

主

卷三

卻缺請歸衛地 文公七年

晉卻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國日故取其地今已睦
矣可以歸之大意止此下皆曲而不討何以示威意客服
而不柔何以示懷意主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德字貫無德何
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上四何
為若之何又盡下又官開另調丘整夏書曰書國逸戒之用休則戒之
又盡下又官開另調丘整夏書曰書國逸戒之用休則戒之
休董之用威則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
之德按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倒序六府三事謂之九功
二層水火山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旁文利用厚生謂之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三 卷三
三事倒序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倒序四層繳轉德字陪之
以相無禮不樂所由叛也單承禮應若吾子之德莫可歌
也其誰來之挽束盡使睦者歌吾子乎以睦者應衛宣
子說之

以德字貫通篇易見也奇在前言示德務德指示懷耳
即示威尚屬客意及引書却將戒休董威置而不論單
從九歌轉到九功接出德字下層層倒序極力描繪古
色磅礴斑斕乃俱客意而繳轉德字又與禮並言且單
承禮字以應叛字分蹊別徑不知轉入何許洞天而其

用意不過以歌字聯德字而已。人間丘壑那復有此。逸書只戒之用休至勿使壞四語耳。九功之德以下皆卻缺之言。非書文也。偽尚書乃并節入經文中。

變而為一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文公十一年

鄭音。瞞。侵。齊。從。侵。齊。叙。起。國。名。○。遂。伐。我。入。魯。公。卜。使。叔。孫。

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得。臣。絲。房。甥。為。右。富。父。終。

甥。駟。乘。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鄭。

瞞。之。君。富。父。終。生。椿。其。喉。以。戈。殺。之。國。椿。猶。衡。埋。其。首。于。

子。駒。之。門。國。魯。以。命。宣。伯。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此。段。

正。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秋。在。春。司。徒。皇。父。帥。師。禦。之。

而。班。御。皇。父。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

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綠。斯。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

父。與。穀。甥。及。宋。公。于。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國。門。開。門。

謂。之。彤。門。此。一。事。在。獲。僑。如。晉。之。滅。路。也。國。在。宣。公。獲。僑。

如。之。弟。焚。如。此。一。事。在。獲。僑。齊。襄。公。之。二。年。國。魯。桓。公。鄭。

瞞。伐。齊。與。僑。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

之。北。門。國。周。首。齊。邑。○。衛。人。獲。其。季。弟。簡。如。至。衛。見。獲。○。

此。二。事。又。在。獲。僑。如。鄭。瞞。由。是。遂。亡。收。新。絕。

先。是。實。一。詳。一。畧。鄭。瞞。由。是。遂。亡。收。新。絕。

頭。緒。愈。多。文。愈。妙。蓋。多。則。錯。綜。顛。倒。分。合。穿。插。種。種。妙。

法。俱。可。施。展。若。頭。緒。無。多。便。湏。分。外。生。情。起。鑪。作。竈。所。

以。多。多。愈。善。也。此。傳。叙。僑。如。一。人。連。類。以。及。綠。斯。又。連。

類以及焚如。又連類以及榮如簡如。而或先或後。或略或詳。或分叙。或合叙。層疊嶂嶂。偏人。

叙事之法。切不可前者中者中後者後。若前者前之中者中之後者後之。印板耳。如生理何。唯中者前之後者前之前者中之後之。使人觀其首乃身。乃尾。觀其身與尾乃首。乃身如靈蛇。騰霧首尾都無定處。然後方能活潑潑也。

緣斯榮如簡如之獲。在僑如之先。焚如之獲。在其後。鄭

璠由是遂亡。非結榮如簡如。并非結僑如。蓋捻結之而寔以結焚如耳。乃焚如却序于中。蓋後者中之之法也。

文章練要 左傳三

卷三

文章練要卷之三終

文章練要卷之四

大興 王源 評訂

潁州 甯世簪

桐城

戴名世

全閱

歙縣 程城 參正

左傳四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文公十五年。教取襄仲所聘莒女。出奔于齊。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也。親字一飾棺。寘諸堂。阜魯

必取之。國飾棺不殯。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年猶未已。

文章練要 左傳四

卷四

毀之。次子難也。以為請。立于朝。以待命。惠叔仁親。許之。取而

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

也。國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葬視共仲。國制

父皆以罪。聲已不視。惟堂而哭。國聲已惠叔母怨。故從

降。開筆聲已不視。惟堂而哭。國聲已惠叔母怨。故從

仲欲勿哭。國怨教取其。惠伯曰。生。國叔彭。之終也。妙雖

不能始善終可也。且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國各盡其

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三者皆致美也。前二句變情。雖不同。母絕其

愛親之道也。妙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

之。妙他年其二子來。國教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妙聞于

國或諧之曰將殺子。賓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
死。賓妙。
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
門于句。鰓音勾。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國句。鰓戾丘魯邑有

文欲得其主而亂其緒。得其主正也。亂其緒奇也。此傳
見教所以歸葬惠叔耳。惠叔仁親。非主乎？主既得而其
緒乃借聲已。襄仲惠伯及二子與孟獻子以亂之。蓋親
字貫注通首。惠叔仁親者也。聲已。襄仲賊親者也。惠伯
因襄仲之賊親而勸以仁親者也。孟獻子亦仁親而莒

文章練要

不宗

左傳四

卷四

二子誣為賊親。終不失為仁親者也。經曰：歸公孫教之。
喪而傳所序如此。知其以惠叔主邪抑與諸人不分。賓
主而緊序之邪。所謂奇也。
聲已。不視雜序于中。二子之來拖序于後。皆用筆妙處。
蓋聲已二語。加于襄仲一段之上。似有輕重。其實皆賓
也。二子來于他年。孟獻子自為親愛。與此時事不相涉。
而其實亦賓也。連山斷嶺相接。以脉而顧。以勢明。眼人
自得之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文公十五年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
也。案。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虛斷一已。則無禮。而使而伐

字。無罪。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

道也。轉出。天字一已。則反天。而又討于人。難以免矣。上繳詩。

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上文一繳。義已無餘。又引詩。君子

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迴翔。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迴翔。保字與不免。反應。以亂取

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存矣。暗結。不免。

文章練要

不宗

左傳四

卷四

為商人被弑立傳。無禮即以反天。其何能免。義祇此耳。
後兩引詩。不過借畏天反覆。以盡致。非有加也。然而曲
暢其辭。更非吝也。宕折猶夷。文情特妙。
結尾數語。簡勁挺拔。以變通篇之局。而束其勢。如挽強
命中。直透中堅。非復羽扇綸巾。風流自賞者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文公十六年

楚大饑。案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極壯戎勢為庸先聲非正傳也。庸人帥群蠻以叛楚。主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又益麇與百濮為庸助勢。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啟。國脩中國。楚人謀徙于阪高。國楚險地。極為楚危。為賈之謀。極為楚危。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語妙。不如伐庸。奇作身分。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走其邑。誰暇謀人。本謀伐庸。却只策麇與百濮圖是詳實略主亦功于後序也。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結百濮藏麇自于內。庸乃內。○簡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四 卷四

廬以往。國往伐。振廩同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異。○點綴大饑。次于句。音句。滋使廬戰。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楊。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點綴。不如復大師。國還復。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又極寫庸人為師。師叔曰不可。與為賈姑又叔之謀作身分。與之退。以驕之。奇。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分外。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裨僚魚庸三邑。輕楚但使三邑人逐之。極寫庸人。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師。群蠻從楚。子盟。國見楚強故遂結群蠻。

滅庸 結案

杜注謂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深得作者之意。楚既大饑。又多外患。苟非為賈定策。師叔運奇。楚不國矣。然其勢不危。則二人之謀不見。庸勢不盛。則楚勢之危不彰。而連兵之國不多。則庸勢之盛不顯。故寫戎蠻麇濮寫庸人也。而極寫庸人。極寫為賈師叔也。蓋欲序其盛。先寫其衰。欲序其衰。先寫其盛。乃不易之法。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四 卷四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

績獲宋華元宣公二年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

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國樂呂獲不書非元帥也

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獲及甲車四百六十乘

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續而還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迎也輅倒

戰而出之獲狂狡序狂狡為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

也蓋謂其倒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于耳者于心殺

也出鄭人之非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國易反易○論狂將戰序

文章練要

六宋左傳四宣公

卷四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

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

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已畢下皆餘波宋人以兵車百

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

而入國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國叔牂對曰

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國叔牂言畢遂宋城華元為

植國將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國睥音瞻其腹國大棄甲

而復于思于思國多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

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國那猶後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

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國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眾○序華元歸國二

波事作餘

揚之則入天抑之則入地無事加之詞為毀譽也據事

寫情是非自見若功有可訾即序其功而存其可訾之

端罪有可矜即序其罪而著其可矜之迹則是是非非

錙銖毫髮寧有與于春秋之義哉大棘之戰華元辱國

喪師罪何待言然所以喪敗羊斟之罪也著斟之罪而

元之罪輕矣元賢者也以一責掩大德非私元也及

文章練要

六宋左傳四宣公

卷四

歸而序其見斟之語巡功之謳而元之賢愈見矣蓋出

入人罪公則宣尼之筆削私則猾吏之深文總非近代

文人極口詆訾顛是倒非自謂能操毀譽之權者所夢

見耳

先序狂狡一段最妙既為華元作襯又為羊斟作襯襯

華元虛也襯羊斟實也蓋以羊斟為主耳

拖序巡功一事固見華元之賢而以諧謔易干戈以歌

謳易嚴厲開開散散着而不着有多少變態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宣公二年

晉靈公不君不君二字定案厚飲以彫牆彫牆不君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君不宰夫膳膳音而熊蹯不熟殺之不宜諸番使婦人載以過朝君趙盾士季見其手與趙盾並序亦為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國公知欲諫故伴不謂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群臣賴之文章錄要六宋左傳四卷四

之又曰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哀不廢矣士會賓也反詳猶不改君宣子驟諫也趙盾主公患之使鉏麇賊之義士一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民之主三對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序鉏麇之使為趙盾生色○借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君不其右提彌明知之義士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蔡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聞且出提彌明死之序提彌明

生色搏奕點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國桑之多陰翳桑更飛動虎躍忽爾林靜見靈輒餓義士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國宦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國公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序靈輒之義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國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國晉竟之山也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文章錄要六宋左傳四卷四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國言人多所懷戀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國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以大史結案罪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大書靈公不君君無道也而通篇處處借他人寫趙盾見弑君之罪非其罪也初以士季並序觀士季之忠而盾可知繼序鉏麇觀鉏麇之俠而盾更可知既又序提彌明靈輒觀明與輒之義勇而盾愈可知究之弑君者

趙穿也大史之書以其不越竟不討賊而已引孔子之言而盾為法受惡非弑君之賊不亦彰彰較著乎總之寫此一人必不止此一人而後能全神畢露不必寫此一人但借他人以寫此一人而尤能使其全神畢露爾此中機巧可語會心

論春秋之義必以歐陽子之言為是使實弑君者趙穿而盾不與孔子斷無舍穿而歸其罪于無辜之盾者孔子既書為盾則穿不過供其驅使或承其意旨若司馬昭之成濟公子光之事諸而已如傳之言盾特為法受

文章練要

大宋

十

卷四

惡而孔子之言偏矣其可信邪吾特賞其文不取其義序三義士為盾生色各極其致尤妙在追序靈輒一段橫遮硬斷另劃一天總是陰陽不測

楚子伐陸渾之戎

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筆力推鋒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之牧貢金鑄鼎象物

知神姦形使民逆倫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也螭魅罔兩罔兩水神怪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

承天休天引起築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政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文章練要

大宋

十

卷四

輕重筆如環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又推出天命一層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歸重天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妙在微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結語婉而嚴

筆力矯悍勃萃如快馬砍陣摧鋒陷堅所向披靡

在德不在鼎一句有單刀直入之勢以下遂成破竹妙

在通篇都說德及入周却說天命此固文字變化處亦

詞令圓妙處蓋德固足以禦楚而周德既衰又不足恃

也所以反將德字撇開歸重天命直使他開口不得

鄭伯蘭卒 宣公三年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國伯僖以是為而子以燕姑國姓南夢天使與

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國伯僖以是為而子以蘭有

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

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微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

曰此段追叙穆公穆公之生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國鄭子文公叔

妻曰報淫季父之生子華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

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

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四 卷四

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此一段追叙群公逐群

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

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

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國亢與孔

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太宮而立之以與晉平此段追叙

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此段而卒方叙

穆公之卒○以蘭結案

杜氏曰傳言穆氏所以大興于鄭天所啓也故天字是

主蘭字是眼

開手鄭穆公卒一句提綱下面三段文字俱是追叙結
尾一段方是正傳局陣極濶呼應極靈所謂首尾相擊
應者也

中間追叙群公子不立一段極妙既見天意有屬蘭夢
非誣又將上下文隔斷有橫峰側嶺之奇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四 卷四

楚殺其大夫越椒 宣公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國子良之兄必殺之是子也

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諺曰狼子野心

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以熊虎豺狼字起後而映帶最奇子良不可子文

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

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伏案及令

尹子文卒聞般為令尹國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為司馬國子文之子子越為工

正諸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國子文之子子揚為工

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教氏之族圍伯夙國子文之子子越于轅首陽而

文章練要 卷四

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

漳滏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教氏戰于臯潁伯夙射王汰

輶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輶以貫笠輶國子文之子子越輶

輶而止曰笠輶如雷如雷是真是幻師懼退王使巡

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夙竊其二盡于是矣

神道設教便成奇文鼓而進之遂滅若教氏結初若教娶于邲生鬬

伯比映越若教卒從其母畜于邲淫于邲氏之女生子文

焉映越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國子文之子子越虎乳之映前邲子田見

之懼而歸夫人以告簡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前故命之曰閭穀於菟前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還及宋聞亂傳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

獨誰受之君猶天也天可逃乎句句與子遂歸復命而自

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拖叙克黃結歸子文映帶子越綿密

竟不餒也天乎其文乎曰文也其天也

嘗觀畫師樹七同其二或曰樹七耳何必同畫師曰天

地生物無心有氣無心安得數武地而七株恰七樣也

有氣又安得數武地而七株不同其一二也余歎曰有

是哉天道不處處同又不處處俱不同處處同無變化

處處俱不同無氣脈文章于參差出沒極不同之中襟

以一二極相同之處非此道乎此文前以熊虎豺狼起

後以虎乳於菟映便是此法

有順叙法有逆叙法先提正傳追叙前事復接正傳而

叙之逆叙法也從前事叙起後入正傳順叙法也然逆

叙者于正傳後即可接入後事為餘波以已有峰巒也

順叙者于正傳後又必追叙前事然後拖序後事以尚

無峰巒也。若前既順叙，後又直接後事。先秦西漢未有如此章法者。此文前從越椒之生，叙到越椒之滅，所謂順叙法也。後又從子文之生，叙到克黃之復，所謂追叙前事，拖叙後事法也。

欲抑即抑，抑無力，欲揚即揚，揚無勢，抑先揚也，揚先抑也，加倍法也。臯澣之戰，原叙越椒滅亡，却先叙其強，非抑先揚乎？原叙楚子之滅，若教却先叙其弱，非揚先抑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伸以為伸，伸也，幾何哉？

一則曰：必滅若教氏，再則曰：遂滅若教氏。若教氏滅矣。

文章練要 卷四

克黃復所若教終不滅也。嗚呼！天報子文之善也。可天成左氏之文也可。

情詞表婉
動人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宣公十二年。

年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

大宮，國臨也且巷出車。吉。國人皆哭。皆哭者，皆哭楚子退師。

波微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

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國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

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

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

微福于厲，宣桓武，國屬王宣王鄭之所自出桓公武公鄭始封之賢君不泯其社稷。

文章練要 卷四

使改事君，夷于九縣。隱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

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

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

三十里而許之。平，叙楚有禮反映晉人潘尫入盟。子良出質。第一段叙楚入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罪首士會將

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

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

厥爲司馬。先列十三人名氏後一一分應見晉之此舉甚大而敗軍之罪不可追也及河，聞鄭

及楚平桓子欲還，國桓子林父也曰：「無及于鄭而勦民。」勦

士命一見

雙六為小
又遠致變
化

也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武子會聞用師
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先提綱不為是
征有禮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並說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
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並說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
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
有經矣單說政荆尸而舉陳也楚陳名尸商農工賈不敗其
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單說政事從簡為教為宰擇楚國
之令典先提綱軍行右轅左追單說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在
車右者執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單為備慮無如今
軍行前有片候持鋒白幡見騎舉鋒見步舉白幡慮有無
文章練要本宗左傳四卷四
也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單說明也或百官象物而動國
曰時楚以茅為旌識古色班關奪日單說其君之舉也內姓
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單說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
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
單說德變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
一從古致紛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提承軍武曰曰整軍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又單承兼弱攻昧掩下仲虺有
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又單承兼弱攻昧掩下仲虺有
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又單承兼弱攻昧掩下仲虺有

先穀一見

有其一

對厥一見

音昧也國者致也致討于武曰無競惟烈國武周頌烈業
分外引此一句妙妙無弱變兼言者昧以務烈所可也
引仲連結兼弱引的結攻時引武備兼弱攻昧而結
二象兼有情致士會一番議論極力推楚反映晉人
子曰不可中軍佐欲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
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
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以軍帥而卒以非夫
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命罪秦已定知莊子
曰國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國坎下之臨國兌下
師出以律否臧國師初六變而之臨國兌下
文章練要本宗左傳四卷四
為否眾散為弱國坎為眾今變川壅為澤國坎為川今變
川見有律以如已也國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敗則法
壅是失法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國竭敗也坎變
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國竭敗也坎變
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國水遇天塞不得不行之謂臨
臨卦變為澤乃成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
必敗羸子尸之國主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引易為斷韓獻
子謂桓子曰韓獻子羸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
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
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韓

厥感師林父無斷罪案已楚子北師次于鄢沈尹將中軍
子重將左子反將右與晉十人映將飲馬于河而歸微聞晉師
既濟王欲還妙嬖人伍參欲戰映先令尹孫叔敖弗欲映林
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
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
晉軍可得食乎今尹南轅反極力撥開如輕健馬伍參言于王曰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
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
敗前語料敵如神且君而逃臣如社稷何二語是王
文章錄要 宋宗 左傳四 卷四
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南轅北轅次于管以待之晉
師在教郤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韓鄭之從楚社稷
之故也未有貳心聯絡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
脩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妙穰子曰敗楚服鄭于此
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國樂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
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
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國軍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
糾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蚡冒路藍縷以啟山
林若教蚡冒皆楚之先歲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

可謂驕驕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
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駭其君之戎國
兵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國十五乘為一廣司馬
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
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制右廣初駕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
備駭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
在楚聯絡楚鄭觀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
卜也鄭不可從樂書一番議論前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
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穰子知季曰國前原屏
文章錄要 宋宗 左傳四 卷四
各之徒也國原同趙莊子曰國趙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
晉國會晉楚而論原屏樂伯局陣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國楚成王穆王將鄭
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
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
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國同侯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
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還
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
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著此三語下楚許伯御樂伯攝

善者二子起楚楚人棄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喪之與

之藉也取藉天靈以汚焚自
世中故聞 仙宮五 海關四

亦見再見

士會五見

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國御待諸乎隨

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

生民不亦可乎收其卒而退不敗大敗之中偏叙不敗變

楚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

終國尸自是楚之乘廣先左開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楚人甚苦之脫局國甚教也局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

衡國還便還不進旆大旗抗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

奔也寫得狼狽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

及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

文章錄要六宗左傳四卷四

子無顧顧曰趙僕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

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國表所指皆重獲在木下國兄

尸而死狀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國莊子

晉侯俱如書尉武子御國親下軍之士多從之國莊子

敗後又寫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國房厨子怒曰非

子之求而蒲之愛國蒲楊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

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

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國穀臣囚之以二者還旗反

鳴鼓奇兵跳盪兵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

祁文祁今人叫絕

濟亦終夜有聲仍歸正傳情致淋漓丙辰楚重至于邲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國

軍營以彰武功積尸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

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國文武王克商作頌曰

載戰于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國肆

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

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也思繹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夫

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

忘其章國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武功文字如此收拾

勢聯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

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

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國危而安

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

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楚莊一審謙

莊王之賢又與士會樂書之言詞妙絕既見

反射而晉之諸臣亦隱隱激動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國鯢大魚名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

淫慝今罪無所國晉罪無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

淫慝今罪無所國晉罪無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

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國傳言楚非有

第七段叙楚戰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

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臣國魚及子服國石君子曰史佚

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

怙亂者也夫第八段借石制許男鄭伯如楚第九段結鄭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國貞

外一人作收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殺忽迫迷城濮之役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

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聞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

文章練要六宗左傳四卷四

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

以再世不競反映楚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

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第十段結林父儘力出

文共十段楚入鄭一也晉救鄭二也議戰三也邀戰四

也合戰五也戰後情狀六也楚勝告成事七也鄭殺石

制八也鄭如楚九也晉赦林父十也局陣環渾雄濶諸

大戰文中獨為用正

先穀剛愎違命致敗晉師故通篇以先穀為主林父雖

帥非罪首也士會老成持重明于料敵全軍而返與先

穀正對故林父為主中賓士會為賓中主其餘或附士

會或附先穀皆賓也而荀首為士會之亞觀先穀士會

俱五見林父與荀首三見諸人不過一兩見可知賓主

輕重所在

序楚入鄭其君有禮有禮不可敵也晉救鄭其將無權

無權胡可戰也隨會知彼荀首知己勝負已判先穀違

命韓厥惑師林父無斷罪願問哉妙在隨會荀首兩議

文章練要六宗左傳四卷四

一則詳而變一則曲而與一則虛映一則實疏文愈古

妙三人之罪愈難追摹寫之工也

伍參料晉樂書料楚及鄭前後綰帶晶光四徹而先序

王欲還參欲戰教弗欲南轅北轅無限情趣中序鄭使

誑晉挑動彘子躍躍欲飛後拖序知季趙莊論原并樂

伯離筆作收丘壑一變

邀戰一段波瀾萬狀一篇最奇警跳盪之處先叙兩番

詞命雍容不迫彘子更詞已是邀戰却又序楚求成晉

許盟盟已有日乃突出致師奇文騰空幻赫千靈百恠

襍還而來復恍惚而去既又序二憾之往層峰側嶺烟雲狼籍而倒提後事尤出意表通篇俱用正獨此與後石制一段用奇讀者着眼

接序二憾入戰最綿密妙在複述左右廣有炤應有起伏正序戰功楚勝不過車馳卒奔乘晉軍一句晉敗不過爭舟二句右移二字而已何其練也大敗之中却序上軍不敗所以不敗之故又倒序在前何其變也此種序法龍門後憂憂乎難之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四宣公

卷四

卷四

軍者教也非參也教之忠智固見文之變換亦見不察教之忠智不可與論人不知文之變換不可以言文寫晉敗後之狀可笑可涕妙在序知莊子還戰有迴風逆折之勢與韓原終于扶起晉家一樣筆法總之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乃文家至訣

楚莊戰勝告成一番議論妙極妙極注以傳謂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此勝晉之本也克勦敵收全功可謂武矣乃引詩以明止戈為武歸武功于七德而自明無德不可以言武豈復揮戈躍馬之象乎乃十分謙讓百倍光

輝所謂尊而光者章法與城濮序晉文朝王受命毫無差別而筆法無一字雷同非化工乎至句句與晉激射如天半紅霞崢嶸萬態却是夕陽餘暎少陵返炤入江翻石壁亦有此意妙諦可參

第八段結先穀也鄭殺石制耳曷云結先穀曰此暗結法也序石制之怙亂所以結先穀之喪師不然石制一案非此篇中文字矣借此結彼空奇靈妙又在致師之上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四宣公

卷四

卷四

第九段結鄭也只用六字許男二字尚屬賓長短參差入妙以林父總收亦是正而其妙有三追序晉楚當年之勝負以襯今日之勝負一也贊林父之賢洗刷其敗亡之罪二也出脫林父即歸獄先穀又暗結先穀三也更妙在借局外人口中出之着而不著文情淡逸有雨過天清氣象

此文詳矣不厭其詳長矣不顯其長何哉曰其為道也屢遷故不厭詳不顯長也何謂屢遷曰無定姿無定勢也

文欲詳繁則病矣。欲簡畧則病矣。詳而不繁雖千萬言。簡也簡而不略雖一二言詳矣。文必詳而簡。簡而詳而無一字之繁之略。方為至文。此文可謂詳而不繁。總之句句精要靈動絕無庸膚。雖千萬言不繁也。譬括而無遺含蓄而不露雖一二言不略也。今人只能繁與略耳。烏知詳簡之義哉。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四宣公

三

卷四

楚子滅蕭

宣公十二年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潰字定。序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國續綿也。言說以忘寒。○妙遂傳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皆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國參鮑鞠窮。呼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河魚腹疾。奈何？國叔展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諛語。○奇文。河魚腹疾。奈何？國叔展濕藥將病。曰：目子胥井而拯之。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奇文。目子胥井而拯之。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已。文章練要六宗左傳四宣公卷四

○奇。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國叔展又教結茅以未井。明日蕭潰。接正。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國號哭也。無守心。○奇文。○追序。一事以明潰字之義。

經曰：滅蕭。傳曰：蕭潰。民逃其上。曰：潰潰者。民無固志也。只此一字而蕭見滅之。故可知矣。不必明言也。追序無社一事而蕭潰之狀可知矣。不必序楚之強之衆也。追序挾纊一事而楚之滅蕭又可知矣。

挾纊賓也。井經主也。以賓引主。反映于前而正序于後也。何以知挾纊為賓？曰：蕭潰焉耳。

無社叔展隱語問答。奇奧可喜。如觀海錯。如觀琪花。非復尋常耳目所及。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四

三

卷四

文章練要卷之四終

文章練要卷之五

大興王源

潁州甯世簪

桐城戴名世

歙縣程城 參正

左傳五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

成公二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提筆起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非不式王命則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五

卷五

不敢伐也則有獻捷捷方有獻王親受而勞之王方有見

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非侵

略則不伐非奉王命告事而已不獻其功無獻捷所以敬

親親疆禁淫淫也先王之禮如此則以私忿不奉王命侵暴

鉞鉞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輕而不使命鎮撫王

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朔實來不責伐齊却責鞏朔伯錯

泉泉如未有職司于王室不達于王室○雖微開伐齊而

一言命卿兩言王室仍與又奸先王之禮此是主意却反

帶說又只一余雖欲于鞏朔其欲受其敢廢舊典以忝叔

父二語更夫齊方轉入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應前

非夷狄伐齊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漢從其欲四字抑豈

可不諫誨又見其無侵敗王略之罪而畧說便任士莊伯

不能對實無一字可對王使委于三吏國三禮之如侯伯

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

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國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

謂厭矣而終于非禮何其不難也乃文特變化可喜結語更峭

此辭命之極品也堪與誓詰並垂進乎經矣可見東周

衰而周禮猶足以維持天下警服強侯但持之不力稍

文章練要六宗左傳五稍振作仍歸委靡所以終于不競也觀此而春秋之王

室其勢其政概可知矣

字字緊鍊無毫髮之隙而層疊處峰巒兀兀婉折處姿

態翩翩蘊藉處風神穆穆

屢提王命或曰王章或曰王室辭嚴義正則晉伐齊獻

捷奸禮之罪亦有何辭然直聲其罪晉將何以受而周

又何以震耶故但虛明其義而實責處只以不遣命卿

伐齊之非亦含胡帶過故晉可服罪而周亦不至失體

此辭命所以妙也固當日時勢宜尔然于人已俱留餘

地而不做盡亦君子處世之道也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五

三

卷五

梁山崩 成公五年

梁山崩。晉以傳召伯宗。國傳伯宗辟重。國重載曰辟傳重。

句方有聲色。今人便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出。國捷邪。以不能着此為簡矣。

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召伯宗謀之。問

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

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音慢徹樂出次。國去盛饌損

息八音。祝幣史辭。國陳王帛。以禮焉。字為句最古雅。其

如此而已。本。是正傳却。雖伯宗若之何。若何相應。伯宗

請見。音現。于晉君。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國從重人言。終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五 卷五

簡助

君為之云云。山崩之禮應如是。伯宗之告晉君。晉君所

以禳山崩之灾者。即如是。非正傳乎。所謂以主為賓者。

必有以賓為主之賓在耳。此則無所謂賓。而主又不以

為主。散散淡淡。第以閒文出之。若竟無所謂主而精神

只在可若何若之何數語者。其筆法又在一切賓主奇

正之外。

一結簡勁。所以明作傳之由。亦以易通篇之勢。

與穀梁傳各有妙處。穀梁之妙在複在趣。而賓主判然。

此傳之妙在無賓無主。而情境洒然。事雖略同。章法迥別。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五 卷五

五 卷五

吳伐鄭 成公七年

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哀憫○弔字一折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因在上者不能弔，懸其此之謂乎？弔字二折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下民故號天告亂亂，吾亡無日矣。弔字三折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知懼二字，字曉峭

深情惋鬱，聲帶餘恫。與臧文仲歎滅六蓼相類，但當日特歎彼耳。此則憂及中國，世變可知。總之文各因其人，其時其事即一類，千篇可無一字雷同也。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五 卷五

知懼二語崛起千仞，就此篇論固變化之法。合六蓼篇論亦變化之法。

吳入州來 成公七年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子重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重二子反欲取夏姬一子反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子反二○又一案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子重三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國特反三子合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國特反三子合及襄老之子黑要，國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子重四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子反四○極寫二子巫臣自晉遺二子書，二子殘忍見禍所由來書曰：爾以讒慝貪恤，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又一案引巫臣請使子吳，制楚奇計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國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子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來子重奔命。子重五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只點一句原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六子重子反、子重七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奔命有子反却虛蠻夷屬于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五 卷五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子重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重二子反欲取夏姬一子反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子反二○又一案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子重三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國特反三子合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國特反三子合及襄老之子黑要，國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子重四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子反四○極寫二子巫臣自晉遺二子書，二子殘忍見禍所由來書曰：爾以讒慝貪恤，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又一案引巫臣請使子吳，制楚奇計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國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子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來子重奔命。子重五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只點一句原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六子重子反、子重七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奔命有子反却虛蠻夷屬于

楚者吳盡取之入州來之外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通結前案

楚之弱吳為之也吳弱楚晉為之也晉通吳巫臣為之也巫臣通吳于晉子重子反為之也二子非楚罪之魁乎篇中書子重者七子反者五或分或合有實有虛罪案昭然故雖為入州來作傳而實為吳楚興衰張本所關甚大不特區區一州來而已

前半詳練後半精雄序楚所由衰不可不詳然不練或失之冗序吳所由興不可不雄然不精或失之肆此文可謂兼美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五

八

卷五

巫臣的是奇才左氏能一一傳出當日雖報二子私怨而入郢之役實基于此以社稷之存亡供小人之恩怨棄謀臣資敵國禍可勝道哉左氏載之詳亦為後世戒之切爾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成公八年○二年晉與魯

衛曹敗齊于華令齊歸魯汶陽侵地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

國私與之○微詞曰大國制義起信字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

畏討德從信義畏討為實無有○心以諸侯無貳說○

四語大謂汶陽之田牧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

邑四語成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一語罪信以行義二命無

字立言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應信不可知義無所

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數語痛發二命詩曰女也不與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五

九

卷五

士○其行士也罔極○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三

孰甚焉士之○二猶喪妃耦而況霸王霸主將德是以德

情致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引詩反覆以盡二

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國猶圖也簡諫也言圖之行父懼晉

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又引詩三應諸侯前是以敢私言

之應私字上既直截一

詞命之要一曰折以理一曰動以情一曰懼以勢理有

是非確指其是非而彼自屈情有逆順顯言其逆順而

彼又屈勢有利害深明其利害而彼又屈三者互相為

用而究其歸。未有不屈之以勢者。晉之二命。是非順逆。不待智者後辨。彼豈不知理與情之屈而竟行之。魯者。壓以勢耳。吾折以信義之理。動以二三之情。彼縱不顧。而懼以失諸侯。彼之勢有不屈乎。此文子立言之旨。所在。即文章筋節所在。故先提出諸侯。下分三層。應轉層。俱從理情說到勢。一層緊一層。句句筋節。字字筋節。直令韓穿俛首捲舌。無言可答。真詞令妙品。但使當日不應晉命。竟以此言折之。彼亦何辭。惜其柔懦。依違不能自立。而徒私為此言也。假令子產當魯。豈肯若是。噫。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五

十

卷五

子產有詞。鄭國賴之。觀一私字。左氏之微詞見矣。

大義成案。罪案不過數語。揭明無絲毫罅漏。輾轉然後就他罪案。層層翻剔。剥骨見髓。所謂老吏斷獄。凡論斷或敷陳文字。定須規摹此等。

晉侯孺卒 成公十年

晉侯國地氏之先祖也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國厲鬼也。一奇幻。曰殺余孫。

不義。年晉侯殺趙同趙括。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

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國巫云鬼

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國言公不及食。新麥。○巫奇。公疾。

病求醫于秦。以醫。秦伯使醫緩為之。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疾。

疾為二醫。子。夢二。奇幻。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逝之。其一曰居。

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國育音荒。高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為也。

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五

十

卷五

也。醫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

國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國主為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

而殺之。巫再見。將食張。國去聲。如廁陷而卒。奇。亦。小臣有

晨國負公以登天。夢三。奇幻。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小臣之死亦奇

晉侯以夢得疾而死。因序其一。夢再夢奇矣。觀以巫。

醫又奇。拖序小臣亦以夢死。更奇。宵冥荒誕陰風。颯起。

讀者毛髮俱豎。盡鬼魅不能令人畏。畫姝姬不能令人。

憐。必非妙手。而人之所以畏且憐者。如生耳。或曰夢幻。

境也。安得如生。曰。吾逼真寫出一幻境。固如生矣。況參以人事之真境乎。然此種文字。其奇在外。不難知。亦不難為難。在刻劃工。安頓妙耳。

文章錄要

不宗左傳五

十二

卷五

晉侯使卻擊來聘成公十一年

卻擊來聘且泣盟正傳只此。此中。下皆帶序。聲伯之母不聘。國聲伯之母

聘無媒。禮。此賓。穆姜曰。實中。吾不以妾為如。國昆弟之

也。為施氏婦。作引。穆姜曰。實中。吾不以妾為如。國昆弟之

如。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同母昆弟。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施氏

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倒映施氏。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

國。管于奚之子。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主。○倒映。伯氏二子。卻擊來

聘。方接。求婦于聲伯。聲伯奔施氏。婦以與之。伯失禮。俱見

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二語所以。曰。吾不能死

亡。國言不與聲伯懼能。愈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于卻氏

文章錄要 不宗左傳五 卷五

卻氏亡倒擊後事 晉人歸之施氏妙在事與 施氏逆諸

河沉其二子萬映 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

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反映聲伯。○二將何以終。遂誓施

氏國約誓不復為 陡然起。不知其何來。瞥然過。不知其何往。杳然去。不知

其何終。皆文家勝境。此傳只序得卻擊來聘且泣盟一

句。即陡起。曰。聲伯之母不聘。石破天驚。不知其何自來。

也。蓋序聲伯之母。所以序施氏之婦。序施氏之婦。所以

序卻擊之淫。注謂傳言卻擊淫縱。所以此作者意耳。

而離奇莫測提筆之妙如此

以聲伯之母引出施氏之婦既妙尤妙在母女生平若
合符節事事相映惟管氏二子得所而邵氏二子見沉
聲伯之母復歸聲伯施氏之婦遂誓施氏為相反耳然
相反亦以相映總是天然文字

傳意固在邵氏所以亡然邵氏亡三字却是點逗非精
神眼目所在蓋筆非專以此一事亡特倒挈後事施
氏案而已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五

十四

卷五

晉侯使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國蓋口宣已命絕秦二字提明後不更露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

國晉獻秦穆我字一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

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

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將先述秦德却說他不忘

公我字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一轉忽說

他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國集成也一轉又說他

穆之成也國成功于晉國提上二事秦德原不文公躬擐

甲胃跋履山川國草行為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五

主

卷五

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既報舊德一層鄭人怒君之疆

場我文公我字帥諸侯及秦圍鄭國晉自以鄭戴于楚故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我字擅及鄭盟國盟者秦伯謙

秦伯稱諸侯疾之與後諸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

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國造成也我

西二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我字寡我襄公

國寡弱也迭我般地我字奸絕我好我字伐我保城我字

珍滅我費滑我字散離我兄弟我字撓亂我同盟我字傾

覆我國家我字十五我字三樣句法間雜而成我襄公我字十六未

忘君之舊有同願而懼社稷之墮是以有殺之師殺之師
循顧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我字十七天誘其衷
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我字十八穆襄即
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國晉外甥我字十九又欲闕我字二十公
室我字二十一傾覆我我字二十二社稷我字二十三帥我我字二十四螫賊我字二十五以來蕩搖
我邊疆我字二十六我以有令狐之役我字二十七今我我字二十八伐我我字二十九涑川我字三十俘我我字三十一王官我字三十二翦我我字三十三羈馬
曲我字三十四我我字三十五是以有河曲之戰我字三十六河曲之戰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五卷五
五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我字三十七引領西望曰庶撫
及君之嗣也國秦桓公我字三十八我君景公我字三十九盟我字四十利吾有狄難
入我河縣我字四十一君亦不惠稱我字四十二聲我字四十三盟我字四十四而共盟我字四十五利吾有狄難
度劉我邊垂國度劉皆殺也我字四十六是以有輔氏之聚國聚衆我字四十七
氏之聚我字四十八君亦悔禍之延我字四十九而欲徵福于先君獻
穆我字五十忽應獻我字五十一使伯車來命我我字五十二景公我字五十三曰吾與女同好棄
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我字五十四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
君我字五十五也我字五十六我寡人稱君誤是以有令狐之會我字五十七君又不

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我字五十八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
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我字五十九
秦實憎秦無我字六十是用告我我字六十一秦之實罪一楚人惡君之二三
其德也亦來告我我字六十二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國穆共楚三王穆莊曰余
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殺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懲不壹秦之實罪二極力抵諸侯脩聞此言我字六十三是
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我字六十四寡人帥以聽命我字六十五反婉妙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五卷五
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
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國承君之意豈敢微亂君若不施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我字六十六此第八層
蓋述此時與師之故故獨詳而四我字俱別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結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
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國晉辭多誣秦故傳
文共八層層層辯折其應絕之故而絕字終篇不再見
高極
波瀾騰蹕如海如潮四十三我字幻化萬狀其氣之沉

麟骨之聳秀章法之渾成句法之頓挫瀏灠有目共見
非有奧蹟難窺而自覺深奇逼人如龍虎不可狎視童
而習之而能造其域者誰乎
雖是妙文却非詞命上品以其言多誣未可服秦而圖
鄭一案秦之大罪反說得不甚警切故較他命為遜魏
叔子先生亦曾發之不可不辨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成公十四年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國舍族

叔孫○正傳止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國辭微而顯

此下皆推論晦國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婉而成章其辭有所辭辭以

示大順而盡而不汙國謂直言其事盡其事懲惡而勸善

國善名必書惡名非聖人誰能修之國修史策

不滅所以為懲勸借舍族一端發出春秋用筆之妙史法盡此矣予嘗謂

今人為文盡與相反顯而無所發繁而不能詳直而無

文誣而不信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然則不明乎春秋

之義而欲以文字為毀譽不過奴婢之逢迎市井之詆

詈曾何關於輕重之數讀此應自愧其多事爾矣

宋殺其大夫山 成公十五年

秋八月癸未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主魚石為左師主中

蕩澤為司馬主中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

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華為大宰五人魚府為少宰實中

主先提列蕩澤弱公室蕩澤殺公子肥華元曰華元我

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

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三華戴族也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棟序此段魚石將止華元魚石再見

魚府曰魚府右師及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魚石再見右師

文章錄要 木宗左傳五 卷五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事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

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國向戌桓公曾孫言

傍棟向桓氏雖亡必偏二字古峭魚石自止華元于河

上魚石華元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華喜公孫師

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國喜師非桓族故使書曰宋殺其大

夫山言背其族也國公族害公室故去魚石向為人鱗朱

向華魚府出舍于睢上國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

朱向華再見華元使止之華元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

華元六見不可乃反魚府曰魚府今不從不得入矣右

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

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國水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

寇二宰遂出奔楚五人又一提收華元華元使向戌為左

師應向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局外以靖國人結

定宋難者華元也故華元為主亂宋者蕩澤反華元者

魚石也故二人為主中實料華元而不欲反之者魚府

也故魚府為實中主其餘皆無所關故俱為實獨向戌

以局外為局中老佐樂裔則純乎局外皆不在實主之

列篇中華元七見魚石五見魚府四見蕩澤三見其餘

文章錄要 木宗左傳五 卷五

俱再見輕重固自顯然而先將九人名氏職官總列一

段後即序蕩澤之亂華元之奔却又將九人族系一束

有此一束骨節俱靈壁壘一變然後再序二魚之謀華

元之反蕩澤之誅略一結案而諸桓之出又將五人名

氏總提一番曲折既詳更將五人官爵總收一句末始

歸到華元靖國而總結之縝密而參差渾成而跳脫天

章雲錦豈齊統蜀綺所能彷彿至于華元之忠二魚之

智筆筆傳真寫照而蕩澤之惡不過一匹夫向戌之賢

可以存桓氏華喜公孫師老佐樂裔皆華元所用賢亦

可知向為人鱗朱向帶從二魚而亡罪並可見一一用物賦形不差毫髮假今後人序此不知如何冗長如何脫漏乃欲垂善惡而示褒譏不亦難乎

經曰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楚宋各以事告經分書而傳合序但以宋殺其大夫山為題者以傳中明疏此句也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五

三

卷五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成公十六年

六年

夏四月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國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欲使諸侯叛其懼而思德○奇警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全為將來張本立案甚奇○如此起筆序戰勝也妙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國荀偃下軍佐卻至將新軍卻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繫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國平讓有禮故知其將勝○三字雅練伏晉勝戊寅晉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五

三

卷五

師起此段序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國子反今尹將左國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國子公子子過申子及入見申叔時國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國器猶用也○德以施惠之器也映晉○戰字一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德刑刑用利而事節詳義詳義時順而物成禮信禮信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國烝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戰字

三 今楚內棄其民國不施惠而外絕其好國義不建利潰齊盟而食

話言國不許事神奸時以動國禮不順時而疲民以逞國刑不正邪而

意苟快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國音旨至其誰致死

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接子駟問焉對曰

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

以戰戰字楚懼不可用也此段序楚救鄭伏楚敗五月晉師濟河接

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備逃楚可以紓憂將束夫

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

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戰字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五 卷五

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

荀伯不復從國奔走不復故道皆晉之恥也與晉勝反映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

故戰字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

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全

將來張本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申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上文

軍中而疏行首國當陳前決開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又

此筆雷前電激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又

此筆風定波平樂書曰楚師輕窵承上壓陳而言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

退而擊之必獲勝焉意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

卿相惡子反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

違晦在陳而驚國諠譁也六間五樣句法重四合而加

臨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闔心國人恤其所以底與

舊不必良以犯天忌復上數我必克之料楚詳審一聯

畢車以望晉軍同畢車上為槽子重使大宰伯州

犁侍于王後國州犁晉伯宗王曰聘而左右何也曰召軍

吏也望一只此有王曰字下皆從王目中皆聚于中軍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五 卷五

矣曰合謀也望張幕矣曰度卜于先君也望徹幕矣曰將

發命也四甚蹢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望五

一聯士言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二矣字曰聽誓也六

戰乎戰字六曰未可知也忽變一虛問虛答從聽乘而

左右皆下矣曰戰望七戰字七海伯州犁以公

卒告王下轉八晉苗賁楚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皇對伯州犁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國晉侯左右皆

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懼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

合戰與苗賁皇意異○波折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

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

卒必大敗之。賈皇告晉侯變作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國震下坤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國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賊也南國勢賊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數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奇文伏後案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言而戰有淖于前泥也乃皆左右相違于淖。奇出步殺御晉厲公樂鉞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本序晉却帶樂范以其族夾公行。國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于淖樂書將載晉侯鉞曰書退。國若前故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國大元帥且侵官冒也國載失官慢也而御離局姦也國遠其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五 卷五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國掀舉也○達淖自晉師濟河至此為一段雖有如許峰巒癸巳追叙潘廷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國黨潘廷之子躡言其能陷堅○此下皆序戰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戰字王怒曰大辱國。國賤其不詰朝爾射死藝國朝猶明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接入呂錡跳脫便捷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戰用帶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國言一發而以一矢復命。中○但序共

王中目却以養由基始終之實。主奇正渾融為一○序戰一事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風疾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國問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跗注戎服若袴而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國猶近不敢拜命。國介者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肅肅手至肅使者而退。序戰二事與上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國韓厥已辱卻至從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五 卷五

鄭伯其右第翰胡曰謀輅。音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國欲兵車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逐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序戰四事與上韓厥事俱簡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焚乃內旌于殽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國軍大崩也○點敗字我不如子。此句本接子在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序戰五事與上二事皆序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國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殫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序戰六事又序楚養由基再見又與叔山冉錯見而序楚

一戰而筆筆用奇如萬疊洪濤驚風逆折天地為之簸蕩山谷為之崩摧邲之戰意在先穀而筆筆用正略間以奇如帝庭天闕瓊樓玉宇恢宏巧詭非復人間三戰已盡文家幻態似難更見神奇乃此篇又與三戰大異蓋三戰用意在本傳之中此篇意在本傳之外只為晉亂張本不為晉勝序功如天在水月在鏡影在此而形在彼三戰用筆以瑣細為閒情此篇以瑣細為正面蓋意不在于序晉功故但零寫一人一事而勝敗帶序其中如十洲三島橫斜參錯景態萬千嗚呼三戰之外又

文章練要

左傳五

三

卷五

復有此非化工孰能然乎故文不知以化工為師斷不能百出而不窮也

通篇戰字十一與城濮畧同而用意迥別城濮精神在戰戰字即精神迸露處此篇精神不在戰戰字乃題面點逗處不得混而同之

晉自鄆陵勝後君臣益驕未幾而三卻誅厲公弑晉國大亂皆此戰誤之也作者于是全為後事作張本故以范文子之言為主始曰晉國之憂可立俟繼曰逃楚可以紓憂又曰外寧必有內憂終曰唯命不于常序戰勝

文字而如此起結如此關鍵何其奇警然確是當年情形時勢如此所謂因物賦形非由造作可知百出不窮者皆自然也

時中二字亦文家要訣文能時中則無偏倚之弊過不及之疵而恰止其所此篇雖為晉亂張本然如此大戰一勝一負所關非小勝也豈無因敗也豈無故若略而不見便有偏倚而或過或不及矣故序孟獻子有勝之言見晉之所以勝又序申叔時姚句耳與卻至之言見楚之所以敗是以精神雖不在序晉功而勝敗之故未嘗畧也時中之妙烏可不知

文章練要

左傳五

三

卷五

一段序晉起師二段序楚救鄭三段四段序戰別立機局合數小段為一段與邲戰不同五段結晉六段結楚而三段四段中無窮景態妙處全在突全在瑣突則峯巒硤硤瑣則情致芊眠突難矣瑣更難也

壓晉而陳巢車望晉兩事俱突兀爭奇壓陳如画虎草木有聲望晉如畫龍風雲無際壓晉實在楚虛在晉借楚以寫晉望晉實在晉虛在楚亦借楚以寫晉總見晉之強而接序筮詞以伏後案掀淖以見晉之有人無非

此意

巢車之望從來序戰功所無將晉千軍萬馬悉列眼前而繪神全在數矣字也字此妙難傳

甲午之晨楚壓晉軍而陳即于是日戰自掀淖以前皆未戰事也逮乎序戰却追述癸巳射札事而入最跳脫從潘黨養由基轉出呂錡從呂錡之夢轉出楚子之傷自此以後皆序戰矣共七事前二事序楚中三事序鄭後二事又序楚零零瑣瑣散散閒閒最耐觀者而戰罷振起一番更覺精彩百倍

文章練要

木宗

卷五

末段結楚謂之餘波者因正傳只在范文子前後數語耳但晉之勝不足以爲功楚之敗不得謂無過雖是餘波乃所以詳楚而略晉也輕重之間錙銖不爽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成公十七年

晉厲公侈多外嬖二語立案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二語起案兼誅三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

國童克之子宣八而嬖于厲公一嬖三卻錡奪夷羊五田

五亦嬖于厲公一嬖三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一嬖三樂書

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國鄆陵戰樂書欲固壘

也欲廢之卻至之怨書非嬖也故使楚公子拔局外告

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國鄆陵戰晉因以東師之未

文章練要

木宗

卷五

至也國齊魯與軍帥之不具也國前蓋佐下軍居守曰此

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國周晉襄公公告樂書書曰其

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國謂鄆陵戰時楚

君孟嘗使諸周而察之國嘗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

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公怨卻至由于樂書前三嬖雖

歸獄于書矣用筆嚴密緊鍊三嬖累樂書詳二卻累卻

至詳筆法俱變序卻氏致禍之本而摹寫樂書陰誦逆

伏執公案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

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子國季子卻

○即從卻至序入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先字前

群大夫後伏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國不偏敵多怨有庸
樂書中行樂書中行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
計深穩而語簡○計深穩而語簡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
死君必危折波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
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又伏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
黨有黨而爭命罪執大焉國傳言卻至無反心○極寫卻
惟至獨詳○惟至獨詳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提筆長
亦以其賢○亦以其賢公使清沸○公使清沸助之○助之抽戈結
魚矯請無用衆○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公使清沸助之○助之抽戈結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五卷五
枉而偽訟者三卻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國卻苦成叔
國卻○國卻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國卻至本意欲稟君命
而來故欲逃○而來故欲逃賊為害故曰威言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
可畏也○可畏也情景逼真句調古雅○情景逼真句調古雅
序次皆尸諸朝○序次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于朝入書
提紀無拖帶○提紀無拖帶中行偃俱錯綜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
五八樂書並序○五八樂書並序中行偃俱錯綜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
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
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
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
請行遂出奔狄○請行遂出奔狄序矯言起後案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

討于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
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
君德乃皆歸○君德乃皆歸既免其死旋即執公使胥童為卿夾序胥
游于匠麗氏○游于匠麗氏又映諸雙一家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公釋
二子及二子答公之言至○二子及二子答公之言至召士句辭陪一召韓厥陪
此便離奇○此便離奇猶讀之吃驚○猶讀之吃驚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國厥少
一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一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其養及孟姬之亂將討趙氏而厥去○其養及孟姬之亂將討趙氏而厥去
莫之敢尸而况君乎○莫之敢尸而况君乎比君于牛奇語與二子不能事君
焉用厥也○焉用厥也公與書偃仍歸重于君也○公與書偃仍歸重于君也應起處微茫幻影而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五卷五
留不盡意為後殺胥童試屬公傳○留不盡意為後殺胥童試屬公傳
文情縹緲與申生傳結同一手筆○文情縹緲與申生傳結同一手筆
雖為殺三卻傳而厲公見弑之故亦序其中但以弑在
明年未及序耳故首以厲公侈多外嬖二語立案公為
綱也繼以欲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一語起案誅三卻
執厲公兩事為目也經雖只殺三卻而傳却不以三卻
為主亦非倒三卻為賓但以三卻為綱中之目又一章
法
前後以樂書穿揀最奇三卻之誅始于書厲公之執成
子書故通篇以書為線索但書既怨卻氏是亦群嬖之

黨而群嬖又欲殺書。書既構郤氏于公。是亦公之徒。而公又爲書所執。人非始終無貳之人。事非彼此如一之事。乃以爲通篇線索。殊難着筆。乃不見其矛盾者。全在厲公爲綱耳。公既爲綱。則三郤之誅。以公侈而多嬖。欲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公之見執。亦以其侈而多嬖。欲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書雖前後殊致。一統于公。而未嘗以爲主。且序書陰譎已甚。心術人品畢見。又何矛盾之有。然則有矛盾之迹。而無矛盾之嫌。非天下之至奇。孰能與于此哉。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五

卷五

群嬖亦前後通貫。殺三郤者。群嬖也。却書偃以致書偃之執公者。亦群嬖也。故摹寫群嬖最精彩。然着意只在胥童長魚矯二人。無論外此案者不之及。即案中如夷羊五等在所略。就其中亦分賓主也。童之猛悍。矯之黠猾。一如生而前襟。一清沸。繼後拖。一匠麗氏。分外點綴。有情。

三郤獨詳。郤至亦就其中分賓主。而郤至守忠待命。故以爲主。詳載其言。光瑩四徹。蓋上下相戕。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得至一番議論。如隆陰沍寒。陽光吐燄。文字

方有氣骨。結帶韓厥之言。亦是此意。

厲公不忍殺書偃。書偃不敢忘君德。俱是反觀。不忍殺書偃。觀誅三郤。不敢忘君德。襯執厲公與郤至之言。一例。但公不忍殺書偃。誠也。書偃不敢忘君德。偽也。有書偃之偽。而公之被執。遂出意外。可見人情變詐。事機轉移。物態遷徙。皆天地自然。奇文人不能從此處體認。直寫其真。却以之乎者也。爲文章。勞而罔功。博而寡要。且不愚乎。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五

卷五

樂書中行偃。同一執君士。韓厥同一見召。俱一畧一詳。亦就其中分賓主也。

晉悼公即位 成公十八年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三字為綱統下

篇九使施國施恩舍國舍勞已責國止道逮鰥寡四振廢

字猶入施國施恩舍國舍勞已責國止道逮鰥寡四振廢

滯國起舊匡國匡救救災患七禁淫慝薄賦歛九

宥罪戾十節器用一時用民欲無犯時國不繼私欲

皆命百官為之也見其始立善政皆用人為之下又序其

雅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國四人父祖皆有勞于

家荀會樂韓無忌為公族大夫又四使訓卿之子弟共

儉孝弟使字二〇四人為公族大夫統于上為使士渥濁

文章練要 七宗 卷五

為大傳使字三〇使修范武子之法國武子為景公大傳

字句右行辛為司空又一人亦統于為使修士蒍之法國

萬為獻公司弁糾御戎又一人〇此校正屬焉國主使訓

諸御知義國戎士尚節苗賁為右又一人司士屬焉國車右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國勇力皆卑右也勇力多不順命卿

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祈奚

為中軍尉又一人羊舌職佐之又一人魏絳為司馬又一人張老

為候奄又一人鐸遏寇為上軍尉又一人籍偃為之司馬又一人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國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

國乘車之僕 六駟屬焉國六開之駟周使訓群駟知禮使

九〇共序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國大國三卿晉置六卿

十有九人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國大國三卿晉置六卿

提括一句精繁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

旅不偪師國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民無

謗言又提贊六句精繁〇此所以復霸也國此以上通言

皆在即位之年〇又提收一句所以復霸也國此以上通言

悼公復霸能用人也傳者于即位之始即揭此意以概

其生平可謂立言有要者矣但用人不難序難在脫耳

如曰悼公即位用某為某官某居某職各當其才庶政

文章練要 七宗 卷五

畢舉所以復霸則亦何情何趣更何難乎恒蹊陋徑能

者不出拂素慘澹別有經營未易為不知者道也左氏

于此幻出一重樓複閣法先提命百官三字為綱統下

十三事轟隆錯落用人之事已畢然後更序所用十有

九人處處點出使字崩騰排撈眼倒魂翻而一結磅礴

交橫洋洋盈耳然讀者不知其以十三事為主而十九

人帶序者邪抑以十九人為主而十三事虛序者邪萬

戶千門東西莫辨大丈夫當如此矣芒碭真龍才有此

歎役夫方苦胼胝怨勞憊不暇何暇賞其規模之盛結

構之奇邪。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五
成公

四

卷五

文章練要卷之五終

文章練要卷之六

大興王源評訂

潁州甯世簪

全閱

桐城戴名世

歙縣程城參正

左傳六

孫叔豹如晉

襄公四年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國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昭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六
襄公

卷六

非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國工樂人也。大雅之首。又。不。拜。歌。禮。不。拜。工。歌。文。王。之。三。文。王。大。明。縣。非。禮。又。不。拜。歌。

鹿鳴之三。國小雅之首。鹿鳴四。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負。杜。皇。皇。者。華。禮。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負。

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點。通。禮。字。妙。藉。之。以。樂。國。藉。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辭。

乃以禮為非禮。乃。以。禮。為。非。禮。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收。伯。使。反。映。穆。叔。妙。極。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收。伯。使。

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失。禮。至。此。真。堪。絕。倒。使。痛。折。之。晉。人。無。所。容。矣。故。但。微。言。而。婉。諷。之。然。二。敢。字。固。婉。而。嚴。矣。答。兩。不。拜。畧。且。將。不。拜。字。戴。

通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一。答。拜。四。杜。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二。答。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詒。于。周。

使臣也。敢不重拜。二。答。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詒。于。周。

國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
華之皇皇然又當諸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為周其詩
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
爰諮詢言必于忠信之人諮此四事
咨咨親為詢國問視咨禮為度禮字全不著咨事為諏咨
難為謀國問臣獲五善國謂諮詢度諏敢不重拜○答拜三
拜詳而拜字俱明點

藏鋒而不露明者見之暗者忽焉少陵所謂裁縫滅盡
針線迹即此法也此傳序晉人失禮穆叔知禮禮固通
篇主矣乃藏而不露晉人曰先君之禮泛而言之非辨
禮也曰敢問何禮雖屬辨禮願以禮為非禮禮之反也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六 卷六
至穆叔口中絕不及禮特于釋詩中逗出咨禮二字有
意無意色相俱空又豈廬山面目之真乎三禮字一字
不着而晉之失禮顯然豹之知禮昭然藏鋒之妙如此
曰不拜曰又不拜曰三拜案也乃應兩不拜曰弗敢與
聞曰臣不敢及用暗應法應三拜曰敢不拜嘉曰敢不
重拜曰敢不重拜用明應法應有明暗而錯綜見矣釋
鹿鳴四牡從畧釋皇皇者華從詳釋有詳略而錯綜又
見矣

晉既失禮已則弗拘是矣然晉之失難深責也故不拜

之故答之畧而三拜答之詳所以掩其惡而揚其美也
其于五善詳之又詳將失禮之愆洗發淨盡所以頌其
德而釋其慙也辭命之妙固宜如此然非妙手孰能傳
之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六

三

卷六

宋災 襄公九年

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國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
一句提綱以使伯氏司里。國伯氏宋大夫司里司宰火所未至徹小屋
塗大屋陳畚揭國畚耨具。具緇缶備水器量輕重。國計人
任蓄水潦積土塗國巡丈城繕守備。國巡行也丈度也行度
表火道。國火起則從其所趨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國華
臣為司徒徒今隄正納郊保奔火所。國隄正官名納聚郊
役司徒所主今隄正納郊保奔火所。國隄正官名納聚郊
簡而令隄正統其中華變。使二。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
司也。使具其官屬。使三。向戌討左亦如之。國向戌左
文章練要六宗。卷六
上使使樂。庀刑器亦如之。國樂造司寇。使四。此段
而合三段為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
守。國校正主馬工正主車。此段使皇鄭為之專。使西鉏
吾庀府守。國鉏吾太宰。今司宮巷伯徹宮。此段使西鉏吾
臣伯統其中與使華。二師。今四鄉正敬享。國二師左右師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國祝大祝宗宗人
四城以饗火盤庚殷王宋遠祖。此段本宜統于二。晉侯
師之下乃另序于此錯綜法也。序樂喜樂災已畢。問宋
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國問宋
知天道將災。此以。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
下論天道局陣一變。

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鴉火。心為大火。國謂火正之官配食
火星昏在南方則今民放火達戌之月大火星連辰之月鴉
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先述火正。陶唐
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國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宋為
火正祀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國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
火之地。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
宋世主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
天道也。方答宋知。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
知也。國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不可必知。宋將天道林
鍊精。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六

五 卷六

序樂喜之禦災在先事有備而善于任使不在專司火
正而逆知未來故前半是正傳後半是餘文前半古致
紛披後半文情卓鍊與序子產禦災又一手筆
昭公十八年序子產禦災亦用八使字與此略同其不
同者彼以奇筆引入從天道序到人事此則直起不用
奇又從人事論到天道于是兩篇文章雖俱重在先事
有備善于任使而局陣如風馬牛矣今人動執套子為
文非聞鐘捫籥之見乎

襄公九年

文章練要

木案

集公

卷六

卷六

文章練要

六

卷六

卷六

書 陸 四

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

文章練要

六

卷六

卷六

子之謀見晉所以許鄭之盟既以盟戲立案又追序鄭之別立盟言與武子兩用載書一段見盟所以終于不信俱就事直寫未嘗有意為文而波瀾萬狀至文存焉亦可悟為文之本矣

遂滅偃陽 襄公十年

夏四月戊午會于祖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偃陽國姓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却是波折

固請丙寅圍之弗克斷孟氏之臣秦莖父輦重如役國莖父孟

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此下序三力士為正偃陽

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國見門開縣門發聊人紇挾之以

出門者國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純耶邑大夫仲尼

力士駕狄虓彌達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

右拔戟以成一隊國狄虓彌魯人櫓大櫓百人孟獻子曰

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語錯綜主人縣布以試外勇者

莖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

辭焉國嘉其勇故辭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國帶其

示勇國嘉其勇故辭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句請于荀

營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輕躁之謀知伯怒國荀

投之以機出于其間國出偃句之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陽封向戌國二事伐偃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

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國無武功而又欲易余罪曰

是實班師不然克矣國謂偃句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

乎國不任受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國言當取女以謝不
女此責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
識有力所以成功而文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
字有色有聲足以相發荀偃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應會
親受矢石甲午滅之荀偃功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應會
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啟
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
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與營相映乃于宋公應封向
傳止此下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國殷天子之樂
又點染荀偃辭荀偃士句曰又序營與偃句與諸侯宋魯
妙合宋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
魯奇絕

文章練事木宗左傳六卷六
亦可乎下將許宋請享晉侯畧舞師題以旌夏國旌夏大
也以大旌表識其行晉侯懼而退入于房亦與諸力去旌
列映前奇極趣極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
營不可又序偃句與營與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
神于彼加之正傳點染晉侯有間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
謂之夷俘國諱倭中國偃陽姪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
納諸霍人禮也國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偃陽
示有王命又歸正傳師歸孟獻子以秦莖父為右生秦
而結之以禮有變化梁且前序者三後應只二無限參差情趣

寫三力士紙上軒昂躍起字字如生然是閒筆點染非
正傳也正傳只在荀營偃句皆營視帖不可為奇兵所
誤
寫知營深識定力始不輕舉終不輕輟視偃句之淺率
浮躁直如嬰兒故序偃陽之功歸之營也及桑林一案
其識力愈見功亦愈見矣
桑林之享文有數妙滅偃陽武功也三力士武臣也而
以文事易之一矣營辭禮偃句欲觀偃句請禱營又不
可與正傳一一相映二矣魯之力士宋之桑林皆點染
文章練事木宗左傳六卷六
也忽將宋魯一合三矣前之懸門建櫓登布十分精采
此則以旌夏映之亦十分精采四矣玲瓏四徹情態萬
千
末段注謂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可謂心
知其意者蓋應前作結不足奇妙在前以力後以德前
以勇士後以聖人變換無定觀迴環有姿態斯以奇耳

衛侯出奔齊 襄公十四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二子皆服而朝日肝不召而

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國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

又不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國文子孫蒯入使子○賓○公飲

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國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

職為亂附戚衛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國以為師曹請為之

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忽連序師曹一師曹鞭之

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二以

見妙公使歌之遂誦之國恐孫蒯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六 卷六

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局外曰君之

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

國臣敢奸之國奸猶雖奸之庸知愈乎國言逐君更立遂

行從近關出先序一局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賓與孫子盟

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國獻公弟○賓

公如鄆使子行賓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子追

之敗公徙于阿澤鄆人執之國公徙因敗散初尹公佗賓

學射于庚公差賓中庚公差學射于公孫丁賓二子追

公國佗與差為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國庚公射為背師不

射為戮射為禮乎國禮射射兩轡而還國轡者尹公佗曰

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國佗還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

實臂國實佗臂○序子鮮從公國公毋弟○賓及竟公使

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國告宗定姜曰賓無神何告若有不

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國定姜公適房○舍大臣而與小

臣謀一罪也一罪雖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

也國謂不釋皮冠之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

也三罪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國公出亡案已畢下文皆公

使厚成叔賓中弔于衛曰寡君使齊國厚成聞君不撫社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六 卷六

稷而越在他竟國越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齊敢私

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君

並責增增法增法發洩法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賓群臣

不佞得罪于寡君更變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

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

辱重拜大貺詞命厚孫歸復命語武仲曰衛君其

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縛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

外能無歸乎國張本一事將大叔齊人以邾寄衛侯及

其復也逆以邾糧歸國言其貪○從上右宰穀賓從而逃

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國言初從君非余孤衆

而羔袖國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乃赦之忽棟右宰背公

鮮子展之國言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一段于大叔子

命於諸侯又從右宰拖到正案遙結之衛侯在邾滅紇中

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

得入矣妙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妙子展子鮮

聞之又將子展子鮮見滅紇與之言道國順滅孫說謂其

人曰衛君必入反覆有情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

無入得乎或字聯絡情致更佳○結甚飄逸

文章練要 六宗 卷六

經不書孫甯逐君而曰衛侯出奔罪在君也故傳處處

叙衛侯自取而以定姜之言斷之依經以立傳也即後

序反國張本亦歸功於臣非衛侯之善也大意如此而

雜序諸人燦如錯繡斷續關合情致芊眠

孫甯逐衛侯主也蘧伯玉不從孫甯子展子鮮公孫丁

從公賔也大叔儀為公守亦賔也孫蒯師曹成二子之

亂定姜明衛侯之罪亦賔也子蟠子伯子皮子行為公

死右宰穀背公逃皆賔也尹公佗庚公差所以出公孫

丁厚成叔臧紇所以表大叔子展子鮮皆賔中賔也

宋子罕却玉 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不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不貪二

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致讀有

願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國言必為納此以

請死也臨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國攻

富而後使復其所富○句錄

子罕不貪而已借寶字立言亦正亦詭婉若驚翔曲如

雲捲絕世姿態

文章練要 六宗 卷六

小人懷璧三語文之變態也子罕不受得所寶矣宋人

弗獻又將失其所寶不惟失所寶且將得禍則所謂以

玉爲寶者豈盡然乎雖宋人之言而作者自成結構豈

無意哉故曰文之變態也

襄公十七年

國臣聞之弟事比聞之子使
弱侵易之○立案嚴簡

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

染點
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

曰畀余而大肆此序臣也即序于賊曰云

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

也二臣亦卿也大臣不順

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

午國人逐瘼狗
奇文○逐字二
瘼狗

卷六

奔陳
自安見逐狗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情致無盡峭則章法離奇此

序其奔也又何其峭所以文

繞峰巒突兀于片紙之上與

襄公二十一年

子以公姊妹妻之皆有賜于

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

不能。不可不能一意分兩層

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

大禮焉極辣何以止吾盜可答不

使紇去之將何以能○答不能

邾以來一竊字正子以姬氏

者皆有賜焉

三語定案

若大盜禮

卷六

次阜牧與馬國典其凡八等

也極賞而去之其或難焉一語

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執

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

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

也又可禁乎夏書曰書念

茲在茲國乘附也言每不治除于人亦當顧己

允出茲在茲

功成也 將謂由己壹也 轉

經 139—274

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繳轉此段雖正義然前大意已盡不過發明之却是餘波

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以書法結妙見李孫所重者地耳

一縱一禽且禽且縱禽縱在手方可言文瀉水於地縱

而不能禽者也膠柱鼓瑟禽而不能縱者也此傳開手

三語立案下即將庶其微却陡入魯多盜所謂縱也武

仲以盜不可詰不能詰斜冲橫驚頓跌翻駁然後落到

庶其所謂禽也正義既畢又繳轉詰盜則禽而且縱後

幅拓開又句句正義則縱而且禽禽縱自如文情飛越

讀者當悟其所以能禽能縱之故而後方知用禽用縱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六 卷六

之法
武仲之言前半辣而諧後半和而莊辣則矯橫堅峭洞
穿百扎而出之以諧故鋒有餘而未盡和則平易明婉
無微不入而出之以莊故氣雖舒而實緊此用意之妙
也辣變為和讀者忘其辣諧變為莊讀者忘其諧用筆
之妙也

李孫豈不知庶其為邾賊乃厚遇之而不顧甘為武仲
所讓而不辭重地耳然武仲但責以義而未斥其情故
作者又于傳尾補出却解書法不着李孫見首不見尾

手法極高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六 卷六

晉樂盈出奔楚 襄公二十一年

樂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國桓子樂驥也范鞅以其亡也

怨樂氏國十四年樂驥強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

能禍之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賔通國樂祁桓子妻宣子

後祁姓一婦人起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

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

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

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

吾不敢不言婦人口角范鞅為之徵成懷子好施士多

文章練要

六宗

卷六

歸之提筆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多士禍之本也樂祁范

為在此寫三人胸次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經綸妙用鍊于七字中何等筆力秋樂盈出奔楚宣子

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

隰國十子皆晉大夫樂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所謂

囚伯華叔向籍偃施出叔向人謂叔向曰單抽叔向子離

于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也若何詩曰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知也問筆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起引出

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國

奚也食邑于祁國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

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

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雖內舉

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國覺較

子覺者也樂祁二人與樂盈之士相映晉侯問叔向之罪

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情應然于是祁奚老矣

扶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應○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國言文武有惠順之德加書曰聖有蕃勳明徵定保國逸

聖哲有謀功者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

文章練要

六宗

卷六

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

稷不亦惑乎繇而禹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管蔡為戮周公右王援引三人跌落叔若之何其以虎也

棄社稷方才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詞義侃侃宣子

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

免焉而朝寫出兩人之高初叔向之母妬忽連序水斷

叔虎之母羨而不使國不使見叔向父○以其子皆諫其

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羨余懼其生龍蛇以禍

女女牧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

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合到懷子故
羊舌氏之族及于難。此段方序叔虎而樂盈過于周。通接
迎龍顧母然。服已從懷。子嬖之句暗渡下矣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
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國范宣子為王將逃罪。罪重于郊。
甸。謂為郊甸所侵掠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忽述
曲終。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繁不能保任其父之
勞。又述樂應起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
之力。而思鷹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國討姦不敢
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六 卷六
晉逐盈而自。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輶。
轅。國候送迎賓客之官
轉一境一奇絕。入此境都忘彼境。尋歸路忽逢來路。山
水之妙也。善為文者因之。此傳序樂盈見逐之故。雖非
一端而多士乃其禍本。噫。何士哉。匹夫耳。箕遺等十人
其魁也。無足惜。所惜者以叔虎而累叔向。叔向可不詳
乎。于是轉入叔向別開丘壑。寫叔向之高。樂王鮒之狡。
祁大夫之直。一一如畫。瑩徹鎮栗。橫亘于中。較前後文
字且倍而樂盈不知撒却何許。似絕不為盈奔傳者序

向既畢。又追述二母。序叔虎而合盈以結之。然後遙接
樂盈結其出奔之案。中序叔向首尾。序盈盈邪向邪。入
其境者惑邪。來忘其所自而去。反其所由耶。
寫叔向樂祁諸人。筆筆與樂盈之士相映。雖將樂盈撒
却。而精神未嘗不聯貫。但精神在無字句處。能於無字
句處看文。便能于無字句處為文。
樂祁非主也。然禍所由成。後以叔向之母與虎母映之。
奇趣橫生。
末段于盈口中述出樂書樂繁妙極。書者樂氏最盛之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六 卷六
人。繁者始衰之人。盈出奔幾于滅矣。乃反其最盛。溯其
始衰。即所以結樂氏也用意最深。

州綽論殖綽郭最

襄公二十一年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維也

以爲維誰敢不維

臣左駟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

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

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應雄字

文章練要

六宋

矯悍中丰神秀宕又一筆法

州綽爭雄舌鋒劍利雄字主也公曰寡人之雄綽曰君

以爲雄誰敢不雄三雄字醒快已見大意下却置而不

論但曰先二子鳴曰食其肉寢處其皮雌雄原借用禽

鳥字故只寓言禽鳥以應雄字何其警妙

兩段文字其實一貫後段換筆而已換筆者何勇爵是

也勇爵雄也故一貫也

晉人徵朝于鄭

襄公二十二年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

先君悼公九年我寡若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

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一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

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

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

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

楚

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

文章練要

六宋

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

周寡君盡其土實

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

歸而討之

君以朝于君

期朝不朝之間

色以大國政令之無常

日不惕豈敢忘職

夕在庭何辱命焉。失微朝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國但有其
言而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棘極暗救邑是懼其
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說到翦為仇讐無容
再着他語故簡淨結

辭甚厲乃可以折晉而不至于激晉者挾楚以示其忌
守信以慰其心也杜注謂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
之討其辭厲矣而所以敢于屬之故與濟其屬之妙全
在示人以可進可退而非屈以相從自處以禮以信而
無毫髮過當可以借口然非左氏妙手縱記其言而類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六

卷六

上三毛孰能傳之左傳載列國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詳
如子產者也子產乃終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
一人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公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國言子

觀起今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

以棄疾親子南情致纏綿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

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

國問能止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

竟不諫其父不可解乃王遂殺子南于朝轅觀起于四竟

益形下中叔豫之賢轅觀起是主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

轅觀起是主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 命移尸王許之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六

卷六

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

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結棄疾復使遂子馮

為令尹又序子馮為子南公子齕為司馬屈建為莫敖

陪有寵于遂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又序八人為觀他

日朝與申叔豫言。又序申叔為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

又從之遂歸。情得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

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

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

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意不在御至謂八人

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國夫子謂申叔如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結子馮與八人所以

以子馮觀子南以八人觀觀起明也章法易見以申叔豫觀棄疾暗也不易見蓋棄疾不能諫其父申叔乃能正其友相觀以此而未嘗明其故非如觀起與八人俱以寵而多馬相合映也有明有暗而後靈活不板斂今人所謂炤應者印板耳

此傳無甚奇特惟取其前後有情趣玲瓏掩映如冰輪文章練要木宗左傳六觀一面而八面俱見可愛玩也

卷六

情景如畫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裏公二十三年○二十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

國藩車之有障蔽者納諸曲沃國樂樂盈夜見胥午而告

使若勝妻在其中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

非愛死也知不集也國集成也○胥午盈曰雖然因子而

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口角對曰得主而為之

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

曲詳盈出徧拜之提更不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六以畫入絳國獻子魏舒絳晉都○上文曲寫來情詞詳

俗見○一畫初樂盈佐魏莊子于下軍國莊子魏絳獻子

私焉國私相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國成八年

為微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國十四年晉

命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國悼子知

中行同祖程鄭嬖于公詳樂氏無與唯魏氏及七與大夫

與之國七與官名○繳獻樂王緡侍坐于范宣子按筆勢

或告曰樂氏入矣按宣子懼桓子曰國樂王緡奉君以走固

官國官之有臺必無害也先著○且樂氏多怨子為政無

官國官之有臺必無害也先著○且樂氏多怨子為政無

上序成敗
已分以下
序戰耳如
無大關係

二樂氏自外子在位三無懼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四無懼將何懼焉五明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六要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七又東二語緊密○極子之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緣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八恐樂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九慎奉公以如固宮十密至此所以成○忽與起慶相映亦趣先著既得范鞅逆魏舒十一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十二寫得震耀驚魂破胆妙在是從范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十三名其為賊之父與二三子十四大夫在君所矣○二子曰扶之以義十五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妙在更無商持帶遂逆以迫其來十六量絕不絮貼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六 卷六

乘十七國跳上歌子車十八右撫劍左援帶國切之○此命驅之十九寫出強取如畫宣子逆諸階執二十出寫出強取如畫其手賂之以曲沃二十一益孤○描繪強取魏獻真寫生神手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二十二書其罪○又以提為接樂氏之力臣曰督戎二十三樂氏國人之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二十四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二十五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二十六國隱短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二十七詳而簡點范氏之徒在臺後二十八國公臺樂氏乘公門二十九再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三十烘染

卒樂氏退攝車從之子戎車遇樂樂再一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子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至此方再晉人圍之完入曲

序事或以簡或以詳簡之妙在蘊藉詳之妙在精彩序一也何以簡何以詳其故二時也事也傳聞不詳于聞聞不詳于見時矣變詳于常急詳于緩明詳于暗事矣要之蘊藉中無漏義精彩中無費詞鎔鍊之妙又未嘗有二也樂盈入絳變起倉卒宣子以全力圖之鮒之謀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六 卷六

鞅之勇俱百倍神智發擲于外有一字之略而當年情實失矣況襄公之末相去不過四五十年聞既詳序又可勿詳乎所以曲折描寫無微不著情躍躍如見氣勃勃如生語娓娓如聞使當日之景態活畫畢露于紙上則成敗亦洞透判斷于目中矣今人以冗長為精彩烏可語于此也

寫宣子克亂既詳故前序盈入曲沃亦詳後序力戰却盈亦詳因乎局也

序盈初入曲沃甚密不為無謀曲沃人願為之死又能

得衆見其亡命之餘能入絳者此也然不知因魏獻子
暗入于絳挾君以攻范氏而畫入焉則一入即覺范氏
得爲之備其能濟乎奉君走固宮強取魏獻子皆因盈
畫入而爲之者故用一畫字即見盈之不能有成况多
怨寡與又加以樂王鮒之機謀范氏父子之果敏成敗
之數豈待殺督戎鉤樂樂而後決乎讀者應知其用筆
之意

凡接處用提筆最妙文欲勁欲靈平接順遞固不足言
勁即遙接而無聳拔之致亦不足言靈乃遙接中有提

文章練要

六宗

卷六

卷六

後事而後接前事之法至勁至靈之筆也如此傳序樂
王鮒斐豹是矣悟此法方可言提筆

臧孫紇出奔邾

襄公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起案

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

之申豐趨

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

止

先序中豐季氏屬大夫○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

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既獻臧孫命北面

重席新樽絮之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

旅

而召公鉏使與之齒

如

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

文章練要

六宗

卷六

卷六

閔子馬見之

又序閔子馬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廢置在父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

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

以具往盡舍旃

季氏家臣仕于公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

立一案臧孫禍之所本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

之御騶豐點好羯也

忽序孟氏一段爲季孫視妙又以

豐點爲臧

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氏疾

豐點謂公鉏

苟立羯請讐臧氏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

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①則季氏信有力於滅氏矣。國滅

氏因季孫之役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欲專立孟氏之弗。少則季氏有力過于滅氏。○點退之妙如輕燕掠水。

應已如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

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

長之有唯其才也。忽應擇才且夫子之命也。○國遂誣孟孫。

遂^②羯秩奔邾。廢立又一案。滅孫入哭甚哀多涕。○接得

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前文滅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

文章練要 卷六 左傳六

無日矣。忽序滅孫自言一段前為廢孟氏閉門告于季孫

曰滅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國欲為公季孫不信滅孫聞之

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滅氏。國辟穿蔽也于滅氏

使正夫助之。國正夫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

季孫季孫怒命攻滅氏乙亥滅之。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結小初滅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

嬖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③之滅賈滅為出在

鑄。忽追序滅紇之生又滅武仲自邾使告滅賈且致大蔡

焉。國大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

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國為自為請○又

滅孫如防。國滅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

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國文仲敢不辟邑乃^④滅為滅紇

致防而奔齊。結案此其人曰其盟我乎滅孫曰無辭。國廢

謂無辭以罪已。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

焉。國惡臣謂奔亡者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

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國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盟叔

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國謂諸

文章練要 卷六 左傳六

孟于晉○廢國常三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為他迴

字亦隱射滅孫之罪。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為他迴

孟椒曰。國孟獻子之孟椒曰孟椒服惠伯孟椒服惠伯孟椒服惠伯

氏曰無或如滅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滅

有人焉誰居。國居猶其孟椒乎。一結蕩漾多

滅紇為季孫廢長立少自謂結其歡心可無患也。不知

其亡家之禍即由于此。左氏序之詳為佞人戒之深矣。

而章法之妙爛如雲錦初以申豐之正直閔子馬之忠

良觀得滅紇鬼蜮情形如臨秦鏡繼序公鉏立羯一一

摹倣滅氏凡紇所以立悼子者公鉏即以之立羯而立

羯即。以之。報。滅。孫。摹。神。欲。飛。繪。景。如。睹。雖。滅。孫。不。與。其。事。而。字。字。印。滅。孫。之。影。攝。滅。孫。之。魄。妙。趣。難。窮。及。接。滅。孫。入。哭。一。段。空。靈。跳。脫。前。後。俱。動。然。後。入。孟。氏。之。譜。以。及。其。亡。捻。是。先。一。步。手。法。耳。統。亡。後。尚。有。納。請。如。防。盟。滅。氏。諸。事。却。又。提。筆。追。序。滅。賈。滅。為。以。及。統。之。以。少。牽。長。然。後。序。入。而。滅。統。之。立。與。滅。為。之。請。俱。與。季。孟。天。然。符。合。情。態。萬。千。然。則。統。之。敢。為。非。禮。以。成。人。不。義。者。抑。有。由。矣。萬。笏。奇。峰。總。由。一。脉。至。于。盟。滅。氏。雖。屬。餘。波。而。點。出。般。適。立。庶。及。廢。國。常。二。語。乃。收。束。通。篇。不。特。閒。情。文。章。練。要。六。宗。左傳六卷六。王點綴而結歸淡宕又掃盡前踪所謂天馬無踪自往還者其妙愈看看不窮愈批批不盡也。

叔孫豹如晉 襄公二十四年

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一。謂。字。穆。叔。未。對。波。瀾。橫。生。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二。謂。字。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三。謂。字。非。不。朽。也。反。駁。魯。有。先。大。夫。曰。滅。文。仲。陶。唐。御。龍。諸。氏。既。沒。其。言。立。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正。答。不。朽。字。穆。叔。過。中。此。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後。並。舉。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謂。字。五。正。若。夫。保。姓。受。氏。二。立。文。章。練。要。六。宗。左傳六卷六。王以。守。宗。祧。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謂。字。六。又。反。駁。不。朽。

孔。子。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一。色。不。能。成。錦。一。音。不。能。成。樂。取。乎。雜。也。曰。參。伍。曰。錯。綜。雜。而。已。此。傳。論。不。朽。而。以。六。謂。字。相。間。成。章。宣。子。曰。何。謂。不。知。所。謂。不。朽。也。曰。其。是。之。謂。謂。不。朽。非。不。朽。也。穆。叔。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反。駁。其。所。謂。不。朽。曰。其。是。之。謂。曰。此。之。謂。不。朽。正。告。以。所。謂。不。朽。也。至。其。終。復。駁。其。所。謂。不。朽。者。曰。不。可。謂。不。朽。只。此。六。謂。字。將。不。朽。非。不。朽。

錯。雜。出。之。而。雲。崩。濤。湧。文。章。遂。不。可。勝。用。雜。之。義。可。不。講。乎。

何。謂。也。下。即。接。昔。句。之。祖。云。云。乃。橫。揅。穆。叔。未。對。一。句。世。祿。非。不。朽。不。說。盡。留。于。結。尾。申。說。三。不。朽。亦。不。一。口。道。出。先。抽。立。言。後。始。並。舉。短。短。篇。中。波。瀾。層。疊。如。此。讀。者。詳。之。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六

卷六

卷六

楚子伐鄭

襄公二十四年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

門。次。于。棘。澤。謂以齊無宇乞師故諸侯還救鄭。謂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

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謂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也鄭人卜宛射犬吉。

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謂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伏案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謂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

然。部。婁。音利。按。音利。無松栢。謂部婁小阜松栢大木喻小國異于大國。○峭鍊深蓄下面無限奇文俱

伏于。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與不可既食而後食之。與不可使。

御。廣。車。而。行。謂兵已皆乘乘車。謂安車。○將及楚師而後

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謂轉衣裝。○雄奇近不告而馳之。謂射犬

敵不告而馳。○夾序皆取胃于橐。而胃入壘。皆下搏人。以。

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謂射犬又不妙皆超乘抽弓而射。

既免。復踞轉而鼓琴。謂雄奇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謂言同乘義如兄弟

胡再不謀。謂謂不告而馳不待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

怯也。支吾皆笑曰。公孫之亟也。謂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應明坐外後食舉

動非部。楚子自棘澤還使蘧啟彊帥師送陳無宇。完前

二子負絕人技勇。激射犬以見已能事近戲。非勝負所。

關。然楚所以不敢犯晉者。此舉未必非一助。左氏爲二。

子寫焰傳神毛髮皆動而先序大叔之言曰大國之人不可與已伏後案又曰部婁無松栢孕奇毓幻五字萬象包羅如膚寸之雲瞬息騰龍馭鳳變化山川樓臺不可方物絕世奇觀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六

四

卷六

文章練要卷之六終

文章練要卷之七

大興王源

潁州甯世簪

桐城戴名世

歙縣程城叅正

左傳七

齊崔杼弑其君光襄公二十五年

齊棠公之妻棠公大夫東郭偃之姊也從婦人起來弑君之由也當知其下

文章練要六宗左傳七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七

卷七

棠姜而蔑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因無別故及于今

君出自丁國齊丁公臣出自桓桓公桓不可先以禮明武

子筮之遇困國坎下之大過國巽下史皆曰吉觀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國坎為中男故曰夫風隕國風

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國困六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其次以並明崔子曰發也

國寡婦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以上序崔莊公通焉簡

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

其無冠乎點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國間晉之曰晉

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

近之乃為崔子間公賈舉為崔子之賓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

莒子朝于齊外傳八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國欲使公

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

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國為崔子開公也重言侍

人者別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

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楨有

淫者不知二命國言崔子宮近公宮干楨行夜得淫者公或詐稱公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

文章練要六宗卷七

踰墻又射之中股及隊遂弑之以上序公賈舉州綽師以淫被弑

公孫教封具鐸父襄伊婁堙皆死國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共死于崔

子之官○應群從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

者皆為崔子作賓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

于崔氏為崔子作賓申蒯侍漁者國監取退為其宰曰

爾以弑免之國弑宰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

皆死又二人為公死崔氏殺驪養于平陰國平陰大夫公外嬖又一人

為公死亦為崔子作賓而句法變○國傳言莊公所養晏

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以上序諸嬖之死晏

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另序晏子不為公死有連奉其人曰

死乎映前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

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空宕數語以變君民者上勢情文俱妙

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國間晉之

之中序一番正論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應諸死者且人有

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國言已非正卿將用

死亡之義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國以公尸與三踊而出何所歸趣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以下序晏子略斷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國二子莊公黨○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孫僑如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索略映生景公序景公之

文章練要六宗卷七

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陪盟國人于大宮國大

公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

社稷者是與有上帝乃歎國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易其辭因自歎

仰天抄卷之詞情景如生從所未有○以上序晏子辛

已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與景公盟○帶應莒子亦奇大史

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

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

還國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帷縛其

妻而載之生出一問丘嬰之妻為與申鮮虞乘而出國二

公近鮮虞推而下之臣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二人餘波行及奔中國道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國言道狹難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曰速驅之練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閒情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國側瘞埋之不殯于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車結莊公葬

自棠姜之娶至大史之書種種事情只一滾序下不分段落又一章法也天下至平者無如水水而波則不平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七 卷七

平何以波風也砥也高下也曲折也風則波砥則波高下曲折則波寧有心于不平乎隨其所遭因其自然之勢而已文之妙亦如此但平平寫去而因其常以為常因其變以為變因其正以為正因其奇以為奇因其純以為純因其穢以為穢只在剪裁得宜安頓恰妙運用不測則天工非人巧矣然非慘澹經營天工何由得哉此文亦是平序無奇乃序崔杼之娶棠姜而先詳東郭偃陳文子不可之言則波也序莊公淫棠姜被弑而及賈舉諸人爭為之死則波也叙晏子之不死而詳載君

死社稷之論亦波也序崔慶立景公而大書晏子之盟言與大史之直筆皆波也至叔孫之內女間丘之載妻點染映帶莫非波也然俱以剪裁得宜安頓恰妙運用不測而後成一篇天工文字豈若世之以庸平呆板為自然者乎吾嘗謂慘澹經營是經營自然探得此中消息而文之道思過半矣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七 卷一

蔡聲子復楚伍舉 襄公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子朝之子有朝之子伍子娶于王子年王子年為申公而亡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

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平晉楚明年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

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七 卷七

楚有材晉實用之

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

歸生聞之

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毋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

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

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而憚恤民不僭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

加膳則飫賜

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

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

今楚多淫刑其大夫多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

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失之迫以有上文推論刑賞一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

夜軍之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七 卷七

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

于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

之鄙

役歸一人簡兵蒐桑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

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

元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陳叛故糾今尹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

奔晉。楚材晉用三人晉人與之邢邑。國晉以為謀主。三點扞禦北狄。

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為

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且

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國見成七年○第三段廣若教之亂。國在宣伯

賁之子賁皇奔晉。楚材晉用四人晉人與之苗邑。國晉以為謀主。四點

鄢陵之役。國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

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

之樂范易行以誘之。國易行謂簡易兵倫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國二

重子。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七卷七

王夷師燔。國夷傷也吳楚之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

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國第四段廣若教之亂子木曰是皆

然矣聲子曰今又甚于此。方出主意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

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

曰庶幾救予亦弗圖也今在晉矣。點晉人將與之邑以比

叔向彼若讎害楚國豈不為患。點晴○上四段文字不遇

更不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多着。樹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

意之所在不可鬆不可緊筆筆皆與關注却千迴百折

而後出斯為善也楚材晉用楚之大害聲子為椒舉作

說客意只此開口即將楚材晉用說破緊也下不言楚

害泛泛焉推論刑賞鬆也既而一句打轉直指楚害震

疎透疎使聽者神悸緊也下却不入椒舉別舉四人為

舉作引鬆也四段後夾序子木一語瀏灠輕轉下方出

椒舉而直截了當更不粘帶緊也驚風激電忽尔皓月

疎雲峭壁危巒接以平岡幽徑要之精神無鬆不緊情

致有緊必鬆相劑以成章相反而得用也

班荆一段情景使人神往欲涕不過九字而動人若此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七卷七

真而已

我必復子一語成算已定又以多時之經營蘊釀故與

子木衝口而道縱橫捭闔曲折淋漓無不達之詞無不

暢之意故供得左氏一番痛快揮灑也

謀主二字取要段段點出所謂材也棄材資敵而使之

謀已能無懼乎况已往之害彰彰而將來可無慮乎立

言極痛切處

晉偽封烏餘 襄公二十六年二十七年

齊人城邾之歲國在二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國烏餘

○一竊襲衛羊角取之再襲衛邑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

其竇入國雨故介于其庫國入高魚庫以登其城克而取

之三襲魯邑又取邑于宋四取宋邑是范宣子卒國范

諸侯弗能治也所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提筆文子言

于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

烏餘之地皆討類也前文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

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大夫能無用

文章錄要 木宗左傳七 卷七

師言有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必周國周密也必密來勿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妙烏餘

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國效致也偽若致邑

有多少密約却而遂執之妙盡獲之妙皆取其邑而歸諸

侯諸侯是以睦于晉素結

前序烏餘之狡橫使人恨後序胥梁帶之權謀使人快

不恨不快恨極快極總見趙文子之賢極也故一語結

之曰諸侯是以睦于晉而杜氏謂傳言文子賢故平公

雖失政而諸侯猶睦此作者之意也或謂文子偏告失

地諸侯各以兵來會聲烏餘之罪而誅之而盡反其地

義聲不尤著諸侯不尤睦何必取之以詐而自安于偷

乎曰是則然矣較諸貪其地底其私不顧諸侯之貳而

致晉國之衰者其賢不肖更何如乎作者善之是也譏

之刻也不必也

寫胥梁帶之權謀筆筆簡練而妙用無一不傳故不知

簡而詳之法烏可與言史

文章錄要 木宗左傳七 卷七

盟于宋 襄公二十七年

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國欲獲息民之名○弭兵之舉成于向戌成主也名字斷案斷其心也如晉告趙孟趙

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

○九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詳序晉如楚楚亦許之楚如齊齊人難之波陳文子曰

晉楚許之晉楚一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携我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齊又告于秦秦亦許之秦又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七 卷七 皆告于小國小國不必而爲會于宋一段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晉獨序○丙午鄭良宵至鄭獨序○六月丁

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國折俎折升之于俎合卿享宴之禮故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

文詞段序宴享一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魯齊衛並序而齊又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錯綜○至字

丙辰邾悼公至邾獨序○至字五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楚先序一人錯綜○至字六成言于晉國時令尹子木止陳遼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

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

國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滕獨序○至字七

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

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國驛傳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詳序成言一秋七

月戊寅左師至國從陳還○至字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于黑肱素要齊庚辰子木至自陳楚獨

至字九陳孔魚蔡公孫歸生至陳蔡並序曹許之大夫既至曹許並序不書人名句變○至以藩爲軍國示不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七 卷七 各處其偏國晉處北楚處南○二段至宋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

○奇峯突起趙孟曰吾左遷入于宋若我何國營在宋北東門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東甲國甲在宋中欲

森通 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信字一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信字二是以來服若不信信字三是棄其

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信字四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信字五大宰退伯州犁告人曰

今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信字六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字七信以立志信字八衆以定之信字九信三者

具而後信亡信字何以及三趙孟患楚乘甲再提乘甲以殺綿層波以

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信字猶不可單斃

其死信單盡也斃路也○句峭觀林子先生謂七信字若合諸

侯之卿以為不信信字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信非子之

患也信楚言言當死晉夫以信召人信字十二○信字此

而以偕濟之信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我因宋以守

病信國為楚所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信死助我則力可

倍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信弭兵而稱兵以

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信將盟○未盟之前先序將盟一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七卷七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信國兩事晉楚則

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

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

吾匹也乃盟信如此入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信義恐非晉

楚爭先晉人曰晉故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

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

也久矣信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非歸其尸盟也信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

有尸盟者信小國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

桑信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何如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信于其君子產賦隰

晉有信也信蓋孔子述正之○信字壬午宋公兼享晉楚

之大夫趙孟為客信客一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

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

門之外信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也今子木問于趙孟

曰范武子之德何如信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信跳

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

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

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信五段盟後餘波而借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七卷七

趙孟叔向為晉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信國自宋子展伯有子

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

皆賦以卒君賦武亦觀七子之志信別開子展賦草蟲信南曰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信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既觀止我心則降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信君辭伯有賦鴉之奔

奔信國鄭風趙孟曰牀第之音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

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信功召伯雅四章曰蕭蕭謝

召伯成之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信于其君子產賦隰

桑信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何如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桑信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何如

國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國
心藏之何日忘之欲子產見規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曰好樂
風取其韻子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曰好樂
遇適我願子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曰好樂
無荒良士翟翬趙孟曰善哉你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
段賦桑扈禮文故能受天祐趙孟曰匪交匪教福將焉往
運此桑扈詩卒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七段逐段
詞妍壁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
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
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年矣文子曰其
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七卷七

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國削實左師之
天地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
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妙又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
直鄭風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國遠詩恤憂向
戍之謂乎七段結歸向戍功為所專過亦所獨
向戍弭兵亦功亦罪功在使中原遺子得免數十年爭
戰之殃罪在使晉無外懼而日即于榆中外無復防閑
而諸侯相率以朝于楚故始書其為名終書其請賞而
結之以子罕之論所以紀其功罪之實而大著其人品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七卷七

末段收束通篇。以子罕作結。踢倒當場。傀儡劈開立地。乾坤將惹。大一篇經綸文字。掃得冰消霧卷。而杳然去。洒然止。接入太虛。讀者不知思議。何從矣。

文章有設色處。有見態處。有出奇處。有扼要處。有取巧處。有翻案處。不設色。則枯。不見態。則板。不出奇。則平。不扼要。則散。不取巧。則呆。不翻案。則死。然孰宜設色。孰宜見態。孰宜出奇。孰宜扼要。孰宜取巧。孰宜翻案。種種固大有分辯。在惟斟酌。不失其宜。安頓。不失其所。而出之無迹。練之無形。然後可與言文也。何謂設色。如此傳序。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七

卷七

諸大夫至宋。與垂隴宴趙孟是也。何謂見態。如此傳之數許字數至字。與趙孟之贊七子。及結尾數語是也。何謂出奇。如此傳之叙將盟一段是也。何謂扼要。如此傳始書向戌以為名。終書其請賞。并數信字是也。何謂取巧。如此傳由叔孫違命序入定盟是也。何謂翻案。如此傳序子罕之論是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文章之能事畢矣。

公如楚

襄公二十八年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國君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折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折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折子服子始學者也。國言未識遠。○三折。榮成伯曰。國榮遠圖者。忠也。四折。○單抽昭伯而遠。公遂行。宋向戌曰。奇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故反昭伯。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故同惠伯。待其立君而為之。倫宋公遂反。作實妙。拖宋一段。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七

卷七

公欲反三字起案。公遂行三字結案。中序四人之論。昭伯欲行者也。惠伯欲反者也。穆子是昭伯而非惠伯者也。榮成伯斷從昭伯而置惠伯于不論者也。四折筆法。如組如舞。已令觀者愛玩難舍。乃又拖宋一段作實。以宋公之反觀公之行。以向戌之論觀四子之論。風致嫺然。波瀾萬狀。如鉅鉏石鐘。雖小小景况而奇妙自與丘岳齊觀。未可以優劣論也。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

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

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先一段論人請

觀于周樂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

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一為之歌邶鄘衛曰

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兩樣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三樣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七

二

卷七

四樣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

公乎國未可量也五樣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其周公之東乎句調與論王風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六樣為之歌魏曰美

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風中

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為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

之後誰能若是八樣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九樣

自鄧以下無譏焉變句片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十樣句調

雅杜註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

之德乎十一樣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通而不逼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

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廢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哉猶有憾十三樣見舞大武者國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

若此乎十四樣見舞韶虞者國湯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七

三

卷七

慚德聖人之難也十五樣見舞大夏者國禹曰美哉勤而

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十六樣見舞韶箭者國舜曰德至

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國情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

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矣十七

樣句調國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箭而季子知其終也季

禮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

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因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

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中一段論樂廣大精

微而文字逐節變換亦有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國吳子餘

一句再序論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

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

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于樂高之

難。國在昭八年。○帶序後事。點。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

產獻紵衣焉。點。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修難將至矣。政必及

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

魴。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

晉。將宿于戚。國孫文。邑。聞。鐘聲曰異哉。忽映論。吾聞之也。辨

而不德。必加于戰。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國文子。懼猶不

足。而又何樂乎。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又在

殯。而可以樂乎。國獻公。未。遂去之。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七

卷七

琴瑟。聯論樂。奇筆。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

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後一段復論人為論

樂後殿而多寡詳畧參差入妙

虞夏商周之所以興。聖人之德之妙。列國之治亂。以聞

音而辨之。當代卿大夫之賢才。及其終身得失。以一見

而知之。心慧識高。學博辭敏。春秋有二人乎。左氏為之

傳真。曲揭其胸中。摹繪其神吻。使其人如在目。聲如盈

耳。而文字首尾論人直而婉。朴而文中論樂悠揚頓宕

希微杳渺。態如雲霞之恍惚。無定調如絲竹之噉。繹成章。嗟乎。季子之賢尚矣。苟非妙手。誰與傳之。

三家村中學究。亦知讀季札論樂文字。但截其首尾。不知其以論人為先。驅又為後。殷遂使章法之妙不顯。蓋不知文者不能純知。而不精者不能襍。未有一色到底。可以言章法者。噫。純易耳。襍難也。物相襍。故曰。文聖人之言。非要而不繁者乎。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七

卷七

參差者。亦映帶也。此種情文。鮮人領會。然則截去首尾。

單讀論樂一段者。蒙在不識字之下。而罪在不讀書之上矣。可勝道哉。

晉用絳縣老人 襄公三十年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杞與衆也城絳縣杞在往年

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國使言其年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

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國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〇注未

詳〇故為瑣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一君魯叔仲惠伯會卻

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國在文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于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

又証一事渺不相決瑣細得妙七十三年矣算出史趙曰君又一亥有二首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七 卷七

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國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

置身傍〇算出日數士文伯曰君又一然則二萬六千六百

有六旬也點明日數分兩趙孟君又一問其縣大夫則其屬

也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

之多虞不能由吾子國由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

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

陶國主衣以為絳縣師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與尉國以

老故〇于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

可喻也國喻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國士以為佐有史

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添局外其朝

多君子其庸可喻乎勉事之而後可如此結穴有龍

不過七十三歲幻出如此奇文老人奇也師曠史趙士

文伯皆奇也然亦平耳及序趙孟之用老人季武子之

論晉國而此事雖小可以見大矣杜注云傳言晉所以

強不失諸侯且以明歷明歷尚屬餘義所關豈小哉龍

之潛也尺寸間耳及呼吸風雨騰蹕山谷天地為之簸

蕩日月為之晦冥仍不過此尺寸之物之所為也嗟乎

變化之神如是矣哉苟非神物變化何從焉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七 卷七

變化之神如是矣哉苟非神物變化何從焉

鄭子皮授子產政

襄公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國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偏。國近大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國為猶治也。○族子皮曰虎帥

以聽誰敢犯子。先答族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

寬。國為大所恤故也。○次答國小而偏。子產為政。特書一

有事伯石。國伯石公孫段。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

也奚獨賂焉。國言鄭大夫共憂鄭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

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國言成猶

也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國言猶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

文章錄要 六宗 左傳七 卷七

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國先和大族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治鄭先

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安大一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

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

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國畏其作亂故罷

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上下有服。國公卿大

田有封洫。國封疆也。廬井有伍。五家相保。○大安矣而

後諸法。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國因

罪而斃之。○法立。豐卷將祭請田焉。國獵弗許曰唯君用

矢而後賞罰可行。

鮮。國野。眾給而已。國衆臣祭以芻黍為足。○實罰行矣。子

張怒。國豐退而徵役。國召兵欲子產奔晉。用子皮止之而

逐豐卷。應虎帥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

其田里及其入焉。國田里所收入。○今行禁止。從政一年

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國畜也。奢侈者取我田疇

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結以

有情致。

賓主有極難分處。如此傳子產論鄭曰國小而偏。族大

寵多。二者原無輕重曷分賓主。且子產當國內而制服

強宗。外而接應大國。二者乃其治鄭大端。烏得以族大

寵多為主。國小而偏為賓乎。然文各有局。局不同則賓

主隨異。子產之言雖二者並重。而此傳所序先在安大

即子皮之言亦以治內為先。事外為後。固不得不以族

大寵多為主。而不可以二者為並重矣。有所重必有所

輕。無所輕即無所重。輕重之間銖兩不可以不辨。

子產妙用全在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一語無數強宗

大族不能出其掌握矣。然藏而不露。未便先與人道明。

作者便以斬截之筆出之更不多着所以能傳古人之微

安大不止處伯石二事作者姑述二事以聚其餘蓋先用權宜籠絡以慰其心使不相齟齬而後可以立吾法法既立則不必復事姑息而威可行故豐卷請獵遂執而不許蓋借卷以立威而警其餘也然行法之初驟用重典亦恐未便故奔晉以激子皮而逐之又請其田里而復之逐之則威立復之則大愈安此其撻繼之妙而法之所以行也于是以與人之誦結之而子產之大要

文章錄要 木宋 左傳七

卷七

備于此矣子產為春秋第一人左氏摹寫之工亦為第一一人此其為政之始故序之周詳簡要如此讀者詳之七穆皆強宗伯有死而良氏亡矣所存者罕氏國氏駟氏豐氏游氏印氏子產本族既無豪強而罕游印三族歸之所不服者豐氏駟氏伯石豐卷皆豐氏也二人處置得宜而豐氏服矣于是難制者唯駟氏一族而駟氏一族難制者惟子皙一人子皙鋤而鄭之內難平矣然子皙非豐卷比鋤之正不易易子產更有無數機權妙用在也然規模已定于此矣

鄭伯如晉 襄公三十一年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晉先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失禮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冠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容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善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詞亦得體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晉辭引出子產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

文章錄要 木宋 左傳七

卷七

事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晉罪陳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敝邑之罪說破已情今彼塞口今彼塞口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拓開一句妙盡一說壞垣則詞竭而責之不暢有宮室卑庳音卑無觀臺此一宿地步寬展方可暢所欲言柳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痺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國填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官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國代中車脂轄國中車主隸人牧圉各瞻其事國瞻視客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國展陳也

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

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舊患國言

如此寧當復有舊患耶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打轉○將文

詳述一語一句今銅鞮之宮數里國銅鞮晉離宮名○承

打轉下入正傳今銅鞮之宮數里上責他一句方入容館

力而諸侯舍于隸人隸人舍如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

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前合若又勿壞方入

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詞直使他無

雖君之有魯喪替他開一亦敝邑之憂也地自己又估一若

獲薦幣緊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悼勤勞結歸委文伯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七 卷七

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國受諸

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

其宴好而歸之點染生色乃築諸侯之館完叔向曰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也詩

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定國莫其知之

矣國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此子產應對諸侯露丰采之第一事也天下惟禮足以

屈人而無禮不得不屈于人但辭不能達則已之禮不

伸而人之無禮不見又何人之能屈乎子產有辭不過

認禮真說禮透非如戰國辯士變易是非顛倒白黑也

毀垣納車馬似屬孟浪然吾君奉王帛冒霜露跋涉千

里以朝于晉晉侯乃不以時見先處于無禮而閉閤不

足容車馬又非所以待諸侯于是執定彼之無禮而自

處于有禮則竟毀其垣寧慮無辭以應之乎蓋子產之

辭已定于未毀之先非辦于既毀之後故雖以晉國之

強盟主之導不得不立為之屈也乃其錯辭之妙數語

大義已盡却不說出壞垣又遠引文公宕開局勢極力

鋪張相為反映一句打轉而晉罪遂不可勝言然後略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七 卷七

點壞垣隨為彼開一後路而委婉以結之真所謂不卑

不亢有剛有柔詞今之妙品也左氏序此全妙在開手

直提壞垣一句橫突驚人蓋子產之舉甚辣而左氏之

筆亦辣結尾拖序叔向數言纏綿盡致蓋子產之辭入

妙而左氏之文亦妙非此曷足相發乎

衛北宮佗聘鄭 東公三十一年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音

勞于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國用聘禮而文子入聘子羽

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

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

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國此

文子辭○渾渾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上文將子產

論鄭藏過子產入凌空峭舉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義秀而文能字公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注知諸侯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

文章練要 左傳七 卷七

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謀于野則獲謀于

邑則否注此才性之發○印段不在所序之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

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

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

有禮也掉尾勢矯而致遠

文有入筆有出筆入者入吾意出亦出吾意也意之所

在不可輕出先思一入法又不可漫入先思一出法入

要曲而別出要脫而矯務使讀者觀其入不知其所以

出觀其出又不知其所以入斯為善耳此傳本叙子產

之擇能而使却以北宮文子為入筆諸賢略見絕不及

子產文子言鄭有禮亦不及子產所謂曲而別也乃轉

筆忽出子產所謂脫而矯也既出子產主意點明方將

諸賢按序一番又將子產使能詳序一番然後繳轉前

文而結之觀其入筆方知出筆之妙觀其出筆愈知入

筆之妙也

前叙諸賢有印段而無裨諶後則有裨諶而無印段後

序諸賢各詳其能前則但詳逆客按似不甚昭應者皆

錯綜之妙也

文章練要 左傳七 卷七

鄭子產論尹何爲邑 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上少字。敢有情。吾愛之。引出子產。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子引出。

數學。夫亦愈知治矣。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一其傷

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此段駁其愛

多情。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

再開一筆。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又一大官大邑身之所

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又其一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七 卷七

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

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

暇思獲？又非喻○此段駁其學。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

附在吾身，應製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

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

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

行。知已十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又吾豈敢謂

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

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

子產能言。左氏善序，故寫得婉暢切摯，曲折纏綿，使讀

者魂動心死，千載下如親炙其微，而聆其娓娓，何其妙

也。

有子皮之賢，而後子產能爲鄭國，垂訓深切著明，可爲

千古謀國者龜鑑，共用五喻，層疊芊眠，點染生動，耐

看。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七 卷七

衛侯在楚襄公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圖之威儀起案○威儀一

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立案公曰

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二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案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威儀三○

論威儀不著今尹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而句注射令尹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分論威儀筆法君有君之威儀五威儀其臣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今聞長世反射臣有臣之威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七卷七

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反射

是以下皆如是省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論威儀衛詩曰威

儀棣棣七威儀不可選也開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八威儀周詩曰朋友攸攝

匡佐攝以威儀九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威儀

十論威儀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忽引文王作証大國畏其

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一証畏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一証則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

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再証文王伐崇再駕

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再証文王之功天下誦而

歌舞之可謂則之再証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再証

象有威儀也威儀十一○繳筆緊峭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

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

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威儀十二○結

威儀五層

威儀美德也使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也然威儀有別

君有君之威儀不可替也臣有臣之威儀不可越也以

臣僭君亡無日矣謂之有威儀可乎文子論令尹圖之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七卷七

意如此然作者于意之所在逞逞滅其跡隱其形或錯

綜以亂之或固圖以溷之捻不欲讀者一目了然務使

彷彿莫定疑似不能甚解而後其筆始高如此傳直提

文子見令尹之威儀而斷其不終威儀似非美德及詳

論威儀而威儀乃有國家之先圖則其意固固圖莫辨

矣然先曰民所不則以居民上不可以終後曰君有君

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又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

大小皆有威儀則令尹圖之威儀非其威儀矣只不與

人明明指破而半吞半吐使其義半現半隱此用筆所

以高章法所以妙也。論令尹圖數語斷盡無餘義矣。自何謂威儀以下論威儀耳。然五層文字無不與令尹反。射至引文王一段更妙。蓋與令尹似君尤為切照。故述之取詳。而一結汪洋恣縱。極論威儀見如此而後謂之有威儀。威儀可僭越乎。結構經營匠心慘淡。共十二個威儀字層峰複嶺倒側離披一徑秋毫緣崖而上一轉一丘壑一步一洞天烏可艸艸讀過。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七

卷一

文章練要七卷終

文章練要卷之八

大興王源評訂

潁州甯世蕃全閱

桐城戴名世

歙縣程城參正

左傳八

鄭伯享晉趙武 昭公元年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

趙孟 國戒禮終趙孟賦鞞葉 國小雅義取不以微物子皮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八

卷八

遂戒穆叔且告之 國告以趙孟賦鞞葉 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

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

五獻之蓬豆于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冢宰矣

乃用一獻 詳瑣得妙 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 國詩召

有巢而鳩居之喻晉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 國亦召

君有國趙孟治之 曰小國為繫大國省穡而用之 國義取

其信不求其厚也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國召南

其何實非命 國言何敢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國召南

子徐以禮來無使我 趙孟賦常棣 國小雅取凡今且曰吾

失節而使狗驚吠 趙孟賦常棣 國小雅取凡今且曰吾

兄弟比以安尤也可使無吠 趙孟賦常棣 國小雅取凡今且曰吾

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國兕爵所以罰不德比以安自知免此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國不復見

以賦詩為章法如荇藻參差漣漪蕩漾泳之游之將移我情

一幅鄭宴趙孟圖人人聲音笑貌俱繪出寫生妙手

此一宴也雍容和樂猶見三代遺風過此趙孟卒而晉

日衰諸大夫惟賄是求自韓宣聘鄭而後無復有循典

禮修宴好者矣禮壞樂崩陵夷至于戰國三代遺風掃

文章續要 木宗 左傳八

卷八

地而後世遂不可復見嗚呼吾不復此豈特趙武一時

之歎哉千古同慨矣

晉荀吳敗狄于大鹵 昭公元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葦狄于大原國即大原也崇卒也國崇

○二句將戰序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國地險不以

什共車必克因諸阮又克請皆卒國去車為少卒自我始乃毀車

以為行五乘為三伍國車三人五車十伍荀吳之嬖人不有

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五伍于後五陳此中

軍專為右角參為左角此二拒也右地狹故偏為前拒

也仍以前為前以誘之以誘之特在偏耳翟人笑之即笑

拒耳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敵已有間不待其來而先發制

文章續要 木宗 左傳八

卷八

開手一筆領起曰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

卒也雄濶瀾瀚有崩雲倒峽之勢而崇卒二字精簡莫

比只此二語已抵一篇千萬言文字矣下始追序魏舒

崇卒之議而點綴一嬖人以為生色然後取陳法戰法

而詳之為五陳至誘之陳法也未陳而薄之戰法也舍

車為徒蓋以險阨不利于車乃兩伍專參皆卒而偏仍

以車蓋以偏為誘欲致之專參之間而夾攻之此陳法

也及翟人望見大笑于是乘其無備出其不意不待其

來而先發以制之此戰法也詳簡古拙不過數語又抵一篇千萬言文字矣予嘗謂千古以文章兼兵法者唯左氏一人但看此種便知

晉侯有疾

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一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二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三疾卜人曰實沉臺駘為祟入二神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四帝有二子伯曰閼

伯陪季曰實沉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后帝不臧五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六國商丘宋地主祀辰星大火也

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七國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遷實沉

于大夏主參八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

唐叔虞九增出晉祖從詳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蓄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

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

主特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序實沈昔金天氏十國少有

裔子曰昧為玄冥師十一國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十二國臺駘能業

其官宣汾洺洧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十三國顯封諸汾川

沈姒蓀黃十四國四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

則臺駘汾神也十五序臺駘明確○答二神原委井然皆屬于

真也奇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十六晉其為晉祟無疑矣孰知是空中幻影非妙哥妙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十七校方悟上文之妙山川之神

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崇之十八明確日月星辰之神則

雪霜風雨之不時略逗于是乎崇之駁實沈明確若君身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駁

明確快利如鋒下方就君身而正言之僑聞之君子有四時節字一朝以

聽政畫以訪問夕以修令所施夜以安身于是乎節宣其

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國秋集也底滯也露藏

滯而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國史明也○此二句屬上

藏露致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文官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昏亂百度也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謂其不時不節意

中指女色耳却渾言之先作一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層下將女色另作一層○疾四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義先盡矣則相生疾國同姓之相與先義矣此不

文章練要左傳八卷八

可解○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晉

疾五必以色荒致疾而取同姓尤失禮但謂違此二者古之所

慎也國史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

司也出方單以禮同姓為言提今君內實有四姬焉方實指

此句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仍說妙弗可為也已

國為四姬有省猶可又單抽無則必生疾矣疾六○三言

疾之知生叔向曰善哉昧未之聞也此指實沉臺此皆然

矣此指臺四時取同姓之說也○二語連讀竟不相屬細

然焉生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哲對

曰其與幾何國言將無禮而好陵人禮字略怙富而卑其上

弗能久矣此段無關於晉侯之疾只以其與幾何弗能久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結子晉侯求醫

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又序一醫為曰疾不可為也疾是

謂近女室道破疾如蠱八非鬼非食鬼字照前惑以喪志

國惡女色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良臣不祐故將

而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節字先王之樂樂奇所

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國五聲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

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國此謂先王之樂得中于是有煩

文章練要左傳八卷八

手淫聲悖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國五降而不息

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至于煩

乃舍也已無以生疾才轉到疾然亦君子之近琴瑟以儀

節也非以悖心也又轉到樂更奇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

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國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

此下方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國

言疾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過則為蓄陰淫寒疾陪

一陽淫熱疾十二風淫末疾國末四支也○雨淫腹疾

十四疾晦淫惑疾國晦夜也冥寢過節則明淫心疾國明

思慮煩多心勞生疾○陪○疾十六女陽物而晦時通女常隨男故言陽物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二句應前近女室○今君不節不時

能無及此乎以不節不時提結之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又以

波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

無關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

蓄禍興而無改焉國改行以教蓄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

合到晉侯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

云也趙孟曰何謂蠱易局陣作收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

也應于文皿蟲為蠱者為蠱○一釋蠱字奇文穀之飛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八卷八

亦為蠱國發久積則變為飛虫名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

謂之蠱男而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三釋蠱

字奇皆同物也結法奇變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

之映子產

晉侯曷疾乎色耳色荒致疾難語人也人亦難與言也

雖然不得不言言之固有道也實沉臺駘誕乎非也卜

人言之不能知之叔向趙孟之賢舉莫知之豈其誕耶

然疾自疾祟自祟祟由疾生疾不由祟作疾曷作曰色

耳荒于色耳故前段內有四姬後段近女室二語為一

篇之主餘皆發此二語之義妙在先從實沉臺駘序入

若疾由于祟者而子產答之鑿鑿參神沴神俱屬于晉

若疾實由于祟無可疑者嗚呼幻筆耳抑此二者不及

君身一筆打轉覆雨翻雲天矯崩騰飛神決散然後轉

入君身而正言之何其變也何其動也又妙在先以時

節渾言見其疾由于不時不節不及色也次言同姓不

殖見取同姓可以生疾亦不及色也二者並論而側重

同姓然後點出內有四姬不即不離而終以四姬生疾

為結夫色之致疾豈必同姓取同姓乃失禮之大者同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八卷八

姓且四異姓可知矣不時不節以致疾更可知矣此立

言之妙也于是以叔向二語結之然於未之聞也是皆

然矣詞不屬意不接讀者不免憤憤徐而察之却是一

句答其實沉臺駘之說一句答其壹四時取同姓之言

口氣神情描寫如見畫工不能也此傳兩段文字前一

段子產問疾既已如此起妙後一段醫術更復古

與爭奇若接聯序去未為不可但稍板樣故又拖出行

人揮荅子皙一事局外閒情以為點綴而其與幾何弗

能久矣二語與晉侯一為映帶然後結子產而序醫和

此亦作者小小機局不可忽者也。至序醫和旗鼓翻然一變。子產使臣也。和醫也。醫只言疾不可同于使臣也。故子產言四姬千迴百折而後出。和言近女室一口道破而無遺。子產言壹四時于取同姓之前。和言先王之樂于惑以喪志之後。子產以崇之二神為論之端。和以蠱之三義為論之尾。子產之論疾也。曲而婉。和之論疾也。直而悉。處處不同。而其言時同也。言節同也。言不時不節同也。旨則并無二也。而其練詞布局迥然如李郭之治軍。軍容譬蠱。蠱有毫末之相同。哉。讀者其辨之。或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八

卷八

曰子產醫和似不可分賓主也。然產之言可以兼和。和之言不可以兼產。產前而和後。似又不可不分賓主也。讀者其辨之。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昭公三年○二傳
事相屬故合為一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少姜齊女。非適

梁丙與張趯見之。國二子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

國卿共姜。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

諸侯。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

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

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

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惟懼獲戾。豈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八

卷八

敢憚煩。晉將失諸侯之。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

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伏後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

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國心火中寒暑乃退。國火

中而寒退。暑退。季冬旦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

起後晏嬰叔向之論。諸侯求煩不獲。國言將不能。二大

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音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國

其無隱諱。結得微脫可愛。為後晏齊侯使晏嬰請繼

室于晉。應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

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國謂以備內宮。焜

市屨賤踊貴踊足者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念之

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

貴履賤既已告于君故語叔向而稱之。句聯絡最景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謂乎點染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國本壞里室以大之則使宅人反之使隣人還其故居此序事之辭而藏有反之且諺曰三字之言在內故下以且諺曰接蓋後半截話也。奇文。蓋此句之上晏子尚有許多說語俱藏在使宅人反之使字內故此但以且字承下入晏子之言而無上半句余嘗謂半句文字左傳有二有不與崔慶者上半句也且諺曰下半句也後人誰能為之提是持情景神詞逼真傳出。奇文。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八 昭公 卷八
君子不犯非禮。國去儉即奢為非禮此。此。小人。不犯不祥。是晏子主意却反觀說。此。晏子。公弗許因陳。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此。晏子。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又將陳氏點染作結情趣無窮。國傳。左氏往往用倒賓作主之法此傳亦此法也。蔡少姜請。繼室主也餘皆賓也然因蔡少姜而張趯有晉失諸侯。之說因請繼室而晏嬰叔向有私議齊晉之言于是晉。與齊之陵夷衰微畢見于此其所關之重豈特百倍于。蔡少姜請繼室已乎則以諸臣之言為主而蔡少姜請。繼室反屬閒文乃不易之理矣。

晉齊似不分賓主然前傳鄭大叔如晉蔡少姜後傳齊晏嬰如晉請繼室皆晉為主也則後傳雖並論齊晉自應以晉為主况前傳又單論晉之失諸侯而未嘗有齊也哉晉主齊賓無疑也或謂此兩傳合為一傳以之論章法可乎曰兩傳一事也一時也其情詞意旨又一揆也非割製強合以就吾之說何不可之有。
兩段辭命正傳也反是閒文奇絕。
晏子論四量云云古雅之極踊貴履賤亦古而拖下後面一段文字別開蹊徑另一洞天。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八 昭公 卷八
章法之妙全在追序晏子更宅一段以局外一事為之點綴聯絡多少情趣生動在此也變化在此也融會在此也至半句文字之奇雖從來所少然在字句中耳文之小義非大義也今人便以此種為至文矣。

齊公孫竈卒 昭公三年

齊公孫竈卒 國子 司馬竈 國楚大夫 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

子曰惜哉子旗不免 子雅 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 嬀國

陳二惠競與猶可 國子雅子尾皆齊惠公孫也競強也與明也 又弱一个焉姜

其危哉

哀音促響亦與臧文仲嘆六夢之滅同而中以姜族弱

矣嬀將始昌二語作骨前以惜哉殆哉搖曳而起後以

姜其危哉頓宕而收則另一章法也文情酸楚讀之黯

然

文章練要 木宗 昭公 卷八

叔孫豹卒 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 國成十六年辟 及庚宗 國魯地 遇婦人使

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國婦人聞而適

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 伏 夢天壓已弗勝 惟峯 顧而見

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 伏 助余乃勝之 奇得

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 國宣伯

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 宣伯曰魯以先子

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國魯

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 國立為卿裏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

文章練要 木宗 昭公 卷八

以雉 應 問其姓 國女生為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

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 應 未問其名號之曰牛 曰唯 應皆

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 國為家政 公孫

明知叔孫于齊 國公孫明 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

子 國孟丙 長而後使逆之 應 由于丘蒨遂遇疾焉豎牛欲

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 國

接也才與諸 國 饗大夫以落之 國以綴豬血 既具使豎牛請

日 國 弗謁 國 出命之曰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

北婦人之客 國北婦人國姜 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

殺諸外國殺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

國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于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國示叔孫入不示

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國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

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

仲牛許而不召忽杜洩見忽入杜洩妙告之饑渴授之戈國杜洩叔

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國言求

力不能去豎牛蓋杜洩無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

饋于介而退國介東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國寫器令空示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國昭子

文章續要 卷八

子叔孫婦也公使杜洩葬叔孫又接豎牛賂叔仲昭子與

南遺國昭子林仲帶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

路葬詳序杜洩以形豎牛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

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

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國在

年十四王思舊勛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

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

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勛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

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

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

固欲去之國誣叔孫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

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國以父孟氏取其半焉復

以子弟之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

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

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魯閭祖

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罵之叔仲子謂季孫

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葵鮮者自西門國不以壽終曰鮮

文章續要 卷八

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國從生存朝魯禮也吾子

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國自既葬

而行結杜仲至自齊通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

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

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官射之中目而死結仲豎牛取東

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國叔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

叔孫氏使亂大從國使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

國昭子不知豎牛亂殺罪莫大焉必速殺之快豎牛懼奔

齊孟仲之子其父故但言其見罪尚有益仲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

棘上快心○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已為功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則四方順從之○結昭子初穆子之生也又序穆子而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明夷下之謙明夷下坤上明變為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出而歸為子祀以饒人入其名曰半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日中威明故食日為二位旦日為三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為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文章練要左傳八木宗昭公卷八
故曰其故曰為子祀為卿故知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于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國離變為艮故言所往往而見燒純離為牛國離上離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則離勝離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退故飛不

再不峻翼不廣國峻高也翼垂故曰其為子後乎國不故知不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國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盡卦體蓋引而致之○末追序卜辭括穆叔及豎牛生平而提結之離奇古與與勝天一夢遙相映帶奇文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致不得其死季札知之早矣卒死于豎牛之手惜哉此傳全為豎牛作初序其入穆子之夢終述其見楚丘之占事則荒誕人則妖孽文則離奇而中寫其狀貌情態筆筆入畫奸狡陰賊事如生以至叔孫父子三人俱斃其手讀者不禁髮指心痛所幸者昭子逐之于內孟仲之子殺之于外差快人心以文章練要左傳八木宗昭公卷八
穆子之賢而其終如此苟非昭子叔孫亡矣寵小人者可不鑒哉禍起于宗庚婦人以國姜形之成于豎牛以杜洩形之中于叔孫孟仲以昭子及孟仲之子形之而中襍以季氏叔仲帶南遺末綴以莊叔卜楚丘賓主分合爛如錦簇而忠奸賢不肖人人面目俱見孟仲以父子之親有言不能自白必借牛以傳之昭子以英明果毅之才不能朝夕侍親疾而聽牛之置虛命徹以殺之杜洩以家臣之老之賢立視穆子之饑餓而

死而不能除牛之害以救之。穆子以宗卿之貴百乘之家。家臣媵妾不知其幾。乃一人不能在側而聽牛之死。之皆事之不可解者。然無不可解也。牛權之專耳。權之專。寵任之過耳。惟平日寵任太過。事事皆由其手。雖父子兄弟不得而間。忠臣義士不得而離。其勢既成。大權在握。一旦穆子不起。牛不許一人至前。誰能至者。吁。信任小人禍至于此。左氏極力描寫。垂戒之意。深切著明矣。

舍中軍。魯之大事。又在逾年。與叔孫之卒無涉。自應另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八

卷八

為之傳。只因暨牛有誣豹之言。杜洩有投書之舉。故序之于此。然亦以見豹存則中軍尚存。豹沒則中軍遂舍。其關于魯者如此。不得以閒文目之也。

凡幻境奇情怪物誕語。皆文之美料。但看其描寫何如。安頓何如耳。叔孫之夢作于未有牛之先。楚丘之詞發于初有豹之後。可謂幻奇怪誕者矣。如此美料。運用于文。安有不妙者。然使寫得不工。亦虛耳。看左氏是如何生動。如何精彩。首尾聯貫。奇姿橫溢。人但譏左氏信鬼。豈知天下原有異事。他人寫不出。左氏特寫得出。寫得

出。遂謂之不經。而以為未嘗有。是何所見之不廣哉。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八

卷八

公如晉 昭公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國往有郊勞無失禮國損讓之

一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禮字二對曰魯侯

焉知禮禮字三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禮字

何故不知禮字問答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先謝一語筆力

禮字六提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禮字大言今

政今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

虐小國國謂伐利人之難而取國謂往年昔不知其私國不自

難公室四分民食于他國他謂思莫在公不圖其終國無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八 卷八

謀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

打轉禮字而屑屑焉習儀以亟國言以習儀為言善于禮

打轉善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禮字九

初曰無失禮繼曰善于禮後曰焉知禮又曰不可謂禮

轉捐環疊情致嫵然然後揭明所以為禮之故歷數魯

侯之失而繳轉前文以明其非可謂圓透緊辣無罅隙

滲漏者矣却結歸女侯知禮章法跳脫筆尤斬然

晉韓起如楚送女 昭公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

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已將後案子其戒之叔向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

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國事皆

不失儀國從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

我先王國以先王之度之以二國國度晉楚之雖汰侈若

我何逆折後文及楚楚子朝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

焉無惜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關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八 卷八

國則足以羊舌肸為司官國加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駭人可乎二字輕大夫莫對句妙一遠啟疆曰可舌鋒駭人苟

有其禮何故不可妙絕恥匹夫不可以無禮況恥國乎語

更緊已折倒楚王之氣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

下雖莊語却是宕開聘而享見也朝聘有珪國珪以享頻有璋國類見也聘而享見也

朝聘有珪國珪以享頻有璋國類見也聘而享見也

大有巡功子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國言務宴有

好貨國宴飲以殮有陪鼎國熟食為入有郊勞國賓至迎

外有贈賄國去則贈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失

朝聘宴則禍亂興詳述先王之禮見失禮則禍一城濮之

好之道則禍亂興詳述先王之禮見失禮則禍一城濮之

役晉無楚僑以敗于邲邲之役楚無晉僑以敗于邲說僑自邲以來晉不失僑僑說晉有而加之禮又合到重
之以睦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題妙忽入本既獲姻
親又欲恥之緊以召冠讐僑之若何○打轉僑字却
誰其重此言誰能當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曲婉若其未
有君亦圖之上文通緊點此數語晉之事君臣曰可矣轉
妙一語求諸侯而舉至群也求昏而薦女進也君親送之上
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再君其亦有僑矣又點僑字
通不然多少曲折轉到此筆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
文章練要 太宗 左傳八 卷八
吳魏舒范鞅知盈國五卿位在韓起之羊舌肸之下祁午
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蹠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層
命而使之起之子年雖箕襄邢帶韓國二人叔禽叔綏子
羽庭皆起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國賦羊舌四族
皆強家也國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第四人○二層言二
二族一晉人若喪韓起楊肸國肸食五卿八大夫輔韓湏
楊石子食我因其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
守四千國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

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又抽出三人其茂不濟矣奈
何以下一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禮無以速冠而未有
其僑僑無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筆妙何不可之
有應轉可字有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
禮點綴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點綴
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國奉使君命未反故
左傳自襄公以後文字簡練奇奧不及前而浩瀚流轉
波瀾橫溢過之已開戰國西漢門戶蓋所見異詞所聞
異詞所傳聞異詞此傳則純乎戰國文字矣文字隨時
升降不能自作主張者庸手也不論人事之遠近聞與
見之異同只有一副面具以為文字者亦庸手也然則
奈何曰因物為文乃至文耳
楚王侈汰已甚一句提起通篇即序叔向一番正論先
為晉據地步而後入楚蓋楚王之氣凶啟疆之力猛一
篇凶猛之文寬展而入始不促也
啟疆進言之妙確是戰國策士之雄故左氏着力傳之
楚王非禮可折也唯勢耳非正言可服也唯滑稽耳則

韓起官叔向。辱晉得志。非人語矣。而直應之曰。可。此滑稽也。旋辟之以有脩。曰。恥匹夫不可無脩。况恥國乎。折之以勢也。進言大旨盡此。楚王已自氣折。但所謂勢者。不可言之太急。以繳其怒。而莊語又不可不進。于是接入聖王行禮一段。以為傍襯。以莊語為傍襯。妙極。妙極。然後再痛言有脩無脩之義。而力折之。楚王固無言可答矣。然皆虛論其理。而晉之難敵。與楚之無脩。猶未暢論。其勢使之雄心冰冷。而毫無倔強。于是又從晉國輕輒宕開。再逼再發。而暢言之再逼。則逼愈緊。再發則發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八

卷八

難過。于是一轉之下。如潮赴壑。如火因風。捲地排山。崩天倒海。所謂氣蒸雲夢。波撼岳陽。不足倣其萬一暢矣。快矣。無以加矣。然後將禮字脩字一一繳轉。而結之曰。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仍歸滑稽以終前局。真可謂以龍逢比干之心。行蘇秦張儀之術矣。先秦文字。以骨勝。此則以氣勝。非特此也。襄公以後之文。多用氣矣。在左氏無所謂。軒輊而後代遂以為陞降。以致但知有氣。不知有骨。骨勝之文。幾無人識得矣。哀哉。

鄭子產聘于晉 昭公七年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第一方鼎。黃熊屬。子產為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國豐施。鄭公孫段之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三年。晉以州田賜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 聯後文。不獲久享君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八

卷八

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敕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敕邑于戾。而連置豐氏也。敢以為請。 真善于詞命。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 國謂與以易原縣于樂大心。 第二段。及豐。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鬼至。忽。鄭又序一屬為黃熊作。鑄刑書之歲二月。前在。或夢伯有介而行。甲也。曰。

壬子余將殺帶也。國公孫段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國公孫段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

洩及良止以撫之。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

之歸也。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太叔曰公孫洩何為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

說。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使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我民并立洩反之

反之以取媚也。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或當反道以求媚于民不媚不信不信

民不從也。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曰伯

文章練要太宗左傳八

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既生魄陽

曰魂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用物精多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

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馮依于人以為淫厲况良霄

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

世矣鄭雖無腆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抑諺曰蕞爾國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而三世執其政

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

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國公孫段卒國人益懼燕齊平之月第三段論伯

共序三事以辨黃熊為主蓋子產聘晉晉侯主也不但

伯有為賓即為豐氏反州田寧非賓乎以伯有觀黃熊

伯有為賓即為豐氏反州田寧非賓乎以伯有觀黃熊

以公孫段聯伯有銘鑄為一斷崖絕壑鳥道相通真奇

文也

反州田一事與厲鬼絕不相蒙突接于辨黃熊之下轉

筆又忽入伯有斷亂無端不知如何蹊徑讀至終篇方

知其序伯有者觀黃熊也序州田者聯伯有也合筭縫

于虛空運斧斤以神氣非靈仙聖手孰能為之

三事變為四段分伯有一段為二前段追序後段遙接

有追序一段方突兀生動而斷續之妙無窮使平板三

段有何趣乎

文章練要太宗左傳八

文章練要太宗左傳八

文章練要太宗左傳八

文章練要太宗左傳八

文章練要太宗左傳八

文章練要太宗左傳八

文章練要太宗左傳八

文章練要太宗左傳八

文章練要太宗左傳八

石言于晉

昭公八年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起案奇○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

故言言字對曰石不能言言字三曰石言曰石何故言或

馮焉謂有精神不然民聽濫也此言三折筆致飄然

之轉入正語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言字

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

宜乎言字六○石虛論而案尚在下章法奇于是晉侯方築虎祁

之宮名○叔向曰子野之言七轉用于曠妙君子哉

君子之言言字信而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言字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八 卷八

偕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言字匪舌是出

唯躬是瘁言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禮以僭言見退

之奇矣能言言字巧言如流言字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其可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叙以聽言見答者言

于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時詩義如此與今說詩者小異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案結

凡序事必先案後斷此則斷在先案在後章法一變蓋

晉築虎祁之宮案也石言之妖引起而已非案也師曠

就事進言而諫其崇侈宮室乃為虛擬之詞未嘗實指

其事曠言既畢然後提筆立案序出虎祁所謂倒裝法

也既又序叔向贊曠一段歸于虎祁以結之而更不一

字及石言可知立案所在矣

初論石言者六後論人言者六共十二言字如繁英豔

實星瑣珠聯然前自為石後自為人無一字錯襍而若

相競然無一字照應若不相合然景生情情復生景奇

奇正正不可為典要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八

卷八

昭公十一年

乎先斷朝有著定國朝內列位常會有表國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

序也。言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視言以命之容。

視不登帶言不過步應○二語亦練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合○貌不

應將死

卷八

然此種正非宋儒所能夢見何者其氣斂而宋人之氣

活而宋人之局板其詞新而宋人之詞腐

昭公十一年

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先徹二語鄭

年屬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

不在庭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京鳥氏丹鳥氏亦。

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言之侃然王曰。國有大城。何如。

卷八

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國莊九年渠丘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國蒲甯殖

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終不之悟。非禍來神昧者乎。故將無字之言。寫得愈切。

蔡不夢使棄疾為蔡公。以蠻夷之長而建國。其侈已甚。

侈甚者天必殛之。此正寫法也。靈王之不終早決于此。

矣

前以鄭莊寘子元齊桓寘管仲荅棄疾在蔡後以京櫟
蕭毫渠丘蒲戚荅城陳蔡不羨前以五大不在遺五細
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荅棄疾在蔡後以末大必
折尾大不掉荅陳蔡不羨皆自然和應天然匹配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八 卷八

鄭伯嘉卒 昭公十二年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國除及游氏之廟國子太將

焉毀字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字

二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字乃曰不忍廟也諾將

毀矣毀字四〇既如是簡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

道者毀字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毀字則朝而棚國棚

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

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字日中而葬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八 卷八

君子謂子產于是乎知禮禮無毀字人以自成也毀字九

九毀字猶夷頓宕為章法如錯陳齊政鮮繇的皪絕世

文情

亦特寫子產之賢妙在以子太叔形之于己之廟不肯

毀于人之室請毀之人情固如是乎人情所安即禮也

子產堅不之毀所以為知禮王道近人情而已子產之

近于王皆此類耳但子太叔何以至此事恐未然

兩事在子產雖無輕重而文字有主賓以子產皆不之

毀而子太叔一則不肯毀一則請毀之也前主而後賓

無疑矣。禮無毀人以自成一語。雖是搃結。然其中正自有反。正賓主在讀者不可不詳。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八

卷八

公子慙出奔齊 昭公十二年

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國蒯南蒯之子季氏費邑宰○主南蒯謂子仲

子仲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

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國林仲帶之子仲仲小也○賓且告之

故季悼子之卒也。忽另序一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國悼

命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見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

命國平子以功加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續謂平子曰三

命踰父兄非禮也。國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父兄平子曰然故使昭子

昭子昭子自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嫡立庶故姑也。及此若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八

卷八

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國著昭

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國頗季孫懼而

歸罪于叔仲子。追序一段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

從東一句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

齊結搆森嚴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國介及郊聞費

叛遂奔齊。結子南蒯之將叛也。追序其鄉人或知之過之

而歎且言曰恤恤乎秋乎悠乎。國恤恤憂患秋愁深思而

淺謀過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第一段點南蒯

枚筮之。國不指事況卜吉遇坤國坤下之比國坤下坎上

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賈曰即欲

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外強內溫忠也坤坎險故溫和以率貞信也坤水和而故

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

忠不得其色非黃言下不共不得其飾為裳不事不善不得其

極中德失外內倡和為忠達也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

為善三德謂正直非此三者弗當不當此非且夫易

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問其何事欲中幾能

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並倫猶有關也

文章練要左傳八卷八

筮雖吉未也第二段點染筆筆將適費國南蒯自其飲鄉

人酒三事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園生之杞乎從我者子平

可子男子言從已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乎

非吾黨之士乎第三段點染與第一段平子欲使昭子逐

叔仲小以料仲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

曰吾不為怨府結叔仲小

經雖未書南蒯以費叛只書慙出奔齊然發謀去季氏

者蒯也故傳以蒯為主慙與叔仲小為賓

初將南蒯特提一筆即繼之曰南蒯謂子仲又曰南蒯

語叔仲穆子賓主已自分明序慙許蒯于先奔齊于後

小構二家于始待政于終皆不及序蒯叛之詳賓主不

益了然乎然賓主之分易見而穿揅之妙難窮不可不

詳

序蒯與二子造謀之後忽入叔孫昭子單序叔仲一段

而不及慙即將三人搃束一筆然後序慙告公如晉聞

亂奔齊而結之而不及小及追序蒯之將叛用三段文

字詳之又詳又不及小與慙末始以小作餘波為搃結

而更不及蒯分合詳畧不過三人變態百出使人迷迷

文章練要左傳八卷八

離離踪影莫辨所謂穿揅之妙也

序蒯將叛三段點染妙絕第一段婉儻而尖利第二段

嚴正而渾涵第三段溫醇而秀宕蒯之成敗已決于此

却截然而止更不再及妙有餘情

一結不但結叔仲并昭子結之并平子亦結之何其完

密而峻巖削起有絕壁遮流之勢筆力孤健

楚子伐徐 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頰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蹏尹午陵尹喜師帥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案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羽衣也翠被國以翠豹舄國以豹執鞭以出而騎亦見僕析父從陪右尹子革夕國鄭丹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送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始封與呂伋子丁公之王孫牟國衛康叔燮父國晉唐禽父國周公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之器珍寶我獨無有今吾使子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通人對曰與君王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八 卷八

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奕奕棘矢以共禦王事國枕孤棘矢以始封如此以暗折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四言暗折之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一句輕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一王曰昔吾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國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楚之許是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氣逼人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再順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

諸侯其畏我乎通人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二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順王尹路請曰王命剝圭以為鉞秘國鉞斧也秘柄也敢請命王入視之得然開忽與皮冠復陶一節復相映帶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國以已喻鋒刃欲自擊屬以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別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八 卷八

以止王心國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國獲沒不見纂弒祗音其○獲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論進言妙口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國愔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國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玉之器隨器而制之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述詩諷諫亦無形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國深感子不能自述妙口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國深感子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禮結歸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引聖言作結文情淡宕

此為楚靈王亡于乾谿起案故極寫其驕又曲寫子革之諫而結歸克已復禮以見其自取

今人再不知于閒處用筆以其忙且忙不過烏能閒也不知要言不繁其意已達固有無限閒情可以揮洒安用忙也但閒非散漫之謂一句散漫則筋節解而神氣脫况多乎惟極閒之筆都與正義關射或以為色澤或以為奇兵反覺文之耐觀處在此斯為善矣此傳子提明楚子次乾谿之下未與子革問答以前先點染雨雪一段既與子革問答之後又點染剝圭一段非五彩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八

卷八

彰施之色澤八門起伏之奇兵乎然使與乾谿之敗渺不相涉亦無謂耳惟靈王驕滿之氣于此二段中亦隱隱襯出如月窓花影波鏡雲光愴恍迷離半無半有故覺其妙無窮此用閒筆法也然則人之不知用閒筆者非特不能以簡練為正筆並不知散漫之不足為閒耳忙不亦宜乎

摩厲以須二語前後關鍵子革之妙用于此見作者之手法亦于此見矯健橫辣一篇之警策處

子革通致之才使不見倚相另觸一事自另有一番議

論的起對以論借墳典索丘引祈招之詩以為諷諫何其切也又絕無色相何其巧也其要只在獲沒于祇宮與形民之力二語而優柔不迫只似泛論古人者又何其輕婉而嚴正也較前之應答如響迥然別一境界情文變換如此

拖仲尼之言作結另尋去徑不由故道結法斷當如此蓋來不知其所起去不知其所歸乃起結之善耳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八

卷八

文章練要卷之八終

文意要末之九

大興 王源

潁州 甯世蕃

桐城 戴名世

歙縣 程城 參正

左傳 九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昭公十三

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 追序楚子見殺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

文意練要

六宗

昭公

卷九

一及即位奪遠居田 遷許而質許圖 三蔡消有寵于王

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國消仕楚其父在國故 王使翼于

守而行 國使有守國王行至乾谿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五王奪鬬韋龜中隼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 父于二八

為一蔓成然故事 蔡公 國蔡公棄疾也 故遠氏之族

及遠居許圖蔡消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 因群喪職

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 國申會所戮者 作亂圍國城克息

舟城而居之 結觀起之死也 禍所由成 其子從在蔡

怨事 月 國朝吳聲子之 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

之國寵是以父死怨 以蔡公之命 蔡公召子于子哲 國二

重王弟元年子于 及郊而告之情 國公不知情強與之盟入

襲蔡公將食 三提見之而逃 國不知其故 觀從使子于

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國使子于居蔡公之床食蔡公之

衆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 蔡公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

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 國執辭曰失賊成軍而殺

余何益乃釋之 寫觀從作難倉 朝吳曰 朝吳二子若能

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 國言若能為靈王死則如何 若

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 國上謂蔡

文意練要

六宗

昭公

卷九

之言從容 衆曰與之乃奉蔡公 五提召二子而盟于鄧依

陳蔡人以國 國陳蔡而 楚公子比 國子公子黑肱 國子

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 束因四

族之徒 國遠氏許圖蔡消 以入楚 楚東一筆如 及郊陳蔡

欲為名故請為武軍 國欲蔡壘壁以示 蔡公知之 六提曰

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 波蔡公 七提使須務

牟與史俾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 國正僕

官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

司馬 另提先除公官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 國從

之師告使 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國靈王

梁而潰散 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

矣王曰余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

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

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

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

鄢別名夏尹無宇之子申亥萬頃賴波曰吾父再奸王

命國謂斷王族執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

文章練要 六宗 卷九

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闌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

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結靈觀從謂子干曰

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廟產撲空子干曰余不忍

也子玉曰觀從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

曰王入矣奇管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

大驚使夢成然單袖成走告子于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

君司馬國謂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

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有聲二

子皆曰殺丙辰棄疾即位結公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實

訾教結子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

人完夜使子旗為令尹國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國前年圖

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忽追前事一為靈王餘波一平

王易恭公為封陳蔡應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

職即位大綱論文召觀從接王曰唯爾所欲國觀從教子

疾今召用之明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結觀使

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雙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

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雙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

問雙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

文章練要 六宗 卷九

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序此見平王失信他年芋

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完申亥案初靈王卜曰余尚

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

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追序靈王一初共

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星辰

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群望

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

于太室之庭國祖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國從長幼康王辟

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

厭紐國微見壁紐闕韋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序又違韓宣子問于叔向曰
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
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國
須賢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有主而無謀三
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國四者既修子干
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違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
可謂無主無累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
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九卷九
誰能濟之國言楚備君子干以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
蔡城外屬焉國城方城也時穿封戌苛惡不作盜賊伏隱
私欲不達國不以私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前文國民信之
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
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五利前有五利以去五難
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
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
將何以立追序子干歸國與棄疾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
是乎國皆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實

須無隲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
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
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
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
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
有樂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國
公懷公不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
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子干挽合共有寵子國有與主
暗應棄疾矯健絕倫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九卷九
何以異國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單結子干○又推論桓文一段以結子干煙
波萬
文如群峯蜿蜒鬱翠盤迴千里瀟灑煙嵐紫江帶湖望
其外巍然蒼然入其中茫然杳然不知其幾千巖幾萬
堅實一脈之所奔騰起伏縲紆結聚而已
楚靈之亡由于多怨蔡公其所信任者苟非怨仇之多
蔡公何由亂乎多怨之中取有才畧者無如觀從苟非
觀從之謀蔡公又何自興乎然觀從事朝吳特借蔡公
作亂非奉蔡公也故開手兩段文字一則追序楚子一

則追序觀從雖屢提蔡公特爲其得國張本非禍所由來也千絲萬縷經緯井然錦爛霞明龍驤電激組織之妙摹寫之工開卷數行已令人神飛而魄動矣

起事之後精神方著蔡公殺太子祿及罷敵者棄疾也使靈王師潰而自縊者亦棄疾也棄疾之勢既成乃陡入觀從說子干之語而接寫夜駭殺二子一案而子干之位遂歸之棄疾矣然則寫棄疾全在入楚以後而前之屢提蔡公者固知非寫棄疾正筆也

寫靈王師潰自縊一段可爲炯鑒投車之語天道昭然

文章練要 六宋 左傳九昭公

七 卷九

子革之謀求生無路蓋世之雄一朝至此何其悲也非侈汰驕盈歛怨多而人心離散之所致乎乃今崩潰散之餘雖子革之忠亦舍之而去而突出一申亥不棄其患不忍其君寡惠者忽念其患不君者忽以爲君可謂絕處逢生中流砥柱者矣文之波折全在此等

觀從特爲其父報仇又欲報朝吳而封蔡既借子干成事即忠于子干故從師乾谿之後便有殺棄疾之謀謀不行遂去乃平王卒召而用之亦知此亂非觀從不能造而左氏寫之與他人固不同也

蔓成然父子歸心蔡公故前後以爲線索伏應鉤聯甚密與他人亦不同

夜駭原國人虛驚棄疾因之遂殺二子狡譎甚矣而摹寫繪狀碎翰閃儻拉襍崩摧極情文之致

平王即位以後寫得錯錯襍襍不一色除新政數大端外大抵皆了結前案蓋文之收局處也或曰後幅尚有如許文字何得此處收局曰後幅追述耳皆餘波也正傳固結于此矣

文章練要 六宋 左傳九昭公

卷九

後幅追序共四段文字却是三段第一段追序靈王詔天即引起五子拜壁第二段追序五子拜壁又引起子干歸楚第三段追序子干歸楚又拖出齊桓晉文而推論桓文不過爲子干作襯則四段仍是三段而拜壁一案并述五子歸楚一案夾序平王疊浪層瀾煙迷雲湧妙處一言難盡

此傳章法綿密筆致生動亦是有數大文字但奇變處少不可與宣成以前文字同觀

同盟于平丘 昭公十三年

晉成虎析官名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貳其害也○一

為取鄭故十年季平子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叔向諸

侯不可以不示威國如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竝徵會告

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子微作

閏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示威羊舌肸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先束一子產與叔向

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

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國傳言子產之適瓦

文章練要 卷九

子產開左傳九次于衛地叔向求貨于衛淫芻蕘者為叔向

使屠伯餽叔向羹與一筐錦道染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射

況衛在君之宇下國屋宇而敢有異志反芻蕘者異于他

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及錦曰晉有羊舌肸者實貨無厭亦

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容從之未退而

禁之國禁芻蕘者○此段序擾衛○射親為叔向之弟何

諸侯貳心直矣不知反已自治徒欲示威示眾以恐晉人

將尋盟齊人不可國有貳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國王卿

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國底君苟有信諸

侯不貳何患焉反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

君庸多矣國庸功也討之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

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

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

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國

賦之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國須禮而有禮而無威序則

不共國禮須威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國威須昭告神明

不明棄共百事不終國信義不明則棄所由傾覆也國信義不明則棄

先虛論是一層○歸重于盟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

文章練要 卷九

聘以志業國志也歲聘間朝以講禮國三年而一朝正

之再朝而會以示威國六年而一會以訓上再會而盟以

顯昭明國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

志業于好國聘講禮于等國朝示威于眾國會昭明于神

國盟也○次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與

文辭雖善浮言耳何能晉主盟禮字服人蓋亦反射之文晉主盟禮字懼有不治奉承齊

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瘵之何齊之有唯君圖

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

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此段序叔向曰諸侯有

間矣國間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國習建而不施

國建立旌旗不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國軍將戰則旆故

其旆旆旆也之罪叔向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

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

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

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好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

惠伯可人數語差堪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

無道行之必可畏也絕去禮義一味情衆憑強况其率道

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于豚上其畏不死非復南蒯子仲

文章錄要六宗左傳九卷九

之憂其庸可棄乎國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

因邾莒杞鄭之怒以討魯罪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終春

世即蠻夷猶夏如吳楚之橫暴亦不聞有此悖戾之語乃

出自主盟中夏之晉且出自叔向之口晉欲不棄得乎傳

者所以極魯人懼聽命此段序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國經所令諸侯日中造于除國除地為癸酉退朝子產命

外僕速張于除國張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

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國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

及盟子產爭承國貢賦之次○此丁曰昔天子班貢輕重

以列國位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旬服也國謂

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

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言息兵行理之命國行理無月不至

貢之無藝國法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

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

至于昏晉人許之寫子產不與強禦叔既盟子大叔咎之

曰諸侯若討其可賞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

暇小威示衆只被子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此段序鄭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

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禦之乃與之錦而入衛

文章錄要六宗左傳九卷九

映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此段終子產歸未至聞子皮

卒局外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二語將子

筆絕妙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

貢事禮也以子產作結可知與叔向

春秋之盟未有如平丘之不義者胡氏論之詳矣左氏

不必論斷但直序其事而晉之罪無容遁也夫不能脩

悼公之業獎王室撫諸侯徒事奢侈逸欲致諸侯攜貳

乃欲示威示衆已失盟主之義且于衛則實貨以擾之

于魯則誇威力間憂虞以迫之橫逆無道恬不知恠其不失諸侯者幾何哉乃為此謀者何人也曰叔向也宣此言者何人也曰叔向也叔向之罪可勝誅哉故此傳以叔向為主晉之罪皆向之罪焉耳顧威示矣衆示矣諸侯亦不敢不畏矣衛畏其威而賂以貨齊畏其威而與之盟魯畏其威而聽其命向之志固已得氣固已盈矣其偷貳之情早為識者窺破故子產視若無有爭承不屈向遂無如之何焉所以此傳叔向為主而子產為賓也此作者之意也子服惠伯是一可人但辭不能暢

文章緣要

六宗

左傳九

十三

卷九

終為所屈是一子產之觀也

序叔向正寫處為真形反射處為幻影真形則字字鐵案幻影則筆筆空花相比而觀方知文情之妙至寫羊舌鮒一段非正寫反射乃渲染法爾

前後描寫子產處俱是閒情點綴最耐觀玩至末序子皮之卒似與正傳無涉蓋賓中之賓借以寫子產之生平也使子產無爭承一段則不為叔向之賓此段便氣脉不貫矣

晉殺邢侯

昭公十四年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國景伯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殺罪邢侯國殺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國施行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三句三其罪一也先立三已惡而掠為昏國掠取也貪以敗官為墨國墨不殺人不忌為賊後定三人罪名夏書曰昏墨賊殺國墨不殺人不忌為賊後定三人罪名乃施邢侯而

文章緣要

六宗

左傳九

十四

卷九

尸雍子與叔魚于市案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

刑不隱于親單抽叔魚以贊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滅國末事不分賓主叔向微脫離奇曰也夫可謂直矣生安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微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

殺親益榮義也夫文深許之也杜注非是前幅簡古後幅奇宕簡古在引經斷獄奇宕在不分賓

主

叔向不隱于親直也直即義也或恐其過直傷恩于我未順不知其直以利國直也即義也故作問荅抑揚反覆以盡其情而叔向之賢益見注反謂其以直傷義非作者意矣

三數叔魚之惡並前事而序之于本傳毫無軒輊與躋僖公之傳臧文仲同一奇妙

蔡朝吳出奔鄭 昭公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因朝吳蔡大夫有功于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

○一句立案在蔡二字領起通篇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

蔡 一應 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

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 再應 二三子莫之如也而

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

奔鄭 結 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 三應 且微吳吾不及

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

之異也吳在蔡 四應 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 國以鳥喻

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奇語○住得輕矯亦挾飛鳴之勢

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又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又

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而始則曰害朝吳之在蔡終則

曰吳在蔡蔡必速飛復句見姿繁花亂葉低壓橫披因

風搖漾大類考工公穀筆法

晉荀躒如周昭公十五年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伏案以文伯宴國

也樽以魯壺一器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

無有何也國感魯壺而言也鎮文伯揖籍談揖籍談使對

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國謂明德之分以鎮

撫其社稷故能薦壽國謂明也于王國謂明也晉居深山

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國言數為

其何以獻器器字王曰叔氏談字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

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湏之鼓一器與其大路二器文所

文章練要六宗左傳九卷九

以大蒐也國密湏姑姓國也文王闕擊之甲國闕擊國所

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國有戎狄傍斧戎其

後襲之二路國周襄王所賜晉文公鉞國斧也鉞國金鉞

鉞國鉞黑黍也形弓八器虎賁陪○寫諸器文公受之以

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國加有

績而載國書功奉之以土田國有撫之以壘器字四旌

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國旌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

不登叔父焉國言福祚不在叔父且昔而高祖孫伯國

司晉之典籍國入籍為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

有之二子董之晉陪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典字

何故忘之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

典而忘其祖國忘祖業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

不終乎一變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二若卒以

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國天子絕期唯

期通謂之三年喪是年六月太子壽卒于是乎以喪賓

宴又求羹器求器及帶說樂憂甚矣且非禮也羹器之來

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不離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文章練要六宗左傳九卷九

也國言雖不能遂服猶當靜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

禮國謂既不遂無大經矣言以考典挽歸典字以志經

典字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筆致流宕

意在譏王之失禮以為二十年王室亂張本王之失禮

主也籍談之忘典賓也乃賓為正傳則賓似主主為餘

波則主似賓顛倒主賓變亂奇正此宣成以前手法也

因一魯壺生出無數彝器斑斕璀璨古雅絕倫而前後

點器者六典字亦六認為諸器生色

叔向只譏王之不遂服而設宴為失禮多言舉典無益

耳求器之失其餘也觀此自知立意所在而前幅既詳後幅自是餘波遂使主賓疑似莫辨

晉韓起聘鄭

昭公十六年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提句卓健位字亦攝起孔張後至國子孫立于客間執政禦

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聲得有事畢富子

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

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

也無禮失位止傳先驅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國當出令之不信刑

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點逗使命之不聽取陵于

大國點逗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

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

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

賦于軍喪祭有職受服歸服國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

社之戎其祭在廟國謂助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

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刑罰也國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前一設為宣子求玉作引宣子

有環其一在鄭商國玉環同工共為雙宣子謁諸鄭伯國謁

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詞嚴子太叔子

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二晉國韓子

不可偷也。若屬有護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一篇夫大國之人。今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賢之有。吾且爲鄙色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文章練要六宗左傳九卷九

以玉賈罪。不亦銳乎。國銳細小也。銳字險峭。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令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國鄭本在周。幾內桓公東遷并與庸次比耦。國庸用也。用次更相商人俱。庸次比耦。從耦耕。○句法錄。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

不有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國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國傳言子產知禮。韓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此傳卑序子產末則并序六卿以爲襯貼。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驥賦。野有蔓草。國子。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變。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多此一答。華法變。子游賦。風雨。國和偃也。子旗賦。有女同車。文章練要六宗左傳九卷九

國公孫段之子柳賦。韓兮。國印段之子印癸也。○宣子喜子豐施也。三子不序答辭又變。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國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國詩頌其日靖四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賓主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焉。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吾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國顧辭王章法經綿。○末一段是餘波。禮所以定位。無禮則失位。子產相鄭以小事。大全在持之以禮。無鉅無細。不敢一時自越。亦不有一事假人。所

以能自立而不失位也。韓子求玉事甚微而子產持之始終不應守此道耳。此傳特序此事以見子產之能而前一段借孔張點出無禮失位之言又借拒富子影起拒宣子之請皆先驅也。後一段序六卿賦詩餞宴隱隱寫一禮字相為遙映而後點出辭玉作結皆餘波也。分作三事看者誤。

開手提出子產戒曰四字最有情趣。蓋子產所以折宣子者全在無禮失位而鄭先有一無禮失位之孔張以貽宣子笑。子產之戒何在子產之所持者又何在乎。然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九

五

卷九

此特文字波瀾與子產無碍故序子產拒富子之言非詳其復諫過甚蓋詳其無碍于子產以為下文拒宣子地耳而述其言不厭詳者正見其嚴厲鋒鏘不可犯非漫然也。

凡序事以不見來踪者為上。突然起。豁然入。方有凌空峭舉之勢。如此文序韓子有環之類皆是。

韓子辭玉而終且獻玉。賢豪舉動固別。乃作者寫出却是恰妙。情文總之理者。天地自然之文事者。亦天地自然之文說得理出。序得事出。文章自不可勝用。舍此而

求之章句之中。爛頭巾。老死牖下。終無夢見之日矣。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九

五

卷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昭公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立祝史請所用幣 國禮正陽之

幣于社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國不舉 伐鼓于社 國

陰諸侯用幣于社 國請 伐鼓于朝 國退禮也 昭子先畧言

平子禦之 禁也 曰止也唯正月朔月一點 慝未作 句古 日有

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不大史曰在此月

也 國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 丁周為六月于夏為四月

伐鼓用幣之禮也 平子以為六月非正 日過分而未至 國

月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 〇再點月 日過分而未至 國

未夏至三辰有災 三辰日月星也 日月相侵 于是乎百官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九 卷九

降物 國素 君不舉 一辟 國辟正 移時 國過食日時 樂奏鼓

三祝用幣 四史用辭 國自責 〇五 〇故夏書曰 國逸 辰不

集于房 國集安也 房舍也 替奏鼓 雷夫馳 疾人走 國為救

也 〇引 此月朔之謂也 月三點 當夏四月謂之孟夏 國言此

夏家之四月 平子弗從 結案 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

君矣 國安君之災故曰 有異志 〇斷案

為明典禮作歟為正時月作歟典禮明也時月正也而

意不在也意安在在昭公傳內無昭公胡為乎意在昭

公曰平子不君君昭公出奔之本也平子不君君豈特

一事然哉因日食以發之而平子之心曉然矣故雖典

禮明時月正而意在昭公也

日食亦常所辨者月朔耳正月朔君忌之故傳中反覆

辨月辨君也不君君辨之何益故曰意在昭公也

明典禮正時月句句古雅結穴不君君來龍紆曲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九 卷九

郊子來朝 昭公十七年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

也國少皞金天氏黃帝之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

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國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

以雲為名號○實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國

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

水名前太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太皞氏以龍

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國太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

賓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答少皞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

文章練要 六宋左傳九 卷九

鳥師而鳥名下一句提綱鳳鳥氏歷正也國鳳鳥知天時故

京鳥氏司分者也國京鳥燕也伯趙氏司至者也國伯

勞也以夏至青鳥氏司啟者也國青鳥鷦鷯也丹鳥氏

司閉者也國丹鳥鷦鷯也以立秋來立冬去上四祝鳩氏司

徒也國祝鳩氏鷦鷯也鷦鷯氏司馬也國鷦鷯王鷦也鷦

主法鷦鷯氏司空也國鷦鷯鷦鷯也平均爽鳩氏司寇也

為司寇主盜賊鷦鷯氏司事也國鷦鷯鷦鷯也春來五鳩

鷦鷯民者也國鷦鷯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五雉為五工正利

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國維有五種東方曰鷦鷯維伊洛之南曰鷦

維西方曰鷦鷯維夷平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國扈

也○五雉總序筆變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國扈

種春扈鷦鷯夏扈鷦鷯秋扈鷦鷯冬扈鷦鷯九扈亦

總序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故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則不能故也國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

妙仲尼聞之見于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

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國失官官不修其職也○結歸仲

問者鳥官并雲龍水火而答之又掩民師民事以形之

序五歷五鳩分之五雉九扈合之珠官貝闕珊瑚碧樹

交柯爛焉星陳奇觀核目

文章練要 六宋左傳九 卷九

以孔子作結固見聖人無常師乃云天子失官學在四

夷慨然有人獻淪亡之感然則秦火之餘存什一于千

百不尚賴左氏斯文乎不特賞其瑰奇瑋麗已矣

有星孛于大辰 昭公十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國大辰房心尾也夏之八月見在天漢西今字星出辰西光芒
東及天漢○一句立申須曰○國魯大夫彗所以除舊布新
也天事恒象國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于○火字火出必布焉火字
二諸侯其有○火災乎為災乎○火字三○先一人畧說
梓慎曰二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國始有形火出而見前
年火出時○火字四今茲火出而彰火字五必火入而伏○火字六
其居火也久矣○火字七其與不然乎○火字八○虛宕一句下
起再○火字八于夏為三月○火字九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九 卷九
月夏數得天若○火字九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
大辰之虛也國大辰房心尾也陳太皞之虛也國太皞居陳
融之虛也國融高辛氏皆火房也○火字十星孛及漢
漢水祥也○火字十一衛顓頊之虛也○火字十二故為帝丘其星為大
水○火字十三所以合也○火字十四水之牡也○火字十五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
入而伏○火字十六必以壬午○火字十七隨火星俱伏不故言若不過其見
之月○火字十八鄭裨竈○火字十九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
將同日○火字二十若我用瓘竈玉璣○火字二十一瓘竈玉璣也欲以禳火鄭

必不○火字十五子產弗與○火字十六弗與妙○火字十七後

二人推測可謂精矣精理蔚為奇文奇不在幻而在平
只如泛論人情物態而天道遂莫能外非天下之至奇
乎總之理精而識透辭鍊而義該方能有此較他處所
謂奇變者又不同也
共十五火字或以星或以災或以五行無非言火而結
末一火字忽言不火異哉以不火結火誰能測之
推測既精三人自非尋常可及而子產之識更踞三人
之上所謂仰之彌高愈進愈上識見然人品然文字章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九 卷九
法亦然也

宋衛陳鄭災 昭公十八年

夏五月火始昏見星象丙子風先寫梓慎曰是謂融風

之始也國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七日其火作乎

丙子至壬午七日水火合之日戊寅風甚再寫壬午大

甚火勢勃而宋衛陳鄭皆火只一句梓慎登大庭氏之

庫以望之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曰宋衛陳鄭也

數日皆來告火已往之火案結禪寬曰不用吾言鄭又

將火突九天橋奇絕○未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

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

文章錄要 木宗 左傳九 卷九

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三字暗伏後救非所及

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不但將

亦并梓慎之言遂不與亦不復火未來之火○特寫子產

又結矣不知更鄭之未災也起無限煙波里析告子產曰

有文章妙妙禪寬外又生出一將有大祥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

里析無限煙波國言將災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

以定遷矣國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及始然之火

帶出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與已言故

了里析案○使字一先作再提火作方詳子產禦災之能子產再

子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國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一事使司寇出

新客國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于宮國為其知國情不

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國屏攝祭祀之位大宮

使火及之○使使公孫登徙大龜○使字四使祝史徙主柁

于周廟國柁廟主石龜周廟屬王廟也合群告卜先君七

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八事九事商成公徹司宮國司宮

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十一事司馬司寇列居

下之人列伍登城國陽森也明日再提再序使野司寇各

保其徵國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郊人助

祝史除于國北國為祭處于國北者就穰火于宮冥回祿

國水神火神○十祈于四墉國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

書焚室而寬其征十九與之材二十三日哭二十國不

市二十使行人告于諸侯使字八○二十三宋衛皆如是

謂告諸侯耳非他陳不救火○帶陳補筆○許不弔災作許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陳許作結

四國之人有輕重乎無輕重也無輕重胡為獨詳鄭曰

四國之火雖同而救災有方豫變有識獨子產耳欲詳

子產不得不詳鄭鄭既詳烏得不重鄭而視三國為輕乎故始序四國無輕重繼則單抽子產以序鄭而末始牽帶宋衛陳為補筆也凡此皆自然之章法非作者所能為然章法因乎自然非真作者又孰能為乎

自首序星與五行二火字外皆指災也而或寫始然或寫已往或寫將來火字亦十有五極錯綜之致而與星字大辰之傳絕不雷同真化工妙手

子產識高才大只在天道遠人道邇六字中一年之前梓慎裨竈即知四國之火其知天道審矣乃子產若不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九昭公

卷九

之信者非果以天道難知蓋以既屬天災豈祈禳能解吾唯盡人事以聽之人事盡自足弭天災而不至為大害觀所序火作後之八使字二十三事指揮條理布置精詳原自有人定勝天一番大作用真本領在豈慎竈輩所能及乎此所以左氏傳子產為二百四十年中一人而已

四國災案既結突接裨竈以入子產真不可測曰不復火案又結矣復轉入未災以前引出禦災公案更不可測末補出宋衛陳而以陳許作結又復不測總之讀一

段不知有第二段讀二段不知有第三段段段出人意表斯筆筆歸于化境矣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九昭公

卷九

葬曹平公 昭公十八年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周原伯魯與之語不說

說學案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先斷夫必多

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大人患

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有句不害而不學則苟

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應轉夫學殖也長也國殖生

正寫不學將落在字落字原氏其亡乎末方斷原氏

言不學者三無學者二而學者一曲疊斜聯珊珊獨立

絕世姿態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九 卷九

因一人而斷一國斷一國而後及一人識見既高章法

遂別

句一轉且再轉十數句十餘轉轉愈多氣愈長氣愈長

局愈濶三四行文字觀之固不盡矣

盜殺衛侯之兄繫 昭公二十年

衛公孟繫主中狎齊豹齊豹衛司寇也奪之司寇

與鄆邑音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國繫足不良故有役

齊豹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二人為公子朝通

于宣姜國重公懼而欲以作亂朝亦賓從略而以故齊豹

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將四人從東一筆初齊豹見

宗魯于公孟宗魯亦賓突入宗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

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

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國言子借我以善雖其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九 卷九

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

是僭子也國若子言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國周

也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宗魯情詞婉婉擊動人故未結以

序宗魯一段丙辰衛侯在平壽仲尼正論于齊豹作亂前

有事于蓋獲之門外國有事祭也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

甲焉國齊豹使祝龜寘戈于車薪以當門匪要其使一乘

從公孟以出國亦如前車寘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

閔中國閔曲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

公孟之肩皆殺之序公孟被殺一段公聞亂接入公又乘

驅自閭門入慶比御公公賓公南楚驂乘二人使華寅乘

貳車國公副車○公賓三人句變及公宮鴻駟馳駟乘于公國鴻駟馳

一車四人句又變公載實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衛

遂從句又變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關國肉袒示

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被公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楚公

當侍從空關○華寅再見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楚公

遂出寅開郭門國不欲令踰而從公公如死鳥

析朱鉏宵從實出徒行從公公賓六人句又變○序從公

序公出一段無限煙波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接齊聘一

而六人者皆實中賓也波○公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內則衛君

文章練要左傳九木宗左傳九卷九

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以人不佞失守社

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實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

阿下執事國阿比也命已臣不敢貳國遺君主人曰君若

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國言

當在宗廟○此言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不獲將其

亦見其能反國國未致使不敢以容禮見

見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故獻馬以為相見之禮也

衛侯以為乘馬實將擐國行主人辭曰以人之憂不可以

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實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杆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

戾請以除死親執鐙終夕與于燎序齊聘一段另齊氏之

宰渠子實中召北宮子國北宮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

渠子遂伐齊氏滅之結齊氏○序滅齊氏正傳丁巳晦公

入序公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

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圖子玉霄子高魴國皆齊出奔

晉閏月戊辰殺宣姜結褚師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子之國傳終言之○結

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中賓辭曰與于

文章練要左傳九木宗左傳九卷九

青之賞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

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序告齊一段乃齊聘餘波渡

惻惻不知歸琴張聞宗魯死序琴張以結宗魯葬徑往

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國言齊豹

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齊豹孟君子不食姦國知公

繁皆再一見以結通篇章法緊密君子不食姦孟不善

而受其禍不受亂國許豹行事不為利疚于回國疾病回

是食姦也國許豹行事不為利疚于回國疾病回

故不能去是以回待人國知難不告不蓋不義國以周

義不犯非禮國以貳心事繁是非禮○以仲尼之言結

亦庸也亦庸也

甚矣序事之難也。一事中序有數事。一人中序有數人。人則有主有賓。事亦有賓有主。千頭萬緒。井然不亂。而賓主錯雜。變化生心。隨局而遷。不可爲典要。此豈可爲今人道者乎。今人序事。不知有賓主也。即知賓主。不知有變化也。序之詳則沓冗。簡則缺畧也。而可爲今人道也乎。此傳序齊豹殺公孟。則齊豹主也。殺公孟主也。乃其序公孟之弔齊豹。不過一兩筆。序齊豹之殺公孟。不過二三行。且序齊氏之滅。以結局也。亦不過四五語。而其前之所詳者宗魯也。中之所詳者衛侯之出也。公孫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九

卷九

卷九

青之聘也。後之所詳者衛侯之入也。公孫青之聘之餘波也。于主則簡淨直捷。一字不多于賓。于賓中賓則委備周詳。繁稱不厭。非變化之妙乎。非因事立局。不可爲典要者乎。末以仲尼之言結束。通首非賓非主。即主即賓。筆陣又一大變。今人見此。其謂之何。聞鐘而捫籥乎。見橐駝謂馬腫背乎。吾不知之矣。

序宗魯一段。其情苦其詞曲。其意可傷。而其事不可訓。故詳之于前。而以仲尼之言斷于後。夫詳賓妙矣。而賓中之賓尤詳。如六子之從君。寫得紛紛雜雜。公孫青之

聘衛。寫得款款殷殷。衛侯之入衛。寫得皇皇迫迫。齊侯之賞諸大夫。寫得離離奇奇。主如彼而賓與賓中之賓。却如此。重重花閣。疊疊雲山。望者爲之目迷。游者爲之神眩。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化裁盡變。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夫。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九

卷九

卷九

鄭子產卒 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寬猛並論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一喻省却故寬難三

字作結義已無餘妙歸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

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間于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

吾早從夫人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

止仲尼曰接人仲尼之言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

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九 卷九

和寬猛並論無輕重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

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

不競不綽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和之至也詩引

歎一番歸重于和而再詠之文及子產卒方接仲尼聞之

情蕩逸却不及子產一字妙妙及子產仲尼聞之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遺愛二字妙寬乎猛乎和也含蓄無

矣可見凡讀古人文字未有不知其意之所在而能知其文之

妙者也試問讀此文者謂序子產之寬乎抑序其猛乎

苟有目者未有不以為序子產之猛也噫子產果以猛

為政是商韓之流矣何以為惠人乎何以為古之遺愛

乎夫子產之語子大叔明教之以猛矣大叔明以不猛

而寬以致盜矣何得謂子產之不以猛曰天下之道唯

其平而已不平則矯之矯之者欲其平不欲其偏而已

平則中中則和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何有于一國之

政哉然則子產之猛所以矯鄭人之偷也矯其偷以就

于平也政雖猛而實和言雖猛而亦和也此作者之意

也然問其政政猛矣序其言言猛矣何以見其和何以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九 卷九

見其和而不猛耶曰聖人之言有足徵也于是序子產

既畢突入仲尼寬猛並論無所軒輊而歸重于和見子

產之為政歸于和者也不得謂之寬不得謂之猛而直

謂之和也也者仁而已仁也者愛而已古之遺愛捨

子產其誰哉而謂之猛也乎哉

古人之文有文如此而意即如此者有文如此而意却

不如此者有意如此而文或如此或不如此參錯互見

者總不可以一格論也蓋作者隨局以為文讀者亦當

隨局以觀意意得而局得意得而文得意得而古人不

傳之秘無不得矣。然則心知其意，非讀書之首務哉。而沾沾于字句之中，以為得者，猶探驪者之不得其珠，但得其片鱗殘介以為得者。

齊晏嬰論和同

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遼臺，子猶馳而造焉。國子猶公曰

唯據與我和夫。和字提綱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別和

妙義借同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先以水、火

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

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平其心，和之實也。三字前後開

鍵君臣亦然。入正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

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

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平既駿。』音綴

音無言時，靡有爭可。國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

異于大羹，大羹也。賈大也。言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再

提五味施，能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

出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和無成，政聲亦如味。喻一

轉別一氣以動二體。國舞有文舞武舞，三類。國風四物，國禘用

丘整五聲，國官商六律，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七音。

成器以五聲，國徵羽六律，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七音。

國武王伐紂，自午及子，九十七日，因以數合。八風，國八方九

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八風，國八方九

歌，國九功之德，皆可歌，以相成也。後相成，為和樂。清濁

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前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引詩

前今據不然。方打轉子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映今據不然。發明同字。據亦曰否。應前正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同如是。同字一點飲酒樂樂。波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從樂字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與鳩氏始居此地。國典鳩氏少季則因之。國典夏諸侯有蓬伯陵因之。諸侯蒲姑氏因之周之代與鳩氏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與鳩氏之樂。樂樂非君所願也。餘波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九

卷九

正義而以寓言出之言之善文之善者也。和同之異雖難辨不過獻否獻可可否否數言畢耳。然言之無文聽之難入。故設喻以形之。義則曲暢詞則光華。娓娓而可以忘疲侃侃而翻能悅耳言之善文之善者也。一義而分為兩說或數說者言之善文之善者也。和羹之喻善矣。乃引詩繳結之後復提先王濟五味和五聲一句挽上生下又轉出一段和聲之喻來。所謂一義而分為兩說者也。夫兩說皆和耳。前正論可否數語亦和耳。而和聲喻後打轉子猶始發明所謂同者而結之。此兩義還以兩說而有詳有畧亦言之善文之善者也。

兩喻古備磅礴極色澤點染之工然藻績多易于散此則前曰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後曰君子聽之以平其心中曰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關合極為周緻前後自是蟬聯。末從飲酒樂拖出一段餘波與前若不相關取有情致然非特餘波而已。注謂齊侯甘于所樂志于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則此段正見晏子之不同處與前文字字相關不得以閒情視之也。

文章練要

木宗

左傳九

卷九

天王鑄無射 昭公二十一年

天王將鑄無射 國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 冷州鳩曰 國冷樂官王州鳩其名

其以心疾死乎 心字 夫樂天子之職也 一 夫音樂之與也

而鐘音之器也 三層方 天子省風以作樂 國省風俗作樂以移之

器以鍾之 國鍾聚也 與以行之 國樂須音而行 小者不窕

國窕窕細不 大者不樛 國樛橫大不入 則和于物物和則

嘉成 成也 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 心 億則樂 國億安也

窕則不咸 國不充滿于 樛則不容 國心不堪 是以感

感實生疾今鐘樛矣王 心 弗堪其能久乎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九 卷九

樂通乎氣邪正辨也樂通乎政治忽審也樂通乎心死

生判也至于死生可卜而樂之理微矣神矣微而顯之

神而明之而文之能事尚有加乎此傳古奧淵宏堪比

典謨正以其具不同耳

心者立言之旨一篇之綱一句挈起後用三折筆折到

鐘又以三句總之然後別其美惡而點明正意以為結

何嘗無折也先言不窕不樛之足以養心次言窕與樛

之足以害心然後言王鍾之樛而結明其將有心疾之

意又何嘗無有主也短篇之法皆然

字法古峭句法因之章法亦因之考工記文字全是此種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九 卷九

文章練要卷之九終

文章練要卷之十

大興王源評訂

潁州甯世蕃

全閱

桐城戴名世

歙縣程城參正

左傳十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昭公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遂越師國令尹以疾從戎及諸侯之師

六國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即今尹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十

卷十

吳楚間謂火滅為燬○字法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

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一句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

雖小必濟揀此二句妙胡沈之君幼而狂先料陳大夫鬬壯而

頑次料頓與許蔡疾楚政次料頓楚令尹死其師燬應帥

賤多寵政令不壹楚次料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一帥賤而

不能整無大威命應明威楚可敗也又單料若分師先以

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爭

亂楚必大奔次敵請先者去脩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國示

整以誘之○敦厚也○陳法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國因徒不習戰三國爭

之吳為三軍以繫于後吳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前接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

之君及陳大夫應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

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應楚師大奔應書曰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雖存君死曰滅不言戰

楚未陳也

卒有吳國而入郢者光也此傳序光謀畧之奇蓋為異

日得志張本而吳楚興亡早決于此矣七國情形在光

文章練要 木宗左傳十

卷十

掌握兩軍勝負唯光指揮可謂奇才然敵衆矣一一料

之于始一一籌之于後又一一應之于終作者將不勝

其累而不如此又不足以見光之奇序此者亦甚難矣

乃于其料敵之智用兵之神無微不著而復而不沓詳

而能道可謂序戰功神品

楚人城郢 昭公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 國子囊之孫子常 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

不能衛城無益也 三語斷案下却推開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

守在諸侯 國政早損 諸侯守在四鄰 國鄰國為之守 諸侯卑守在四竟

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 國春秋三時之務 民無

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打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

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 申明亡郢下又推開 昔梁伯溝其公官而

民潰民棄其上亡何待 從亡字下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

險其走集 字法國邊竟之聖壁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 國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 信其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十 卷十

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借不貪不懦不者 國者強也完其

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乎 此段又將守者在四竟中說一番

緊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又引詩 無亦監于若教紛冒

至于武文土不過同 國方百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 應今土

數圻 國方千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結案

苟不能衛城無益也故城郢反以亡郢三言盡之矣篇

中雖屢開闔不過發明此義而一開一闔局則縱橫而

壯濶氣則決潏而沈雄幅雖不長却是一篇大文字也

曰懼曰畏城郢之本也卑之不獲畏懼之本也慎其四

境夫何畏矣無畏無懼焉用城矣甚哉畏敵者非不自
強之所致哉自強奈何自治而已自治奈何正其疆場
以下數語而已句句有緊字字精要凡有敵國外患者
可不鑒諸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十 卷十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四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國陰勝陽故曰將水昭子曰早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國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國陽氣漠然不動乃將積聚

與極古極鍊極洞徹陰陽何其奧也險短勁折何其古也精簡渾洪何其鍊也與存于理理不精烏能與古鍊存乎筆筆不高烏能古烏能鍊然理精而無筆訓詁而已與何從焉筆高而無理詖誕而已古鍊又奚重焉二者兼之方稱作手

文章錄要 六宗 左傳十 卷十

二五

會于黃父 昭公二十五年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國王室有子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且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止此謀王室禮之大者不無禮字暗與大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折微波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折曲盡禮天之經也國道之義也之宜利民之行也國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之常地之天之明國日月星辰因國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網宏生其六氣國謂陰陽晦明風雨用其五行國金木水火土氣為

文章錄要 六宗 左傳十 卷十

五味國酸醎發為五色國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國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二句又一按是故為禮以奉之國制禮以奉之禮之為六畜國馬牛羊豕犬彘五牲國麋鹿三犧祭天地宗廟以奉五味國五為九文米黼黻也華若草華六采國青與黑玄與黃皆相五章國青與赤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國白與黑謂之六色應五聲國以上應為禮以奉之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國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國此句統下應地義國即該地性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國此句統下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國夫治外婦治內各

治其物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拱辰極為政事庸也○應天明即是天經○以上應天經地義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國在君為政在臣為民事功曰庸治功曰力四時前為刑罰威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所未及為刑罰威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刑戮以象類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二事言刑戮以象類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禮之大者亦前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國此六者所未及最錯綜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國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有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文章練要六宗左傳十卷十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將六志分合環轉言之情而結歸天地迴龍顧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暗繳儀字無迹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又應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性國曲直以弼其謂之成人不亦宜乎應大字簡子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結上宋樂大心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波華路奇曰同恤王室神之大者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皆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國右師樂大心受牒而退士伯告

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國言不善無大此者○無禮之大者○此段是正傳翻作餘波此傳章法甚奇謀王室正傳也主也論禮傍筆也賔也但以大叔論禮甚詳而一言不可畧謀王室不過數語而無事之可詳于是遂用倒賓作主之法以論禮為中權謀王室禮之大者也借為前茅不恤王室無禮之大者也借為後勁倒之顛之而乾坤由我轉造化自我移矣襄昭以後如此文字甚少以前後為禮之襯帖奇矣猶奇在暗以禮為筋脉而絕不一露禮字竟似事不類文不屬者如斷崖絕壑奔龍過峽而脉絡潛通且首尾兩段緊相接連乃斫斷劈開生挿一段論禮大文字于內橫分硬接都是巨靈拳娥擘移山岳手段似此方謂之才今之所謂才者雕蟲耳烏知才人之力如是乎論禮頭緒紛如最難井井須分其宏綱細目觀其照應之參錯察其前後之異同一一還他清楚然後方知其博與而賞其現雄否則方眩其外茫然不得其門而遽誇其宗廟之羨百官之富豈不誣哉

阿房宮千門萬戶玉砌金鋪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安知大丈夫當如此矣

文章錄要

六宗

左傳十

九

卷十

齊晏嬰論禮

昭公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公自
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
無端發嘆喻然遠引爲在德直截橫拏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飄然震蕩陳
氏雖無大德而急而有施于民扼要且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
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
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其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宿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隋陳氏而不亡則國其
國也已婉華沈痛公曰善哉一善哉是可若何應然省違然
文章錄要 六宗 左傳十 卷十
對曰唯禮可以已之意在禮重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
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失職官不滔困慢大夫不收公利切
公曰善哉善哉我不能矣勢量力之言吾今而後知禮
之可以爲國也失非贊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
此下議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
論却柔姑慈婦聽禮也筆勢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
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筆勢公曰善哉善哉寡人
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此贊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

其民也。文也。是以先王上之。此答亦泛。

序事之妙只是如其人如其事如其言未嘗毫末有所加損而興亡得失燦然畢陳如是而已景公雖不足有為而不可不謂之賢主晏子雖賢而不得謂之有為之臣何也景公于因循耽樂之中時有高明之見晏子于忠君愛國之際却少剛毅之風左氏處處傳之而此傳猶為寫照蓋姜室之歎原非凡庸在德之言更為明睿晏子迎機而導而公虛已下問遂進以救患之方可謂忠矣乃公自諉于不能徒嘆夫禮之可以為國而嬰遂不復為圖陳之策第就禮為泛論之言嬰既泛論公亦泛贊嬰復泛答于是絕非前番問答之情矣前幅沉動奇驚後幅汪洋飄逸文筆俱妙但君臣情狀頓殊而齊國遂終于此可謂如其人與言與事而得失燦然毫弗爽者也

晏子切指陳氏與孔子君君臣臣泛問泛答者不同不可齊觀並論

文章錄要 卷十

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昭公二十八年

晉祁勝與鄔滅通室。國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從通室起案祁盈將執之國盈午訪于司馬叔游。國司馬叔游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古實繁有徒言害正直者多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國以其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我君聞勝與滅之死也以為快國愆發諸之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國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結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女也其母欲娶其黨。追叙叔向娶妻狀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國言父多妻勝而廢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國子靈妻也殺三夫。國陳御叔楚棄老及一君。國陳一子國舒而亡一國也兩卿矣。國孔寧儀行父句括之說可無懲乎。應懲字吾聞之甚義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國子穆少妃姚子之子穆少妃姚子之妹也。國子穆少妃姚子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姜于是。國是夏姬也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只論其女下文却斷昔有仍氏生女黥黑。國有仍古諸侯而

文章錄要 卷十

甚美光可以鑑謂髮膚光色名曰哀妻國以髮黑故○又

之身作襖樂正后變取之生伯封伯石實有豕心貪惏無

饗忿類無期謂之封豕國類戾也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

不祀緊映我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國夏以妹喜

以象如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女何以爲哉綴夫有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結語老健妙在

懼不敢取映帶通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食我伯石始生

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國子容母叔向嫂伯華曰長叔姒生

男國兄弟之妻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十卷十

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應前遂弗視載然便

因殺祁盈并及楊食我于是序盈而拖出食我盈主矣

食我賓矣乃拖序之後復以祁與羊舌二氏並結又似

無主無賓且後序叔向之娶以及食我之生較前文加

倍而并無一字挽合更似賓盈而主食我何其賓主溷

而無分一至此乎曰非無分也食我之死由于祁盈羊

舌之亡由于祁氏盈之爲主豈待問哉盈爲主食我爲

賓又待問哉乃賓主既分而並結之賓且詳之詳賓而

主更無一字以及之用奇而已用奇之道正欲其無分

也無分而未嘗不有分斯爲奇也斯賓主之極致也

祁氏之亡由小人通室咄咄惟哉狎嫖淫汙大案所由

起哉乃叔向之妻夏姬種也食我之母哀妻類也非是

莫喪羊舌氏矣竟與于通室一案而滅其宗非淫孽相

湊而爲文字天然之章法乎故追序叔向之妻詳其母

訓而夏姬之禍以彰連類以及哀妻而夏姬之女之禍

亦著映帶通室菲菲疊疊然後序食我之生以終滅族

之案却只述其母之先見數語而以遂不視三字作收

再不糾纏一字氣橫九州筆高萬仞真是奇妙

文章練要木宗左傳十卷十

序祁盈簡淨曲折自爲丘壑轉入叔向另劃一天

叔向之母千古絕識前決虎母後決向妻莫不奇中左

氏爲之傳神聲光震耀而樂盈傳以樂祁起案後以向

母虎母映之此傳以通室起案後亦以向母并夏姬等

映之章法同也而局陳迥別因乎勢耳

晉魏舒為政 昭公二十八年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國祁平陵獲

陽塗水國陽氏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國陽氏司馬彌牟為

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戌為梗陽

大夫國戌舒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國徐吾韓固為馬首大

夫國同韓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

大夫國朝趙僚安為楊氏大夫先將十謂賈辛司馬烏為

有力于王室國二十二年故舉之二人一謂知徐吾趙

朝韓固魏戌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國卿之庶子為

文章錄要 卷十 左傳十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國四

舉字 復藏過 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入見采眾而舉不以

私也○又四人一復不舉名字○舉字二○後序用十人

之魏子謂成鯨局外吾與戌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舉將

故論對曰何也猶何為戌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

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

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舉字夫舉無他舉字唯善所在

親疏一也上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國詩大雅美文王能王

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

其所無失類也國施而無私物得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

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國比方善事經緯天地曰文詩

釋詩文 九德不愆作事無悔國九德上九曰也皆故襲天

氣浩翰 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五 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國舉

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皆擇善而從故曰近 賈辛將適其

縣見于魏子又單將賈辛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

惡國惡貌魏子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

文章錄要 卷十 左傳十

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曰昔賈大夫惡國賈國之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

笑御以如臯國為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

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

賜國顏貌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遂如故知如此一段都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主

不過二語奇 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結語勁仲尼聞

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國謂舉遠不失舉

○舉字八 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忠國先賞王

為忠○又單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國大雅永長
抽賈辛錯綜天命致多魏子之舉也義舉字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
國乎以孔子之言作

必錯綜而後可以言文未有印板整齊而謂之文章者
此傳序魏獻子舉賢無親疏一也先將十人平列次分
三段複述亦一也乃複述中段段變化又有不舉名字
者四人已見錯綜而抽序魏戊一段又抽序賈辛一段
兩段潔涸灝森詳之又詳竟似此傳單為二人作者于
是極錯綜之致矣及末引仲尼之言又將命辛配舉賢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卷十

卷十

雙結錯綜中更有錯綜都是文家三昧

抽序魏戊先論其人後引文武勢雄濶而環渾抽序賈
辛先引叔向醜蔑後論其勢欽崎而磊落兩段各有
其妙而序賈辛引証中又引証洞壑委邃迥絕恒蹊尤
為奇絕
末段甚整與起處襯而舉賢命辛作對雙結又正中之
奇整中之散

吳伍員謀楚

昭公三十年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
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三四句四余
字多少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垂莫適任患敵若為
委折三師以肄焉勢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
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國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
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定策闔廬從之五之字多楚于是乎始
病國為定四年吳入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卷十

卷十

必矣三師以肄吳之勝決矣雖數年之久終一一如所
料以收其功豈不偉哉詞簡而意曲不過十數語而兵
法謀畧無一不該恐子胥當日之言亦未必如斯鍊也
舉一國于拍掌覆強敵于數言非蓋世之才無此畧非
絕世之筆無此文韓信登臺之對諸葛草廬之語皆有
此意但文之簡鍊莫及耳

黑肱以濫來奔 昭公三十一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國黑肱非命卿故

不在重地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 二名有所名

而不如其名 三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四名終為不

義弗可滅已 正義盡此下 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 名五或欲蓋而名章

名六懲不義也 二義並 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

義其書為盜 國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 邾庶其

在襄二 莒牟夷 二人在五年 邾黑肱 主論妙 以土地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卷十

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 名七賤而必書 此欲蓋而 此二物者

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國物事也齊豹書盜懲肆也 三若艱

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八攻難之士 國攻衛 將

奔走之 賔 若竊邑叛君以邀大利而無名 九貪冒之民

將實力焉 勳主 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 名十以懲

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國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志記故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 國在位者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末段泛論春秋作法

錯綜之法不一以參差為錯綜固矣亦有以整齊為錯

綜整齊矣烏得錯綜 曰不應整齊而整齊即錯綜也何

謂不應整齊而整齊如此傳書名書盜是矣書名主也

書盜賓也傳黑肱耳本以書名發義乃正義既畢却與

書盜二義相並互發一無參差前則有主無賓後則主

賓莫辨愈整齊愈錯綜非以整齊為錯綜之法乎

序黑肱突入齊豹奇矣三叛並列與豹相形更奇隨手

變化莫測端倪至艱難其身以下波瀾橫溢筆勢凌競

所謂一闕一闕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也結歸淡宕

又變通篇之勢總是化工非人力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卷十

葬我君昭公 定公元年

季孫使役如關公氏將溝焉昭公欲溝絕其地城不使與

先君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利縱子忍

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鵠曰我欲為君諡

使子孫知之國為惡諡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痛

將焉用之乃止簡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公氏意

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一結堅峭橫厲

共三段文字前兩段妙在複後一段妙在簡複者纏綿

簡者精鍊覺有無限丘壑化短為長神工聖手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卷十

自旌自信二語警切雖以意如之不臣不得不止然止

矣可自掩矣復葬之墓道南非終于自旌而自信乎忽

以孔子作結大義凜然筆有回天之力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定公九年

秋齊侯伐晉夷儀國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國無存齊

八手奇○影起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

先登一人求自門出死于雷下國既入城夷儀人不

郭書讓登一人先登國既入城夷儀人不

彌從之又一人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以讓之先下故又書左彌先下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

聲色書與王猛息國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波瀾又一

虛書飲甲曰最者之難今又難焉國飲甲起欲擊猛猛笑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卷十

曰吾從子如驂之靳國靳車中馬也猛不放與書爭言已

動盡往却斯然晉車千乘在中牟國故夷儀也衛侯將

如五氏國齊侯在五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

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年中年人欲伐之衛褚師圖

臣作觀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

城而驕其帥又賤國城謂夷儀帥謂東過必敗之不如從

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羔媚杏于衛國三邑皆齊西界

齊侯賞犁彌犁彌國有先登者應先登臣從之國

哲憤而衣狸製國哲白也憤曲上下相值公使視東郭書

曰乃夫子也吾賜子公賞東郭書○賓主相讓旅俱進退曰彼賓旅也○賓主相讓旅俱進退與我若
○句錄○到底是讓乃賞犁彌○結二齊侯之在夷儀也齊
侯謂夷儀人曰得救無存者以五家免○常不共役事乃
得其尸公三禭之○國禮也此禭三與之犀軒與直蓋
軒輕車直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國停喪車以盡哀
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國停喪車以盡哀
故挽喪者親推之三○存案要知在賞書彌二子之先却序
不取立○存案要知在賞書彌二子之先却序
得尤妙結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主

卷十

齊臣勇而能讓所以成功傳為齊而作衛不過帶序齊
為主衛為賓衛橫斷于中為奇齊前後遙接為正也

敘無存獨序東郭書犁彌合序後應亦然摹寫各盡其
致簡古而生動而前序書彌央一王猛為波瀾分外生
情

共三讓字三辭字登讓之讓主也左讓右餘波耳犁彌
東郭書之辭主也敘無存之辭先驅耳前後連綿掩映
如笑蕩點點隨波蕩漾情態紛披

通篇以登字為章法敘無存先登東郭書犁彌讓登王
猛之誇先登波也犁彌之推先登應也首尾如率然矣
首段結妙末段結尤妙落繁蕪獨存筋骨老氣槎枒

公會齊侯于夾谷 定公十年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孔丘相○國相
也○一句提綱
一篇皆序孔子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犁彌
孔子全在知禮而無勇而孔子之折齊全在有若使萊人
勇而知禮妙在藏在犁彌口中全然不露圭角
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忽入犁彌一段離奇突兀齊侯
從之○一句虛
序簡淨孔丘以公退○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萊人○簡急呼兵以兩君合好而商夷之俘以兵亂之非
樂何其勇也妙妙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主

卷十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繼方以大義商不謀夏夷不亂華俘
不干盟○謂萊人兵不偏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

為失禮君必不然○既乃申明大義而痛責之字字銖
聞之遽辟之○國辟去萊兵也○不得不折將盟齊人加于

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孔丘使茲無還揖○再提孔子○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無
以共命者亦如之○第二段折齊其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
丘據曰○三提孔子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

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儀象不出門○國酒嘉樂不野合○鐘
也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國秕穀不成
穀者言享不具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
禮穢薄若秕稗

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國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取之○

第三段折齊其詞婉而畫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一田一陵然

舍勇而幸以禮局又變

作結歸功孔子與孔丘

相三字應澤焉新焉

聖人陰陽合德體天地之撰故能柔能剛有文有武非

若後世道學先生徒為大言而絕無推凶抑暴之能者

比也夾谷之會儒者但謂孔子持一理以折強敵遂使

威重于三軍如果持一理字即足折服強敵則青城之

役何不持理字以折金人厓山之亡何不持理字以折

蒙古嗚呼儒者之誤久矣何不觀左氏序夾谷之文乎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十

卷十

首提孔丘相三字見此會所以序孔子之功也緊入犁
彌一段謂孔子知禮無勇請以兵劫之夫以好會而以
兵劫豈不知其非理乎齊侯居然從之豈不亦欺其無
勇而明出于非禮而不顧乎若果無勇徒欲責其非理
豈不竟為所劫而為犁彌之欺乎試看孔子作用一見
萊人有異即先以公退保公無虞也一面急召左右揮
兵而進以備非常也挺戈露刃森列于庭萊人雖凶其
得逞乎一面以大義責齊侯使之氣沮語塞然後一暢
其詞決江河而下風霆並擊鈇鉞交加三寸之舌萬夫

辟易齊于是不得不為折服豈不以兵不用武徒持一
理字以相折者哉既而要盟使賤者一言折之如破竹
矣既而將享慮其有詐則又款曲從容折之以禮而齊
遂從風而靡矣有勇乎無勇乎徒知禮乎知禮而又有
勇乎齊之君臣于是且愧且服絕其陵慢不恭之心生
其敬畏無窮之意而鄆讎龜陰之田不與師不動衆崇
朝而復于魯之版圖矣聖人之用如此明文可據何得
空言性命而不實究其經綸乎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十

卷十

首提孔丘相三字即巍然有萬里長城之勢接入犁彌
獻計崩雲突起駭浪飛翻不如此觀不出孔子也尤妙
在說孔子知禮無勇以伏孔子之勇而知禮更為生動
後凡三提孔丘皆所以極寫孔子而要以第一段為主
何也寫其勇也寫其勇以輔禮而能折服強敵也乃一
時之情景如畫孔子之言狀聲色如見如聞金鐵錚鳴
轟轟赫赫千秋下讀者猶為震慄色動况當日乎此第
一段之妙也至第二段第三段俱用換筆一則寫其餘
勇一則專寫知禮一則簡一則詳一則直一則曲變態
互出總是第一段之餘波而已至末以歸田作結妙極

妙極不序其詳不言其故渾渾淪淪只一句而止而暗與孔丘相三字相應以見孔子之功何其妙也陡然壁削于尺不可階而升寫聖人身分恰宜如此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卷十

桓宮僖宮災 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 國司鐸火 踰公宮桓僖宮 國桓公僖

傳救火者皆曰顧府 國言常人愛財 南宮敬叔至 國孔

子南宮閔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 國周人司周書典籍之

待命曰庀女而不在死 國庀具也 官御書進于君者也使

伯至 國子服何也 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 國待求 命不共

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 國校人掌馬巾車掌車 百

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欝攸從之 國欝攸

濟物于水出用為棠萁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 國悛次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卷十

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 獨景伯之命

中亦略分賓主公父文伯至 三人 命校人駕乘車 國公車

季桓子至 四人 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與文伯 命救火者傷

人則止財可為也 曰字 命歲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國教

富父槐至 五人 曰無脩而官辦者猶拾瀋也 國瀋汁也言

不可得 二命別一調而此 于是乎去表之 國表表火

命先發此言又一調更奇特 于是乎 去表之 國表表火

者去其道還公宮 國開除道周匝公宮 孔子在陳 忽序一

葉積 道還公宮 使火無相連 國言桓僖觀盡而斷不至火

所人作 結火 曰其桓僖乎 國言桓僖觀盡而斷不至火

救火者五人而至有先後命有繇簡序其至峰巒簇擁

序其命椒蘭郁芬古雅絕倫無復人間煙火氣

要知止開手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及末孔子在陳
聞火曰其桓僖乎數語是正傳其中所序皆閒情皆色
澤也與序子產禦災不啻秦越或欲比類觀之儉父矣
序五人五樣筆法不特旌旗甲馬色別為羣角鼓鉦鼙
亦各為號令司馬仲達按行諸葛營壘而有天下奇才
之歎作如是觀矣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五

卷十

楚子軫卒

哀公六年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

時吳伐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

國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

逃難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警乎

知大道五死字頓挫命公子申

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

國申子西結子期啟子閭皆昭王兄

○點綴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

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

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

謀潛師閉塗

國密發不通外使○四字圖寫三子之謀亦了用兵之策逆越女之子章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三

卷十

立之而後還

結道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

子使問諸周太史

與前二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若榮之可移于令尹司

馬國榮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

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

與前局變大夫請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過望

國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

罪也遂弗祭

知大道○又追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其不失國也。耳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國言
天之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國滅亡謂
常道有與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夏桀也唐
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又曰：允出茲在茲。信出已則福
而亡由于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出茲在茲。信出已則福
亦在。由已率常可矣。兩引書而結之以明

知死不避，非知大道其孰能之。楚昭賢矣哉，乃不待其
救陳始然也。前此赤烏之氛，弗禁河之祟，弗祭平日之
知道者久矣。故城父雖正傳，而兩段追序，不早見其生
平。前後如九疑連綿，湘煙遙隔，末始將知大道點出
引書結之，通體縈紆，朗瑩段落，俱化。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三

卷十

弗崇弗祭，無尾以首段為尾。九疑之連綿也。王命三子
三子立章序于三段之中，湘煙之遙隔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

哀公六年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時齊景公卒立其幼子荼而陽生
之罪自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出亡在魯傳首大書此句則弒君
歸陳乞。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組在魯南郭曰：嘗獻馬
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國畏在家人

二人共載以出，萊門而告之。試馬為辭故魯郭門○謀甚闕止，知
之先待諸外。待外欲俱去○二人說公子曰：事未可知
反與壬也。壬簡公戒之。國無使遂行，簡
國人知之。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僖子使子士之母
養之。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國又令隨饋食冬十月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十

三

卷十

丁卯立之。王將盟鮑子醉而往。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
鮑點曰：王車之官也。差車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
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之○見其醉故誣鮑子曰：女忘君
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街繩為牛使茶牽之

茶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曰：陽生，吾子奉義而
行者也。若我可不亡一大夫？國言已可為君若我不可
不必亡一公子。國公子自謂也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
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敗決此數言鮑子曰：誰非

君之子，乃受盟？應將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國胡姬景公
妾安號也。

去鬻如國茶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寶之丘國三子

臣茶之黨公使朱毛國齊大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

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子似戲實練與孺器二不置君二多

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情形忽變曰君眾不信群

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國內有饑荒之困少君不可

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真情逗露不然夫

孺子何罪住得毛復命公悔之微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

圖其小可也國大謂國政小謂使毛還孺子于駘不至殺

諸野幕之下殺茶○然會奸心使毛還孺子于駘不至殺

文章練要左傳十卷十

陽生入齊陳乞弑君經雖分書實一事耳傳既合序則

但為弑君傳可矣召陽生入者乞也養于家納諸官者

乞也立為君而廢孺子者亦乞也始終皆乞獨至弑孺

子而曰我不知欲使弑君之名倖以免也欺天乎欺人

乎左氏一一詳其實以傳其真而春秋書法無容辯矣

然乞之不對而泣而曰孺子何罪者奸耳狡耳不欲與

聞弑君而推其惡于人耳似宜誅其心以暴之天下乃

若以為出之誠然而序之無貶詞者何哉曰正寫其奸

寫其狡也蓋事之顛末既詳乞之罪案已定任其如何

假如何詐而弑君之罪自不容逃則其愚人之貌欺世

之語何妨如其情以寫之而更以著其奸與狡之實耶

况容群臣一語供狀昭然朱毛圖小之言亦皆意會更

有無容粉飾者故寫小人人第知直挾肺肝為寫照不

知但寫面貌為傳真此間分際難為淺者道矣

寫陽生處處狡黠其去魯也迹密而思深用筆淡以潔

其若鮑牧也機敏而詞賸用筆精以緊其弑孺子也意

陰而手辣用筆嚴以紆文生于情者如此

以鮑牧為實活畫出一輕躁無識力人然孺子牛一語

文章練要左傳十卷十

沉痛刺骨陳乞塞口不能對諸大夫能無動心動則變

變則事尚未可知而陽生稽首數言情至義盡婉而殺

果而圓聽者不得不回心易慮牧所以翻然而受盟也

一時情景事機有聲有色通篇設色最濃艷處

且于闕止朱毛陽生之襯也鮑牧陳乞之襯而鮑點又

鮑牧之襯也胡姬鬻奴及王甲江說王豹皆孺子茶之

襯也處處襯帖花葉相扶取耐觀看

宋公伐鄭 哀公九年

晉趙鞅卜救鄭案起遇水適火先提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先

序一句三人從史龜曰先史是謂沉陽國火陽得水可以興兵國

陰類也故龜利子伐姜陪一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可以興兵龜利子伐姜陪一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急深言伐宋不可而史墨曰次火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明其故又兼伐齊言史墨曰次火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行子姓又得北分水位奇名位敵不可干也國二水

言不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突入水勝火伐姜則可

墨明言其故亦兼史趙曰終史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

齊說而用筆變史趙曰終史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

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趙第言救鄭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十 卷十

及齊并不及陽虎以周易筮之卜變為筮三遇泰國乾下

宋筆又變陽虎以周易筮之卜變為筮三遇泰國乾下

之需國乾下坎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

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忽序帝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

有吉祿我安得吉焉國吉在彼則我伐之為不吉乃止

二字結 索簡淨

卜三段筮一段段段變句句變古與奇崛三代鼎彝玩

之曷忍釋 卜就水火以論宋筮就帝乙以論宋各有至理奇情幻

以為救鄭却參說伐齊伐齊無其事也無其辭也突然而及之突然而序之疑鬼疑神橫生奇變

文章練要 六宗左傳十 卷十

楚勝殺公子申公子結哀公十六年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

于鄭國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便是白公先驅

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子木請行而期焉

國請行襲鄭之期子不即建也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

得晉謀焉遂殺子木追叙前案不特為白公作起亦為子西伏案其子曰勝在

吳簡子西欲召之起案葉公曰國葉公子高沈諸吾聞勝也

聞勝也一詐而亂無乃害乎沈著子西曰吾聞勝也聞勝也二信

而勇不為不利對針葉舍諸邊竟使衛藩焉國使為藩葉

文章錄要左傳十卷十

公曰周仁之謂信國周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聞勝也三

致有好復言國言之所計必欲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國私

復言復行之不顧道理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伏案弗從召之使

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應子西曰楚未節也國言楚新復

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

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國比子西勝自厲

紂紂點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

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寫得粗暴逼真平以告子西

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國以鳥楚國第國用士我死

今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國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好復言○峭極子西不悛斷勝謂石乞曰

之徒王與二卿士國二卿子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起

奉樂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

以當五百人矣求死士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

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一字兩字句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

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勝祖榮亦自佳吳人伐慎白

公敗之請以戰備獻國所得鏑仗許之遂作亂應秋七月

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國愍于

文章錄要左傳十卷十

應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

而後死國豫章大木○帶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匹

之言君臣匹夫何能濟矣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

矣亦有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

聚矣何患弗從斷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突接葉公出龍飛

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徵倖者其求無饜偏

重國險猶惡也必離國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聞其殺齊管

脩也而後入國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白公欲以子

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

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
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別府。楚石乞
尹門。國為門。尹。帶乞一筆。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國
陽楚大夫。葉公亦至。而跳脫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
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
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生動。國人望君
如望歲焉。國年。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國安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國表也。而
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國言。葉公得民心
文章錄要 六宗 左傳十 卷十
本聲勢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國欲與白公。子高曰
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國二子功多。子期也。桓舉之敗。棄德
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
而縊。結白公。其徒微之。國匿。生拘石乞。以石乞而問白公
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國長者曰。不
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
乃烹石乞。結石乞。應死士。王孫燕奔。願黃氏。國燕勝弟。願黃氏
沈諸梁兼二事。國今尹。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國子西使
寬為司馬。國子期。而老子葉。葉公結。老健。

勝亂楚。定其亂者。葉公以葉公為主。然使無勝。則葉公
無由見是勝。仍為主。爾然勝雖主。而初料其必亂。中策
其無成。終制其死命者。葉公也。是楚亂于勝。而葉公復
之勝。之亂成于子西。而葉公定之。則葉公非前後之關
鍵。而極寫白公。所以極寫葉公乎。故初提葉公者。二
後提葉公者。再末提沈諸梁者。一每提俱有精彩灼灼
動人。良有以也。
葉公料勝曰。詐而亂。好復言而求死士。兩言盡其為人。
故通篇序白公。只描寫此兩言。而其必亂邦也。于未亂
前見之。其終于必亡也。亦于未亡前見之。蓋勝粗暴凶
狠。有豪氣。足以得死力。而無深謀。足以成大功。筆筆為
之寫照。不但成敗較著。而聲音笑貌。宛然。故凡亂賊遇
此種筆。應恨。應懼。應感。毫毛不能掩其惡。應恨。即應懼
乃傳之于載。如見。又。不死矣。故應感也。作史而不能使
奸雄恨且懼。懼而感者。是殺鷄未能而欲効屠龍之技
者耳。
白公之厲劒。子期之拔豫章。葉公之胄而免胄。前後點
染映帶。俱極生動之趣。

序太子達落到白公不過一句序白公之殺二子與葉公之殺白公亦不過一句非百分洗刷不能如此高潔後人知洗刷者絕少拖泥帶水無限穢惡而應摹繪鋪張處却一字不會寫蓋以繁為詳以畧為簡失之遠矣序葉公破勝只就胄與免胄極力形容而勝敗之數瞭然何用序其如何戰如何勝也凡序大事有不能詳不必詳者或前或後序其一二小事以為點綴而大局即已畢見皆如此類

文章練要

六宗

卷十

一結不過數語而精雄包括有萬里長城之勢由其氣厚而力大故能托得起蓋得住也山河大地撥弄掌中只等閒耳
通篇斷續極組織之工一緯一經一伏一起有多少奇正變化之法在讀者須一一領會不能盡批

越子伐吳

哀公十七年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奇正所生越子為左右句卒國鈞伍相若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以奇為正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以奇以正為奇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

文章練要

六宗

卷十

左氏序戰功之妙千古無兩余評之詳矣此絕筆也極奇正之變而該兵法之能足以包羅從前無限妙諦蓋兵法無他奇正而已奇正無他變化而已變化無他不測而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不測之術也多方以誤之出不意攻無備之術也千章萬句能外此乎淮陰諸葛之雄孫武太公之畧有加于此乎而此傳一一備之句卒奇也三軍正也左右鼓譟虛而實以奇為正也三軍潛涉實而虛以正為奇也吳師分禦左右誤矣當中軍而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矣不過數言而寫盡兵家能事謂左氏不知兵吾不信也

勾踐人傑范蠡奇才剪滅強吳主盟中夏其行軍用兵之道豈漫然哉有此一傳則所謂十年教訓者其經綸畧可睹矣而牝牡陣之名握機經之傳吳越春秋之記

載或訛而難解或質而失真不可束之高閣矣乎

文章練要

六宗

左傳

卷十

文章練要卷之十終

或菴先生所評文章練要左傳為六宗之首公穀為百家之首先生曰六經文章之祖六宗文章之宗左氏首接六經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者也往讀先生左傳評請曰左氏六宗之首固矣然三傳並傳公穀不可繼左傳而亦為一宗乎先生曰不然公穀左氏之支流也經義然文章亦然公穀斂神奇於短簡之中如輸班之巧鏤人物於須彌芥子而見者驚猶鬼神然而左氏又何所不包乎雖然盡變左氏門戶而獨出手眼心裁與左氏並傳一事並肖一情千古而下讀者其欣喜悲恨如見其如聞其聲若較之左傳而尤足以感人之深者其情詞跌宕又何其神妙無方耶巍巍乎百家之首矣既請先生所評六宗百家之全讀之先生曰余評之素矣然未得間鮮成書也今且從事焉乃未數月而先生逝於戲天其靳六宗百家之全也乎先生

今嗣隆川耳先生之言而續先生之業者也出
先生公穀評本讀之公穀之神傳又如斯也先
生左傳余叔風衣既已刊行今茂復刊此本而
述先生之言弁之首端讀六宗百家之首而六
宗百家旁而通之不亦可乎雖然余猶于隆川
觀其全也康熙丙申九月後學連水程茂識

二

公羊傳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紀履緌來逆女

癸未葬宋繆公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栢公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大夫孔父

公羊傳目錄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有年

春正月己卯烝

宋人執鄭祭仲

莊公

公及齊人狩于郕

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子牙卒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齊高子來盟

僖公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虞師晉師滅夏陽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 是月六

鷁退飛過宋都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文公

毛伯來求金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宣公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宋人及楚人平

初稅畝

成公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

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

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秋七月齊

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袤婁

襄公

吳子使札來聘

叔弓如宋葬共姬

昭公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冬葬

許悼公

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公孫于齊次于揚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黑弓以濫來奔

定公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盜竊寶玉大弓

哀公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舍

西狩獲麟

穀梁傳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鄭伯克段于鄆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武氏子來求賻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夏五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莊公

公及齊人狩于郕

齊人取子糾殺之

臧孫辰告糴于齊

齊人伐山戎

僖公

虞師晉師滅夏陽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人執陳袁濤塗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王世子于首戴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

戴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晉殺其大夫里克

穀梁傳目錄

二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

鵠退飛過宋都

文公

逆婦姜于齊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人納接菑于邾弗克納

宣公

初稅畝

公弟叔肸卒

成公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

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

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秋七月齊

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爰婁

梁山崩

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傳目錄

三

襄公

莒人滅繒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大饑

昭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秋蒐于紅

定公

九月大雩

冬十月隕霜殺菽

哀公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穀梁傳目錄

四

公羊傳

大興王 源崑繩評訂

漣水程 茂尊江參正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天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意字國圖挈起下面層層翻解如武陵溪曲曲引入勝此句其桃花洞口耶

公羊傳

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 釋公意○平國意在先反桓意

在後下文却先釋反桓後釋平國悟此妙者方許探箇中消息曷為反之桓桓幼而

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 注母俱賸也○簡而盡國人莫

知隱長又賢 漆一賢字便錯綜諸大夫扳隱而立之 注扳引也

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

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 申上平國意就作波

翻○正意作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嚴密緊練隱長

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 嫡夫入子以長不以賢 賓立子

左右勝及
娣姪之子
以貴不以長
主
相何以貴
母貴也
應明前
文○正

意已盡又借賢字生波轉應貴字結歸相公以東通
首文生情情生文解人莫逆門外漢如觀蜃市矣
母貴

則子何以貴
子以母貴
主
母以子貴
賓○先主後
賓作結文章

活法也

文之妙在曲誰曰不然顧曲而無情則不動
不動則非曲拖沓焉爾天下未有曲而無情
者無情之曲病在不能離不能亂不能錯不
能亂與錯與離則生機息矣曲何為乎隱將

公羊傳

三

平國而反之相立後意也宜敘在後相以母
貴當立隱以相當立而不當立立前事也宜
敘在前前者後之後者前之非錯亂乎平國
之意宜敘在反相之上乃反敘其下而以為
波瀾相公之貴宜敘在幼而貴之句之下乃
篇末追敘而以為掉尾非離乎曲曲折折而
離而錯而亂離錯亂之中而句一轉字一轉
所以句句字字飛舞句句字字千百徧觀之

不厭情然也曲然也

王濟上曰離字易解亂字錯字人不能解

公羊傳

三

紀履綸來逆女隱公二年

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

主人注為養廉遠恥也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

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

得不稱使○鍾伯敬云不竟曰無母而辭窮故自命之則不

添辭窮兩語既婉且詳可悟作文之妙然則紀有母乎

方接曰有注以不稱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注

紀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違所以遠別也外逆女不書此

公羊傳

四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

于此乎前此矣波折此段無限前此則曷為始乎

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一始字

多少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

風致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共三段文字釋不稱使一釋逆女二釋女三

一段峰巒奇二段波瀾宕三段不奇一段愈

奇不宕二段愈宕以後之不奇宕觀前之奇

宕此借素觀彩法也

突然起者峰巒邪逆而折者波瀾邪山之妙

在峰峰愈多山愈妙水之妙在波波愈多水

愈妙妙則不復論其勢雄亦妙秀亦妙妙則

不復論其形大亦妙小亦妙妙則不復論其

時夏秋亦妙冬春一妙塊然丘也山之洼然

潦也水之山水云乎哉吾於斯文臥遊矣

公羊傳

五

癸未葬宋繆公隱公三年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

喻急也○賓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賓過時而日隱之

也注○賓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

賓當時而不日正也賓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主

以五賓陪出一主何其遠也○危不得葬言繆公卒有不

得葬之勢危之也幸之耳不曰幸其得葬而曰危不得葬則

筆也義非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追敘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

與夷不若女盡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

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母

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

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

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

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筆致

踰蹙輕燕受風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筆淨吾

立乎此攝也直終致國乎與夷新絕○上文筆筆透

承之以直截結之以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

宋之禍宣公為之也結到宣公迴龍顧母又饒風致臨

善敘事者敘彼先敘此不善敘事者敘彼即

敘彼敘彼即敘彼無論已敘彼先敘此而漫

敘之而略敘之則讀者讀此即預知有彼讀

彼愈第知有彼矣平平爾烏乎善唯于此而

特敘之特敘之不已而詳敘之使讀者讀此

祇覺有此讀此祇覺有此乃轉筆敘彼而忽

又入彼于是不知有彼而詫夫彼者並詫夫

此而昧昧乎此矣敘至使人詫彼而昧此斯

為至善新為不可測之善也此文本敘宣繆

殤讓國莊公爭國之事却先從葬例敘起葬

例不一也而敘之詳葬例詳則人祇知其葬

之敘乃一筆折下竟入宋事彼邪此邪讀者

詫讀者昧昧矣善夫

長文多短句則氣蹙病其碎也多轉折也短
文多長句則氣蹙病其直也無餘地也公穀
短之善者也然亦間用長句句長矣仍不蹙
何也逶迤耳短篇長句而不逶迤吾不知之
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隱公四年

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

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

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公曰

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二吾字對上二子字如鼓鐘相應口吻如生公

子翬恐若其言聞乎相於是謂相曰吾為子口

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二十七字中又敘情又敘事又敘言而情則盡事則詳言則備後世

史筆能有此否一口字省却多相曰然則奈何曰請

作難三字弑隱公子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此句無義

為翬帥師伐鄭作傳不傳帥師伐鄭而傳弑

公非經矣曰預傳也預傳者何預為弑公傳

也預為弑公傳則何與于翬帥師伐鄭曰弑

君之禍帥師為之也曷言乎帥師為之帥師

者必有命命則稱公子公孫稱族翬不稱公

子無命矣無命而擅師以逞君如何矣君子

曰隱之弑翬帥師為之也傳弑公而不傳帥師深於傳者也

公羊傳

十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相公二年

及者何累也伏案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

仇牧荀息皆累也陪二人說奇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

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

謂義形于色矣先提一句立案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

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先就華督意中

一筆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敘事殤公知孔父

死已必死又就殤公意中趨而救之皆死焉又敘事

公羊傳

十

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

君者然後就孔父正寫一筆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應前一句結案

文母沾沾爾文母促促爾長公曰辭至于能

達則文不可勝用夫達非累牘之謂也有累

牘而不能達者有數語達之而無不達者累

牘而不能達拙也拙之病非一而拘為甚數

語達之而無不達巧也巧之術非一而活為

甚沾沾于一人而不能離促促于一言而不

敢溢非拘乎拘則文之正面有限而上下前後不能曲盡其致以寫其情曷能達耶不沾沾于一人以敘一人不促促于一言以明一言非巧乎巧則正面之上下前後無不盡之情無不盡之致而正面雖止一二言而已無不達矣孔父義形于色一言不能達也必進而詳之進而詳之而第就孔父以詳之則亦何能達也唯先就華督意中寫一筆又就殤

公意中寫一筆孔父義形于色已無不盡之情無不盡之致矣然後方將孔父正寫一筆譬之僧繇畫龍爪牙鱗甲俱全直點睛耳何不達之有故叅活法者文家要訣也

敘事夾議論左史每有此法然議論則非敘事敘事則非議論獨此篇議論即敘事敘事即議論不可分又不可合縣縣然渾渾然復凸凹然化境矣

公穀于文字起處每故作逶迤不肯輕易入題最是妙法譬如名園勝地未入門時曲徑幽林先有無限丘壑令遊者已自流連難舍則遙憶其中必款款茫茫有不可窮之思復有不可思議之妙矣分外增得幾多情趣也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桓公二年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

注目見也

也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注所見之世臣子思其若父尤厚故多微詞是也所

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立場宮不日立武宮日是也所傳

亦遠矣

客易為為隱諱隱賢而相賊也

本是傳相却將隱借來一形文情躍躍矣

公羊傳

古

有年 桓公三年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

喜字伏案

大有年何以書

夾入大有

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

字僅

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

當喜乎

將上文總一筆折出下句宕逸多姿

恃有年也

恃字斷案

文才十句耳讀之若千萬言之多何也法備

也法者何有賓有主有虛有實有反有正有

伏有應有案有斷而又綿邈以深其意委折

公羊傳

車

以盡其致此所以十句而如千萬言之多也

古人有千萬言之文讀之只如十數句乃十

數句之文讀之又如千萬言此盡法為之乎

抑有神於法之中者耶嗚呼難言矣

有年主也大有年賓也以喜書反也僅有年

正也大豐年虛也僅有年實也以喜書伏也

亦足以當喜應也僅有年案也恃有年斷也

故曰法之備也

春正月己卯烝桓公八年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杓秋曰嘗釋冬祭耳却陪出春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二句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公羊傳

士

結得峭勁○冬夏
字與起處映帶

宋人執鄭祭仲桓公十一年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

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

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

遷鄭焉而野留注野鄙也○此段接得奇妙本解知權

斷嶺者耶○十五字為一却述野留所謂事不屬文不接如連山

于留不過為此句遂橫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

為我出忽而立突注突末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

死國必亡層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

存易亡層少遼緩之注假緩則突可故出而忽可

故反層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原是敘事變

矣遂不復敘事敘情以代敘事奇筆也○四層○曲曲寫來

為行權二字描神妙在不露權字○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

鄭國最不可解愚意是字指上故出故反說病謂仲也言突

若不得故出忽若不得故反則仲病矣然必如是而後有鄭

國後自貶損以行權正與此應蓋曲傳其行權存鄭之苦心

也齊上曰病字指宋說言突若不得故出忽若不得故反則

必待宋之病而後圖之而後能有鄭國蓋行權立突不過僅

待宋病而忽始得反也李吉四曰是不可得言忽故反突故

予之說各有見解余不敢自信其說故並錄之以俟考証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

權是也

權字開手一提即不復見此後方暢言之有出沒之妙○上文都寫祭仲意中事而從宋無明文此

段祭仲之權一句即將從宋事隱權者何權者反於經

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

應前君死國亡

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

應前病字

不害人以行權殺

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餘波蕩漾

金聖歎謂文章有橫雲斷山法余於此文野

留一段有會焉

公羊傳

十九

敘事未有不敘情者敘情未有代敘事者何

也情者虛事者實虛不可以代實情豈可以

代事乎雖然情不可以代事固以虛不可以

代實也而事有出于虛者則情曷不可以代

事乎事之出于虛者奈何曰意中事也非所

行事也祭仲從宋出君固已見諸行事矣烏

乎虛曰仲之從宋出君所行事也而從宋以

行權則意中事也此文以行權二字為主故

敘情以代敘事也

公羊傳

十九

公及齊人狩于郛

莊公四年

公曷為與微者狩

起突

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

諱與讐狩也

釋與微者狩是第一段

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

有事矣

題外着筆搖曳取致

則曷為獨于此焉。譏于讐者將

壹譏而已

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

狩也

又釋與讐狩是第二段

于讐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讐

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

壹譏而已

其餘從同

奇句○注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張賓王云隨同說同譏

也○言其餘輕者不譏與重者隨同而見則同譏也○又釋一譏是第三段

公羊傳

主

古人文字善留餘地。五步一樓而五步者餘地也。十步一閣而十步者餘地也。唯有五步十步之餘地。故有千重萬重之樓閣。若寸步無餘。則雖極壯麗。不過一樓一閣而已。故作文切不可一口說盡。層層說說。不盡筆。筆轉轉不窮者。地有餘也。若一口說盡。則無餘矣。更從何處下轉筆。耶此文一段解一段一層

深一層說一段留一段故一段解一段說一層留一層故一層深一層是以文雖數行而讀者如入阿房如游武夷也

公羊傳

主

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莊公十二年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

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疆禦

矣與孔父傳不
差一字奇絕其不畏疆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

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伏後
案數月然後歸

之歸反為大夫于宋歸反不宜並言反當作
復字解言復為大夫也與閔公

博婦人皆在側起
案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

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

婦人妒其言傳
神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

美惡乎至鍊句峭厲
如聞其聲萬怒搏閔公絕其脰寫生如仇
見其人

牧聞君弑方入
仇牧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如
聞

其萬臂掇仇牧注掇側
手擊也碎其首齒著乎門闥極寫
強禦

如見
其人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

與傳孔父章法同前幅且字字同句句同或

曰衍也余曰否或曰誤與同也余曰否豈作

者至此而才盡乎余曰否然則奈何曰此作

者故作奇處也或曰奇則異異始奇同矣焉

得奇曰異之奇異也同之奇亦異也曷言乎

同而異蓋此與傳孔父不同者三傳孔父妙

在澹此則妙在濃不同一傳孔父筆筆虛描

此則筆筆實寫不同二傳孔父入手便寫孔

父此則結尾方寫仇牧不同三故雖章法同

字句同而用筆不同用筆既不同何難于章

法不同字句不同乃章法同字句又同非故

為同乎故為同者非故為奇乎古人有欺人

之筆此類是也荀息傳倣此彼以不食言立

案佳處又在纏綿然不及二篇

傳孔父以義形于色立案義形于色指孔父

也故詳孔父而略督傳仇牧以不畏疆禦立

案疆禦指萬也故詳萬而略仇牧此又用意

之不同也

或曰救邢城楚丘烏乎異曰彼則真同真同而無異必也誤否固無取焉

公羊傳

而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十三年

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柯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柯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伏管子○後面却是以臣當其君妙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柯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畫如管子進曰撤開柯公插出當臣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頓一妙

公羊傳

圭

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頓挫多致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方說出主意管子顧曰君許諾畫如柯公曰諾下以都是曹子請盟柯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劒而去之注標辟劒置地○簡而詳敘事妙筆要盟可犯而柯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柯公不怨柯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應信字始字○又撇開管子單美柯公出沒之法也參差詳略之法也○贊嘆數語紆徐和緩所以變上文迅悍之勢

較之左史更勃勃有生氣結尾變化尤妙

大夫宗婦覲用幣

莊公二十四年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

齊上曰登用者二字峭甚

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

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

鍾伯敬曰忽然作態

輕煙著樹秋水縈風可以擬其逸致

公羊傳

季

公子牙卒

莊公三十二年

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

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

國獄先提此一句伏下後案然後以緣季子之心而

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

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

病好吾將焉致乎魯國好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

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

公羊傳

季

已知之矣慶父也存

注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相公及今君生慶

父亦當及是魯之常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

乎夫何敢重一句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

之不以為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

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

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于是從其言

而飲之飲之無僇氏至乎王堤而死

結案下又立斷

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

誅焉。然則善之與謂善季子也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

君者甚之也。陪寫一筆妙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

辟兄。君臣之義也。完將字義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

行誅乎兄。隱而逃之。逃字奇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

之道也。應不以為國獄作結筆致纏綿右逸餘音鏗爾

牙謀奪適友則誅。兄人倫極變為此文者情

必慘。筆必厲乃讀之而反覺雍容和藹之致。

溢于筆端則神理為之也。何謂神理。畫姝姬

公羊傳

夫

則極天下之妍。畫鬼魅則極天下之醜。非德

于姝姬仇于鬼魅也。彼各有本來面目。吾特

寫其真耳。真者神理也。季子大義滅親。原非

得已。其本心仁耳。仁則刀鋸鼎鑊俱有慈祥

豈弟貫其中。故寫季子有一筆涉于殘忍。一

字出于刻厲者。則其真失矣。真失則非神理

矣。辟之畫姝姬喜固妍。嗔亦妍。笑固妍。顰亦

妍。唯嗔與顰俱不失其妍。方為真妍。此文其

僭臣之于君曰僭。可謂禮乎。便將通篇多少

威儀詞令不足為禮的意思。俱已伏下。而通

篇多少威儀詞令絕不見不足為禮的意思。

直至結尾方才澹澹點出此作者之筆也。

公羊傳

夫

元年春王正月閔公元年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倒敘一層孰繼

繼子般也。倒敘二層孰弑子般慶父也。倒敘三層殺公子牙

今將爾。陡入公子牙奇峰削面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

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

不探其情而誅焉。十七字作一句讀天半龍秋隨風曲折親親之道也。

倒敘四層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倒敘五層曷為歸獄

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

執而鞭之。方敘子般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

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

而歸獄焉。倒敘六層季子至而不變也。應前一句作結

層層倒捲敘上有迴瀾噴薄之勢觀者瞬瞬

然

齊高子來盟閔公二年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

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

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

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妙相公

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只此二句是主前後俱是

禪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

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

高子也。他人為此城魯之下必直接魯人云云必無或曰數語不知去此數語便覺索然便板然所以丰神

全在頰上三毛也

文無襯法無色矣。文無襯法無波矣。文無襯

法無勢矣。無色則枯。無波無勢則板。則促。文

而枯而板而促。無文矣。文而無文焉。用文為

曰。襯必有其所襯者。其所襯者主也。主則一

襯者賓也。賓則可以一可以二。三且千百十

前之後之左之右之參之錯之皆可也。皆可

者何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主盡此矣。前乎此觀也。後乎此亦觀也。而色華乎爾而波蕩乎爾而勢昌乎爾。美哉文矣。

平傳

圭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僖公元年

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此段疏次字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則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此先言次知實諸侯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

公羊傳

圭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重上數語多救字段疏

文章全在迴環映帶處。見姿態反覆處。見情致。此文無他奇。但在一複姿態。情致令人賞心。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

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先提綱

其受賂奈何？後詳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

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開開敘來如幽蹊，遠徑杳然而深。諸大夫

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

與鍾伯敬云：先插一段。諛臣情態何等播弄。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

與上已透述此處一口道破。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

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伏唇

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

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先渾說數語，讚嘆數語，然後方

將馬璧之策，說出情趣無限。○滅郭取虞，先在讚嘆中露

出後面止說壁馬反將此說藏過，看古人用筆出沒之妙。獻

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

之白璧，送必可得也。伏虞公許諾則寶出之內藏，藏之

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伏抱寶

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虞公之奇諫

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二雖然有更虞公

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伏虞公不從請終以往于

是終以往。鍾云：往往以重句累句，生態。虞公見寶許諾，應宮之

奇果諫。應○藏曰：字妙。記曰：辱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

相為賜。應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從而亡爾。

應又變前句妙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應終假之道

以取郭。將夏陽一案，留為後勁。還四年，反取虞。應虞公抱寶

牽馬而至。應○鍾云：令人絕倒。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通篇

○應前用臣之謀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

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文波如穀殆移我情○結

案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

曷為國之君存焉爾？上已結案，又釋經義作收却復敘前事，煙波萬狀。

入手提綱，下始詳敘，未入荀息先敘諸大夫

敘其謀，句句伏敘其事，筆筆應以補筆作收

以經義為終始，通篇綿密周緻，章法井井而

攝實于虛，用虛于實，或宕而韻，或冷而逸，則

又用筆之妙也較穀梁寔勝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僖公九年

相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

會相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

也且置葵丘先述貫澤離奇不測葵丘之會相公震而矜之從憂字形出

叛者九國以江黃形出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

何猶曰莫若我也震而矜之不必解解之便覺分外生動

喧矣寒以形之則逾喧陟崔嵬而後覺平原

之易無項羽之暴則沛公亦平平爾天下之

以相形而重者類然葵丘之會矜矣形以貫

澤之憂矜愈甚九國之叛危矣形以江黃之

服危愈甚是知文章寫得如此止于如此者

無他也寫得如此不止于如此者亦無他也

唯此法之得不得焉耳

危字止在叛者九國句中照應銷繳後面但

疏震而矜之絕不照管危字手法高絕

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一是月六

鷁退飛過宋都僖公十六年

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碩然視

之則石察之則五此段疏實石較六鷁多聞其碩然句錯綜是月者何

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

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

此段疏是月筆法變妙處在此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

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此段

公羊傳

羊

疏六鷁退飛多後一句錯綜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

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此段疏宋

濟上曰事亦平平寫得好看

五石六鷁正義也是月餘義也正義疏于前

餘義疏于後正也而作者以為此夫人之能

事也于是開阡闢陌夾疏餘義橫插一段異

樣文字于兩段一樣文字之中使兩段劃然

中分遙遙相望而不相合又氣勢聯絡而不

可分如兩峰竝立中有雲氣以間之若斷若

連使望者迷離惝怳終古莫能辨嗚呼何其

妙也

一樣兩段文字中看他參差錯綜之法

公羊傳

羊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僖公二十一年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隨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

諱也。

以國字作章法，猶夷跌宕如洞庭水波而木

葉下

末段以經義作收，與傳虞郭同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僖公二十八年

歸之于者何。主歸于者何。客○雙解筆法變○主客

歸之于者罪已定矣。主歸于者罪未定也。客罪

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客○單此一句○上下之板

反說歸于之不得為伯討以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

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主歸于者非執

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客○崔

一矣一也見古人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

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

也。多少曲折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

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每

意敘事絕故于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

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

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敘事未了警然滅此晉侯

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復

罪文公與起處故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

相反射章法變換

叔武。復述一句定案與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

弟者文公為之也。

起處釋例中變調流連跌宕辟之春江煙雨

無風自波

或曰前罪衛侯後貶晉文義善矣文得無戾

乎曰不但無戾妙處正在此也讀者參之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僖公三十三年

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

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

亡者也崔兔牀曰只用一句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

木拱矣者一作老注宰冢也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

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于殽之嶽巖是文

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崔曰着此一句搖曳作態吾將尸爾焉子

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

公羊傳

重

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

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陡入一筆章法跳脫遇之殽點矯逗

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達矣或曰反矣致筆

錯落情景入畫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應匹馬

隻輪無反者健筆如控奔馬讀之爽爽生動○下文刪

文字決不可平平鋪敘平平鋪敘決無生趣

如入弦高使曰至于殽遇鄭商弦高便淹淹

無生氣矣唯突入曰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

便是何等活潑總之以起法為接法從彼事

逆捲此事而不從此事順入彼事

公穀人知其以逶迤見長而不知其以峭拔

而參其逶迤如匹馬隻輪之句之類者正復

不少總之文貴變而不參伍則不能變參伍

之法無定格也唯易其形反其勢而已矣

公羊傳

重

毛伯來求金文公九年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
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
也搖曳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
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諸侯以天子三年
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是
借諸侯証天子却反借天子証諸侯踰年稱公矣則曷
倒主為賓仍是以賓形主靈心妙婉諸侯大奇大奇緣民臣之
為于其封內三年稱子諸侯大奇大奇緣民臣之
心不可一日無君于即位前緣終始之義此句統
一年不二君此句說終字義又不可曠年無君此句
字義疏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疏稱子○此
即位王却單疏稱王伯來求金何以書方傳譏何譏爾
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又從不稱
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王生情搖
致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
曰是子也即指未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歸結
文王文王之法無求而求句○故譏之也亦奇

善用奇者全在賓主之際以賓形主奇矣未
也以主証賓方為更奇以主証賓奇矣未也
舍主論賓方為至奇嗚呼奇至以主証賓舍
主論賓而文心之變不可思議矣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文公十四年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

句古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

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此處極寫晉勢則後

面邾婁之辭納卻克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獲

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

○以指喻指之非指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

有之也貴則貴矣雖然獲且也長方應明指喻若入他手則

齊出句下直接子以大國云云矣妙在插入指喻數語離奇生動○鍾伯敬云義正而詞婉使人一味倚強不得欲不令強就義不得言語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應沛義之妙一至于此

實不爾克也義字正是大字注脚妙在只于卻缺口中虛虛點出下文繳應大其弗克納句却不更露

神出鬼沒之筆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結此

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上已大之此又貶之作波收也曷為貶不

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點義字作

結在有意無意之間當以神會難以述求

公羊傳

宋

公羊傳

宋

先抑將從何處討得文章來耶

弗克者弗克乎其義爾大者亦大乎其義爾

義字豈非此文眼目看他斷案處全不提著

但在卻缺口中一點結尾餘波一逗隱隱躍

躍露而不露結構之妙非得之慘澹經營不

能

王子奇鑄

公羊傳

大興王 源崑繩評訂

漣水程 茂萼江叅正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宣公三年

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養字一重似累

古實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簡淨○扳字奇○言取祭稷牲而卜之也

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年之處也三年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

公羊傳

于稷者唯具是視句法變○注但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

帝尊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

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賓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主○造語卓鍊住得嶄然

不復卜疏不郊也養二卜疏改卜牛也帝牲

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釋二卜之說也帝牲

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釋帝牲稷牲

之別也制詳矣事備矣傳畢矣觀止矣而水

窮雲起忽生出一段配天奇文來真所謂造化生于心也

配天亦無甚奇但內出外至四語以人事証天不倫不類便覺奇動故寓言以不類為佳鍊句鍊字惜墨如金讀者玩之

公羊傳

二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公六年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犇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頓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釋復見義已罪下文總是追敘弑君與不討賊書弑君非親弑故得復見傳意也意見矣就不必說明所以高趙盾之復國奈何

公羊傳

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九是樂而已矣先敘一沒緊要事作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注草自閨而出者注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注赫然已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播不熟公怒以斗擊同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敘殺膳宰為諫公起

案○看他着意描趙盾曰嘻只一字便了省多少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愬趙盾後巡北

面再拜稽首趨而出敘諫公為殺盾起案○趨入趨出即驟諫之意只曰再拜北面再拜

此下不添一語君臣情景摹寫如見鍾伯敬云靈公心作焉欲殺之于是使

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焉

者入其閨則無人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

而闚其户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

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

公羊傳

四

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一次殺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眾莫可使進者文有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亦與上文映帶○突屹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活畫出一力將宮中伏甲隱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

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

寫至趙盾已食則官中金戈鐵

戟鋒鉞欲鳴却偏要寫得從容閒散急處故緩令觀者為之徘徊為之恍惚

趙盾起將進劒

盾未必愚至此必如此

初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飽食

則出何故拔劒于君所

其聲辟易千古傳神全在自下呼之四字上淺者不知

趙盾知之

注由人曰知之躇階而走

靈公有周狗謂之葵呼葵而屬之

不出伏甲忽出周狗奇文恍惚

葵亦躇階而從之初彌明逆而跋之

跋音逆也

絕其領

注口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

公羊傳

五

趣甚忙中着一

然而宮中甲鼓而起

然二字捷甚說且走而甲已出忙忙迫迫拉拉雜雜之狀只在此二字中描寫盡致豈非神手○至此方出伏甲却只一句上寫周葵却用數句看他詳略之妙○寫伏甲雖只一句然已有屋瓦盡震之勢故亦不必多也

有起于甲中

者抱趙盾而乘之

不急急出脫趙盾更不粘帶用筆最緊趙盾顧曰吾

何以得此於子曰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

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

矣何問吾名

注介甲也猶曰君誰為與此甲兵豈不為盾乎○又于略處加詳妙妙趙盾

驅而出眾無留之者

又一次殺盾不得○敘兩次殺盾為試公起案趙穿緣

民眾不說起弑靈公

完弑君案然後逆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

張寅王曰此傳字字靈耀段段精神敘事如

畫摹景如睹

敘事文字法多矣此文有四焉繁處簡略處

詳忙處閒熱處冷何謂繁處簡大凡頭緒既

多而又事事求詳則易散易漫散則無紀漫

則無勢故必御之以簡括其槩如萬目之綱

公羊傳

大

約而博鍊其要如百鍊之金精而堅然後可

以敘有事如無事敘多事如少事也何謂略

處詳大凡要緊處不難于着精神而沒要緊

處最人所易忽我于繁處既御之以簡矣而

略處又予之以略文不已瘠乎故必用人略

我詳法擇一二沒要緊而與正義相關或相

映帶處言之津津寫之紆紆使要緊處閃得

灼灼欲動然後方有色澤而不枯方有情致

而不板也何謂忙處閒凡敘事到匆惶急遽時則作者之情易動情動而筆促則無餘地態莫陋焉故于此處全要神閒氣定有輕裘緩帶如不欲戰風度然後品高而力有餘所謂游刃恢恢而滿志也何謂熱處冷熱與忙稍異冷與閒略同凡绚烂處為熱不必忙也微詞諧語為冷亦閒筆也而其妙致大抵與忙處閒相倣皆令人耐看而不倦也此文如

公羊傳

七

諫公如甲起皆繁處也而敘諫公只四語敘甲起只一句不亦簡乎如彈丸殺膳宰如勇士入門入閨皆略處也而文皆數行不亦詳乎伏甲食盾食已難作却先敘靈公請劍一段難作未出逃死不暇却夾敘甲士問答數語非忙處閒乎躊躇而走蹙蹙而從彌明踈蹙伏甲騰起寫得雷轟電掣何其熱鬧却雜一談諧嬉笑語使觀者于震慄色變中忽粲

然頤解非熱處冷乎

此公羊最長文字然不嫌其長公羊以短取勝又不嫌其短其故何也長之中有短短之中有長也五兵五當有長兵短用短兵長用之說可通其義于文長兵之利在遠然不知短用之法則或制于近而反為長誤短兵之利在近然不知長用之法則或制于遠而即為短誤唯長而短用之則短之利既兼而長

公羊傳

八

之利愈利此即所謂長之中有短也短而長用之則長之利既兼而短之利愈利此即所謂短之中有長也故長文情詞欲其生動章法欲其綜變則觀者唯恐其盡唯恐其盡則長亦短矣短文情詞欲其含蓄章法欲其委折則觀者流連不已流連不已則短亦長矣文能使長者短而短者長方令真宰難為也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宣公十二年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

而與楚子為禮也 禮字一篇眼目 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

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 鄭門也 放乎路衢鄭伯

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

良邊垂之臣 注言已有過于楚邊郵以于天禍 注謙不敢斥莊王

王故賜 之 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 者怒有餘之貌

公羊傳

九

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

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 張云詞令斐然 莊王曰君之不令

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

至乎此 注微喻小言積小 莊王親自手旌 法句左右 搗

軍退舍七里 可謂有禮極寫之也妙在不露禮字 將軍子重諫曰 折波

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廐役

扈養死者數百人 注艾草為防者曰廐汲水漿者曰養 今君

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

枵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 注枵飲水器穿敗也皮衰也蠹壞也古者

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有所喪費 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 是以君子篤于禮而

薄于利 從莊王口中帶出禮字 要其人而不要其土

告從不赦 注告從服從也 不詳 注善用 吾以不詳道民災

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

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 又借子重作波 晉大國也王

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

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

公羊傳

十

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

舟中之指可掬矣 讀前文如天晴雲翳和風習習依人至此則風雨交馳沙飛而木拔矣

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

而佚晉寇 復以楚之仁厚作結風雨頓息變態萬狀○暗結禮字絕無踪跡

應法人知之烏乎知之之以某句字應某

句字也嘻法盡此乎應法有幾曰明曰暗曰

彼以此此以彼皆應矣某句字應某句字明

也意應不必句字應暗也相形也相激射也

映帶也此以彼彼以此也使但知某句字應某句字之為應則凡不必某句字應某句字而暗應焉而彼應此焉此應彼焉遂以為無應矣嘻應法人知之孰謂應法而果足以知之此傳疏經義曰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則禮主矣禮為主而敘則事禮而不字禮事禮以應禮則禮已應矣又何必字禮而後為應禮乎此暗應法也雖然篤于禮而薄于利固

公羊傳

十一

字禮矣曰非也此殆于有意無意中帶出非特為明應筆也辟如神龍首尾滅沒而煙雲斷處忽露鱗爪瞬息之間又倏幻化無有此蓋不應而應應而不應又一法也

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

提三句立案一篇文情俱從此纏綿委折而出

于是使司馬子

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

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

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枹馬而秣之

注枹者以木街其口不欲

公羊傳

十一

令食粟示有蓄積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

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

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

一復司

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

此不勝將去而歸爾

二復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

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

三復曰何如曰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

四復莊王曰嘻甚矣

五復雖

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

有此一折方處處生動不然後半復處直印板前文

耳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六莊王怒曰吾使子建視之子曷為告之七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八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九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十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十一此皆大夫也其

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波餘

張賓王曰此傳愈沓複愈可喜妙筆也

各造其情之至則萬不同而皆同日之至能燥雨之至能潤燥不同于潤而至則同人之至能靈百物之至能飛能植能潛能走靈不同于飛植潛走而至則同文有雄者有秀者有平者有峭者有正者有奇者有簡者有繁者雄不同于秀平不同于峭奇不同于正簡

不同于繁而至則同然則文有萬不同而莫不同者乃天地至文也今人為文孰不知簡勁為工乎孰不知沓複為病乎即起古人而問之而孰不以簡勁為工沓複為病乎乃忽舍其簡而複是矜謝其勁而沓是庸而人亦遂不覺其沓複之為病而但覺其沓複之可喜且覺其愈沓愈複愈奇愈妙而唯恐其不沓不複者則造其至者然也

小羊傳

十

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初者何始也。分解初字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分解稅畝

公無恩信于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最最好者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合解初稅畝○看他一分一合便有多少情致

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籍硬撐一句作骨上下維百

正也多乎什一大禁小禁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崔兔牀曰只古者一句是正位餘皆拖沓纏綿以極其致

公羊傳

五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

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

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秋七

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

袁婁 成公二年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注已獲而逃亡也從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注還

使國佐追敘棄戰一段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注還

○字法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

公羊傳

未

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

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

而至曰革取清者。注革更也欲使遠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

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

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注斮也○句法于是斮

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為不盟于

師而盟于袁婁。又從盟袁婁追敘兵端一段前此者晉卻克與

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

也踊于楮而闕客注踊上也高下有絕如踊板曰楮則客或跛或

眇于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情景如畫二

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注閭當道門開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曰踦閭

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

大夫歸相與帥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補筆合前齊

侯使國佐如師方敘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廟注

子為質音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

子為質主意在此却陪出上文三事○張賓王曰敘則四意不覺堆余謂不覺堆在逐句變化也

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廟請諾我字不換句亦奇

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

母也不可謂堅執此議不聽已和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

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

以蕭同姪子為質斬揖而去之卻克映魯衛之

使注以目通指曰使以音齊○寫生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

映其辭而為之請是虛寫即當實敘簡妙○上速于表

婁而與之盟

情趣二字文家決不可少如一事而直敘之

有何情有何趣數事而平敘之有何情有何

趣唯一事而分敘之而雜他事以敘之而顛

倒敘之數事而錯綜敘之而忽離忽合以敘

之然後方有無限波瀾有波瀾則動動則情

趣生矣故追敘者文家之一訣也此文前段

傳使國佐却追敘出鞏戰一事後段傳盟表

婁却追敘出聘齊一事以後事為前事之綱

以前事為後事之目以前事作後事之結以

後事作前事之引顛倒穿插是多少情趣也

文字點綴處都要見景生情見景生情者因

乎局也此文字法最多曰佚獲曰師還齊侯

曰法斲曰踊于楮曰踦閭曰土齊曰映魯衛

之使字法俱新奇簡鍊只因一處用字遂處

處用字因乎局而已矣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
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
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敘次季子弱而才兄
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迨而
與季子國注迨迫也音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
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
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
吳國尚速有悔于子身皆曰諾下不即接謁也死云
而筆致亦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
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敘次季子使
而反至而君之爾季子從前絕無受位之心王僚此時
中現出筆端芥袞千古闔廬曰謂之先君之所以不
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
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如不從先君之命與

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子于是使專諸刺
僚而致國乎季子波餘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
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一作爾吾又
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
終身不入吳國載斬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
不殺為仁結得峭勁所以東通篇
灑灑然而宕落落焉而逸敘事家有此異哉
前以三兄之讓引出季子之讓正襯也後以
二姪之爭形出季子之讓反襯也襯有反正
而文不可勝用矣
文雖宕逸多姿而間以矯悍結以峭勁此作
者有意變化處也故文字一色到底最不耐
看

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襄公三十年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

伯姬卒焉 立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

存焉 此是追敘而句法故與上立案同徑似劈分一對然奇文奇文 有司復曰火至

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

傳母不下堂 注禮后夫人選老大夫為傳老大夫妻為母 傳至矣母未至

也 口角宛然○此二句仍共 逮乎火而死 悽然哽咽

只結句五字便抵招魂百千言矣何必多只

公羊傳

主

宋災句一重便已變態百出矣何必多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昭公十二年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 注

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

按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關○突入孔子

崩崖墜石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 奇曰如

爾所不知何 奇曰○言我雖知之人不知者多也恐 春

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 注唯齊桓晉文會能

次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 注非齊桓晉文則知主會

不改更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注其貶絕詆刺之詞有所

信史也 注其貶絕詆刺之詞有所 失者是丘之罪○言詞失

則我有罪成于我也序誤則不革因其舊也此皆客意妙在

只說客意而不革伯于陽之義却引而不發妙筆妙筆○其

序其會其詞本是三平 看他逐句變化之妙

起無首結無尾點晴無迹離奇夭矯破空而

游數十字中已縱橫萬里矣奇觀叫絕

公羊傳

主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冬葬

許悼公 昭公十九年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微開許止引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注言消息得其節○四句但加損衣飯字互易成文餘

公羊傳

重

竟一字不變筆法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倣然異類然放

得接何其簡淨蓋衣食之不可不慎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注聽治葬許悼公是

君子之赦止也。雙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上已雙

拖赦止一句疏宕收又單

生情亦活法也

古人往往以主之正位處賓他人入主我則

入賓最變幻生動之筆如此文樂正子春是

矣

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昭公二十年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否。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公羊傳

重

為畔國者傳却敘讓國事吁有是哉試問讀者還是敘畔國還是敘讓國還是敘畔國而

以讓國作賓還是敘讓國而以畔國作引還

是畔重而讓輕還是畔輕而讓重以為敘畔

國胡為通篇敘讓國而無一字及畔國也則

敘畔國非也以為敘讓國則通篇但為畔不

言畔作疏而非專敘讓國也則敘讓國非也

敘讓國非則讓國賓矣而通篇俱敘讓國有是賓乎敘畔國非則畔國引矣而通篇俱為畔不言畔作疏有是引乎論經則畔重而讓輕不得重讓論傳則畔輕而讓重不得重畔讀者于此將何從焉吁相視而笑解人不必言也把卷茫然便不與之讀公羊便不與之讀全部文章練要矣

公羊傳

五

公孫于齊次于揚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昭公二十五年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從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駒

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

注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弒○弒字絕倒作者因之以見季之強一為後面禮字作反映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禮字反映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張賓王云似憤似駭其文亭亭爾子家駒曰

設兩觀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乘大路注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

公羊傳

五

夫大車注以朱朱干注以朱玉戚注以玉以舞大夏注大夏夏樂也

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八佾以

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說明諸侯之僭反映後而禮字橫空布景且夫

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食已者也柔順也婁

季氏得民衆久矣注言季氏專賞罰得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

言終弒而敗焉簡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

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矢守

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辭再拜顙禮慶子家駒
曰慶子免君于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
于大難君不忍加以鈇鑕賜之以死辭再拜
顙禮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注屈曰胸國子執壺
漿禮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饔未就注餒饔食敢
致糗于從者辭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
錫之以大禮辭再拜稽首以衽受注衽衣下裳
索○禮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辭昭
公蓋祭而不嘗注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景公
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
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辭昭公曰喪人不佞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辭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
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辭昭公曰以
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
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辭景公曰寡人

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
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辭昭公曰喪人其何
稱禮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法句昭公于是噉然而
哭數音叶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注周埒垣也
以臂音為席注臂車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
孔子曰其禮與結通篇其辭足觀矣結通篇之
矣字微詞也言持辭足觀耳禮難言也讀此
方知前面反映之妙○結語悠然有餘韻
張賓王曰此篇絕似檀弓而奇過之
崔兔牀曰文章妙處在碎在複而尤在氣悍
婉強若碎矣而不複複矣而不悍不強是柔
絲非柔鐵也學為文者全在氣悍婉強
敘昭公威儀詞令斐然可觀却無補于亡國
則其所謂禮者聲音笑貌而已故以孔子之
微詞結之見不足以言禮僅可存其詞也此
作者之意也故開手敘昭公于季氏曰弑君
之于臣曰弑可謂禮乎敘子家駒之諫公曰

畫填畫壘手耶

公羊傳

羊

黑弓以濫來奔昭公三十一年

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句法。○濫黑弓世邑不係之邾婁若通之為國然。曷

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

也。注邾婁公之弟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

邾婁顏之時。注邾婁公號也。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第一

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敘魯夫人為顏淫公

公懿公跌宕作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女公因

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叙

淫公子納賊為弑孝公起案而以魯公子邾婁公子跌宕作

句亂人視聽。○後人必將納賊句置此二句下他却倒提在上便斷亂無跡。○鍾云往往于訛臧氏之母養公者也。

刺中作游戲語開後來滑稽一派○第二峰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

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句法變。○開得妙敘事

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敘臧氏之母為臧氏之母聞

有賊。續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

弑之。敘臧母脫孝公為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第三

誅顏立叔術起案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續公不死也

○斷

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負孝公之周。愬天

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上面多少文章。反孝

公子魯。本是敘邾事。自當以叔術句結。却偏以孝公結。竟似敘魯事。然奇筆。此一段敘叔術之立。顏

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第四其言曰。有能為我

殺殺顏者。法句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

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子。顏

者也。第五峰。斷。句法。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于

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

曰。以來。句法。張云。二字陡絕。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

注。知少爭食。長必爭國。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

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

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

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第六峰。張云。父兄猶言故老。習乎邾

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惡

有猶寧有也。言賢者寧有反妻嫂殺殺顏者之行乎。國賢二字當連讀。謂國之賢也。言字當指傳之者。前已敘得歷歷。

應。是疑陣入此方。誅顏之時。天子死。作一句讀。謂誅是正傳奇文奇文。

忽。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

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注。公扈子言叔術本欲讓邾。迫有誅顏。天子在爾。

故。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惑兒爭食事。徑住峭絕。此一段敘叔術之讓。通濫。則文何以無。

邾婁天下未有濫也。言天下未嘗有濫國也。天下未有濫。則

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言不書。濫則絕。

其後。則為。去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

之義。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言係之邾婁。則濫為世邑。非義。

矣。不係之邾婁。則濫似一國。便無嫌推而通之之義也。○應前疏。經義作結。公羊常格也。○結語。為曲委折。如往如復。

此公羊第一篇奇文。可與左氏爭雄。所以然

者。祇是斷亂莫測耳。

為通濫而敘叔術之讓。因叔術之讓而敘顏

公之誅傳。意止此矣。而誅顏案中有魯夫人

有九公子。有臧母。有鮑廣。父梁買子讓。國案

中有姬盈女有盱有夏父有公扈子一事。帶

出數事。一人引出數人。如層峰疊嶺。爭奇競

秀。使觀者茫然而駭。紛然而眩迷。迷離離而

莫辨其東西難分其徑路也總之古人為文頭緒愈多文愈妙用筆愈亂文愈奇此傳只是頭緒多用筆亂故為第一篇奇文

先秦西漢之文無論論議敘事凡有更端俱陡然而起不肯規趨矩步所以有生龍活虎之勢此文共有六峰峯峰突兀令人叫絕顏之誅以女子叔術之讓以女子魯孝公之存亦以女子前後映帶頗有情趣

公羊傳

書

敘叔術之讓只誅顏之時天子死數語是正傳妻嫂惑兒爭食事蓋傳聞之誤妙在却認真一敘敘畢方突入公扈語將前文一筆掃却轉出正傳又以簡峭行之使人不見其跡敘事中從無此離奇險奧之筆也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定公四年

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立案其憂中國奈

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丰神全在挾弓二字以干

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拙峭將為之興師而

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

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而復父讐臣

不為也于是止斷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

公羊傳

書

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

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

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

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續伍子胥

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

之心應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

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讐奈何張云即子胥語斷子胥心舌慧甚

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亦

之道也。受誅猶當罪也。○結案。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

相迫。音峻又。古之道也。注復讐不除害言取讐身而已不

也言朋友相衛不使為讐勝不當先相擊刺所以仲孝子之恩○此二語餘波結得逸甚

兩事始不相謀終合為一案此文情所生也
妙在既說憂中國又說復父仇憂中國主耶
客耶復父仇客耶主耶讀者參之

公羊傳

三

盜竊寶王大弓 定公八年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

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

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賊而餒音侵其

板注以爪刻其鑽器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

能救我則于是至乎日若時而出簡臨南者陽

虎之出也御之注姊妹之子曰出為季氏御○于其乘

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注累世有

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

不勉敘季孫與臨南一番問答不陽越者陽虎之從

弟也為右右又陽氏之黨見雖有臨南季氏亦難脫諸

陽之從者車數十乘從者數十乘皆陽氏見季氏愈難

下愈動也至于孟衢注孟氏衢四臨南投策而墜

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駢馬而由乎孟氏注駢馬搖

難之又難則此處何等生動○情景如畫 陽虎從而

射之矢著于莊門。孟氏所入門名然而甲起于琴如。注甲

公敘處父所帥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于是時起兵。然而二字應前絕妙文法惟公羊氏有之。○又將公敘處父留在後而看出

他出沒之妙弑不成却反舍。去聲于郊皆說然息。注說

解舍也或曰弑于乘之主而不克。千乘之主四字暗應專魯國奇絕

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專國家而已如

丈夫何。注如猶奈也。○孺子指季孫丈夫自謂也言彼不

筆賊而曰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敘處父也再言者切近意。○注妙絕彼指處父口氣是從

孺子轉出益一面說孺子一面就望見處父遂有懼意以為不意此人至下便趣駕矣寫此時情景歷歷如睹妙在未出

公羊傳

處父先敘此語寫得沒頭沒腦令讀者茫然不知何謂趣駕而下文雖出處父又斷亂無跡真出神入化之文也

注使疾既駕公敘處父帥師而至。方出謹然後得

免。注謹音免自是走之。案結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

龜青純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

青驛○以寶作餘波而峭勁古奧可愛

要寫彼處先寫此處要極寫彼處先極寫此

處蓋此處着得一分力彼處便添得一分色

也臨南脫季孫是千古奇事作者自應極力

摹寫但就臨南寫臨南則其事亦覺平平唯

先將陽虎氣勢寫得十分可畏則臨南之脫

季孫便十分生動矣此討巧法也

前後兩段閒情俱宜着眼

甲起琴如不露處父下便一斷接虎舍郊數

語方以彼哉句暗度處父至既駕後才出處

父用筆如霧豹淵龍形影恍惚

公羊傳

三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舍

哀公六年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

辭言之何為諛也

注諛詐也音喧諛字一篇眼目

此其為諛奈何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

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

立之則臣請立之

注諛○立字播弄有致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

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

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

者也

對景公則曰臣請立之對陽生則曰吾不立子竟以廢立之權自于權奸口角宛然

走矣

與之玉節而走之

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

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

注于諸寘

也○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

母有魚菽之祭

注常陳乞子難言其妻故云爾魚菽示薄陋無所有願諸大夫

之化我也

注行過無禮曰化齊語也陳乞以魚菽之薄物枉屈諸大夫之貴重亦無禮相過之義○字法

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

曰吾有所謂甲請以示焉

注諸大夫皆曰諾于

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

注中室也○

諸大

夫見之皆色然而駭

注色然驚駭貌○字法○如畫

開之則闐然

公子陽生也

注闐頭出貌音琮去聲○字法○如畫

陳乞曰此君也已

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

之爾

如畫○君之爾字法妙寫出不得已

自是往弑舍

筆力如挽千鈞一句收斂然截然

開手將諛字立定一篇之案後面便處處寫

諛字却處處無諛字處處寫諛字照應諛字

也處處無諛字不必露出諛字方為照應諛

字也古人應法多此類

單

後幅摹寫如生字字白描與趙盾同一筆法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
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
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
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
至先將經義提明下入孔子不有以告者曰有磨而
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
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子路死子曰噫天
祝子注祝斷也○忽插顏淵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
窮矣合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
年曰備矣此段合春秋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
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
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
樂乎此也崔曰此處出一樂字見聖人憂樂與人殊絕又
曰反拭涕袍噫天喪子天祝子吾道窮皆與此

樂反照○此段總
春秋大義言之

崔兔牀曰章法之妙若斷若續忽合忽離唯
先秦有此龍門其庶幾焉下此難言矣

穀梁傳

大興王 源崑繩評訂

漣水程 茂尊江參正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

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句法○欲抑先揚章法也

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栢也立案讓栢正乎

波折曰不正斷案○落筆如山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穀梁傳

隱不正而成之何也上一句斷案曰不正接手自應詳疏其故却且放下先將成公之志

申解一段將以惡栢也其惡栢何也出沒不測隱將讓而栢

弑之則栢惡矣栢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字應不取為公意

善則其不正焉何也借勢應轉不正最便捷最春秋

貴義而不貴惠信同道而不信邪二語提綱下文分應孝子

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栢非正也

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

之邪志而遂以與栢圓轉如環則是成父之惡也此段應信

道而不信邪兄弟天倫也注兄兄弟後天之倫次為子受之父注隱為世子親

受命于為諸侯受之君注隱為魯君已受命于天王矣已廢天倫而

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張賓王云十六字為一句一句四轉○小道猶

小節也曰者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

也此段應貴義而不貴惠妙在結語不曰蹈義却曰蹈道此古人錯綜用奇處也

張賓王曰此傳操縱出沒不可端倪變化旋

轉無限姿態鑿鑿正言裊裊餘度固以凌左

而轢公矣○篇中多設疑陣使人欲迷○深

穀梁傳

惡栢而故責隱高手

先將不正二字立定一篇主意下就將成公

志翻駁一段然後應轉不正而詳其故先以

貴義信道二語立綱下劈分兩段一應信道

見隱公之信邪一應貴義見隱公之貴惠細

按章法堂堂正正絕不離奇而讀之但覺出

沒變化不可端倪者何也一在翻駁成公志

一段一在分應貴惠信邪渾融難辨而每段

中又各有波瀾滌迴旋伏所以踪跡難覓

穀梁傳

三

鄭伯克段于鄆隱公元年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張云甚趣却甚嚴○數語頓宕多安能殺句峭

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此段疏段鄭伯

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注稱君也○字

法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此段疏段弟也借弟字而

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鄭伯字段弟也轉下而

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伯妙何甚乎鄭

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此段疏于鄆遠

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

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此段疏于鄆字○結尾忽作波瀾變態萬狀

經義字字疏解緊嚴峭勁如高江急峽令人

不敢逼視

穀梁傳

四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隱公三年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

外壤食者內壤注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咽者壤入于內○按壤音傷傷也齊魯音通

○外壤內壤泛言也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實字有內

辭也主或外辭也賓有食之者內于日也其不

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甚

鍊金成鎰鍊鎰成文當費幾許經營

穀梁傳

五

武氏子來求賻隱公三年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

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

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注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疏疏落落有不衫

不履之致○此歸死者曰賻賓歸生者曰賻主○提

反跌求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

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崔免牀曰

合昌黎從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此一句

穀梁傳

六

分外交譏之一見態○此段疏來求賻

兩段自是兩義而關鍵全在非正二字

以歸字形容求字無限文情

元年春王正月 相公元年

相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相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相也。

以有王治無王意。妙以無王傳有王筆。妙非妙意。不足以見妙筆。非妙筆不足以見妙意。故用意用筆兩相倚也。妙意妙筆兩相成也。

穀梁傳

七

夏五 相公十四年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注貌安體形容色立乎定哀以指隱相。隱相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以聽遠望遠形容日遠常語。造出神奇便覺光怪奪目。文何可為典要也。故腐可化為新板。可化為活平。可化為奇文。何可為典要也。

穀梁傳

八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桓公十四年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

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易當解作治言災之餘御廩未

不敬孰甚焉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

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先插此段為後文何用見其

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此句若直接不敬句便是常調唯

騰矯顧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穀梁傳

九

注甸師掌田之官三宮三夫人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

注納粟者甸師而夫人親春是兼之也一本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注壬申乙亥相

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復甸作收情致纏綿

公及齊人狩于郕

莊公四年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言簡而盡筆冷而嚴

穀梁傳

十

齊人取子糾殺之 莊公九年

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添一其字而取字義更透妙在輕婉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應病字

一開一闔至文存焉開者虛閤者實非虛不足以盡實開者實闔者主非實不足以形主開者反闔者正非反不足以寫正

穀梁傳

十

臧孫辰告糴于齊 莊公二十八年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憑空落筆翻起告糴却一句就住下便敘事超逸跳脫如天馬行空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峭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此段是正義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復申前文以足正義如連山斷嶺諸侯無粟諸侯相

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此段又出一義是旁文有天外三峰之妙○內之無外交言魯無交好國也古

穀梁傳

主

者稅什一豐年補敗註敗凶年也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申前畜字義一年不艾補艾而獲也而百姓饑君子非之申前不義不言如為內諱也補前未盡義○此段復申正義作結圓以暢婉而摯洋洋乎盈耳哉

鍾伯敬云忽引証忽敘事忽注解忽又立論信筆所至忽一言便了或重複言之絕似無意為文者而細玩之淺深步驟照映起結不差一法真妙文也

文章不難在主客唯主客穿插之際出脫奇變為難耳先秦文字每從半腰說起憑空落筆不見其首然後瞥入正義以首為腰既又將後義倒挈置前而結處或截然止或杳然去不見其尾而其間又或從題外着意或從題中橫起峰巒于無首無尾之中更有許多似首非首似尾非尾之處故望之如山靈秘怪恍惚莫定然按其脉理尋其踪跡不過主客穿插之際出脫變化為奇耳此文鍾評得其大意但妙處不僅在步驟起結之法不差已也

義樂傳

圭

齊人伐山戎

莊公三十年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

注不以齊侯敵山戎故稱人○崔曰插一乎字其妙可思不可言其愛之何也桓內無

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

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愛之轉出危之危之轉出非之非之轉出善之倚難窺窕

宛如柳絮因風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

為之伐矣句法○結語逸甚

不過是善之爾却先愛之既又危之繼又非

之然後善之以一層翻作四層此古人于直

中造曲平處造奇法也

義樂傳

圭

虞師晉師滅夏陽 傳公二年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先疏滅夏陽虞無師。其曰師何

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

主乎。滅夏陽也。次疏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滅

夏陽而虞號舉矣。申明重夏陽此下俱中明主乎滅夏陽虞之為主

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

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

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

穀梁傳

十五

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注此謂璧馬之屬彼不

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

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置之

外廐也。伏滅虢取虞妙在引而不發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

之也。荀息曰。宮之奇。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

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于

君。則君輕之。伏虞公拒諫亦是引而不發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

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

虞君中知以下也。伏虞公受賂亦是引而不發公遂借道而伐

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

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

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

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

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以璧馬作收宕

重夏陽主乎滅夏陽二義也。二義而並疏之。

穀梁傳

十六

正也。並疏中有詳略奇也。有詳略則有參差

有參差則有變化。有變化而文章出矣。

公羊傳埋伏處。句句說明。此則句句含蓄。公

羊傳結處于璧馬後。尚有餘波。此則于璧馬

後。不着一語。各有妙處。

齊人執陳袁濤塗

僖公四年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于是哆然外齊侯也。也。哆音扯。衆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短章全要鍊句鍊字一句可以該百句一字可以當千字則雖一二語可作一篇數千言文字讀也論語檀弓全得此妙

彙梁傳

不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王世子于首戴

僖公五年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

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此段疏尊世子是正義下

文都是推相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

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

彙梁傳

九

子也。相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

則變之正也。生出下面天子微諸侯不享覲相控

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

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自相控大國至此共三十八字作一句讀與衆折折如匹練

迎風○此段言齊相得變之正○朝天子句應前又帶出致

天王作陪而出脫齊相世子含王命會齊相亦所以

尊天王之命也。將此句提在前世子受之可乎。應前

波折與前是亦變之正也。點出此句與天子微諸侯

不享。觀復提此句在後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

王尊矣。鍾云變之世子受之可也。復句作收與前迥別。此段言世子

得變之正與上段無一筆雷同竟如另劃一天妙手妙手

凡兩層意兩番論中間必作波瀾渡下方有情趣如此文尊王世子正義也尊天王餘義也若無不臣不子一段波瀾如何轉得下故文字有脉不貫語不圓者皆轉摺處少文章耳

蒙梁傳

干

末二段變換之妙在一用順敘法一用逆敘法細玩自知之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僖公八年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跌宕言夫人

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

妾之辭也非正也。連用數也字演漾連夫人之法句我

可以不夫人之乎。法句夫人卒葬之。法句我可以不

卒葬之乎。法句巧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

注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太廟去夫人一則以外之弗夫

人而見正焉。法句夫人此句是賓。上文猶夷結歸嚴重

蒙梁傳

主

文法三疊句調三變如高山懸泉而煙嵐繚繞也如夜月鸞笙而宮商疊奏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十年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累上猶云上亦有罪也 里克弑二君與

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

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者

為重耳也 以重耳立案甚奇 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

之 案甚奇 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弑奈何 此下總敘申生無一字及重耳直到

結尾方才照應非先秦無此筆法 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

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

穀梁傳

幸

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

夫將衛士而衛豕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

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

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豕乎世子

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

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

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 變 世子祠已祠致福

于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

公田來麗姬曰世子以祠故致福于君君將食

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

而地責 同墳沸起也 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

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為君君喟

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

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 此段敘事瑣瑣屑屑曲盡情致白描神手 世子之

傳里克 自入敘事絕無重耳踪跡讀至此句以為謂世重耳出矣及讀下文則依然申生也奇文 謂世

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 自明句一重宛然急遽口吻 不入

穀梁傳

幸

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

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

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

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 上面如許文字但為此句而已○重耳至此方

見異 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

曰是又將殺我也 張云即登前語作收而意自餘○崔曰其奇崛真雋永○前案至此方

明妙在即應即收更不多著一語而通體俱靈結構之奇超神入化

先立案也後敘也敘事體也此則不然里克

所為弑者為重耳也是以重耳立案也及入
麗姬則所敘者申生也案則不必敘敘則非
其案有是體乎曰非然也案以重耳敘未嘗
不以重耳也敘重耳而實則敘申生何也曰
敘申生以出重耳也敘申生以出重耳則申
生賓重耳主乃詳申生而略重耳何也曰此
用筆之妙也詳賓則賓似主略主則主似賓
賓似主而實非主主似賓而實非賓此用筆
之妙也非案以重耳而敘以申生也
結尾若在重耳身上多着一語便是唐宋手
筆

穀梁傳

書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

鵲退飛過宋都 僖公十六年

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 注既隕後乃知是石

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 注散在宋四竟之內故後言其數 耳治也

注隕石先以耳聞故先言隕 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 注欲著石日鵲月是月則嫌與戊申同

六鵲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 注聚在宋都之上故

其數目治也 注鵲退先以目見故先言數 子曰石無知之物鵲微

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 注石無知而隕必天使之然故詳而日之 鵲微

有知之物故月之 注鵲或時自欲退飛耳是以略而月之 君子之于物

無所苟而已石鵲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

五石六鵲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注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

民所聚曰都

鍾伯敬云先數後數散辭聚辭耳治目治有

知無知解得字字精微令後之史臣下筆不

得

此傳是一篇文字而分疏兩事之下似離而

二之今照公羊將經傳各合一處讀之方快
此為文字計耳非敢割裂經傳也
先分敘次總束次申明然後推開一步繳結
一筆布局甚整而字字新筆筆鍊末段小中
見大如尺蠖得風雷有頭角崢嶸睥睨霄漢
之勢與公羊別一機軸旗鼓相當

逆婦姜于齊 文公四年

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一句斷盡下皆反覆以盡其義曲折以盡其致
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
之也曰公也。句法○微言冷刺筆鋒如刀而婉轉頓宕絕世文情其不言公何
也非成禮于齊也。注非責也曰婦有姑之詞也其不
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章法○
冷得妙

全在吞吐跌宕傳神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文公六年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君漏言也法字上泄則下聞下聞則上

聾且聞且聾無以相通古甚峭甚○先斷後敘夜姑殺者也

敘法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

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

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

賢夜姑仁其不可乎注賢者多才也戰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

殺梁傳

未

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汝今女佐盾

矣鍾云只始今二字漏言矣夜姑曰敬諾竟不及處襄公死處父

主竟境同上事夜姑使人殺之應下關上聾金針暗渡君漏言

也綴一筆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注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

人○張云以士不敢自漏結尾法甚高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

德無亂其德即無洩言也此二語是士誠君之意任得嶄然

明應漏言暗照聾聞此錯綜法也以君之漏

言起以士之不可漏言結此離變法也

晉人納接菑于邾弗克納 文公十四年

是邾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

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夏入千乘之

國欲變人之主儘力形容為下文作勢○注夏猶遠也變人之主謂時邾已立纘且至城

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言知接菑之不可立也○自長轂至此數句一氣轉注筆力千

鈞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

菑晉出也纘且齊出也纘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倒敘捷菑菑章法奇○張云前文勢奔涌未却疏疏澹澹

殺梁傳

三

後人為文不是寫盡便是寫不盡寫盡者無

餘蘊寫不盡者有餘義古人則既有餘蘊復

無餘義如此文長轂數句只為至城下然後

知二句作勢唯上文儘力形容所以下文一

點即透却又含蓄無窮也

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一提古者○注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

稅初稅畝非正也先統說古者三百步為里名

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

則非吏也非責也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

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

已悉矣注悉謂盡其力○後詳說古者三提公田為居井竈葱

韭盡取焉蓄而不盡○單寫公田一句作收不復及稅畝章法最妙筆致古雋其餘焉

蒙梁傳

丰

三提古者有雲斷岳連之妙末段更饒意蘊

公弟叔肸卒 宣公十七年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

之也注宣公弑于赤叔肸非責之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折波曰兄

弟也何去而之注言無所至○雋句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纖

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與非字應君子以是為

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注論情可以明義親言義足以厲不軌○結六之義詞意

貴簡

文情全從胡為不去句生出蓋非之又不去

蒙梁傳

丰

不去又不食其祿所以賢唯有此句則上下

關節始靈精神始出故文無筋節雖有好詞

俱運掉不動不可不察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

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

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秋七

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

爰婁成公二年

鞏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繇地五

百里焚雍門之茨注：雍去聲齊城門茨蓋也侵車東至海君子

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注：言因齊之敗逼之甚齊有以取之

穀梁傳

也一起雄渾奇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

築侵我北鄙教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敘次簡括爰

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

廟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注：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

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也兼忽姪子笑使耕者皆東其畝敘四意不然

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廟

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

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

之母也多此一轉雖不及公羊緊鍊然亦文中側筆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

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

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

而授鍾云請四請五傷贅于是而與之盟意盡詞竭便無味

摹情敘事章法筆法不逮公羊遠甚特一起

過之不然可以不錄

穀梁傳

韋

梁山崩 成公五年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便伏天字有崩道則何以

書也。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一敘晉君召伯

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

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妙語。○

鞭我之間行道則可遠伯尊下車而問焉。注以其言有曰。子有

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再敘伯尊問

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

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議論極奇。極澹想見。

不衫不履意。驟然作者。不過為下文作頓宕耳。伯尊由忠問焉。注用忠心問。○字法。輦

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

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

三敘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

既而祠焉。斯流矣。一字不改妙。就住更妙。孔子聞之曰。伯尊

其無績乎。注績或作續。謂無繼嗣。攘善也。結得不即不離。妙有餘韻。

簡之妙在骨。複之妙在態。簡于長。宜複于短。宜

九月辛丑用郊 成公十七年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

矣。筆致輕婉。九月用郊。敘倒用者不宜用也。將不宜用之故。提在先。然後倒。

敘不宜用之。事筆最生動。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

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

其職。不可以祭。推言不可。氣勢浩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

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注頓挫。

劉澠頓挫已開。西漢門戶傳中別調也。

始如淵龍或躍。或伏。宮室不設。以下便搏空

而上。橫絕萬里。

莒人滅繒 襄公六年

非滅也。憑空斷一句。兀然瞥然。中國日。次國滅。則書日。卑國月。小國滅。但書月。

夷狄時。但書時。與中國字若相應。若論華夷。然奇筆。○一句斷後。古拙拙入此三語。蹊徑迥異。繒

中國也。而時。句法。謂統于。○秋不月不日也。非滅也。複一句。終是國。語所以然之。

故留在下文說。便有多少曲折。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注既。盡也。滅而不自

知。由別之。而不別也。將滅字疏解一番。亦是國圖話妙極。莒人滅繒。

非滅也。又複一句。還是。國圖話妙極。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

道也。注莒為繒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也。○滅而非滅之故。至此方明萬轉千迴。才把主意說

穀梁傳

季

出紫紆。旋狀無限文情。工良矣。心苦矣。

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三言

盡耳。無層次也。無波瀾也。作者却從無層次

中。造出層次。無波瀾中。生出波瀾。開口憑空

斷一句曰。非滅也。下却從滅國大例。推出非

滅之義。而不言其故。繼又將滅而非滅之義

空發數語。亦不言其故。然後方將非滅句。再

頓一頓。結出主意。看他造出多少層次。生出

多少波瀾。遂覺靈光超忽。奇姿謫宕。

穀梁傳

季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十九年

者事未畢先伏此受命而誅生死無所

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揚善之則何為未畢也

繳上生下最饒情態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

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抑然則為士句者宜奈何宜譚惟而歸命乎介

囑削○注除地為譚于譚張惟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鍾云往往以結語作古態

穀梁傳

素

大饑襄公二十四年

五穀不升為大饑主○注升成也○鍾云一穀不升

謂之嗛賓○注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賓三穀不升謂

之饑賓四穀不升謂之康賓○注虛也五穀不升謂之

大侵又說到主妙○注侵傷也○鍾云又微變文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

一臺榭不塗二弛侯○注弛廢也○注弛侯也廷道不除四○注廷

修除○與臺榭句一攙句法百官布而不制五○注不

只夾弛侯二字便極參差鬼神禱而不祀六○與上句作一聯○其此大侵

穀梁傳

素

之禮也收一句緊鍊

前半看其實主之法後半看其參差之法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昭公四年

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言

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

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

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

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

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崔曰化工也

穀梁傳

卑

也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倒敘慶

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

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

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敘事既畢然後以倒筆翻出正義波瀾橫生

秋蒐于紅昭公八年

正也勢空斷案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字義經義已盡○通篇都是艾蘭以為防防為田之大

習用武事○此下習營壘也置旃以為轅門建旃以表之以葛覆質以

為檠檠質也檠音斟習射木鼓檠音尊門中泉也蓋以

習騎流旁握注流至也謂車兩轆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

御擊者不得入注擊音戰車轆相擊也車軌塵注

不出馬候蹄注發足揜禽旅注揜取御者不失其馳

穀梁傳

卑

然後射者能中此下習收過防弗逐注戰不逐不從

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此下習論禽雖

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于射宮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射

不中例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

下句變也注射以不爭為

鍾伯敬云只百餘字足盡子虛三四千言而

古宕之韻直出入風雅

曷云正習武事也習武事曷云正禮也武事奈何營壘有制御有規射有度收兵獻馘論功行賞各有式蒐也習焉矣烏乎習習乎禮蒐也習乎禮正矣古色斑斕奪目要知是從骨中發出愈久愈新者非粉飾外鑠欺一時俗眼轉眄即凋零憔悴者比也

九月大雩 定公元年

雩月雩之正也。主秋大雩非正也。賓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將冬伴說作毛澤未盡。注凡地之所生謂之毛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竭。注言耕耘之功未畢。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但覺纏綿。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纏綿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右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纏綿。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纏綿。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生出一請字下文即從請字生情局陣一變。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又以讓字伴說。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頓挫。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春水渡外山。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注詒託謂假寄。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單就請字結不照管雩字最高。

前半共十三箇零字纏綿宛折如百丈游絲
隨風裊裊情態萬千後半共八箇請字幽曲
渺忽如路轉峰迴別入洞天令人杳不知所
往

冬十月隕霜殺菽

定公元年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主可殺而不殺舉輕賓其

曰菽舉重也一句便了簡潔無比

雖兩三句文字亦有賓主可知古人安身立
命處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哀公十三年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

峭甚。○虛筆宕起。後方實敘。

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

權。而請冠端而襲。

注襲衣冠。端玄端。

其籍于成周。

注籍謂貢獻。

以尊天王。吳進矣。

應一。

吳東方之大國也。

再提。

累累

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

臣乎。

注言其臣也。

吳進矣。

再應。

王尊稱也。子卑稱也。

三提。○子字應。

起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

二語。

義梁傳

里末

前吳王夫差曰。好冠來。

文氣若不相接。極斷亂之妙。

孔子曰。大

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藏進字。○注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

此三應也。而文變矣。

開口喝出進字。作主後面三提三應。章法若

斷若連。文情如往如復。

或庵評春秋三傳

無卷數。巡撫採進本。

江西

國朝王源撰源字崑繩號或庵大興人康熙癸酉舉

人是書本名文章練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傳

為首百家以公羊傳穀梁傳為首然六宗僅左傳

有評本百家亦惟評公羊穀梁二傳而已經義文

章雖非兩事三傳要以經義傳不僅以文章傳也

置經義而論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點論而去取

之抑又未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錄左傳古無是

例源乃復沿其波乎據其全書之例當歸總集以

其僅成三傳難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類焉

春秋鈔十卷首一卷

〔清〕朱軾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朱
文端公藏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鈔十
卷》提要

春秋鈔目錄

卷首

總論

卷之一

隱公

卷之二

桓公

卷之三

春秋鈔

目錄

十

莊公

閔公

卷之四

僖公

卷之五

文公

卷之六

宣公

卷之七

成公

卷之八

襄公

卷之九

昭公

卷之十

定公

春秋

目錄

哀公

二

春秋鈔卷首

高安朱 軾可亭氏輯

長白鄂彌達質夫氏校

總論

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時至春秋大道隱矣聖人周流列國所進說於人主及退而設教與七十子之徒講習而討論者無非闡明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心法而聖人以為是皆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一

載之空言也今夫名山大川遊覽所不至考之記籍而知某水某土之勝槩與夫雲霞之蒸蔚變幻鳥獸木石之珍奇光怪心焉慕之而未之信也有繪圖示之者曰此某水某土之勝也雲霞之蒸蔚變幻鳥獸草木之珍奇光怪也則不啻親履其地矣春秋之作二百四十年之圖畫也言道者曰如此則忠如此則孝如此則不忠不孝而為天理王法之所不容智者喻而愚者惜焉比讀春秋乃知若而人之甘心不忠

不孝如是也若而人之陷於不忠不孝而不自知如是也微惡必懲隱慝必誅天理王法昭然不爽如是也於是善者謹覆轍凜殷鑒不善者如照秦鏡自見其形容自呈其心術儼然刀鋸斧鉞之刺於心而戰於身矣程子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方書所載某方祛寒某方已熱盧扁未敢信其必然也雖用某方投某病而果無不效也斯庸醫知所遵循矣春秋對症施藥方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傳授也觀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二

子酌而劑之以適於用而二百四十年風魔妖妄之疾霍然起矣

朱子語類云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書之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又曰聖人不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果爾則齊桓晉文之事舊史具在孔子之作不幾多事乎且晉之乘楚之檇杌皆勸善懲惡之書也何必魯之春秋又曰以日月名字上寓褒貶聖人不解恁地細碎且忽用此說以誅人又用此說以賞人使人

求之而莫識其意是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案春秋編年之書雖無事必備載四時至事有以日計者則書日不可以日計則書月不可以月計則書時原無關於是非之義也若書人書爵書名書字則魯史舊文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蓋言史官之慎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春秋舊史典禮昭然非他國可比若忽而書名忽而書字絕無取義信筆記錄雜亂無章卽晉乘檇杌未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三

必如是草率也況孔子作春秋以教天下萬世肯任舊文之參差而不爲校正乎蓋以官爵名字寓褒貶乃史官定例聖人據事考義可因者因之不可因者改而正之閒有變例或予之爵謚以重其罪或責備賢者而嚴其辭是皆確乎有據無可疑者若義不可通則簡編之誤闕之可耳蓋經文從三傳錄出而三傳所載字句時有參差先儒謂由口授數傳而後不免訛誤今必欲逐字引例委曲以求其同則鑿矣

史家編年記事有綱有目綱斷而目案也事之本末目已詳矣乃酌理原情斷以片言而獄成焉後之讀史者不得於綱而稽其目猶有疑焉則究隱察微更進一解而是是非非之精意出矣孔子之所修者綱也目以記事無俟聖人之筆削後人因非孔子所定遂從而佚之目佚而傳作傳卽目也左氏詭異浮誇無當於聖人之取義而事之不泯猶賴有此論者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魯桓弑於齊而莊公主齊婚與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四

齊人狩大無麥而築郿告糴于齊而新延廩凡此皆比而觀之而美惡自著何必詳其事而後見其義乎然與其窮原竟委而後知何如一見瞭然之爲善說有尋究而必不得其故者乎乃謂盡去諸傳而後春秋之義明何其謬也吾謂註春秋須將三傳及前編等書撮其記錄事實者列於逐條之下以補春秋之目然後另講書法以求其義斯聖人之微旨著矣至記言屬辭比事謂學春秋而得其義則能比勘事之

是非斷以辭而親切允當非謂讀經者當比事而觀也至前略而後詳此隱而彼著由後邇前卽此推彼凡書皆然況春秋編年記錄隨其月日所有之事而繁之有一事而散見於各年各月者又有數事而相爲本末終始者自必博觀廣覽乃能融會貫通然春秋謹嚴一句一字具有精義如天地之廣大周徧脉絡經緯固自比密苟非逐字逐句體認真切又安能博觀廣覽融會貫通乎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五

春秋明天道修人紀撥亂反正辨名定分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惟天子能行之惟聖人能言之周衰王迹熄天子不事其事孔子作春秋言天子之事非事天子之事也論者乃謂孔子以匹夫假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謬矣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誅之者正其罪也殺人者可殺非士師而殺之是亦殺人也以亂易亂春秋之所禁也然則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權在則誅以斧鉞權不在則誅以言也誅以斧鉞者

天子也諸侯奉命討賊可也誅以言者凡能言者皆得而誅之亂臣賊子智巧足以飾非而謝過而言者方攻其隱而誅其心雖幸而苟免於身而一字之誅嚴於身後此亂賊之所以懼也或曰亂臣賊子天理良心滅絕已盡何有於一字之誅而懼而不爲乎曰天理良心如何滅絕得盡亂賊之人未有不諱其爲亂賊者孟子曰邪說暴行有作邪說者暴行之所自來也桓之弑隱由隱之讓也惠公以桓爲適隱公亦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六

以桓爲適桓遂自以爲適也桓方信羽父之反譖以爲隱將據位而殺適也是以弑也以桓爲適者邪說也又如闔廬之弑王僚曰我王嗣也僚安得立不知僚已儼然君也衛輒之拒父也曰不得父其父卽不得子其子雖子貢之賢猶疑之甚矣邪說之誤人也暴行之作由惑於邪說至陷大惡而不自知又或甘心爲惡而託邪說以自掩邪說不放則大義不著此孔子之所以懼也呂氏曰邪說暴行天下所同聞見

而孔子獨懼焉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是以懼也春秋成而亂賊懼猶倉佗和緩療以鍼石血氣流注復知疴癢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知者懼也罪者亦懼也盡天下之人無不懼則人心正而庶民興邪惡無由而作猶之倉佗療疾先驅風邪而後鍼石可施至血脉通而元氣復外邪又不待屏而自消矣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七

黃氏曰春秋教戒之書而非褒貶之書也愚謂褒善貶惡正聖人之所以教戒也善不褒何以教惡不貶何以戒乎然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情有可原雖罪必矜事有可取雖微必錄邵子謂春秋爲聖人之刑書蓋本欽恤爲平允堯舜刑期無刑之意也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春秋百王不易之法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自昔

論春秋者無過此數言之親切蓋五經所言文質也寬猛也是非也酌其宜而準於中以合乎天理人心之公而爲百王不易之法者春秋也故曰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春秋之法專治諸侯諸侯治則天子尊統一而分定上下各得其所而僭竊爭鬪之患息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然諸侯受治於天子而天子又受治於天芸芸者皆天產也而大君爲宗子故尊其號曰天王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八

王尊也子親也凡所以繼天立極者無非奉若天道天子之事卽天之事也周衰王迹熄孔子作春秋昭王法明天道也

朱子曰聖人只欲備二百四十年之事若硬說那個字是舊史那個字是聖筆如何驗得愚案文以記事而義卽於是乎見孔子曰其義則止竊取之義於何取於文乎取之也若曰文盡從舊吾不知孔子之所取義又安在也舊史豈盡無當但微顯闡幽當名辨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九

物非聖人不能是故有一字而兼數義者有數事而合爲一義者有逐字取義者有取義在一字者有以實字取義者有以虛字取義者有取義在一事而因及他事者有取義不於本文本事者有假之名而諱其實者有嘉其事而恕其情者有著其功並錄其罪者有略其罪而大其功者凡此皆聖人之筆雖游夏不能贊況史官乎一字而兼數義者如鄭伯假許田許田也而可假乎罪公也罪鄭伯也然第曰假耳公非子也鄭非取也暫假焉耳所以寬公之罪寬鄭伯之罪也曷寬乎耳凡假物於人者將以還諸其人也此又聖人開二國遷善之門也數事合爲一義者如文十八年子卒前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後書夫人歸于齊又書季孫行父如齊總以明魯臣之謀廢立子之卒卒於弑也逐字取義者如鄭伯克段于鄆曰鄭伯罪伯也曰克力勝而去之也曰段路人也于鄆操之已慝也取義在一字者如一國以數國之師

以考不以也以人與以於人皆非也以實字取義者如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天王曰宰何其鄭重也曰惠公仲子微也歸賵之非不待言矣以虛字取義者如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云云曰遂重朝王也而魯侯無君之罪著矣取義一事而因及他事者如春王正月本以編年見尊王敬天之義而繫時於王正之上又寓行夏時之意焉若曰此建子之春乃時王一歲之首月改故時移非帝出乎震之孟春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十

也取義不於本文本事者如桓宣書有年明他年之常歎也假之名而諱其實者如晉文召王而曰王狩以狩爲名諱召也仍其名而書之名之所關者大也嘉其事而恕其情者如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志存平得國也去疾入而展與奔展與弑君之賊也聖人嘉去疾之能討賊而繫以國明去疾之宜有莒也著其功並錄其罪者如楚殺陳夏徵舒嘉討賊也又書楚人入陳也功過不相掩也大其功而略其罪者如

首止之盟諸侯會王世子近於要君然定世子之功天故不以要君罪齊桓功足以掩過也大抵事之是非昭然共見者只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其有事小而所聞者大亦或似是而實非者名字爵秩子奪褒貶之外必抑揚高下其辭使人玩味而得其是非之實直書其事者舊史已明則仍之有辭義未顯者則達之其高下抑揚使人玩味而得其是非者皆聖筆也學者讀春秋但將隱桓二公時事細細體認確然有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十一

見於褒貶子奪之例則二百四十年治亂得失之故與夫聖人筆削之苦衷瞭然在目矣蓋隱桓世遠春秋所紀較他公爲略然壞法亂紀滅倫絕義之事實始於隱而熾於桓如盟蔑盟宿私盟之始也祭伯來私交之始也會戎于潛外交之始也入向入極取牟婁入國取邑之始也鄭人伐衛諸侯專征伐矣無駭帥師大夫專兵矣考仲子之宮嫡妾素矣戎伐凡伯天尊地卑之義亡矣瓦屋之盟伯主所由興也宋

蔡衛會伐諸侯之黨所由分也至於桓而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常經敗蔑幾盡蒙羞忍恥覲然在位者十八年卒喪身於逆姜之手惡莫甚於是醜莫醜於是矣況乎宋督弑君以賄賂而得免鄭突篡位結讎以自固王師敗績於鄭天王僅以身免王綱終於不振齊魯宋衛紛紛誓盟朝修好而暮興戎人心世道之壞終春秋之世不過如是而已學者於此考訂詳而體察精全經之微言大義盡在斯矣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主

左氏紀事最詳較梁取義較切公羊不及二傳然亦有左略而公詳穀泛而公切者此三傳所以並存而不可缺者也胡傳於天理人欲之介辨之極精言之最篤而梳櫛義例直截痛快有春秋謹嚴之意焉然有時用意太過取義太深又或旁見側出而於本傳反多遺漏蓋文定輔成君德挽回人心之苦衷勸懲懇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非若杜林何甯之釋經但取章摘句已也

胡傳於征伐會盟聘問無大關係者多不釋其故三傳亦時有缺略蓋當日諸侯強陵弱衆寡寡而寡弱之國又每不度德量力而干犯強大一言以蔽之曰無名之師也至會盟聘問無非趨勢附利朝恩暮怨機械變詐不可端倪文宣以下大夫專政作威作福惟所欲爲又不待求其故而知其悖理滅義爲王法所不容矣凡如此類聖人因舊史以垂戒善無可廢惡不待貶讀者必尋究其所由來以合於褒貶之例

春秋鈔

卷首 總論

主

亦近於鑿矣

或有問於予曰橫渠張子謂春秋乃仲尼所自作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若胡文定公可謂理明義精者乎曰是非予所能知也雖然胡傳本之程子公私理欲之介言之洞然他書弗及已予於聖人筆削之旨茫然未有所知惟恪守胡傳間有辭旨未暢及鄙意所未安者妄陳管窺之見敢以質之學春秋而理明

義精者

春秋鈔卷之一

高安朱 軾可亭氏

長白鄂彌達質夫氏校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

元首也謂一君紀年之首也魯隱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也正爲王正年亦王年也就魯而論隱於是始焉耳月者時王之正朔故王連月時者天道之運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一

行故春先王萬物發生蠢動之謂春帝出乎震之月春之始也周正建子以夏之仲冬爲首春取陽生於子之義也胡傳謂殷周改月不改時非也曰春王正月明明以子月爲正卽以子月爲春矣若月自周而時仍夏則是冬正月不當云春王正月也程子謂虛立一春字於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無論時與月岐不足以傳信且孔子作春秋而擅改周曆何以示訓乎或云殷以十二月爲歲首周以十一月爲歲

首時月俱不改此尤顯然謬誤先儒辨之悉矣然考

經傳所載則亦有可疑焉者論語曾點之言志也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周之莫春寅月

也可浴可風乎孟子引晏子之告景公曰春省耕而

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自周正言之則耕在夏而

斂在冬矣國風葛生之詩曰夏之日冬之夜周頌臣

工之詩曰維莫之春抑又何求非夏時乎小雅所書

六月四月十月二月非夏月乎熊氏與可曰周人並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二

用夏時豳詩周禮則然惟春秋紀事專主周正斯宜

庶幾近是或以豳詩一之日二之日卽周正也蓋周

之先公早以是紀月矣然所謂日者陽也陽生於子

漸進而盛四月純陽不可以數計至五月而陰生故

俱不言日非以日之數爲月之數也授時以農事爲

重小民因天乘地先事而豫謀及時而力作父老弟

弟相與咨嗟惟恐不逮者維此候蟲時鳥之飛鳴草

木喬之榮落如七月所言倉庚蟋蟀秀萋隕瘁之

類觸於目儼於耳因以爲春夏耕耘蠶績之課程乃一旦奪其素所占候不爽者而謂前所謂春非今之春所謂夏非今之夏也其如天時物理之無徵何周官太宰正月始和縣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而少宰又以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于法註正歲夏之正月蓋周人以時王之正爲正月以夏時之正爲正歲歲者序也始乎寅而終乎丑歲序乃一周而無紊太宰于萬民觀象言正月示民時王之正朔也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三

少宰于治官觀法言正歲明因天順時以出治非以強民也又凌人正歲十二月斬冰不言二月而曰正歲十二月者謂夏之季冬冰乃可斬明夏時得寒暄之正也他如月令所記發號施令以及王者居處服食器用之宜與時變易欲不循夏時可乎國之大事無過祀典正月日至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有事于祖日至者冬至夏至也易而爲周之仲冬仲夏可乎莊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周之正月夏之仲冬也烝冬

祭也若周之冬百物未備欲烝可得乎趙氏東山云周人改時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夫分至啓閉之候時月所由分也分至啓閉既仍乎夏則所謂春夏秋冬者僅有其名而所用則皆夏時可知已惟國史紀事繫事於時月日之下傳信也無事則書時書首月存正朔也此則令典之必不可易者耳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元年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四

公羊云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暨不得已也按凡言及者我爲主而及人也亦有人我同志而言及者算及卑近及遠也若魯君之於他國內及外也內及外者或同志或內爲志皆言公及某若外爲志則不可言某及公故變文曰公會某亦有應言及而言會者所及者衆也又有先言會而後言及者及猶會也暨之義與及同及者欲如是

暨者已如是也若以暨爲不得已則是彼爲主而我從之當以彼暨此不當以此暨彼也此經云公及儀父盟公與儀父同志也

鄭伯克段于鄆 元年

段之惡人人得而誅之者也鄭伯伐諸京人叛段則當書國人殺祭仲于封輩共圖之則當稱國以殺稱鄭伯者重惡乎鄭伯之縱段而置之死地也不曰殺而曰克者左氏謂如二君公羊謂克能也能殺也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五

終春秋稱克者惟此蓋極形鄭莊居心之峻惡也曰于鄆操之已蹙也穀梁曰猶取諸其母之懷而殺之段不言弟者段不弟也莊公不以爲弟也左傳謂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果爾則是伐而逐之耳何云克乎他日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此詭詞也五年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段之死可知矣豈有段出奔而鄭莊肯置之不問者乎

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元年

諸侯之惡莫甚於僭王聖人作春秋凡以尊王而抑僭也天王之號前此未有聖人特筆也若曰王可僭

天亦可僭乎天王者奉行天道以繼天立極者也以臣子而僭大號逆天之罪孰大於是春秋正名定分大義凜然只天王二字已足落亂賊之膽矣至此經正嫡庶之分字字謹嚴若曰王天王也宰天王之宰也下賵諸侯之妾可乎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魯夫人當時已傳爲美談比歸惠公而生桓惠公以爲適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六

也隱公亦以爲適也因而天王亦以爲適而賵之不然王何愛於魯而賵其妾乎書曰惠公仲子而後天王宰咺之降尊失禮以著而惠公之寵嬖妾隱公之成父過昭然耳目間桓公之篡弑無可逃誅於天地之間矣

及宋人盟于宿 元年

會盟無使微者之理此稱及必公也不言者不與大夫盟諸侯也宋稱人賤也此春秋初年書法也

公子益師卒 元年

卒應書曰此不日缺也

春公會戎于潛 二年

此書會之始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越境書會惡之也隱自元年後不書正月公穀俱謂隱居攝不自有其正非也不書正月者正月無事也有事雖欲不書可得乎此云春會戎安知非正月不書者事不繫乎月也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七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二年

入向以姜氏還必莒于親往書人貶也孔疏以為將卑師少非也胡傳以為小國亦非也無駭不氏未賜氏也故卒亦不氏穀梁以為貶非也內滅國例書取公羊云諱滅為入亦非也

紀履緌來逆女伯姬歸于紀 二年

公羊云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按從父母言之則曰女從君言之則曰夫人婦者有姑之詞

無姑則不稱婦諸侯使卿逆則稱女大夫自逆則稱

所逆之字天子娶后則稱王后天子之女下嫁則稱

王姬此尊卑之別也昏禮以壻為主者對婦而言

也若六禮必先告廟而後遣使主之者宗子也父兄

為宗子則父兄主之宗子自娶則自主之自大夫人

及士庶人皆然公羊謂父兄師友主之非也父兄非

宗子尚不得而主況師友乎諸侯娶夫人必自為主

主者主嘉讓之詞也使者逆女其致詞必曰寡君使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八

某云云非臣下之所得而命也惟天子娶后使宗

主之尊卑不敵故也先儒云為有廉恥之心不可自

為主謬也合二姓之好以祀其先何恥之有乎宋

幣稱公使此不言紀侯使者文脫也古者昏姻不出

閭井親迎於婦家其常也間有道遠一舍以外者則

逆諸塗次而與俱至若諸侯娶於異國使卿大夫往

逆而行授綬御輪之禮於所館哀公問所謂覯而親

迎者此也桓公使公子翬逆女而親迎于謹禮也不

言親迎而曰會齊侯于謹者譏公不行御輪之禮且以見齊侯越境送女之非也莊公如齊逆女非禮也夏往秋返不與夫人俱至春秋志而譏之成公使叔孫僞如逆女事合乎禮可不書書者以公不親迎於所館也夫人至自齊逆女者以之也胡傳引詩言文王韓侯爲諸侯必親迎於女家之證誤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此迎於所館之明徵也渭周境也若迎於姒氏之廟則不言所迎之地矣韓侯迎于蹶里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九

者蹶父爲王朝卿士蹶其邑里交錯於韓境非異國也內女嫁於諸侯凡八見經大抵皆有故而書而於宋伯姬紀伯姬叔姬尤詳蓋賢之也憫之也

鄭人伐衛 二年

春秋諸侯專征伐自此始鄭莊好兵善戰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也書人惡之也

春王二月 三年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

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吳草廬云每歲春之下書月必加王字以見此月數乃時王之所定按春爲一歲之首故書月必稱王正月無事則書王二月二月無事則書王三月若一時俱無事則止書時亦稱春王正月惟事當書時不當書月春下卽繁事而不稱王蓋時爲天時月爲王月王必冠乎月之上也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十

武氏子來求賻 三年

曰武氏子未爲卿大夫也不使卿大夫者自知所求之非也不言使未葬也

莒人伐杞取牟婁 四年

伐者討其罪也取者收奪其國邑也伐而取是以討罪爲名而志存乎奪邑聖人所重惡也

衛州吁弑其君完 四年

程子云自古篡弑多公族彼自謂先君子孫人亦以

爲然而奉之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蓋身爲大惡自絕于先君豈得復爲先君子孫哉大義既明其後皆以屬稱或以見其親而寵任之太過或見天屬之親而爲仇讐義各不同也胡氏謂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與程子意同然程子以稱公子爲責君胡氏以不稱公子爲責君各隨所見取義于春秋之旨均未敢信其有當也春秋專治亂賊紀事而至弑君方痛心疾首諱討之不暇而暇追咎其君乎孔氏曰告

春秋

卷一 隱公

十一

謂不同史有詳畧義不係乎是斯論近之

公及宋公過于清 四年

不期而會曰遇古有遇禮近者爲主雖造次弗苟而儀文則殺于會公將會宋公未及期聞衛亂而相見于清宋志也謀成州吁也宋公迫欲謀衛倉猝不獲備禮乃託不期而遇之名以飾其苟簡急遽黨護亂賊之非春秋內書遇三外書遇四宋人實開其端也曰公及者凡公與諸侯會或稱會某或稱及某遇則

不便云遇某于某地故俱言及義無所取也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四年

宋公子馮奔鄭鄭人納之及衛州吁弑君求寵于諸侯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于是兩會諸侯伐鄭夏遇于清宋公要公會伐公弗許至秋宋復來乞師羽父乃帥師會伐前條重責宋此條重罪聲胡傳備矣蔡衛大夫帥師稱人貶也宋陳何以稱爵蔡曰人無以見宋公陳侯之親往也書爵甚二國之罪也伐鄭衛志也惡黨惡故首宋次陳蔡而衛殿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四年

殺州吁曰衛人立晉亦曰衛人人者衆詞也而是非有別焉弑君之賊人人所欲殺亦人人所得而殺也繼故而置君必稟命於天子雖人人所欲立無王命不得立也晉不稱公子明徇衆而專有其國之非也

春秋

卷一 隱公

十一

張天如曰州吁宜殺天下知之晉不宜立天下不知春秋辨焉天下之父子君臣定矣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五年

仲子之卒五年矣前此祭不用樂至是始獻六羽以告新宮之成六羽諸侯之樂也用于仲子之宮失禮之中又失禮矣傳謂對平日羣廟用八佾言非也成王賜魯天子禮樂見禮經明堂位先儒以為漢人杜撰南軒張氏曰觀劉氏外紀羅氏路史知魯惠公請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宣

鄭人來輸平 六年

凡言平者同志也伯主鄰國有平之者也魯鄭之平鄭志也無與為介也書曰來輸平突然而至出魯人之意外也輸者輸情服罪也宋鄭構怨皆亦以孤壤

之役惡鄭而黨宋此鄭人所大懼也適公以使耆失詞怒宋鄭得間而輸情悔罪求平於魯以孤宋也此鄭莊之詭謀也文定所言以利相結非經文正旨

宋人取長葛 六年

宋人圍長葛經年而取之貪暴殘虐莫甚於此時齊魯方睦于鄭而莫之救鄭亦置之罔聞焉稔禍長惡以待自斃鄭莊克段之故智也厥後會于防會于中丘以王命合三國之師伐宋而取其邑又取其師于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宣

戴鄭之報宋抑又甚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七年

凡言伐者聲其罪而討之也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戎以是為凡伯罪要于楚丘而侵辱之其梟張恣肆目無王章之狀可想而見矣而天王伯主卒置而弗問也衛之君臣若罔聞也凡伯亦恬然受之以歸則歸也一若凡伯果有罪而戎之辱之合乎聲罪致討之義也者世道人心至此尚可言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八年

汪氏曰鄭謹龜陰書來歸此亦書齊鄭蓋鄭莊貪魯人之易許而歸祊齊景服聖人之德化而歸田雖義利不侔而歸皆出於中心之誠非勉強使之歸也故皆書曰來歸按歸者易詞也來歸者彼自樂於歸出我意外也定四年書齊景來歸田不云我受者言歸則歸我可知也此言歸又言入者何入逆詞也祊田鄭先君受之天子鄭之歸我何為者我忍受而有之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主

乎不言入我而言我入者欲魯人之問諸心而求諸理也在鄭曰歸在我曰入則非歸矣濟田還而言取無王命也此言入又甚於取矣

宿男卒

八年

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以別於先君也若如生時稱國稱爵則莫知誰何矣然仁人孝子之情聞名心瞿況可得而稱謂乎此周人立諡之法為最當也惟當未有諡之先則不得不名故名自卒之日始至賜諡

而易焉此惟鄰國為然臣子則終有所不忍故天王及本國之君皆不名卿以下生可名死之名不名惟其人也滕侯宿男諸侯也書卒不名缺文也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年

齊欲平宋衛于鄭將盟于瓦屋已有期矣宋公以幣請衛侯先遇于垂謀要鄭去公子馮也鄭不從則可弗會矣而猶會者宋為盟主與鄭絕也家氏曰東遷之始諸侯未盡畔王前年宋連四國之兵伐鄭是年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主

盟三國諸侯不以王命行事春秋於參盟會伐皆以宋為首正其無王之戮也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八年

盟宿諱不言公此云公及者莒小國也人微者也本不敢冀公之接之而公自樂與之盟不以為辱也雖然卑而可踰君子不為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九年

震電非時異也既震電矣越八日而大雨雪尤異也

公羊曰倣甚也

輦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十年

下書公敗宋師于管是公親帥師也此云輦帥師者輦不待期而先往擅權專兵之罪著矣故重惡而特誅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十年

鄭以王命伐宋報長葛之役也使來告公公亦怒宋故會齊鄭伐之鄭師未還宋合衛人乘虛入鄭比鄭

春秋鈔

卷一 隱公

七

師至郊乃舍鄭伐戴蔡人從之戴鄭之附庸也鄭師駐郊伺其攻戴而扼之戴闕於前鄭攻於後一舉而敗三國之師曰伐又曰取伐而俘其衆也取者易詞也如探囊取物也三國稱人貶也鄭何以稱爵若曰不勞而取三國之師此鄭伯之以奇勝也目乎其入所以甚鄭伯殘虐詭詐之罪也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十有一年

伐許而入之鄭志也先言會後言及義無所取焉

春秋鈔卷之二

高安朱 軾可亭氏輯

長白鄂彌達質夫氏校

桓公

公卽位 元年

凡元年不書卽位者不行卽位之禮也隱將讓桓故不書卽位餘則繼故也桓宣卽位與弑也彼欲掩其弑君之罪而行卽位之禮史官據實書於冊聖人因

春秋鈔

卷二 桓公

十

之而不削正以卽位明其與弑也告廟而臨羣臣卽位之禮也胡傳謂凶服不可以入廟引伊尹祠于先王爲冢宰攝行之證然曰奉嗣王曰祇見厥祖明明伊尹奉太甲祇見也豈得謂伊尹攝行乎朱子云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此定論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元年

陽虎竊寶玉大弓旣而得之書曰得寶玉大弓志幸

也如本無而新獲也許田賜之成王受之周公是即魯君世守之土疆也奚翅寶玉大弓之爲重器哉鄭人得而有之是竊也非易也先歸我泰山祊又重之以璧穿窬之術工矣魯爲所愚而不悟君臣皆在醉夢中也書曰假許田爲魯諱也凡物有假卽有歸冀幸將來之復歸也此聖人開二國遷善之門也

滕子來朝 二年

滕杞稱子史據會盟赴告之詞書之蓋國勢微弱錄

春秋鈔

卷二 桓公

二

卑屈損以尊大國也而魯之不能保恤小國可知矣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二年

主此會者公也明會故重惡乎公也不明會故則有似乎會以討賊而貪賂而退也貪賂而退者諸侯也甘心助賊者公也公亦弑君之賊也成宋卽所以自成也杜氏以成亂爲平亂劉原父駁之蓋平者治也亂而治則不亂矣成者成始成終也亂無已時也向使諸侯以王命討殺宋賊擇賢而親者立之大義伸

而人紀正平亂之功偉矣顧自魯桓弑君自立宋莊繼之卒逃天誅而享有爵土羽父華督之徒富貴累世遂使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弑逆不絕書烏乎隲創弑逆之局而彌縫掩護使不至於敗壞以流毒於天下後世如魯桓者罪可勝誅哉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二年

納鼎大廟書日明非尋常通惡比也書日間有取義者此類是也

春秋鈔

卷二 桓公

王

春正月 三年

春秋弑君自立卒能有成者自桓始故聖人痛惡之其時所載會盟朝聘征伐之事貶桓者十居八九至十四年紀月不稱王聖人之意傷之矣元二年稱王者冀王之討賊也而竟不討是無王矣十年何以稱王胡氏曰天道十年一周數窮必返宜其見誅於天人也是以稱王也十八年稱王桓以是年薨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三年

林氏音註云惟天子稱命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按凡盟詞皆謂之命孟子言葵丘五命是也人情狙詐約言不信故歃血誓神而爲盟此云胥命者命而不盟也胡傳備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三年

會齊侯于贏自求昏不由媒妁也齊侯送姜氏于謹國君越境親送其女也公會齊侯于謹會齊侯非親迎也至自齊不言以已見公也弟年來聘致夫人也

春秋鈔 卷二 桓公

四

均之非禮詳志之以見亂本

有年 三年

書有年明前此之久無年也與宣十六年大有年同胡傳謂桓宣得罪於天宜獲凶歲而以有年爲變異然凡言祥瑞者皆虛象若有年則實有年也豈有時和年豐家給人足而不謂之有年者乎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五年

孫氏明復曰甲戌之下有脫事劉原父曰春正月甲

戌此無事何以無無聞焉耳或曰陳侯之弟佗殺陳世子免云爾闕也此二說足證三傳之誤

齊侯鄭伯如紀 五年

左氏齊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按如往也非朝也以齊鄭之強大取微弱之紀如摧枯拉朽耳何用假朝爲名而襲之耶竊意紀介齊鄭之間二國將分據其地故齊侯鄭伯同如紀以觀其山川土田且覘其國勢人心可取則遂取之矣

春秋鈔 卷二 桓公

五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五年

未受爵無可稱故稱仍叔之子先儒以爲譏世卿又以爲代父聘皆非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五年

書三國從王襄之也責齊晉大國之不從也三國書人微者也諸侯不親從又不遣卿大夫責三國也不言王以三國者不以王主兵也王師非鄭伯所得而敵也不書戰與敗績凡以存君臣之義也王不稱天

非天討也舍亂賊而罪不朝也鄭莊之罪不容誅不待貶絕而見矣

蔡人殺陳佗 六年

胡傳謂佗立踰年國人不以為君故稱陳佗夫果國人不以為君踰年之久豈無有倡義而起者乎且佗亦安能立乎其位而相安無事乎佗陳賊也陳人不討而蔡人討之故書陳佗以罪陳人

子同生 六年

春秋鈔 卷二 桓公

不

子世子也冢子嗣世自始生而已定矣春秋書子同生以定萬世與子之法後此不書義已明也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七年

滕杞之朝已非穀鄧又自遠來故名之

夏五月丁丑烝 八年

烝衆也冬時百物皆成故備物以祭曰烝上書正月己卯烝周正月夏仲冬也仲冬而烝禮也五月又烝者常祭之外又特祭如冬烝薦物之多是瀆而不敬

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八年

凡言來者不意其來而來也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襄十八年白狄來在彼為有故在我則無端也桓六年實來非有迫而出奔自朝曹而來遂不復也隱元年祭伯來無王命也此經書來書遂突然而來突然而往也或曰祭公之來謀昏于魯也方與魯謀昏不復命而遂往逆祭公雖專何至於此或曰命魯主昏

春秋鈔 卷二 桓公

七

也既奉王使以主昏命魯是非無故而來也胡為而書來且主王后之昏者主嘉讓之辭也安知非王使受辭于魯而後往逆于紀乎本一事也何為書遂乎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私行朝會之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為遂事實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

曰來戰譏三國也若曰是戰也胡為乎來哉夫春秋

以小怨微隙加兵者多矣此獨書來戰者桓公弑君之賊也三國不能聲罪致討是可已孰不可已乎夫是以訝其來不解其何以來而特書曰來戰三國稱爵諸侯親帥師也以齊衛鄭三大國之師諸侯親帥而臨魯境聲桓弑逆之罪而討之置君而去功烈不在桓文之上哉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十有一年

齊鄭以紀故謀魯桃丘之會公將以衛爲援也至期

春秋鈔 卷二 桓公

八

而衛不至中變而從齊鄭也是以三國合而來戰于即又盟于惡曹以固黨結怨故于洮書不遇于郎書來戰而于惡曹之盟則稱人凡以示貶也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十有一年

年

祭仲執而突歸忽出矣出忽立突者仲也字而不名明其爲命卿也操國之柄而廢立惟所欲爲是鄭賊也命卿云乎哉明其爲命卿而削其官重惡乎祭仲

也突不稱公子絕之也曰鄭忽鄭固忽所有也有國而不能自立君不君也故名之宋人之黨助亂逆其罪不待言矣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有二年

黃氏曰折闕夫鍾之會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爲主也穀丘虛邲之會魯欲平宋鄭故數會于宋地魯爲主也按宋莊立突意其德已也突立而絕宋宋人憾焉故屢會魯以圖之殆後公欲平鄭于宋

春秋鈔 卷二 桓公

九

宋不受平故五父之會公與鄭盟而宋不與張氏洽曰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相會盟紛紛難合惟制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王法之所不容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有二年

此條上句案下句斷代字與戰字相呼應魯鄭稱兵于宋以討罪爲詞也宋何罪乎以爲華督弑君耶難受宋賂而平之也以爲責賂于鄭耶宋人胡爲而責鄭賂也魯鄭何不返而自思乎況桓弑君突篡國自

負覆載不容之罪而暇計人之罪乎故聖人直斷之曰是往戰也非伐也不言公及鄭伯蒙上武父之盟也曰及鄭師統衆也曰于宋深入也凡以重二國之罪而寬宋人之責也

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十有三年

齊宋衛燕大國也俱稱師明士卒之衆也豈惟蕞爾

紀國螳臂不足當車卽魯鄭亦非四國敵也而卒能

春秋鈔

卷二 桓公

十

以少勝衆以弱勝強此紀之所以亡也滅紀者非齊

紀自滅也至魯人援紀輕與齊敵而快意於一戰所

以謀紀者未爲善而自謀者亦大疎也厥後會艾會

黃謀平齊紀而齊侯之怒卒不可解齊魯之構怨亦

肇於是矣書及之義胡傳已詳劉原父駁左例尤精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有四年

公羊曰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曰以者不以也按小

事大弱事強理也勢也自有以之說遂開小弱之說

之門至勢力相等之國苟有詞可執聲罪致討何患

不服而必假兵力于鄰國是志存乎暴虐也如宋之

伐鄭報宋之役也非有積怨深怒于鄭而以四國之

師至於蹂躪其郊牧焚燬其城郭墮壞其宮室惡亦

甚矣春秋書以師者四宋實開其端此聖人所重惡

也故以者與爲所以者一舉而書人貶之至也若夫

兵制統于天子而敢私借而私與大亂之道也胡傳

備矣

春秋鈔

卷二 桓公

十一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十有五年

前書鄭世子忽出奔以失國而名之也既復歸矣何

以名忽不能君也忽何以不能君是不可不明其故

也凡人君身弑國亡者大抵貪暴殘民爲國人所共

惡也否則庸劣無能也昏愚無識也優柔不斷也而

鄭昭公有異焉昭公兩立爲君未聞有貪暴殘民之

政爲國人所惡方其爲世子也帥師救齊大敗戎師

獲其二帥甲首三百以獻于齊其非庸劣無能之君

明矣莊公欲用高渠彌爲卿世子固諫君子以爲知惡昏愚者能如是乎兩辭齊昏一則曰齊大非我匹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爲一則曰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民其謂我何當春秋時雖賢如魯僖蔡元亦奔走強大之間惟命是聽若昭公之辭昏何辭嚴而義正也剛而能斷也然則何以國亡而身弑乎吾謂鄭昭之才智不下於莊公而獨惜其志驕而術疎也觀魯班齊饋以後鄭而怒厥後遂有郎之師其不能遜順下人大抵如此矣若祭仲渠彌者畏公之惡己而謬爲恭謹遂以爲是在吾掌握中無能爲道也其平日之侮慢取怨易而無備可知矣厲公之入機也黨惡者宋魯陳耳他國莫之與也使告于天王告于伯主率鄭國之衆以討之突欲不服可得乎而昭公置若罔聞者非姑息也欲甚其罪使自及焉耳夫以突之狡儉比之狂誕無知之段叔而欲縱其惡而斃之突不可得而斃也徒自斃焉耳故曰忽之不能

春秋

卷二 桓公

主

君非貪暴庸劣不明不斷之故由其志驕而術疎也說者以忽之不終由不昏齊之故夫忽固昏于陳矣陳何以伐忽乎且雄孤之恥較之亡國不更有甚乎或曰忽未嘗被弑凡弑君者春秋未有不書者也不卒者不赴于魯也

許叔入于許 十有五年

書字褒也書入貶也與紀季書法同然紀季從貶處轉說到褒處許叔從褒處轉說到貶處蓋季之入入

春秋

卷二 桓公

主

齊也攜邑而入仇人之國忠臣志士所不爲聖人以爲不得已而爲存祀計其意則可嘉耳若叔之入入許也興復之功大矣但惜其乘亂而復不由王命爲非正耳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後書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齊魯助鄭蔑許至是而謀定許叔聖人書之善二國之能改過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十有五年

旅見諸侯事天子禮也邾牟葛人聞天王之喪而不

赴比肩而朝于魯朝者與受朝者厥罪俱不容赦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有五年

三國欲伐鄭疑而未決疑者疑於義也昭正而屬塞也迨會袤而伐鄭之謀決矣明知其非義而爲之也是年蔡不與明年春爲要蔡而會于曹故序蔡于衛上陳侯有定約不假再會夏四月伐鄭乃以爵序

衛侯朔出奔齊

十有六年

春秋

卷二 桓公

十四

朔拒王命而復國故於出奔書名惡之至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十有七年

春盟于黃傳云平紀且謀衛也按謀衛齊志也平紀魯志也魯欲平紀于齊而齊侯終不釋怨至夏遂使我疆而戰于奚不言齊侵而書及者重責魯也怨結于會紀敗齊也穀梁云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十有七年

蔡侯無子季次當立蔡侯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

之陳是蔡季之去讓國也然季之賢不難乎其去而難乎其歸君在則出君薨則返迹近於爭國藉非忠誠素孚於人心不惟獻舞君臣疑忌不免且恐國人愛戴尊奉而變生於不測若蔡季者遠不攜邇不迫心如噉日何嫌何疑此聖人所深嘉也張元德曰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爲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家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

春秋

卷二 桓公

十五

悼悼以爲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

及宋人衛人伐邾

十有七年

盟黃未幾而戰奚盟趙未幾而伐邾此屢盟所以長亂也奚之戰齊侵我疆也邾之伐宋志也均稱及者齊之侵我我自取也宋強邾弱我不能衛邾而附宋伐之是畏強凌弱也

春秋鈔卷之三

高安朱 賦可亭氏輯

長白鄂彌達質夫氏校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元年

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穀

春秋鈔

卷三 莊公

一

果此論深得春秋之旨凡國邑籍屬姓字應書者不書皆不若於言也不若於言者即不若於天也人絕之即天絕之也胡氏寧曰婦人絕於外則去姓絕於內則去氏內外俱絕則姓氏皆去按絕於外者齊不以爲女也絕於內者魯不以爲母也哀姜之罪輕於文姜齊人殺之以其喪歸于魯齊不以爲女也故於其喪之至不書姜齊既以其喪歸魯不得不受故不去其氏若文姜弑夫其罪尤重魯人當以義斷恩故

并去其氏此後書姜氏者絕之義已見於此也

單伯逆王姬 元年

單伯魯之命卿也魯主王姬之嫁先迎王姬至魯而後嫁之不言公使者不與公使單伯逆王姬也不言如京師者不與王使魯主昏也

王姬歸于齊 元年

魯主王姬之昏常事也何以書病公也居喪不可主昏況王姬之歸歸于齊乎二年書王姬卒亦以齊故

春秋鈔

卷三 莊公

二

卒王姬者公爲王姬服也不書齊人逆不與齊人逆王姬于魯也

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二年

於發語詞餘丘邾邑也有鐘鼓曰伐伐邑猶伐國也慶父專兵義繁乎帥師不繫乎稱伐

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三年

伐衛納朔黨惡也喪未三年而興師伐國忘哀也況會仇讎伐同姓乎朔不稱公子而書名貶也

紀季以鄒入于齊 三年

先儒謂紀季以鄒入齊爲五廟計故賢之而不名吾謂書字而不名者憫之耳恕之耳非以紀季此舉爲賢也申包胥秦廷一哭全楚皆復況紀尚未亡季果賢豈遂束手無策哉公子公孫國亡與亡分也萬一事不可爲君臣父子昆季背城一戰以死社稷不愈於辱身以乞一綫之祀哉且披國以歸齊情則可諒而迹近於叛吾恐後世亂臣賊子有歎君賣國以事

齊 莊公

卷三

三

仇讐者未必不藉口於紀季存祀之說也書曰入于齊入者逆詞也季之歸齊非人臣之正道也明於書入之義而後知春秋雖畧迹原心而大義凜然一毫不容假易此所以爲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至紀侯既使其弟歸齊而不能以身殉國書大去譏也不去廢猶之季之不名也憫之也恕之也

公次于滑 三年

此救紀也不書救者本無志於救也不共戴之仇可

忘何有於紀乎

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四年

兩君不期而會曰遇三國也可言遇乎所事之倉卒說祕可知矣經於鄭人廢立事多畧子廔不足道子儀立十四年其立其弑俱不書者子儀立不以正猶乎厲公也且自九年突入于櫟已儼然君鄭矣故十四年中經稱鄭伯皆謂厲公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四年

齊 莊公

卷三

四

齊稱人貶也冬而狩常事也於齊侯乎何貶自桓公薨凡書齊裏事但涉公則深惡而貶絕之以此知莊公之忘親釋怨罪不勝誅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五年

于禚曰會于祝正曰享會猶暫也享則宴樂流連矣至是直曰如師如則并不假會享之名矣于禚于祝猶記其地如師則隨其師之在無常所矣二年于禚四年于祝正六年如師猶一歲一會也七年春于

防冬于穀則一歲兩會矣文姜齊襄不足責也莊公何以爲人爲子乎魯之臣民能無愧憤乎

王人子突救衛 六年

衛朔有罪王命立黔牟五國黨朔而伐衛大干王命子突奉命帥師救衛也計五國也壯哉天威赫濯大張捷伐春秋王師之出未有善於此者矣使五國翻然改悟遂朔定衛然後朝於天子徵詞請罪一舉而王綱振亂賊懼矣計不出此而怙惡不悛使天王之

春秋

卷三 莊公

五

命終周之世不行於天下五國之罪尚可言哉

冬齊人來歸衛俘 六年

逆王命而黨弑逆三國君臣獨無人心乎迫觀齊人歸俘乃知貨賄之壞人心術不小也

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九年

盟莒之大夫糾黨也非衆志也故納糾必先伐齊凡言納者不宜納也曰齊小白明小白宜有齊也書入不書公子者無王命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年

內不書敗此言敗者何師出以名名正則敵自服若以不共戴之仇痛哭興師則大義伸而士氣憤何敗之有乃舍曰復仇而以納糾爲詞是自取敗也十年敗齊于長勺傳云不言伐而言敗意責魯也莊公忘親釋怨而以納糾構兵敗齊與敗于齊其責均也故不諱言敗

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 九年

春秋

卷三 莊公

六

子糾猶言公子糾親詞也故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納不書子不當立也殺書子不當殺也曰齊人君臣皆譏也曰取易詞也殺棄云病內也

公侵宋 十年

長勺敗齊師乘勝侵宋無名之師也是以有郎與鄆之役而宋魯之結怨深矣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左氏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止齊師乃還按齊宋報伐非有積怨深怒於魯故師次而不遽進以俟魯之服此時遣一介之使即可退二國之師計不出此而微倖取勝以快意於一時而結怨於強國公子偃之誤國甚矣

公敗宋師于鄆 十有一年

左傳夏宋爲乘止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

魯機鈔

卷三 莊公

七

薄之敗諸鄆按乘止之役宋魯交讎至是宋侵我而公敗之不書宋侵止稱公敗宋師則專責魯矣不思平怨息爭而以詐謀取勝一之爲甚豈可再乎胡氏無傳義已見於乘止傳也

宋萬出奔陳 十有二年

宋殺萬不書未據宋告也魯宋之結怨久矣萬弑君而奔則告冀魯之釋憾而謀宋也魯卒不爲宋謀是以殺萬而不告何以知魯之不爲宋謀北杏之會諸

侯謀定宋而魯不與以是知魯之不爲宋謀也閔公不葬亦由宋人未告之故胡傳謂陳人黨賊故不葬公夫弑君之賊已就戮矣豈因陳人黨賊而不葬公乎且以陳人受萬爲黨賊宜也以獲萬歸宋而責其黨賊亦近於刻矣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有三年

王降而伯自此始伯業興而王迹益衰矣然猶幸有

魯機鈔

卷三 莊公

八

伯也伯以尊王爲名也四國稱人貶從伯也貶四國即所以貶齊也齊稱爵子齊伯也子齊即所以子四國也一事而褒貶兼焉此類是也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十有五年

齊桓平宋亂以圖伯諸侯服從而有北杏之會魯翹宋又讎齊故不與焉柯之盟齊志也齊求伯以得魯爲重也齊魯合而宋人背北杏之會齊帥近宋之陳曹伐之稱人將卑師少也魯新盟於齊故遣單伯往

會始不與謀故後期也伐宋而宋服於是再會鄭齊
伯自此始矣左氏以單伯爲周大夫誤也凡稱某會
某及者皆言內也若王人則序於主盟之上矣或云
春伐宋而宋人不服至夏乃請于王王命單伯會伐
若魯師往會卽後期何至相距一時之久不知凡事
不可以月計者則書時卽季春孟夏雖計日在三
旬之內亦不書月而書時也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五年

卷三 莊公

九

鄭爲宋附庸之國而叛宋故齊侯爲宋伐之序先宋

主兵也

秋荊伐鄭 十有六年

齊會諸侯伐鄭左氏曰宋故也鄭聞宋伐鄭而懷宋
也則代鄭曰爲不禮故也鄭伯入而緩告于楚也然
此皆齊楚之託詞其實志在爭鄭也是時齊方圖伯
而攘楚楚亦浸強而北侵鄭當南北之交爲中外要
領之國齊不得鄭則不能南向楚不得鄭則不能北

侵終春秋之時南北爭鄭幾無寧日自茲始也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

盟于幽 十有六年

同盟于幽諸侯無不從齊矣胡氏謂諱不言公者以
魯首叛盟惡不信也何謂叛盟納鄭詹受齊逋逃也
竊意詹被執而逃偷生辱命鄭之罪臣也於齊何負
乎且詹之來由魯歸鄭也魯未嘗納而留之也以此
爲受齊逋逃而責公不信未爲通論矣經不言公會

春秋

卷三 莊公

十

文脫也

齊人執鄭詹 十有七年

齊執鄭詹左氏以爲不朝冬會而春責其不朝何以
服鄭或曰爲鄭侵宋故旣同盟于幽而又追咎其已
往亦鄭所不受也鄭當南北之交從違無定詹爲用
事之臣故執之以示威而以侵宋不朝爲詞此伯之
所以爲伯也

夏齊人執于遠 十有七年

左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按不曰遂殲齊人而曰齊人殲于遂者齊
人自殲也遂亡猶稱遂者穀梁曰存遂也春秋存亡
繼絕之義也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十有九年

凡會盟必先爲期齊宋未與魯期公子結何因而至
前竊意盟由公命而媵其私事也以君命爲遂事結

春秋鈔 卷三 莊公

十一

之罪大矣稱公子者譏公之寵愛親屬而任用非宜
也

夫人姜氏如莒 十有九年

齊襄死已十年文姜老矣一至齊合二國也猶可言
也兩如莒何爲乎無恥如文姜猶人瘋病迷瞽動止
無常而不自知莒亦齊魯姻婭之國莫禁其往則往
耳非必有所爲也律例治瘋病者禁錮之使不得出
魯人之于姜當如是矣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十有九年

外事略內事詳史例也外侵伐無論國邑槩書侵某
伐某內邑則書侵伐我某邑曰西鄙北鄙者聖筆也
凡邑皆言鄙不必邊陲也鄙者遠之也穀梁曰不以
難邇我國也哀之編齊書伐我吳伐我則及國都矣
舊史亦必直書經曰伐我亦聖筆也猶之伐邑稱鄙
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二十有二年

春秋鈔 卷三 莊公

十二

左氏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後
儒以其事類於晉申生重耳遂以御寇之殺由陳侯
果爾則當書齊侯殺其世子御寇不當言陳人殺也
言陳人殺則非陳侯明矣公子爲國人殺公子之爲
公子可知陳侯不能庇其子殺者任其殺而不治奔
者任其奔而不返尚可以爲君乎

及齊高侯盟于防 二十有二年

齊魯之不睦久矣至是盟于防將以求好而納幣也

不言公諱也。

夏公如齊觀社 二十有三年

禮記惟爲社田國人畢作齊俗每因社祭則蒐軍以
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非禮也公越境往觀尤非禮
也穀梁以爲尸女穿鑿鄙俚之論於經義無當

刻桓宮桷 二十有四年

丹楹刻桷雖天子亦無此制非禮之甚也穀梁以爲
飾夫人深文醜詆反失經旨

春秋公 卷三 莊公

二十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薨

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二十有四年

諸侯使卿逆女親迎於所館禮也莊公自逆於齊而
先還書曰如齊曰至自齊一若公自往自還於夫人
無與者譏失禮也夫人不至非不至也變文爲人
者難詞也穀梁曰宗廟弗受也娶讐人子弟以薦會
於前其義不可受也不寧惟是叔牙慶父之亂子般
聞公之弑幾危社稷祖宗有靈能無歎息痛恨乎宗

婦覲用幣女用男費是男女無別也曰大夫宗婦明
覲者爲大夫妻非大夫妻不與也先儒謂男女同覲
恐未必然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二十有四年

此必莊公在日欲立庶子赤而未能故世子羈嗣位
而赤出羈不能君戎侵之國人畏戎逐羈而逆赤羈
繫國明其爲世子宜有曹也既立而不稱爵不能君
也亦不繫國不宜有曹也不稱公子者挾戎以篡其

春秋公 卷三 莊公

二十

兄之國制其屬籍也曰歸易詞也羈已先出也

曹殺其大夫 二十有六年

此專殺大夫之始也曹僖篡國濫刑示威以圖固位
而所殺之大夫無足重輕故不稱名氏義不繫乎是
也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二十有七年

先儒云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無以異於葬諸侯之使
以是知友之行公命之也公之命友與友之受命而

往均非也蓋交讖焉

杞伯來朝 二十有七年

伯姬來而杞伯朝假伯姬以託魯杞之不自振可知矣

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二十有八年

齊伐衛聲罪致討也衛人服則不戰矣是戰由衛人也故稱衛人及書日者明齊以是日來伐衛卽以是

春秋卷三 莊公

三

日與戰也齊稱人貶也助子頹者衛朝也朔存齊則庇之矣今伐其嗣子又取賂而還討罪之師顧如此乎

大無麥禾 二十有八年

大無者四境之內皆無也若如舊說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是君無非民無也一年之內水旱頻仍不勝數故於冬總言之曰大無麥禾其爲天時人事俱歎可知矣先儒謂農民失業非關歲災亦未爲確論

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 三十年

此經舊說不一或云魯將會齊齊將至成待命鄆微邑也齊一國脅之而有餘何用借師於魯乎或云齊將降鄆魯師次成以設備齊魯方睦齊降鄆於魯無與也何用設備乎或云欲救鄆而次成齊伯方盛莊公事齊最恭齊降鄆魯敢以師救乎竊意鄆爲故紀附庸介於齊魯之間紀亡二十餘年鄆無所屬魯將取之師至成聞齊已加兵故次于成鄆畏齊而降魯

春秋卷三 莊公

去

葬紀叔姬 三十年

紀叔姬書卒書葬賢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三十年

先儒俱以魯濟之遇爲謀伐山戎然伐山戎者齊也魯不與焉曰公及內爲志也于魯濟者桓公之謀也是必別有故焉非謀山戎也

齊侯來獻戎捷 三十有一年

齊侯下奉上之辭也曰獻捷抑齊桓也曰齊侯來獻抑之至也知此義而好大喜功者廢然返矣文定謂此稱齊侯可知伐戎乃齊桓親往書人者貶也竊意山戎距齊千有餘里自冬歷夏乃獻捷勤兵伐遠曠日持久即不親往何解於春秋之譏乎山戎非楚匹也楚尚未服何有於山戎

城小穀 三十有二年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志

小穀魯邑也莊公屢興工作不恤災而勞民不仁甚矣故屢書以示貶

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三十有二年

左氏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梁丘去齊八百里齊從宋請遠與宋會齊桓謙抑不自恃其爲伯主也不曰會而曰遇者將大會諸侯而先與宋會其禮簡也先宋後齊序王爵也自非大會盟必惟宋先此桓之所以謙尊

而光也伐鄭之役胡傳以齊伯未成故序先宋非確論也

公子慶父如齊 三十有二年

子般卒下接書慶父如齊明慶父弑般也如齊非奔懼而援齊也或曰告立亦非此時閔公尚未立也

閔公

吉禘于莊公 二年

禘祭有二五年一禘之禘王者之祭也王者祭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此尊尊之及於遠而無可復加也故曰不王不禘其一曰吉禘三年喪畢合四親及羣毀廟之主祭於太廟與大禘同云吉禘者或曰用禘之盛樂故名禘或曰禘者諦也合祭於太廟以審定昭穆而致新死者也若王制天子植祫禘禘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閔公 志

祫嘗禘烝此所謂禘祫也其曰祫者祠也或曰殷祭名或曰文誤也祫者合也祫祭亦有二一時祫一大祫時祫即王制祫嘗禘烝合四親於太祖之廟而祭

之也。殖則各祭於親廟焉。耳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子祫及其高祖，蓋有曾廟者得祭高祖於曾廟，止有禘廟者亦得祭高曾祖於禘廟，也是諸侯以下皆得時祫也。大祫則三年一舉，合四親與羣毀廟之主祭於太廟，必三年者，天道三年一變，感時而動，追遠報本之念也。天子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不疏不數也。諸侯無禘，有大祫，吉禘亦大祫也。大夫以下有功者得時祫，而無大祫，此尊卑之殺也。莊公之喪，未除服而

春秋

卷三

閔公

九

齊高子來盟 二年

元年仲孫來恤魯難也，故書字以予之。然不請討弑君之賊，而欲待其自斃，故書來以譏之。左氏桓公問

仲孫曰：魯可取乎？蓋憂魯之甚，慮其爲人所取，非己欲取之也。落姑之盟，閔公請復季友，桓公許之，使召諸陳而季子歸，恃有齊爲之援也。齊固慶父之所畏也。仲孫之來，正季子歸魯之日，其所以堅季子爲國之志，而示魯人以邦交之固者，有深意存焉。文定以爲齊將取魯，使仲孫來覘虛實，非也。齊桓之伯嘗存三亡國矣，豈有周公之後，姬姓之長而欲乘危而取之，尚可以服諸侯爲伯主哉？二年高子來盟，在僖公既立之後，此時慶父已奔魯，國粗定，猶復遣使來事，其爲魯謀何惓惓也！故稱子以美之。美高子者，所以美齊侯也。不言使者，陸氏謂受命不受詞也。公羊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此論最確。

春秋

卷三

閔公

年

鄭棄其師 二年

有衆而棄之，何以爲國乎？惡高克而自棄其師，鄭君

臣之愚極矣高克不足責也

公

三

三

春秋鈔卷之四

高安朱 賦可亭氏

長白郭彌達質夫氏校

僖公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元年

再言齊師宋師曹師者若曰此卽次于聶北之衆也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乃以救邢之師爲城邢之師惜哉

春秋鈔 卷四 僖公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元年

桓公之殺哀姜以義奪恩也稱齊人討賊之辭也然旣以爲魯賊而殺之又以其喪歸于魯未嘗熟思爲魯君地也齊旣以歸魯能不受乎先儒以齊人殺哀姜于夷以其喪歸齊僖公請而歸之故以歸之後越百有七十日始至夫以歸云者從其後而言之非謂薨之日卽以歸也若云僖公請于齊則當云某如齊以夫人氏之喪至不當云齊人以歸又云至自齊也

城楚正 二年

此書內事也城衛之諸侯史官未據告也先儒以經文畧爲罪專封非也閔二年書狄人入衛其不據有衛地可知矣但人民潰散宮室毀壞且密邇狄人不可復居故戴公廬于曹文公徙于楚正衛之疆土未嘗尺寸亡也不亡何待封乎若以無王命而城亡國爲專則城邢城杞皆專也以邢爲自遷則楚正亦專遷也以爲迫于狄人不得已而遷則皆不得已也

春秋

卷四 僖公

年

則三國之城無以異乎曰城則一也所異者于邢則救而緩于杞則遠不及救于衛則竟不救耳凡此皆可卽事而考其義比觀而求其故不關乎文之詳畧也城邢上無所承故獨詳城緣陵蒙上會賦先目後凡也城楚正承前狄入衛來歷已明無待煩言也

徐人取舒 三年

徐取舒齊命之也江黃徐舒楚之與國也三國服齊而舒附楚是以命徐取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三年

齊桓之服楚其慮周矣當日諸侯之反覆難信者宋也其畏楚而懷貳心者鄭與蔡也江黃徐舒本楚之黨與也故齊桓于宋及江黃會盟者再將出師又令各國先後受盟恐洩機故不大會諸侯而召大夫下書公子友泄盟是也

冬公子友如齊泄盟 三年

公羊泄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乎

春秋

卷四 僖公

年

我也啖氏曰他國來魯盟者曰來盟魯往他國盟者曰泄盟皆爲盟而行故直以盟爲文也若因朝聘而盟者則先書聘書如後乃言盟按春秋書泄盟四皆爲內言也泄者臨也就也彼不來而我往俯而就之也此舊史書法而聖人因之也

夏許男新臣卒 四年

書許男卒于盟召陵之上其爲卒于師可知矣經無文脫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四年

楚鬻熊之裔吳太伯之後何所忌嫉乎諸侯而攻之無遺力而聖人筆削舊史尤屏絕攘斥不少恕豈非以僭王之故哉周自平王東遷王室日替所存者桀與虢耳今并王之號而竊之天冠地履之義漸滅盡矣春秋尊王之書也尊王則必黜僭王之諸侯二百四十二年會盟征伐大書特書凡以攘楚吳之僭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桓文何事盟于召陵戰于

春秋

卷四 僖公

四

城濮其大槩矣召陵之盟楚也桓公以包茅不潔王不復為楚罪王氏樵曰荆楚僭王罪之大者然他茅不入簠之小者也舍其大而責其小使義執言者顧如是乎楚大國也我以大惡責之彼肯解然受責哉舍其所當責及其所不當責則楚人易為詞而我之服之者亦易矣此伯者之用心也而吾竊以為不然子路問于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夫君臣父子其義一也然正楚人之名

易正衛君之名難蓋父子之名正則衛輒不得立而

蒯賁得罪于父又不可以君衛非大聖人處此豈能盡善此子路所以目為迂也若人僭號下令去之而已矣夫何難之有向使桓公之責楚也曰君之號為王王可二乎三楚富強甲天下政刑脩舉徒以僭號之故諸侯交相指摘而不服是君本欲尊上乎諸侯不圖反來諸侯之譏議也且前此徐偃嘗稱王矣徐之為國其細已甚楚之君臣所不屑為伍也而僭

春秋

卷四 僖公

五

然先後相繼為王亦重為楚君臣羞矣周室雖衰王步未改一旦天啓王心大張撻伐率六師之衆深入荆楚聲詞討罪欲求為子男可得乎君誠下令削王號朝成周而請罪于天子天子必嘉君之能自新而錫之寵命天下諸侯其誰不服君之義乎楚之臣子鮮有忠智能為君謀者寡人是以不憚跋涉率諸侯之師以告于君君其圖之如是則楚人既迫于大義又畏諸侯之師之強未必不翻然改悟也楚去王則

吳越亦必不敢王名義正而王綱肅統一分定中外
帖然一匡之功莫大于是已且桓責王祭不共屈完
已服其罪是猶知有王也知有王則必悔僭王之非
因其明而導之言入而聞者足以戒矣夫以桓之英
明管仲之智謀詎不見及乎此而乃舍其大而責其
小者蓋欲挾楚以懾服諸侯長爲中夏主盟耳楚人
以僭竊之空名爲齊桓圖伯之奇貨豈不愚哉降至
戰國七國皆王而二周以滅讀史者未嘗不歸咎于
齊桓晉文也雖然召陵盟而中夏不被楚害者三十
年桓之功詎可沒哉書曰盟于師明楚人畏諸侯之
師之強而求盟猶之城下之盟也不言楚子使者屈
完來無異楚子之親來也楚子一以其事委之屈完
也退次召陵而後盟禮屈完也禮屈完者禮楚子也
往盟曰蒞來盟曰來書內盟之例也此曰來盟內諸
侯而外楚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四年

春秋傳

卷四 僖公

六

轅濤塗欲辟軍道其罪小執之已非矣一再伐其國
雖荆楚之暴不至于是果爾則諸侯必不服從又安
能爲首止葵丘之會乎意當日必有以陳貳于楚告
者故責而問之師由陳歸齊不親伐而命三國江黃
稱人將卑師少也此時齊桓原無深怒于陳迨伐陳
而陳不服是以帥諸侯侵之王氏方麓曾爲此論似
屬可從然較蕭魚之會齊桓不如晉悼遠矣故經有
貶詞

春秋傳

卷四 僖公

七

杞伯姬來朝其子 五年

莊二十七年書杞伯姬來又書杞伯姬來朝伯姬自
來杞伯自朝經文各爲一條此于伯姬來下接書朝
其子是專爲朝子而來也伯姬已老見國勢削弱而
託其子于魯志此以見杞之不自振也若歸寧而子
與俱至因而朝公常事也何用書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

世子于首止 五年

首止之會近于要君然王世子以此而定桓之功偉矣世子不能爲大伯伯夷而會諸侯以求定臣子之義安在書會世子于首止尊世子也而聖人之微旨更有在矣會而不盟者王世子在也

晉人執虞公 五年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舉一邑而曰滅者下陽舉而虢虞已滅也虞師滅下陽虞自滅虞也虞滅則虞無公矣昔之公今之匹夫也執則執之耳不言以歸者不必以歸也夫以王朝上公而等于匹夫之屬國書執而不去其爵執者與被執者之罪俱著矣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

盟于洮鄭伯乞盟 八年

首止之會鄭伯逃盟於是會諸侯以伐之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穀梁曰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圍而不舉旋以救許釋圍而鄭人終未服也明年復伐鄭鄭殺其大夫以說齊懼齊也非矢心服從也甯毋

之會鄭伯不親來而使世子終懷疑貳也桓公用管仲之言斥世子華之奸而綏之以禮鄭乃悅服而乞盟于洮甚矣兵車之不如信義也乞盟者乞而後與盟也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 九年

論者以王崩桓不率諸侯會葬而汲汲葵丘之會爲桓罪似也然自首止會盟定世子之位嗣是比年糾合諸侯以謀王室可謂動且忠矣葵丘去周不遠豈有會合諸侯而不葬王者乎安知非葬畢而後會于葵丘乎經不書葬王者魯未會也公往後期也是則公之罪也會而不盟者天王新喪人心憂戚未暇歆盟也至九月再會乃盟卽前會之諸侯也會盟雖同地而相距數月胡傳以重言葵丘爲美詞非也

里克弑其君卓 十年

經書里克弑其君卓文定以克持祿容身速獻公殺

適立庶之禍故正其弑君之罪夫以臣弑君卽微殺
適之故亦何所逃罪于天地之間獨是克弑二君子
卓書弑其君于奚齊書殺其君之子爲可異也解者
曰奚齊立未逾年也夫未逾年而稱子嗣君不忍死
其親之意也自人臣而言旣已北面事之矣謂之非
君可乎愚謂驪姬以奚齊故謀殺申生是殺申生者
奚齊也子者世子之稱奚齊非子也殺世子逐羣公
子而後乃君子之也書君之子明國人不以爲君之

春秋

卷四 僖公

一

子也然則卓猶奚齊也何不曰君之子曰獻公未嘗
以卓爲子也且經于奚齊明殺適立庶而不正之義
以著于卓子成其君臣之名以正里克之罪先儒論
之詳矣至弑其君與弑其君之子其弑一也經言殺
文誤也當從公羊作弑其君之子

及其大夫荀息

十年

荀息不能正其君而才復不足以定亂託孤寄命之
大臣固如此乎尤可怪者公未嘗以卓子屬荀息以

爲奚齊死公意必在卓子是君死而猶達其惡也卓
子之不能君猶之奚齊里克不死能保卓子之不弑
乎爲荀息計奚齊死迎重耳立之僂里克而正其罪
然後以死謝獻公于地下豈不信義兩立哉雖然如
息者可謂受寄不食其言者矣故稱及而不去其官
晉殺其大夫里克

十年

春秋

卷四 僖公

二

里克弑君之賊也鄭父貳黨也殺之宜也不去其官
者殺不以其罪也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十有一年

兩君好會措婦人于其間非有軍國謀議之事明矣
桓止知愛其女僂不知聞其家勞民費財以比洽婚
姻故曰桓之志荒而僂不足罪矣

季姬遇鄆子于防使鄆子來朝

十四年

左氏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
于防而使來朝按鄆子不朝鄆子誠有罪矣以不朝
故怒鄆子而止季姬公不已甚乎季姬遇鄆子而使

朝非禮也鄆子來遇僖公聽其過均失之矣不言鄆
季姬者絕也穀梁自擇配之說無稽甚矣

遂次于匡 十有五年

諸侯方盟于牡丘突而曰遂次于匡未知何所適而
次也繼書大夫帥師乃知救徐而次也何不如救邢
書法云各國之師次于匡救徐曰救徐者大夫次于
匡者諸侯也假而大夫帥師往救諸侯繼之次于匡
以待是救者不次而次者無非救也今先書次後書
救蓋師至匡聞楚兵方盛諸侯畏而不前大夫之遠
觀望塞責耳非真往救也是次者不救救者無非次
也

春秋

卷四 僖公

十一

宋人伐曹 十有五年

齊桓主盟內諸侯不相侵伐者三十年至是桓志荒
伯業衰矣故宋以舊怨伐曹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五年

不書伐與以歸者怨秦伯以甚晉罪也謂秦無罪則

疎矣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 十有六年

隕石天變之甚者隕石于正月元日甚之又甚也故
書日六鷁退飛亦在正月之內無中事間隔故曰是
月見天變之疊見也餘義公穀最精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十有七年

公在會而魯滅項桓以是責公夫人要桓公于卞以

春秋

卷四 僖公

十二

求釋憾非禮也桓公聲姜父子也鄆子季姬夫婦也
遇防會卞各有所為非得已也而春秋皆有貶詞男
女之別嚴矣哉

公至自會 十有七年

僖公之時政未逮于大夫斷無公在會而臣子敢興
師滅項之事此必公未出時已有成命也內滅國書
取諱也此復以書滅為諱以公在會而歸咎于大夫
也齊桓以此責公事或有之若謂執公于會則必不

然四年執陳轅濇塗于召陵春秋尚書以示貶況無王命而執諸侯何為沒而不書乎且桓之執公以其滅項也何不責公復項以存亡國乎凡會盟禮畢伯主先歸禮也齊桓以秋至下公以九月歸其至自會而非自齊可知已傳謂以會致為諱非也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十有八年

宋合三國伐齊以納昭公為名蓋欲藉此以圖伯也納不以正徒見其背德伐喪而已故不書納而書伐

春秋

卷四 僖公

西

宋曹稱爵衛邾稱人與隱公四年羣帥師會伐鄭書法同

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十有九年

宋稱爵于宋伯也猶齊桓北杏之會也宋襄非能伯而以伯自居故如其意而予之愧之也亦勉之也

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十有九年

左氏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按齊之盟楚志也楚欲參與會

盟又不欲居求會之名故使陳人假不忘桓德之說而會諸侯于齊陳蔡鄭楚黨也公亦矢心附楚也卓氏曰先陳主是盟也鄭後楚何也鄭為楚私不可不後楚也陳蔡故從楚者也先陳蔡為正其體也鄭新服楚者也後鄭正其罪也此論最精四國稱人貶也貶四國即所以貶公也

狄侵衛 二十有一年

十八年邢狄伐衛救齊也明年衛人伐邢二十年齊

春秋

卷四 僖公

五

狄盟邢為邢謀衛難至是狄人又為邢侵衛春秋無譏焉然文定以稱人為進之則不然救齊侵衛則書狄伐衛盟邢則書人獨舉稱狄與齊邢並稱則曰人但取文順無他取義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二十有一年

宋人執滕子伐曹伯力求主盟而諸侯不服鹿上之盟求諸侯于楚也欲伯可得乎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執宋公以伐宋 二十有一年

孟之會宋楚爭伯執宋公者楚也分過于諸侯者同惡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

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一年

胡氏于宜申獻捷曰不言宋捷諱內也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諱請于天王而討之可也薄之盟不稱楚子亦曰諱內也魯不能伸大義抑強暴使宋公

春秋

卷四 僖公

七

之釋出自天王而顧刑牲飲盟求楚子以釋之也與以楚人之橫恣狠惡獻捷以屬魯使魯拒而不受得毋為宋襄之續乎雖欲請救于天王可得乎宋公之執自夏徂冬其望釋也如解制懸若必使釋之推出之天子與諸侯非諸侯之請天子之命聲詞討罪以臨于楚楚人雖欲釋宋公而不許所以屈楚人者則得矣其如宋公之羈囚何所惡乎楚者凌虐諸侯恣所欲為謂執之由我釋之由我也然執而釋之不猶

愈于不釋乎無王命而釋不猶愈于無王命而執乎

律載盜賊自服于主人而歸其所掠則赦之未聞不

出于有司之追勒而罪自服之盜賊也且會孟而執

宋公既分過于諸侯薄之盟謂魯與諸侯會而釋宋

不亦可乎當日晉齊諸大國坐視宋公之屈辱而莫

之救公獨不畏強楚而勤勤懇懇曲為之謀意良厚

矣而傳者乃以敵盟要約為魯罪不已甚乎即會而

請釋亦非有賄賂卑屈不可以對人者何諱之有乎

春秋

卷四 僖公

七

獻捷不言宋不待言也執之釋之不言楚子不以執與釋之權于楚是則春秋書法也

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二十有二年

鄭與衛爭滑至遣三大夫帥師入其國橫暴極矣自

知不為諸侯所容乃服于楚宋以其服楚而會三國

伐之此所以開楚釁而有泓之敗也然因其服楚而

伐師則有名矣故各國稱爵以予之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二年

宋襄與楚成爭伯宋弱而楚強識者早知襄之必敗矣孟之會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盟于薄而釋宋公則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四國伐鄭又曰所謂禍在此矣楚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宋公俱不聽是楚人之虐宋皆宋公貪戾好勝不自度德量力之所致也以楚師之強合鄭人以敵宋如摧枯拉朽耳宋人欲免于敗可得乎宋方積怨深怒于楚苟有可乘之釁雖盡殲楚師而不惜高談仁義其將裨士卒必不受命況貪躁如宋襄不可進而進則有之矣何有于人之未濟未陳而不進乎滕子可執鄆子可用何有于敵人之重傷二毛乎是必既敗之後宋人有爲此說以自掩其恥辱者左氏因甚其詞以極狀宋襄之愚焉耳

齊侯伐宋圍絳 二十有三年

齊侯伐宋計其不與齊之盟也乘人之敗而伐而圍

不義也

天王出居于鄭 二十有四年

王何以出狄攻之狄何以攻王上書狄伐鄭矣王使之也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富辰早見及此矣在家曰居難家曰出王者天下爲家無非家即無非居也既稱居入言出者不自保其居也未雨綢繆之計疎矣

衛侯燬滅邢 二十有五年

朱子曰衛侯稱名者因下文而誤也至滅同姓之邢

春秋傳 卷四 僖公 九

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有五年

陳逐頓子聲其罪而討之証敢不服烏用圍陳乎圍陳而納頓子無非張大其事博恤小之名以圖伯諸侯耳

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二十有六年

左氏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按修好公志也平莒衛志也衛欲平莒于

魯莒子恐魯不肯平而使大夫聽命故洮之會平未成明年復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二十有六年

此無名之師故書侵左氏謂討是二盟非也魯與莒衛盟于齊人何與乎前書人貶也後書師質言之也胡傳謂書人見其弱以誘魯書師見其伏衆以邀魯此尤穿鑿之甚也曰至鄆弗及譏深入也弗及云者言追至齊地弗及而後已弗猶不也胡傳以弗爲還詞謂欲追而不敢及非也趙匡謂寇至不知追而弗及譏無警備亦非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二十有六年

齊仇衛惡魯之與盟也而頻興伐魯之師不義甚矣是以衛伐齊魯又乞師于楚伐而取其邑孽由自作在齊人固不足惜然魯假楚力以勝齊怨益深而楚禍亦光于是矣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

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七年

楚稱人貶也從楚之諸侯何以不貶曰北杏之會齊稱爵諸侯稱人于齊伯也此諸侯稱爵楚稱人不于楚伯也公不救宋逮宋與楚盟而後往會無異陳鄭之從楚圍宋也據事直書公之罪自著矣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

二十有八年

晉文之圖伯也如善奕者通盤打算著著爭勝于彼

春秋

卷四 僖公

十

春秋

卷四 僖公

十

于此或後或先具有深謀秘計非敵人所得而窺孔子所謂誦而不正者也是故侵曹伐衛非修怨也當時北方諸侯如陳蔡鄭許服楚久矣楚又新得曹而婚于衛魯雖畏晉而實德楚所與楚爲難者獨宋耳楚方合諸侯而圍之宋亡無日矣救宋伐楚取威定伯其在斯乎而晉文以楚師方銳則未易與爭如其畏怯而退則吾無以示威於是伐衛以致楚師之救楚救衛而宋圍解晉復不與戰而避而入曹此時楚

師之疲而息可知矣乃執曹伯畀宋人以怒之使逞其强弩之末以當吾蓄銳之衆一戰而舉可必也得臣淺人果墮晉侯術中矣城濮一戰諸侯皆背楚而歸晉晉文之功巨矣哉惜乎逞詐力而背仁義道不足尚也使當楚師圍宋之日請命于天王帥諸侯之衆次于宋之境上以王命聲楚之罪而責其師之無名楚卽不服亦必釋宋而去然後合列國諸侯而盟之同心以尊王室協力而拒荆蠻申齊桓之五榮張

春秋

卷四 僖公

主

天子之九伐有不服者以王命討之一匡之功駕齊桓而上之矣奈何晉君臣之智識不及此也春秋于晉文之服楚一則曰晉侯再則曰晉侯喜之至也而城濮之戰則以晉主兵凡以嘉其績而誅其意焉耳晉稱爵猶齊桓北杏之會也自齊桓薨而楚鋒益熾人思伯主而不可得故諸侯不書人而書師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二十有八年

出奔被執不名罪晉侯也至復歸則直正衛侯之罪

矣曹襄被執而復猶平衛衍也宋統滕子嬰齊稱名失地故也胡傳謂曹使侯孺貸筮史以賂獲免比于失地之君此迂濶無當之論也

諸侯遫圍許 二十有八年

天王再勞諸侯而許不朝許誠有罪矣使晉帥諸侯朝京師請于王而伐之許安得不服乃還蹕之後汲沒有事于許一若不容姑待者書曰遫圍許責晉侯也諸侯亦與有罪焉晉與諸侯不朝于京師而重責

春秋

卷四 僖公

主

許之不朝于王所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故雖合十一國之力經年閱歲不能服一蕞爾之許而鄭人又貳矣明年復盟于翟泉以謀鄭而鄭亦不服晉文之伯業於是漸衰矣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二十有九年

踐土之盟晉文始伯也城濮勝楚遂率諸侯盟于踐土將以入朝尊王室也厥功巨矣王來下勞因率諸

侯朝于王所不書王來下勞者不必書也以朝于王所見之也或曰王出居鄭盟而納之非也果以納王盟聖人豈不書而子之溫之會申前盟且謀伐許也天王之狩傳謂晉侯實請之夫晉侯請王出狩必非顯然致詞何由而知非王之自來乎晉侯一年之內兩會諸侯前此既降尊而下勞矣至是不可以已乎可已不已以是謂晉侯請王可也王之頻頻下勞畏晉非德晉也王狩而諸侯朝宜也還蹕之後何以不

春秋

卷四 僖公

三

車諸侯入覲乎下書執衛侯歸于京師又曰遂圖許明乎王來狩而諸侯不往覲也晉侯之咎也至翟泉之盟逼近王都又不入朝伯主之罪亦又甚焉程子謂諸侯稱人貶之也較三傳為勝會不言公文脫也踐土之盟衛稱子杜氏曰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三

十年

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曷為罪累上殺元咺而及公子瑕也左傳衛侯使賂周欽治厚曰苟能納我使爾為卿夫衛侯之釋而歸王命也而慮衛人之不納者疑公子瑕之據國拒己也是衛侯之所欲殺者公子瑕也或謂瑕之見殺由于咺不知咺之見殺實由瑕曰及公子瑕者謂殺咺而後可及瑕也以殺瑕之故先殺咺是咺之殺不以其罪也此所以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不然大惡如元咺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

春秋

卷四 僖公

三

而誅之者也衛侯復國明正其罪而殺之固善即使人預殺以防患亦未為非也若季氏本所云待之以不死則大謬也惡如元咺而不誅是無政刑矣尚可以為國乎前歸稱復者出以奔也此不言復訟而歸也

晉人秦人圍鄭 三十年

晉之伐鄭以不與翟泉之盟疑其貳于楚也宋則堂曰去年會溫朝王今一不與盟即加之兵春秋是以

貶秦伯苟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
盟故俱貶而人之按晉以鄭貳于楚而會秦師圍之
誠非寬容保恤之道然使鄭人微辭服罪兩國之師
自退乃用燭之武詭謀退秦敵晉致使晉秦構怨優
伐不已是則鄭之罪也

介人侵蕭 三十年

介人伐蕭恃有魯也嘗一年兩朝于魯矣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

十年 朱四傳公

宋

三公下聘諸侯王失道也公不朝周而遣大夫拜聘
亢也況以二事往乎書曰遂如晉遂云者迫欲往也
一若不如晉而如周晉將以是責我也等聘晉于
朝周也是夷周于諸侯也明年春復遣遂如晉拜分
曹田也鄭氏玉曰遂如晉拜分田之賜而不請命于
王正封疆之復是止知有伯不知有王此所以于濟
田書取也

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二年

五伯齊桓晉文爲盛而桓優于文桓寬大文狹隘桓
優容文褊急桓坦易文煩苛桓謙遜文倨傲李氏康
曰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
亢矣盟子虎悖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樊臣
抑君不可爲訓文公爲元咺執君三綱五常於是廢
矣此二伯之優劣不待智者而知也然桓卒未葬而
宋衛加兵楚人假修好之說參與會盟微晉文奮起

春秋錄 朱四傳公

宋

伯統將在楚矣晉襄初立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
志乎爭伯也而襄公卒能繼其先烈數傳猶主夏盟
其故何歟論者謂桓公專任管仲仲死而齊無正人
豈知易牙之徒進矣文公選賢用能遺之子孫利及
數世國家治亂關乎用人之得失信乎雖然猶有說
焉從來小人之進多因內嬖而婦寺之禍由於怠荒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未有溺情縱欲而不底於
敗亡者也桓公自葵丘而後志意滿足遂以聲色自

娛傳稱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既卒而五公子爭立豎貂易牙因內寵爲亂既立公子無虧旋復殺之齊國幾亡宋納孝公桓公管仲之所屬也然立不以正又不能自強蕭牆之患未有已時自治不暇而能治諸侯乎晉文出亡在外者十九年楚子所謂備嘗艱難險阻而民之情僞無不熟識者也返國之初惠恭儉與民休息義以安居信以宣用禮以生共四載于茲而後用之以伐衛侵曹一戰勝楚而伯業以

春秋鈔

卷四 僖公

宋

成自是會諸侯尊王室至再至三安內據外討威權攜五年之間伯者之事無不畢舉經營之勞舉可想見矣內而宮闈整肅文姜有懷安之戒季隗凜貞之操杜祁賢而能讓嬪御宦寺未有以嬖倖聞者葉文公之開家有素矣卒之日臣民哀慕宮府肅然以此施之後人詩所謂君子有穀貽孫子者是也自襄迄平伯統不絕豈偶然哉蓋齊桓事事優於晉文而始終不耽乎逸樂則文優於桓以事功言文誦而桓

正以家法言文正而桓亂矣此貽謀之臧否所由分也獨惜管子天下才非孤趙輩所能及然三歸反玷恣意宴遊身之不正如正君何此大臣所以重德器而才猷爲次也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三十有三年

殺之役秦晉交讎而責晉尤甚先軫之說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不可縱也獨不思父骨未寒而墨衰卽戎已不自哀其喪而責人不哀吾喪乎前此當

春秋鈔

卷四 僖公

宋

結秦圍鄭矣向非燭之武退秦師鄭之亡久矣已則不恤同姓而責人伐吾同姓乎胡傳較諸說差勝然據事直書而兩國之罪自見不關乎書人書號也

春秋鈔卷之五

高安朱 載可亭氏輯

長白鄂彌達質夫氏校

文公

衛人伐晉 元年

晉伐衛書曰晉侯伐衛衛報伐則書衛人伐晉先儒謂晉侯討叛能修伯業春秋嘉之非也不以信義服人而興兵構怨伐人國而取其邑尚可爲伯主乎衛人不知自反而報伐其罪更有甚焉以晉較衛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晉稱爵甚衛人之罪也

春秋鈔 卷五 文公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二年

程子曰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爲詞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按彭衙之戰二國交譏然以晉主是戰則責晉尤重蓋以常情而論秦人爲報怨而興師晉卽謝過請平未爲辱

也至胡傳論以辭命猶不免則告之天王方伯論雖正而近迂

作僖公主 二年

喪禮虞作桑主練作栗主僖公之薨至是一十有五月矣作主本無難事何至遲緩若此以是爲公之息而不敬不足信也高氏閻曰周人卒哭而祔僖公薨十有五月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故也家氏則堂曰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緩於作主以是故也二說得之至諸侯祀四親禮也若兄終弟及各爲一世是桓莊閔僖爲四親而惠隱皆祧矣此三傳祖閔之說不足取也

及晉處父盟 二年

不地於晉也於晉而晉侯不出辱公也故諱不書公處父名而不氏貶也貶處父者貶晉侯也大夫貶則稱人此何以不人人者泛詞也安知其非晉侯也魯喪未除而晉以不朝來討拒之以禮晉當廢然自返

春秋鈔 卷五 文公

二

冒喪而往自取辱也適晉不書返國不致聖人之意
微矣三年公及晉侯盟晉志也悔辱公也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二

年

垂隴之會士穀主盟謀討衛也此大夫盟諸侯之始
也公孫敖之與會以公未至也猶可言也前此敖會
晉侯于戚非會也晉侯疆戚而魯使大夫趨事公在
衰服之中不能親往也

春秋

卷五 文公

三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二年

人雖至愚未有旱不望雨既雨而不喜者況國君乎
胡氏云云已甚之詞也春秋水旱必書凡以重民事
而昭時政之得失別無褒貶之義僖二年書十有一
月不雨三年書正月不雨不言十二月雨二月雨者
可知也故文從省此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七月
見不雨之時久也不言七月雨者亦省文也僖三年
四月不雨後書六月雨不言至于六月者只隔一月

旱未久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二年

公羊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合祭也其合祭奈何
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
爾逆祀也按四時之祭各祭于其廟有時合食于太
祖謂之時禘或烝或嘗無定期若大禘則親廟及祧
主俱陳于太祖之廟太祖西向羣主昭南向穆北向

春秋

卷五 文公

四

是謂殷祭殷者盛也所謂五年再殷者三年一禘五
年再禘也若禘祭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羣廟
不與焉五年之禘與三年五年之禘不通計數禘之
年不必不禘也又按王制天子禘祫祫嘗禘烝謂春
祈外餘祭俱可禘非必三祭皆禘也左傳僖公九年
夏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宰孔賜齊侯胙其爲夏禘特
祭明矣或疑禘祭各廟不勝勞攘不知禘祭儀文較
禘爲繁且古者輒日而祭九廟不必同日即同日亦

非一人親祭各廟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二年

長三年不為禮納幣即是忘親何待誅其志乎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 三年

沈汝南小國不與中國會盟近楚而服於楚其分也且形勢微弱非若江黃舒英之為荆楚指臂也既無可伐之罪又無不容不伐之勢晉人樓五國以伐之

春秋

卷五 文公

五

是無名之師也伐而潰柔懦不能自立也楚人開伐而不救棄之不足惜也商臣弑父大逆伯主不與同罪之師而加兵於微弱無罪之沈畏強凌弱尚可謂之伯主乎故稱人以示貶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三年

商臣弑父覆載不容使晉人倡義興師聲罪致討昭王法正人紀召陵城濮不足比烈矣書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壯哉此舉聞者莫不頓首稱快焉然而晉

人之名是師者則渺乎其小也問何以曰救江也

江非不善較之計賊孰輕孰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

不書王叔桓公者為天王諱也吳幼清汪德輔俱云

不能救江而託名伐楚故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

夫圍江者楚救江不伐楚而誰伐乎況江遠而楚近

安能越楚而伐圍江之師乎胡傳以不合諸侯為晉

罪然傳稱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帥師伐

春秋

卷五 文公

六

江既釋江而歸矣是救江而江已救也區區救江而用合諸侯為

逆婦姜于齊 四年

穀梁云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

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

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詞也其不言氏

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按婦人未

嫁稱女今已成禮于齊是婦也而非女矣不言公逆

者成禮于齊而稱婦其爲公自逆不待言矣稱婦而不稱夫人者不成其夫人之禮也入國不至非不至也鄭忽昏于陳陳鍼子送女曰先配而後祖是不爲夫婦今逆婦而成禮于齊是先配也歸而告廟後祖也至猶不至也不書氏并責夫人也文公忽視伉儷苟簡率畧夫人依違從事而不自謹是以交譏也劉原父曰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安其春秋鈔 卷五 文公 七

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胡傳謂禘制未終思念娶事故原其意而誅之程子亦有此論然二年納幣已書而譏之矣至是逆婦果合於禮又何用追而貶之乎且喪中納幣於夫人無與也何至并夫人而貶之乎春秋志文公逆婦最畧九年出姜歸寧書如書至則又甚詳其畧也明公之不自重其伉儷也其詳也明小君之重也時姜氏不安於魯是以明其重也

晉侯伐秦 四年
秦伐晉稱人晉伐秦稱爵先儒之論不一俱未有以見其確然也豈文有誤耶姑缺之
公孫敖如晉 五年
書如晉於召伯會葬之下魯人之罪不待貶而著矣
秦人入郛 五年
左氏初郛叛楚卽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郛
季孫行父如晉 六年
春秋鈔 卷五 文公 八

行父夏如陳秋如晉假聘問之名以結私交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六年
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公殺俱云君漏言也公羊子曰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于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于朝而走吾謂晉侯之殺陽子非徒漏言也使處父之言非則不當聽既從之矣是以所言爲是也進

射姑而訓之可也乃處父方出輒以所言告射姑是欲射姑怨處父而德己也處父孤立特起朝無黨援左右近侍之毀謗於君前者不少矣晉侯雖素重處父而不能無惑於毀謗之口故曰晉侯之殺陽子非徒漏言也左傳謂賈季使續鞠居殺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侵官之說不可為訓文定辨之詳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六年

論語言告朔此言告月者意文有誤文公以閏非常

春秋鈔 卷五 文公

九

月故不告朔然月朔朝廟為告朔也既不告朔矣而猶朝廟猶字之義諸傳以為可已之詞胡傳以為幸其不已之詞以為可已者謂告朔可已為用朝廟何不并此而已之以為幸其不已者謂猶知朝廟之不可已將來尋求禮意復行告朔之禮未可知也諸傳之說即子貢去餼羊之意胡傳即夫子愛禮之意也

取須句 七年

僖公取須句而復其君尋為邾人所滅文公伐邾而

取之為僖公母家報復也時風氏後裔無可復者邾邾子之子叛邾來奔遂以守須句為大夫蓋須句地近於邾恐邾人復爭故以邾之叛子為大夫使扼據巖邑以抗其君父而我弗預焉此必仲遂之謀也助臣子而逆君父為逋逃主罪可勝言乎

宋人殺其大夫 七年

凡殺大夫稱國者君與大臣殺之也無論殺之當否但加之罪而殺之未有不書所殺之名者也稱人者

春秋鈔 卷五 文公

十

臣民殺之不由君命也如其有罪而殺之是公憤也亦未有不書名者也殺大夫不名者國亂無政上非理而濫刑下逞凶而妄殺既無爰書又無討辭而所殺之人亦無關於重輕經之取義繫乎官不係乎人也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七年

秦人以師納公子雍晉不謝秦而與之戰晉之罪也故書晉及秦稱人先蔑書奔納不以正也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庇 七年

左氏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庇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按趙盾以幼君新立恐諸侯之貳也故爲此盟然盾專擅廢置既不謝過於秦而稱兵構怨又欲以威制諸侯強之使盟諸侯雖面從早懷貳志矣林氏曰不敘諸侯散詞也晉於是始失伯也諸侯既不敘故大夫亦不名至經明言公會諸侯而左氏以爲後至胡氏主左傳謂

春秋鈔 卷五 文公

十一

聖人爲公隱而以不敘諸侯著其義以罪公之不自強於政治夫不敘諸侯何以見公之後至公之怠於政事亦於此會無涉凡如此類以經正傳可也

公孫敖如莒泄盟 七年

高氏曰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泚之盟教要于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泄之也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八年

翟泉之盟列國大夫盟王臣也垂隴之盟伯國大夫

盟諸侯也至衡雍則大夫自相盟而兩國諸侯無與焉此仲遂趙盾所由肆行弑逆而三家六卿之禍亦於是乎胚胎也至盟之故左氏以爲報扈之盟然二奸朋比事多詭秘其爲公爲私不可得而考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八年

司馬也而人得而殺之司城也而棄官來奔國亂至此尚可以爲國耶不責二卿故不書名

春毛伯來求金 九年

春秋鈔 卷五 文公

十二

喪雖逾年而未葬故不書王命公羊謂三年諒闇不稱王胡傳謂不欲冢宰託王命以號令天下皆非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九年

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故箕鄭父先都士穀作亂明年遂殺先克胡傳謂使獄有所歸此三人者猶可未滅夫三人實殺先克斯獄也舍三人復何歸乎殺人者死況殺上卿乎何未滅之有

先邠等之殺先克猶賈季之殺陽處父也使賈季得正其罪則無先都之亂矣若此三人者復逃國與其流害可勝言乎然則經何以書晉人殺而不去其官曰非晉侯命也當國之大臣殺之也夫無王命而專殺且不可況大夫擅殺大夫耶箕鄭父曰及者先克之殺先都士穀主之鄭父其黨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九年

春秋鈔

卷五 文公

五

書救而稱人罪救之緩也胡傳謂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故書人以罪盾夫以楚之陵暴雖齊桓晉文之強不過暫時屈服耳盾即志在諸侯能使不生戎心耶以此罪盾亦太刻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九年

以衣贈死者曰襚襚所以殮也既殮則不襚矣雜記諸侯相襚委衣於殯東襚者將命夫曰殯東明乎既殮而殯時也蓋道遠來襚不及二殮也鄭註謂春秋

有既葬而含贈襚無譏焉誤矣僖公之薨九年成風之薨六年矣歸襚何爲乎秦人欲結好於魯何物不可以將情而假凶事以相問遺當亦魯人之所不樂聞矣竊意亂世崇信鬼神必有如後世寒食中元焚衣贈鬼之陋俗而美其名曰襚魯之躋僖公也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秦窺魯人之虛誣尚鬼故以事鬼之儀爲邦交之享因其自誣而誣之也且僖公之躋成風之耐當時人心未盡服而魯君臣亦必有歉然

春秋鈔

卷五 文公

五

不自安者秦人之致詞必曰先君僖公及君母夫人祀典攸隆禮儀允洽聊供不腆之饔用佐如在之孝思云耳以此結好於魯魯人之感有甚於百朋之錫矣舊史據事直書聖人因之以爲崇信鬼神者戒曰僖公成風兼襚也序先僖公母從子也

夏秦伐晉

十年

秦人納不以正晉實請之秦之罪即晉之罪也晉不謝過而敗之于穀秦怨晉而報伐固非釋忿息爭之

道然晉之罪實浮於秦舍晉而重責秦非平允之論也胡傳拘泥稱國爲我狄之詞而曲爲之說未足爲信

楚殺其大夫宜申 十年

宜申不討賊而臣賊北面十年而謀殺之不謂之弑逆可乎使宜申當商臣弑君之時能倡大義率楚國之衆討商臣而正其罪誰得而殺宜申者即使不勝而受戮等死耳不愈於蒙惡名而死耶然則稱國以春秋鈔

卷五 文公

主

及蘇子盟于女栗 十年

曰及者諱王臣之來盟也不言公及者不與諸侯盟王臣也

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年

次于厥貉伐宋也不言者蒙上狄侵宋也伐宋何以次聞宋有狄難欲坐收漁人之利也

公子遂如宋 十有一年

左氏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有一年

閔僖之間狄入衛桓公城楚丘而不討狄罪嗣是侵陵大國絕無忌憚僖三十二年晉敗之于箕尚未足以逞左氏宋武公之世敗狄于長正祖父之二子死焉齊襄二年鄭瞞伐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事不

春秋鈔 卷五 文公

主

見經大抵兩軍俱傷未有勝負也鹹之役獲其渠魁而我軍無損自是狄人畏懼不敢窺伺齊魯諸大國惟十三年乘虛一掠衛境而已此舉大有造於諸邦而出自孱懦之魯尤爲可嘉故不書狄伐不書帥師直曰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蓋重錄叔孫之功也

邲伯來奔 十有二年

邲伯國亂而來奔不書名者葉夢得謂國未有君引衛侯奔楚爲証庶幾近之傳文未足信也

鄭自會公于棗十有三年

公會公于杏會公于棗衛鄭要公會也欲介杏以通晉也新城同盟公之力與

公孫敖卒于齊十有四年

敖之惡書卒書歸譏失刑也

宋司馬華孫來盟十有五年

左氏曰華耦來盟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杜氏曰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

春秋鈔卷五 文公

志

使孔氏穎達曰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彼先以君命來行聘禮既而別與之盟故書聘又書盟此雖使來聘不令結盟故書盟而不稱使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即其比也按來盟不書使其義有二如屈完之使師其君必命之曰相度機宜可盟則盟苟利社稷惟爾圖之不然以楚之強而屈服於齊此何事也而屈完敢專之乎若華孫之來君使聘耳不令盟也華孫專擅結盟穀梁以爲無君

是也其時宋昭不道公子鮑厚施于國襄夫人謀亂

于內賢臣如子哀潔身去矣華孫知國將亂故結盟

以自託於魯爲身家私計豈有憂國奉公之心乎觀

其辭宴也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

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夫欲輸情

以固結於鄰國至揚其先人之惡苟有人心決不出

此以此推之其以君之隱惡國之陰事輸於魯者不

知何如矣異日甸帥弑君司城意諸死之華耦爲司

春秋鈔卷五 文公

太

馬坐視國難而莫之恤文公卒奪其官以予薄氏耦之負國負君可知矣先儒乃以來盟爲善比之屈完高子豈不謬哉然則何以稱司馬華孫曰司馬主兵之官也不稱名而稱孫明其爲華督之孫司馬其世官也夫柄兵專政世及子孫雖以酬庸旌伐猶爲非宜而況弑君漏死之逆賊乎聖人於華耦來盟書官書華孫垂戒之意深矣讀經至此未嘗不痛恨當日諸侯之受賂縱賊也

諸侯盟于扈 十有五年

左氏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會按晉人受賂而諸侯皆退晉主盟故也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使七國君臣有一執大義抗言於盟主者晉人畏失諸侯自不得不從所請即使見利忘義迷而不悟以七國之衆討一弑君之賊何患不勝乃相率而退會無一仗

春秋

卷五 文公

充

義執言者可知扈之盟晉人志在求賂七國勉從晉命本無討賊定齊之意也故聖人畧而不敘以示貶絕至齊人侵魯大寇臨境文公豈能與會胡氏以此爲魯罪亦過刻矣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五年

曰侵曰伐曰入凡可以逞其兵力者無不爲也曰遂伐曹遂者爲所欲爲而莫之阻也向令魯人選將與師尾而追之曹闕於前魯攻於後一舉而大敗齊師

無難矣而魯人不救也齊人亦逆知魯之不敢也懦柔至此尚可以爲國乎而晉伯之衰亦于是可知矣

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十有六年

年

左氏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穀梁弗及者內詞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詞也按及者內及外也魯與齊盟則曰某及齊人盟不盟則曰某會齊人不及盟

春秋

卷五 文公

平

此不云行父不及盟而云齊侯不及盟者著商人之橫強文公之懦弱也先儒以此爲責行父之詞謂其不善辭命不足以折齊人也兇惡如商人詎可以理喻屈己取辱文子不爲也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 十有六年

春行父如晉爲單伯子叔姬故也秋又如晉爲齊人侵我也齊人頗肆侵伐行父襄仲乞盟不可乃納賂而盟于鄆止魯君臣庸懦至此商人知其無能爲也

明年又侵我西鄙而脅公出盟商人之惡不足誅矣魯之不競如此何以爲國乎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十有六年

胡傳謂庸有取滅之道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竊意凡國之滅未有不由于自取者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卽麇濮蠻庸之攻楚獨非楚之自取乎春秋存亡繼絕非如郭梁之自亡未有罪所滅之國而寬滅滅國之罪者也列書三國者惡秦巴之黨惡也且秦巴卑將而與楚子一舉而稱人其重貶楚人可知矣

春秋鈔

卷五 文公

主

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十有七年

傳謂伐宋而不討賊故稱人以示貶然隱桓之弑諸侯無過而問焉者今合四國之師聲詞討罪曰何故弑君是亦春秋空谷足音也聖人善善長惡惡短若此者其諸免於貶絕歟稱人者衆志也討弑君之賊人人所同欲也然則伐罪而不討罪人可乎曰旣云

伐宋是卽討罪人之詞也後書諸侯會于扈畧而不敘謂徒有伐罪之名而罪人卒未獲也是則譏諸侯之失宋賊矣

齊人弑其君商人 十有八年

歟職弑君而歸獄於國人何也胡文定以國人德商人之惠而成其弑故以弑商人之罪歸之夫單伯子叔姬之執歸之國人國人無辭也若夫商人之弑則黨商人者不任咎矣假而商人以弑君之罪被戮則殺商人者討弑君之賊也非弑君也旣書曰弑其君商人矣則斷斯獄者止治弑商人之罪而商人弑君之罪置勿論矣況黨商人者乎以前之黨爲後之弑聖人取義不如是之鑿也蓋商人貪淫暴虐國人不堪於是悔前此之爲所愚而人懷逆謀矣傳稱歟職謀弑君內之竹中歸舍爵而行夫申池之遊從公者寧僅歟職二人二人安得弑君而匿之又安能舍爵而行耶其爲衆人謀弑而使歟職操刃明矣國人之

春秋鈔

卷五 文公

主

罪惡不待言亦可見民情之不可終愚而詐取術誘者之徒以自斃也已

冬十月子卒 十有八年

惠伯以死爭而不見於經胡傳以爲死非君命非也公薨仲遂欲立宣公惠伯不可乃立子赤至是十閱月矣敬嬴宣公之謀路人知之既葬而仲遂以奸謀請于齊齊侯許之亦人所共知也惠伯不早發其奸而因循容忍以待其謀之成仗節死義者報如是乎

春秋

卷五 文公

章

迨將弒而召惠伯是其心猶畏惠伯而不欲輕發也此時貪賂黨賊者齊人耳他國未之與也出姜哭於市市人皆哭人情大可見矣使惠伯能倡率國人以衛公宮而討逆遂未必無濟即不然而於既弒之後告之方伯告之四鄰痛哭請師討諸奸而別置君庶得復君父之仇而伸大義於天下春秋所重嘉也萬一事不可爲至於勢窮力竭然後繼之以死不猶愈於埋骨馬廐中乎此魯史所以不書死事而聖人因

之也

春秋

卷五 文公

章

春秋鈔卷之六

高安朱

賦可亭氏

長白鄂彌達質夫氏校

宣公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元年

宣公以正月即位即以正月逆婦新焉衰經之中假
婚娶以結好祇圖固位滅絕綱常人理而不顧公與
襄仲之惡不待言矣然弑逆之禍始於文公之嬖欲

春秋鈔 卷六 宣公

嬴成於敬嬴之私襄仲經於夫人之至書曰婦姜諫
敬嬴也在塗稱婦者姑在而以婦之禮至也夫人無
姑曷稱婦婦夫人者敬嬴也敬嬴謀殺二適立孽子
逐女君極惡大罪具見一婦字中矣夫人不氏何也
服虔曰一禮不備貞女不行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
從宣公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書氏略賤之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元年

放猶迷也不言奔者奔猶可以復放則終身不復也

齊人取濟西田 九年

十年書齊人歸我濟西田此取田不言我者諱賂也
取田齊為政歸田我為政也何言乎齊為政公之集
齊主之既集而多方撫定之竭公之力不足以報齊
區區濟田樂得而予之而勿惜也且齊人欲之欲不
予而不得也何言乎我為政公之謙卑屈抑以事齊
者至矣齊人悅而歸我田是我以謙卑屈抑取償於
齊也諸侯土田授之天子欲取則取欲歸則歸齊魯
之無王甚矣

春秋鈔 卷六 宣公

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元年

林氏音註云侵蔡遂伐楚以見齊伯侵陳遂侵宋以
見楚伯按楚莊之伯成於辰陵之盟始於侵陳遂侵
宋晉立弑君之賊而楚討之能禁楚之不伯乎楚稱
爵鄭稱人猶之齊桓北杏之會也餘詳後

晉趙盾帥師救陳 元年

此必晉師會衛侯曹伯救陳及會于棗林楚鄭之師

已退乃偕宋公陳侯伐鄭不言衛曹帥師者省文也
下書衛侯曹伯會于棗林其爲會師救陳可知矣至
傳稱救陳宋經不言宋者宋不足救也伐鄭列數諸
侯首宋次陳又以明此師之實救二國欲人求所以
不書救宋之故也上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非盡
貶詞也晉受宋賂鄭伯惡而背之以楚伐宋討罪之
師也侵陳則無名矣書曰遂曰侵惜之也若曰使兵
不加陳則是舉也可以免矣救不言宋亦卽此意蓋

春秋

卷六 宣公

五

爲楚言伐宋是也侵陳則否爲諸侯言救陳善矣救
宋則非宋人弑君伯主不能討受賂而立賊綱常倫
紀漸滅盡矣是以冬會宋伐鄭貶而書人而大棘之
戰以宋主之聖人垂戒之意深哉

晉人宋人伐鄭 元年

前救陳伐鄭故各國稱爵此爲宋報伐故貶而書人
晉受宋賂而不討賊鄭伯背之以楚伐宋不失爲討
罪之師故聖人薄責鄭之背晉而重惡晉之黨宋也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 二年

鄭伐宋而曰華元帥師及罪宋之不自及也師敗將
擄甚言鄭人之惡楚勢之張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二年

此報大棘之役也楚闕椒救鄭次于鄭以待諸侯之
師趙盾乃引師而去胡氏之論備矣

宋師圍曹 三年

春秋

卷六 宣公

四

報武氏之伐也武氏以曹師伐宋其名爲討罪宋何
不自反乎

平莒及鄭 四年

公之平莒于郊將以伐而取之也平不得其平逆知
莒之不肯平也不肯平而後伐之有辭此魯君臣之
奸謀濟西賂齊欲責償于莒也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四年

歸生之弑君與趙盾等或曰晉靈公之於趙盾積怒

久矣盾不弑公公必毀盾穿之操刃窺盾之意而成之者也若公子家非有危疑迫切激而爲亂之情徒以勢力不足以制奸而懼而從之謂之黨惡可耳以爲戎首不已甚乎夫亂臣賊子別有肺腸非盡畏死倖生爲先發自全之計況弑君何事苟非同惡詎敢以告歸生身爲正卿嘗將師伐宋握鄭兵柄矣而謂力不足以制奸其誰欺乎子公謀弑君歸生不從則反譖之可知子公雖懷弑逆之心非歸生不能濟其

春秋鈔

卷六 宣公

五

惡弑靈公者非歸生而何晉史之斷趙盾也曰亡不出境歸不討賊夫不討賊於已弑之後與助賊於謀弑之日惡孰甚乎比而觀之可斷歸生之獄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七年

黑壤之會公志也晉受賂而會諸侯以定公位也與會不與盟縱有其事亦於此經之取義無關焉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九年

楚稱爵非與之也明楚莊自將以重師臨鄭晉欲不

救而不可得也不然喪未踰月方哭泣之不暇忍從戎陣乎經於諸侯有貶而書爵者或目乎其人以著其罪如宋師伐戴鄭伯伐取之是也或明其親行以別於卿大夫如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又有別見貶斥之義但質言之而稱爵者如楚滅庸圍鄭曰圍曰滅貶可知矣故質言之而稱楚子

陳殺其大夫洩冶 九年

凡亂賊弑君及其大夫則書名孔父仇牧荀息是也

春秋鈔

卷六 宣公

六

胡氏謂君名於上臣不得不名於下固也然猶有說聖人重死節之臣著其名於策以垂不朽若氏與字則疑其久而隱矣洩冶不死則靈公不弑春秋比之宋華督之殺孔父故書其官而并識其名

齊崔氏出奔衛 十年

稱氏者殺梁謂舉族而出之蓋崔氏之宗強高國畏其逼而盡逐之也左氏云高國逐崔杼告以族不以名趙氏以自是五十餘年崔杼乃行弑逆以七十言

之是時杼尚未冠豈能專國而爲高國所畏此論近是且經止稱氏亦不必指定爲何人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十年

鄭固可伐也然不計陳賊而以從楚之故伐鄭是之謂不知類故稱人以示貶況鄭之從楚由晉之不能庇鄭也晉人何不自反乎

齊侯使國佐來聘 十年

喪未踰年而稱爵譏忘哀也黃氏正憲曰卒三月而

春秋經 卷六 宣公

七

葬太速者觀崔氏見逐於君終之際嗣子稱侯於未踰年之前則必有其故矣季氏本曰國佐來聘者豈特爲行父之賀嗣君哉蓋頃公之立國中未靖而高國既逐崔氏恐其愬於諸侯故其禮獨異以固魯交耳

楚子伐鄭 十年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胡傳謂經不書救鄭責晉也夫救而責之又

何以處不救乎明年楚陳鄭盟于辰陵鄭之服楚可知矣若諸侯救鄭而戍之鄭人何以從楚乎楚稱爵而不人明楚子親將以重師臨鄭與九年伐鄭書法同彼善卻缺之救此責晉與諸侯之不救以寬鄭人從楚之罪也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有一年

三國稱爵而序楚於陳鄭之上子楚伯也宋鄭陳三國弑君諸侯不能討而楚討之能禁楚之不已乎或

春秋經 卷六 宣公

八

曰楚莊非真能討賊也與晉爭伯假此以爲名耳曰五伯皆假也名義之不泯猶幸有假之者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十有一年

莒恃晉而不事齊齊人合魯伐之杜氏謬曰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

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有一年

傳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經文先書殺後書入于楚

子之能討賊也若入而殺則是爭奪國邑而殺人以逞不得謂之討賊矣殺繁月入繁日明討賊爲一事入陳又一事也褒自褒貶自貶也楚子初欲縣陳既而復之聖人善改過向非納公孫寧儀行父則并入陳不書矣陳靈之弑禍由寧父其惡與徵舒何異陳人所欲殺之而甘心者也楚子不察而強納之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法與伐齊納糾圍陳納頓子同一若入陳之舉專爲納此二惡者所

春秋

卷六 宣公

九

以重貶楚子之保奸誅孔寧行父之肇亂其義嚴矣殺徵舒稱人人者衆詞也入陳不稱人而稱爵明楚子之違衆保奸也且一槩稱人無以別乎爲褒爲貶也

楚子圍鄭

十有二年

左氏楚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經不書入而書圍何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曰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

鄭之屈辱至此極矣不書入者爲鄭諱也爲東諸侯諱也胡傳謂嘉楚子能討賊而從末滅非也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二年

十有

楚人討賊滅陳乘勝圍鄭其志益驕勢益橫矣晉救鄭是也卽與楚戰亦未爲大非何也鄭當南北之交晉楚之所必爭也若以鄭楚旣平晉遂斂師而退他日責鄭從楚其何以服鄭乎然則何不書救而以晉主是戰曰楚圍鄭三月矣旣克而晉師乃至是無意於救鄭也無意救鄭又何用與楚戰乎是以沒救而書及也或云聖人責林父而與楚伯非也或云晉以救鄭而敗不足爲辱亦非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十有二年

杜氏曰書人同盟猶曰人自爲盟也按凡言同盟者同欲也然必有爲之主者而後可同其同清丘之盟人相爲盟人相爲同也同而不同也書同盟而人列

春秋

卷六 宣公

十

卿明晉人不能統攝諸侯而中國無伯也後屢書同盟不稱人者義已見於此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二年

胡傳謂楚討陳賊而封陳陳德楚而不貳未足爲貴此原情之論也然律以尊王之義陳亦惡得無罪乎書曰宋師伐陳伐者聲罪致討之詞明宋師之非無名也罪陳人也然不論之以大義結之以恩信遽動大衆而伐之是假公濟私也書衛人救陳責宋也衛春秋鈔 卷六 宣公 二

不遣使論二國以返正恤鄰之道而爲之平遽興師以救是背盟也故稱人以示貶陳衛之罪顯而情則可原宋假伐叛爲名而肆毒於陳其情重可惡也故二國交譏而責宋爲重

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有四年

衛殺孔達與魯刺公子買同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四年

宣公因齊得國所以事齊者易世不衰至是晉益強

而齊漸弱楚復肆其橫暴非晉莫與抗也於是魯人移其事齊者以事晉故穀之會公不親往越二年遂盟于斷道以謀齊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有五年

楚圍宋魯人有震鄰之恐故使歸父往會或曰平宋非也至歸父爲仲遂子宣公之立由仲遂仲遂卒公以歸父爲腹心欲以間三桓而去之歸父不自度德量力毅然以張公室爲己任故會于穀會于宋如齊春秋鈔 卷六 宣公 三

如晉皆奉密命以往此東門之逐所自來也

宋人及楚人平 十有五年

二國俱稱人貶也貶楚宜矣宋何罪乎曰貶宋者貶伯主鄰國也楚人頓兵堅城之下師老糧匱使晉率諸侯之衆乘其飢罷而擊之一戰而大敗楚師與城濮比烈矣乃晉人以天方授楚未可與爭坐待宋之覆亡而莫之恤魯復遣卿賂楚以圖自免宋人死守孤城至於食子析骸而外援不至使他國處此早已

肉袒面縛乞哀於楚軍矣事窮勢蹙不得已而與楚
平宋罪也與哉實伯主鄰國之罪也聖人貶宋之平
楚欲人求所以平之故也公羊謂二國之貶以平在
下故胡傳因暢言人臣事君之道以子反華元爲據
善自專論雖正而無當華元之告子反也曰寡君使
元以病告其爲奉令而行可知矣且曰城下之盟有
以國斃不能從也觀其立言侃侃不抗不卑可謂不
辱君命者矣子反以告于王固請退師楚子許之何

春秋

卷六 宣公

五

專之有乎人臣以身任家國之重不幸而當呼吸存
亡之時設謀爲國苟可有濟雖批鱗觸怒有所不顧
若必謀自君出不論理之是非事之成敗而唯唯奉
命國家安用此庸劣之臣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十有五年

王札子王子札之訛也殺二伯專肆甚矣天王之政

刑安在乎

初稅畝 十有五年

古者助而不稅助者助耕公田也稅者稅其私畝也
助耕既取十之一又稅其私田之十一哀公所謂二
猶不足是也書曰：「稅畝創始也井田之廢作備於是
矣此聖人所重惡也公穀俱以稅畝爲廢公田胡傳
因謂民惟私家之利不竭力以奉公公田之入益薄
是以廢助法而稅畝果爾是民之罪非公之過也公
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周之定制也田畯保介之官
實督之民雖欲靳力於公可得乎

春秋

卷六 宣公

五

大有年 十有六年

書大有年志幸也自宣公卽位以來頻歲螽蝗水旱
民不聊生至是而獲大有此周公魯公之靈不忍于
遺盡捐溝壑也爲子孫者可不知警乎

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十有七

年

斷道之盟或曰謀齊或曰謀楚東方之國齊爲大不
服齊無以抗楚謀齊卽所以謀楚也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十有八年

曰還自晉至筮遂奔齊明使晉之事畢而後奔善之也
胡氏寧曰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
之惡其出奔賢於入也況又壇惟復命于介祖括哭
踊不失禮乎

春秋

卷六 宣公

五

春秋鈔卷之七

高安朱 幟可亭氏輯

長白鄂彌達質夫氏校

成公

王師敗績于茅戎 元年

不曰戎敗王師而曰王師敗績于戎戎不能抗王也
王師自敗耳戎已平而去矣劉康公倖功貪利邀而
伐之卒至王師敗績辱天子而墜王綱厥罪大矣不
書康公伐戎者上累王也

春秋鈔

卷七 成公

一

取汶陽田 二年

返我汶陽田而曰取者自晉言之也魯不能返而晉
取之是非魯田也晉田也八年韓穿來言歸田于齊
取此與彼惟晉人操之也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二年

左傳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失位云者

夫其君之位甘也為楚人也公之與盟亦失位也公
與楚與公子嬰齊會其服從乎楚猶之蔡許也不然
彼主盟同盟者何人歟而公肯降以相從也然則是
盟也楚人與十國盟也公與蔡許皆楚人也蔡許不
序公書而不諱重惡乎倡率天下以從楚之僭王者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三年
鄭人背晉從楚鄭之戰鄭為楚導四國伐之討有罪
也魯宋衛方與楚盟于蜀旋即悔而從晉尤聖人之

春秋

卷二 成公

二

所嘉也宋衛未葬而以吉禮從戎據告書爵二國忘
哀之罪著矣

新宮災三日哭 三年

廟災而哭禮也胡傳以神主未入災而哭為非禮謬
矣夫自鳩工以至落成一木一石無不兢兢業業以
為是先公神靈之所依也無端而災必有以致之
自君以下撫躬省咎悲痛所不容已也而以為非人
情可乎宣公之薨至是二十有八月而主未入廟人

子之情已不能安災而復構又須遲之數月苟有人
心能無痼然況新宮之稱對舊而言或入主未久而
即災未可知也必以為神主未入亦何據乎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三年

自鞏之戰三國勝齊晉衛與魯講信脩睦故二卿來
聘左傳公羊俱云尋舊盟非生事專命也不繫國蒙
上也

春秋

卷二 成公

三

鄭伐許 三年

二歲之內鄭伐許者三前稱師後稱爵可知此稱國
之為闕文而狄鄭之說不足信也

公如晉 四年

連歲如晉以嘗即楚故也

鄭伯伐許 四年

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按鄭襄
以許不事已一年之內兩加兵焉聖人所重惡也鄭

悼嗣位不能幹父之燕又從而濟惡焉已不可爲人子矣況喪未踰年非有天王伯主之期會徵發而吉禮從戎是自絕於子道也經不言鄭子而曰鄭伯若曰如鄭悼者不可以人子之道律之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五年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大夫私會于他境專恣甚矣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春秋鈔 卷七 成公 四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五年

蟲牢同盟鄭服也九國同心外楚也文定所謂諸侯不臣之意在言外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六年

武公佐宣王有武功故諡武至成公十一世矣毀廟已久書曰立武宮立者不宜立也季氏自多其伐齊取汶田之功立武廟以示武功之當崇重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六年

衛魯侵宋晉命也以宋辭會故也楚圍宋而晉不救一辭會而命二國伐之亦已甚矣二國知宋之無罪也止侵之而已凡征伐奉伯主之命不得已而動師者皆言侵侵者淺掠之詞也趙氏曰晉以衛不用命更以命魯魯侵宋而已魯疑晉以宋爲未服而罪魯也故以行父如晉言宋之服

吳伐鄭 七年

凡會盟征伐或君親行或遣卿大夫彼國之來告者

春秋鈔 卷七 成公 五

君則稱爵臣則稱名如其告而書之者嘉之也有所貶則不論君臣皆書人其有止稱號者外之也不別其爲君爲臣也荆吳何以外二國僭號王告詞以王來則削而稱國彼既自外於天地之間則亦不別其爲君爲臣也不以王來則人之爵之猶乎列國也列國亦有稱號者或告詞偶略或文缺也至吳稱子王降之也以爲聖人進退諸侯則未敢信

吳入州來 七年

爾來楚邑也春秋書吳楚交兵自此始左傳楚申公巫臣奔晉怨于反子重自晉遣二子書曰爾以讒惡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重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按吳之浸強晉爲之也晉欲以

春秋

卷七 成公

六

吳罷楚楚罷而吳患熾矣此作事所以貴謀始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七年

林父良夫子也良夫擅權數十年世及其子橫肆益甚定公憾之而未有以譴也林父奔晉假盟主以抗其君未幾復國遂擅廢立又入戚以叛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晉爲伯主助叛臣以逆其君綱常倒置禮法蕩然莫此爲甚先儒謂衛獻魯昭之失國晉實爲之夫晉亦何愛於魯衛之叛臣乎樂郤之徒

晉之季孫林父也厥後六卿分晉惡逆甚於魯衛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八年

趙氏鵬飛曰蔡背晉卽楚久矣欒書以師侵所以振伯主之威聖人之所與也家氏鉉翁曰未能制楚而侵小國以爲功春秋所不與也家說較勝

宋公使華元來聘 八年

昏聘納幣常事也何以書錄伯姬也胡傳以使卿爲越禮非也

春秋

卷七 成公

七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蒲 九年

七年同盟于馬陵同病楚也九年同盟于蒲尋馬陵之盟也凡言同盟者皆諸侯所同欲也胡傳謂有惡其反覆而書同者蓋指襄九年十一年戲與亳城之盟皆書同而鄭人旋而恃之不知鄭之恃盟迫於楚而從之非不同欲也且春秋書盟一百有九而同盟僅十有六豈彼百有九盟者皆終始無貳耶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年

伐猶可也圍而入則惡甚矣故伐書名而入書人左傳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經不言圍者可知也莒潰書日明非一伐即潰伐而圍至庚申乃潰也莒人防禦無備人心離散胡傳備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鄆

十年

左傳鄆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

春秋

卷七 成公

人

戰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又云鄆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縶夏四月鄆人殺縶立兒頑樂武子曰鄆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鄆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按晉為伯主無端而執諸侯既亂人之國而後伐而歸其君罪惡可勝誅乎叔申之謀前此有行之者矣衛太叔公子瑕是也後世有行之者矣宋高宗明景泰是也於時事未嘗無濟然而非正也懷遠慮者不為也然則

為之奈何嗣子監國遣使行成委曲婉轉以諭之呼號涕泣以動之不得所願則愬之天王告之鄰國痛哭興師誓不復君不已至誠懇切之所感動天地鬼神亦為呵護而況於人乎即不然而外示敵人以宗廟社稷之有主而不改元不即位軍國重務悉以君命行之而修德行仁撫民訓士臥薪嘗膽以待天意之挽回敵人之悔悟不愈於立君於倉卒而遺禍於將來者乎

春秋

卷七 成公

九

及卻犇盟

十有一年

十年七月公如晉晉人以公貳于楚止公至十一年三月公請盟乃反公于國而使卻犇蒞盟于魯辱公甚矣晉人不足責公之忍恥含羞柔懦不振如此亦可歎矣

叔孫僑如如齊

十有一年

迫于晉之辱乃修好于齊

公會晉侯齊侯于瑱澤

十二年

瑣澤之會謀伐秦也晉楚之成不見於經卽有之亦於此會無關焉

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十有三年

曰乞師聖人特筆也不與伯國用諸侯之師也

公至自伐秦 十有三年

既稱公如京師又稱至自伐秦者正其名以昭臣子之義不沒其實以著不臣之心聖人之用意微矣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春秋鈔 卷七 成公 十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有五年

年

楚人以鄭侵許晉會諸侯將謀伐鄭盟于戚備楚也故書同盟既盟而執曹伯討篡賊也歸于京師使卽天刑也執于會明與諸侯公討也孟之會楚子執宋公不言楚子執者分過於諸侯也此特書晉侯執重嘉晉侯之能討賊不與諸侯分功也先儒乃謂曹伯既盟而又執之書同盟爲曹伯言之此大謬也或云

先會諸侯執曹伯而後盟則曹人不得藉詞矣是則晉侯措置之未善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

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十有五年

兩稱宋華元明華元之重有賴于宋也山之殺石之出俱稱宋者國人殺之國人出之也元之殺山出石爲國討賊也非有私憾于桓氏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

春秋鈔 卷七 成公 十

父鄭公子鱄邾人會吳于鍾離 十有五年

特言會吳者列國大夫往會于鍾離也先言叔孫僑如會諸大夫者會猶及也爲內言也不曰及而曰會者所及者衆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

敗績 十有六年

鄢陵之戰晉之勝楚幸也當時諸侯之師未至晉以偏師獨當楚鄭能保必勝而不敗乎范文子釋楚爲

外懼之說託詞也其實量力度勢未有克敵之勝算
爲主將者能無懼乎此時惟當堅陳固壘以老楚師
而待諸侯之會如樂書所云庶幾近之乃郤至趙武
以驕悍之性輕於一戰向令郤楚嚴陳整旅以當陷
淖之車厲公且不免況師衆乎兵凶戰危輕躁嘗試
以徼倖萬一之勝聖人之所重惡也故書晉及以示
戒雖然成景以來諸侯皆背晉而從楚鄢陵之役幸
而制勝復伯之機也善乎文子之言曰君幼諸臣不
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
謂使厲公能用此言勤政修德以撫諸侯而尊周室
豈不比烈桓文哉

曹伯歸自京師 十有六年

凡書至者不曰自某至而曰至自某先言至者幸之
也何以幸自某也此書曹伯歸先言歸者異之也何
以異自京師也稱爵不稱名明負芻之爵王爵之也
夫以穢君篡國覆載不容之逆賊執而歸之京師在

春秋

卷七 成公

主

負芻亦自知誅戮之不免矣乃卒奉王命以二等諸
侯歸尚得謂有政刑哉

季孫行父及晉郤擊盟于扈 十有六年

晉以僑如之譖執行父公請于晉而得釋於是盟于
扈而將歸僑如懼而奔齊僑如之罪誠不勝誅書出
奔譏縱也至以穆姜此皆君之言疑公子偃而刺之
則已甚矣高氏閔曰直云刺者非其罪也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

春秋

卷七 成公

主

伐鄭 十有七年

鄭背晉而侵宋晉伐鄭及楚鄭戰于鄢陵鄭雖敗績
猶未服也乃會諸侯于沙隨而以王命討故以尹子
主師明年又連會諸侯伐之而以尹子單子主師然
鄭卒不服者以晉厲無道徒恃兵力以服人無益也
東遷而後征伐自諸侯出久矣自齊桓晉文假王命
以服諸侯其後遂有挾王臣以王師如晉侯之伐鄭
者是等王於鄰國諸侯也罪又甚於桓文之假矣汪

氏克寬曰春秋于伐秦不書劉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也于伐鄭洵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為朝王請命而伐秦為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為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哉

九月辛丑用郊 十有七年

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蓋始郊至日適遇辛後遂徑用辛日也此言用郊謂用九月辛

春秋錄 卷七 成公 南

丑日猶郊特牲所云用辛也啓塾而卜郊祈年也成十年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至是亦必屢卜不從乃緣禮文徑用九月辛丑用則不卜也所取乎九月者改仲春為仲秋也非時不敬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十有七年

厲公殺三卻欲強公室也三卻死而厲公弑靈援專擅之禍至此極矣幸而悼公賢明晉室復張然在位不久平昭繼之漸以陸渚韓魏荀趙更迭柄政卒至

六分晉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晉弑其君州蒲 十有八年

晉殺其大夫三卻殺其大夫胥童弑其君州蒲俱稱國比事而觀可得晉亂之故矣孰弑君殺嬖臣胥童者是也孰殺胥童胥童之所欲殺者是也厲公以胥童之言殺三卻胥童之所欲殺者不獨三卻也不獨書偃也然則欲指一人以為弑君之賊不可得矣曩者靈公之弑與公為難者獨趙盾耳坐以弑君之罪

春秋錄 卷七 成公 主

復何辭若厲公則六卿皆敵國也士句韓厥之徒其無君豈在書偃下哉且聖人作經所據者舊史舊史所據者告詞也假令告詞如左氏言直書樂書弑君聖人亦惟仍史舊文而別著六卿與聞之意焉耳豈得曲為樂書諱乎惟舊史無據傳聞異詞故書曰晉弑其君州蒲使天下後世因是而尋其故而弑君之賊庶不漏網耳

齊殺其大夫國佐 十有八年

高氏奔國佐殺必有自取之罪傳言未足盡信也

春秋

卷七 成公

六

春秋鈔卷之八

高安朱 軾可亭氏輯

長白郭彌達質夫氏校

襄公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元年

季氏本曰魚石倚楚爲援據邑要君非人臣之禮晉侯始起卽合諸侯討之可謂急於爲義矣按楚取彭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一

城封宋叛臣其悖甚矣經書圍宋彭城若曰此彭城也宋先君受封於天子之地也楚焉得奪之魚石焉得據之正封疆而還之宋天子之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

人杞人次于鄆

元年

諸侯次鄆爲晉犄掎也不會師以黷武春秋善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二年

鄭可伐也伐喪則非故書侵衛不稱師將尊也

冬仲孫蕩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二年

城虎牢以制鄭扼楚不書伐取亦不繫於鄭善晉侯也非責鄭之不能守也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三年

楚不得志於北方恐吳之乘隙而侵也故伐之卒爲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二

吳人所敗而楚益屈矣二年冬殺公子申壬夫嬰齊畏申之逼也大臣相殘於內晉吳交怨於外楚之所

以替晉之所以伯也
公及晉侯盟于長檣
三年

盟于長檣晉侯之謙也出國都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
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三年

雞澤同盟外楚也諸侯所同欲也袁僑如會非後也

諸侯不盟大夫既盟而使大夫盟之是也書曰諸侯

大夫其爲奉命可知非私盟也兩言及文當然也然

大夫不得盟諸侯諸侯盟王臣可乎前書公會單子

後書大夫及袁僑盟不待褒貶而得失瞭然矣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三年

雞澤同盟鄭服矣袁僑如會陳亦服矣許不與會新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三

遷于葉楚定之也修文德以來之可耳荀罃帥師伐許母乃求多欲速之過乎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如
四年

妾母稱小君僭也速葬禮略也襄母哀母皆定如文

有誤也

陳人圍頓
四年

左氏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叔孫豹卽世子巫如晉
五年

四年公如晉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固請乃許之
五年叔孫豹觀鄆世子于晉書曰叔孫豹鄆世子巫
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夫無王命而屬與國以爲附
庸非正也戚之會鄆人與焉豈鄆世子觀晉而晉侯
終不許耶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五年

雞澤之盟荀會逆吳子于淮上不至至是將合諸侯
于戚適吳子請會故使魯衛先之且告會期杜氏云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四

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五年

壬夫與嬰齊實殺公子申壬夫之死亦必公子貞輩
忌而殺之也殺人者殺於人可不畏乎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五年

左氏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林堯叟謂經不書盟
爲晉諱非也晉爲主而吳來會可會即可盟何用諱

乎經傳言會盟吳國者不獨此也吳稱人取文順也

宋華弱來奔

六年

華弱與樂轡爭于朝公逐之遂來奔

季孫宿如晉

六年

滅鄆直是莒人滅之也鄆魯之與國也莒滅之而魯
不救魯將有所利之也故晉人討於魯曰何故亡鄆
是以季孫如晉聽命也

季孫宿如衛

七年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五

比書滕邾小邾來朝小國畏我也大夫如晉如衛我
畏大國也於是邦交煩而民不堪命矣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七年

左氏季孫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按公卽位
衛公孫剽來聘越七年而後報之雖曰非貳慢衛甚
矣是時衛弱於魯魯又與晉方睦故衛人疑懼隨使
林父來聘而要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郕

七年

左氏楚子囊圍陳會于郕以救之按此必陳侯聞楚師將至求救於諸侯比會于郕楚已圍陳矣陳侯見諸侯之師逡巡不果又爲二慶所迫不得已而逃歸不能自強以立國而效匹夫之逃亦可愧矣

春王正月公如晉

八年

自郕如晉也故會郕不書公至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六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八年

鄭人侵蔡欲以求媚於晉也公羊謂侵而言獲適得之也幸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知矣哉卒致楚師之伐乃又背晉而平楚鄭國從茲無寧日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

八年

晉侯體恤諸侯令大夫聽命于會鄭伯適獻蔡捷于

晉故與焉公之如晉朝正也晉侯謙不受是以辭然

前書公如晉後書公至自晉是公已蒞晉國矣辭其朝而與之會斯兩得之道也晉侯慮不及此疎也公不自請會季孫擅權也至晉悼姑息之過文定之論備矣

莒人伐我東鄙

八年

莒人滅郕而有郕地與魯爲鄰故頻伐我東鄙爭疆界也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七

晉侯使士匄來聘

八年

左氏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遂滅偃陽

十年

晉合諸侯滅偃陽以與宋通晉吳往來之地也晉吳之通久矣未聞偃陽爲之梗況以晉之強帥諸侯之師而臨之苟諭之以義何患不服乃百計攻克俘其君而殄其祀晉之罪也經於會吳之下書曰遂滅分過於諸侯也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十年

以形勢言之天下之虎牢也以境土言之鄭之虎牢也天下之虎牢卽鄭之虎牢也城不繫鄭而成繫鄭者其義互見也城非取之成非還之也凡救皆善有不善者不載於經惟是年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非善楚救也文公之伐衛所以致楚師之救而解宋圍也悼公之成虎牢所以拒楚人之救而絕鄭援也兩書楚救見二公用師之善也且虎牢之成春秋鈔 卷八 襄公 八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十有一年

鄭之事晉楚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惟強是從至蕭魚之會而後傾心服晉焉左氏謂堅欲從晉侵宋以致諸侯之師因以取信於楚其說似未足信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有

先儒云齊桓服楚晉文勝楚晉悼敝楚愚謂敝則不必求勝而未嘗不服何以敝以鄭餌也晉伐鄭則楚救楚伐鄭則晉救楚師來而晉已退矣晉師至而楚猶未及焉屢伐屢救楚人罷於奔走挫銳抑鋒師老糧匱而晉以更番休暇之師待之擊則勝舍則服豈惟得鄭楚亦帖然此卽城濮伐衛救宋之故智也晉春秋鈔 卷八 襄公 九

悼洵不愧先烈哉然戲之役下令列國修器備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蕭魚則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斤候禁侵掠推心置腹感以至誠此則齊桓晉文所未有之盛矣以故伐而會會而不盟鄭已服而不次於諸侯非不會也孚以誠信不在乎會不會也較之召陵陳師徒費詞說卽屈完歆盟亦屬多事觀伯有如楚告以實情而不諱楚怒行人亦旋執而旋釋自是二十年鄭不貳晉楚不侵鄭非

晉悼至誠之所感動能如是乎

秦人伐晉 十有一年

秦仇晉而助楚吳仇楚而通晉然晉屢勝秦而楚每敗於吳者吳通晉正也秦助楚悖也

晉侯使士魴來聘 十有二年

左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晉悼服鄭使魯拜師伯主之謙也公拜士魴之辱則恭而過矣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十

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十有二年

十二年楚公子貞帥師侵宋明年伐吳蓋不得志於鄭聊復爾爾非有攻城略地之志也至十八年聽子孔之謀使子庚將兵嘗試於鄭南風不競師徒幾盡是則悼公三駕之遺烈未泯夫

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

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

吳于向 十有四年

吳告敗于晉向之會為吳謀楚也齊宋衛稱人非命大夫也慢也魯使二卿過也過猶不及均非禮也悼公政尚寬簡其流弊使列國大夫專擅邦交以意為輕重晉悼伯業於是日衰矣

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有四年

十二年秦伐晉戰于櫟晉師敗績十四年晉會十三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十

國伐秦報櫟之役忿兵也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勞民而無功晉之伯業衰矣

衛侯出奔齊 十有四年

逐書奔若曰天下豈有出其君父之臣子哉此聖人之微旨也然則逐君之亂臣不幾隱而不著乎本文雖不明言必於上下文見之逐衛君者孫林父也諸侯會于戚謀定衛也而孫林父在焉甯喜弑剽而林父以戚畔其為林父逐君可知矣甯殖特黨惡耳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十有四年

不得志於諸侯故致怨於吳卒爲吳所敗

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蕢

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四年

悼公規模儘大然不知爲國之禮或曰悼公出郊盟諸侯拜師報聘頻遣上卿謂之不知禮可乎曰此禮之小焉者也禮之大者在辨上下定民志悼公姑息諸侯而使大夫聽命凡會盟征伐多委諸臣下此大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三

夫擅權無君所自始也孫林父逐君聽荀偃推亡固存之邪說不能討叛又從而定之三綱五常淪滅盡矣襄昭以下篡逆接踵能不歸咎於悼公乎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十有五年

盟不于國而于劉崇向戌也公之謙也然而非禮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十有五年

自韋之戰齊人積怨深怒於晉魯每會盟征伐齊侯不至但述世子而已然畏晉之強不敢稱兵至是伐

我北鄙蓋悼公之伯業已衰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湟梁戊寅大夫盟 十有六年

湟梁之會晉圖繼伯也會列諸侯而盟則直書大夫一若諸侯自會大夫自盟者蓋晉平新立六卿當國列國皆大夫爲政諸侯若資施矣左傳晉人執邾子莒子以我故蓋齊叛晉而莒邾黨齊莒邾連年伐我齊命之也莒邾畏晉來會而齊不至晉不得志於齊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三

而執二國之君齊又以晉執二君之故怒魯公出會未還而齊師臨境矣三年之間齊人伐我者五蓋齊晉爲難而禍遺於魯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十有六年

左氏晉荀偃樂鱗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果爾是城濮以來未有之戰功

也經何以沒而不書耶且許所恃者楚也楚敗而許自服矣何用伐爲以是知左氏之說未足據也序先鄭者大夫不先諸侯也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十有七年

齊數伐魯無道甚矣亦由魯之柔懦不振也

宋華臣出奔陳十有七年

左氏華臣弱暴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公聞欲逐左師請舍之十一月國人逐痾狗痾狗入于華臣氏

春秋抄卷八 襄公 五

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按華臣亂政國人莫不切齒卽微痾狗之逐能久居宋乎書出奔罪之也而宋君臣之姑息失刑可知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有八年

公羊以諸侯未圍齊而書圍抑齊也此曲爲諸侯諱也聲罪致討之謂伐伐則不圍矣伐而圍者假公濟私也然而諸侯之圍齊則固無庸諱也圍曰同十二

國公惡也非晉魯之私也故公之歸以伐致雖然齊環無道晉率諸侯微詞討罪足矣并力圍之不已甚乎故謂聖人以公惡薄諸侯之罪可也以爲與之則非也

諸侯盟于祝柯十有九年

祝柯之會卽圍齊諸侯也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十有九年

衛伐齊以衛侯在齊也林父之惡甚矣

春秋抄卷八 襄公 五

齊殺其大夫高厚十有九年

殺高厚者崔杼也稱國者罪累君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十有九年

晉齊成而魯益滋懼柯之會以自固也盟莒于向畏齊齊也西郭武城之城嚴守備也比而觀之魯之畏齊甚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洮二十年

澶淵之會齊成也齊何以近威士句之不伐喪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二十年

公子燮欲從晉國人畏楚而役之稱國以殺而不去
官子之也履燮之母弟也國人疑而逐之履出奔楚
示不與燮同志也稱公子明其爲燮之弟不書官貶
也

公如晉 二十有一年

左氏拜師及取郟田也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未

晉欒盈出奔楚 二十有一年

左氏欒祁想諸宣子曰盈將爲亂盈好施士多歸之
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宣子使城著遂逐之盈奔楚
按陳宋仇楚晉仇也華臣奔陳欒盈奔楚奔而叛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二年

左氏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宋益祿而有馬數十
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
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

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因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

父戮子居君焉之說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

南于朝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

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仇

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按令尹子南以驅狎小人之故

楚人患之未聞有悖逆殘酷害於國家爲國法所不

容也王之泣告棄疾未必不冀其改悟也不然豈有

欲殺人父而謀之其子者乎爲棄疾者當痛哭以請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三

曰臣父誠當誅請自縛以待罪於司寇無煩王旅之
經營倘邀寬典暫免斧鉞之誅以一乘之車出諸境
外而錮之則非常之恩非所敢望矣如是則王卽欲
加誅未必不少待焉或曰令尹秉政專權倘先發爲
亂可奈何曰子南庸劣無能國人不順縱欲爲亂其
誰與之且棄疾誠愛其父卽不洩王命而直陳小人
之附勢爲奸與夫人情之怨君志之疑反覆開導叩
頭流血請起盟國人因以請罪於王如此則子

南免於誅戮而王無專殺大夫之名棄疾之事父事君者至矣卽不然而一諫不聽而再再而三至於智窮力殫而後伏劒而死非其凶惡安知不痛其子之死而服罪於王王非有積怨深怒於子南安知不念其子之死而赦其父哉計不出此而坐待其父之戮而以身殉之忠孝兩盡者顧如是乎唐李確密告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臣聞君父一體但此時陛下不能誅臣父臣父能爲陛下危故不忍不言願早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六

爲備又曰臣力竭不能回矣臣父誅則臣從之死若賣父以求生陛下安所用之李確處君父人倫之大變而子臣之誼兩全無憾論者猶謂確諫其父不從當反覆以諫雖觸怒以至於死如演芬之鬻身亦所不惜乃自以爲力竭而莫可回而以父謀密告於其君是不忍於君也獨忍於父乎夫演芬義子故得遂其直若父子天性賊恩不祥明知無益而遺其父以禍之者確不忍爲也且確之告君也其委曲之苦

心本不忍告又不忍不告者擇於緩急輕重之勢所謂君不能卽誅其父父實能爲君危是也而確之意猶有進焉者君危而父能免於誅乎與其君危而父誅何如安其君猶可冀幸於父之不誅乎是則不忍不告之心卽不忍告之心也且既告之後凡可以動其父者必無不歐心竭力而爲之非以一告謝責於君父也若棄疾者既聞君命而重於洩言而不以告其父是誠忍於父者矣且君之涕泣以告非欲其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元

不洩也而卒無一言婉轉彌縫於君父之間是忍於父卽忍於君也棄疾之死也曰不忍事仇夫不忍事父之仇而忍父之死於仇以此詰棄疾其何詞以自解乎雖然當春秋時有棄疾其人亦足以愧爲人臣子而懷絺逆者

夏邾界我來奔 二十有三年

界我庶其賞也魯屢納邾之叛臣故臧孫奔邾邾亦受之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二十有三年

左氏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名之使慶
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殺
二慶楚人納公子黃按二慶之罪大矣不正其誅而
稱國以殺者罪累君也胡傳偏矣虎首惡而寅次之
故言及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有三年

欒盈早自絕於晉矣曷爲繁以國重罪乎欒盈也盈

春秋

卷八 襄公

三

非晉世卿乎乃以曲沃之甲入乘公門與敵國相攻
直造國都者何異乎兩言入逆詞也曰復入逆之至
也欒盈之無君甚矣下書晉人殺欒盈而去其官惡
之至也然晉君臣亦與有過焉故稱國人以殺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二十有三年

齊侯早懷伐晉之謀而遂疑未斷至伐衛得志而伐
晉之志果矣遂伐云者勇往直前無復疑畏觀望也
左氏傳齊侯將自衛伐晉晏平仲諫曰君恃勇力以

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

杼諫曰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齊侯俱

不聽豈真有積怨深怒於晉哉無非欲乘晉人之亂

而伐之以奪伯耳夫以力服人亦必假託於仁義況

齊之力本不足以服人乎既伐之後懼晉從楚使者

方往而晉師已興崔杼乘間弑君以悅於晉禍實起

於伐晉也比而觀之可爲黷武者微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二十有三年

春秋

卷八 襄公

三

是時晉有內難而齊方強盛故齊侯帥師伐晉取朝
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葵庭戍鄆郛封
少水以報平陰之役晉人逡巡不敢出敵待救也晉
人猶畏而況豹乎次于雍榆待晉師出而合攻之也
然於晉已無救矣比齊師還乃與趙勝協追而敗之
叔孫此舉功過不相掩故春秋先書救而後書次一
事而褒貶兼之者此類是也凡言救者皆大國伐小
國力不足敵而伯主鄰國救之今以齊伐晉而待救

於魯春秋一大變局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施出奔邾 二十有三年

孟氏葬臧孫爲除道于東門以甲從季孫怒而攻訖斬鹿門關而奔

楚子伐吳 二十有四年

左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叔孫豹如京師 二十有四年

左氏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高氏閔曰襄公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圭

卽位二十有四年如晉者五出會諸侯者十有三未嘗朝天子也是時穀洛闕毀王宮而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於是叔孫豹始如京師聘且賀焉按是時齊魯爲難公見齊爲王城故使叔孫豹聘且賀齊以叛晉爲王役魯緣齊難而聘王當日諸侯猶知有共主可見名義之終難泯沒也

齊崔杼弑其君光 二十有五年

晏子社稷是主數語未爲非理然不能討賊又不能

如陳文子之去是則可議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二十有五年

左氏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堦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于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圭

致地乃還先儒謂入人之國未有如子展子產之有禮者故經無貶詞雖然鄭怨陳報伐可也突城而入不已甚乎入人之國尚可言禮乎執繫稽首被社致民猶殺其人而撫之也既書入陳何謂無貶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有五年

二十四年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至是諸侯方會將討齊以報朝歌之役而齊亂是伯主之資也乃晉平受賂許之成而盟于重丘是叛晉可討弑君可

赦也列國大夫爲之也猶吾崔子也諸侯不序蒙上

文也與齊成齊侯必與盟不言者不與諸侯成齊也

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二十有五年

既入之又伐之凡以撓楚也然而甚矣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五年

伐楚而卒于巢射諸城上者非巢也楚也巢楚之與國也

衛甯喜弑其君剽 二十有六年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吉

孰謂衛剽非篡賊然喜既北面事之矣弑君之誅容可末減乎文定廢立之說殆非經旨

衛侯衍復歸于衛 二十有六年

出奔不名冀其復也不絕其爲君也復而名責其不能君以至于出也若謂此幸而復耳可不知微乎至鄭突入櫟則名衛獻入夷儀稱爵者獻非突比也獻之歸衛正也胡傳撫內營外之論未爲允協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有六年

年

左氏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

衛疆戚田取衛西部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衛侯如晉

晉人執而囚之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國

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

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

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乃

許歸衛君按晉受林父爲逋逃主已不足以服諸侯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吉

而又爲臣執君取備田以益林父三綱淪九法戮莫

此爲甚尚靦然爲諸侯盟主當日之世道人心可知

矣晉宋曹稱人貶也鄭良霄何以不貶鄭伯如晉責

以爲臣執君詞婉意切大義凜然卒脫衛君於難可

知良霄承晉命不得已而往會非助林父也不貶良

霄者嘉鄭伯也儕公於大夫直書不諱者甚晉人之

罪也晉以魯黨衛故獨召公也

晉人執衛甯喜 二十有六年

甯喜可執也而以孫氏故執之何以服衛平故書人以貶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

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六年

左氏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

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

鄭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

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按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美

十七年鄭與晉魯宋衛伐許二十四年楚率陳蔡許

伐鄭此外未聞鄭許鬪爭也許男何仇於鄭而請楚

伐之誓不出師不歸耶鄭自蕭魚之會服晉久矣至

是晉伯衰而楚復強伐鄭以求諸侯非從許請也至

外諸侯書葬魯往會葬也不會葬則不書矣諸侯五

月而葬禮也何所見而謂待楚伐鄭而後葬靈公耶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二十有六年

葬許靈公楚三伐鄭與晉爭伯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二十有七年

甯喜可殺也前書喜弑君矣然衛之殺喜不以其弑

也且喜之弑剽衛侯使之也故經稱國以殺而不去

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二十有七年

衛剽篡賊也衛人之所共惡也申包胥尚能存楚況

鱄以介弟從君於外賢聲著於列國苟能輔其兄以

發奮自強何患不復哉衛獻淹恤於外十有二載矣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老

天意改而人心悔惡逆如甯殖且屬其子以復君臣

民之意可知已且自八年入于夷儀已儼然居衛而

爲衛君特未復於國都耳此時痛切呼號請之天王

伯主下令國中諭以大義開誠布信除賊剽孫林父

不赦外俱相見如初吾知衛之臣民必且涕泣以迎

我舊君賊剽方逃死之不暇敢據國以抗哉計不出

此而聽命於從逆之甯喜獨不思喜復衍何以處剽

是喜弑剽也然設樂以爲與謀弑君則又大不然

剝非鱗之君鱗之仇也經書衛侯弟鱗正以鱗不能除剝而假手於甯也至以失信於善而出奔宜也約人復君而殺之已享其利稍知理義者不爲也王樵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以此責鱗無詞已又謂不忍失信於善何獨忍離其兄此亦未爲確論但至不向國而坐則已甚耳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有七年

晉楚成諸侯交相見爲弭兵計也趙武屈建向戌爲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天

之也然自是南北有二伯矣伯可二乎二則外帥邦交而中懷疑忌諸侯不能事兩大乃視強弱爲去就必然之勢也厥後晉曰替楚曰張至昭四年大會于申楚遂專伯矣

齊慶封來奔 二十有八年

盧蒲癸王何何人也殺慶舍戮崔子而逐慶封豈非春秋僥事哉彼何知大義而能誅國賊復君仇亦足

人聞有羞恥事已

公在楚 二十有九年

公外爲強楚所辱而不得歸內爲權臣所逼而不敢入經于春王正月特書曰公在楚爲楚倣也在楚者公魯之君也爲三家戒也公在楚魯非無君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二十有九年

士鞅來聘拜城杞也諸侯城杞而晉拜使其爲私而非公可知矣杞子來盟要歸田也其爲挾晉強我可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走

知矣據事直書而晉平之失著矣杞稱子小國譏卑自削史官據所告而書也

齊高止出奔北燕 二十有九年

左氏齊公孫蠆公孫窴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許氏曰臣放其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爲訓故以出奔書

楚子使薳罷來聘 三十年

通嗣君也張氏洽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楚人行伯主之禮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

葬蔡景公 三十年

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葬明討賊之不容緩也送死莫大于葬至期一日不葬子臣之心一日不安而停柩殯宮以待逆賊之授首討賊顧不重且亟乎或疑賊不可得而討將終不葬乎曰不得已而姑葬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葬

不書不告告亦不會示討賊之終不容已未討而葬葬猶不葬也彼弑君代立如宋文楚穆者自必如期而葬而卒不敢告於鄰國即告亦無有往而會葬者隱公之葬史官不書桓公亦不過問蓋前此人心猶未盡泯至襄昭以來蔡般許止子弑其父公然葬而告告而會聖人據事直書蓋重傷世變之日下而天理良心滅絕幾盡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合十二國而謀宋災感伯姬之死也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其此之謂歟篡逆者節義之反也未有好善而不惡惡者恤伯姬而不討蔡賊何其明於此而闇於彼乎弗思已耳春秋明會故而人列國卿大夫所以示人自求其本心以擴充其發見之端者用意良深矣

莒人弑其君密州 三十有一年

春秋鈔 卷八 襄公

莒

弑稱人衆也天理人心徧國人而滅絕之矣聖人筆削至此不禁長痛哭也然君爲國人所弑君之爲君亦可見矣

春秋鈔卷之九

高安朱 賦可亭氏輯

長白鄂彌達質夫氏校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

人于虢 元年

汪氏克寬曰宋虢之盟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一

者猶黃池之會吳主會而春秋以晉居吳之上也辰

陵蜀之盟申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主會盟也孟之

會楚後宋而先諸侯與宋虢兩役同皆兩伯之辭也

按虢之會尋宋盟也齊人不與宋盟而盟于虢畏楚

也謂此會楚為主可也先晉後楚之義汪氏得之文

定尚信之說始非經旨

取鄆

元年

凡取國邑者皆伐而取之魯乘莒亂而取鄆取鄆猶

盜賊乘人危迫而竊取其物也故不言伐而直曰取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元年

經書莒去疾入于莒是以討賊子去疾也又書莒展

與出奔吳是以展與爲弑君之賊也然則何不書展

與弑君程子曰展與非親弑故歸于國人按不親弑

而直坐以弑君必如趙盾而後乃俯首無辭若展與

者既立爲君而不能討賊以是爲與弑焉耳一入一

出均以國繫者去疾無莒而有莒展與有莒而無莒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二

也文公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左氏傳與此同蓋記述

之誤也

楚子麇卒 元年

春秋之作誅亂賊也若弑父與君而隱之是助亂賊

矣魯弑不書諱也然必隱寓其義而別著其文況他

國乎鄭伯髡頑卒于鄆公羊謂諸侯卒于境內不地

此何以地隱也何以隱弑也夫于鄆云者言未至鄆

也言盟而卒于道路常事也於鄆伯何疑乎至楚令

尹虔無君久矣君卒而自立謂之亂賊信也然以爲
縊王而弑之則無據矣弑君何事而可以臆斷乎文
定謂爲會申之諸侯諱高氏存之駁之是已然謂據
僞赴而書則亦不然凡弑君自立者大抵皆以卒告
若但據告而書則春秋書弑君者僅矣

晉侯使韓起來聘 二年

宣子爲政而親聘蓋晉伯已衰崇尚謙卑以結好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二年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三

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
也請君無辱乃還胡文定以不能據經守正又不能
從權適變爲昭公咎大意謂違禮而往得終事焉猶
可言也辭而復是失禮於往弔又取辱於不得弔也
夫既知其非義斯速改耳因而成之又從爲之辭是
遂過也況晉以非伉儷辭公聞此言方羞愧之不暇
而又飾情強詞以求必達是以匍匐稽首於少姜之
喪爲榮也屹然無恥孰大於是又謂引陳無宇之獲

罪以證少姜之爲逆則晉人謝過矣夫欲掩己一時
之辱而成人之嬖妾爲適是失己并失人矣且君喪
大夫弔夫人喪士弔卽使少姜爲小君亦未聞國君
有往弔小君之禮也春秋書公如晉譏公之違禮妄
動也曰至河乃復幸公之過而能改也與他處書不
至而復者不同

北燕伯款出奔齊 三年

責燕伯也大夫之罪不待言矣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四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
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四年

申之會以爵書者明其爲諸侯也蓋自是諸侯與淮
夷比肩而事楚矣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四年

申之會謀伐吳也經於會申之下書楚人執徐子諸
侯之在會者衆矣獨稱楚人者楚靈之惡甚於楚成

孟之會楚執宋公而分魯於諸侯此則獨罪楚人於諸侯無與也楚靈之暴虐非諸侯所得爭也伐吳之下書執齊慶封而殺之不言楚子者不予楚殺慶封也慶封可殺殺之者伐吳之諸侯也然則下書遂滅賴何以不稱楚人曰遂者繼事之詞也申之會謀吳未嘗謀賴也伐吳而殺慶封諸侯之事畢矣乃復從楚滅賴諸侯安得不分咎乎

九月取鄆 四年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五

莒滅鄆而縣之魯之取取莒邑也

舍中軍 五年

魯大國本三軍後改爲二軍皆公屬也三家以復古制爲名作三軍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以父兄之稅入公孟氏於子弟之中取半以三分屬公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耳至是又舍中軍毀三爲二季氏取其一其一分屬叔仲季氏之意欲先弱公室既乃蠶食二家而後篡逆之謀

遂矣

公至自晉 五年

左氏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按昭公如晉凡七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來然微范獻子言幾不免於辱矣書至危之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五年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六

楚帥諸侯伐吳報棘櫟麻之役也故稱爵而無貶詞越稱人取文順也

季孫宿如晉 六年

卓氏曰謝歸公且偵晉也高氏曰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

楚薳罷帥師伐吳 六年

左氏楚使薳罷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敗于房鍾子蕩歸罪于薳罷而殺之果爾是敗楚師

者非遽洩遽洩之死冤也春秋乃書遽罷伐吳又不書楚殺大夫遽洩是使後世不知遽洩之死非其罪也何以爲戒乎以是知左傳之不足信也

暨齊王 七年

暨猶及也有先後首從之義惟以魯對列國言則先內後外之例也胡傳以暨爲不得已而勉強而於定公十年辰暨仲佗石彊奔陳則以暨於人者爲不得已於此則以暨人者爲不得已詞同而取義不一未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七

可爲定論

公如楚 七年

汪氏克寬曰公屢朝於晉不納又迫於強令而朝楚其卑辱亦甚矣

叔孫舍如齊泄盟 七年

杜氏曰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八年

哀公雖寵留非有殺偃師之志故偃師死哀公志而

自緝書曰陳侯之弟著招之恃寵忿惡也後書公子留出奔留已立猶稱公子者別嫡庶也亦以著招殺世子之罪也招殺公子過以卸已罪稱國以殺者不與公子招殺也過不去大夫公子者著招之爲首惡也

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八年

陳之亂由招過殺世子偃師楚以討賊爲名滅陳而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八

縣之然後放招殺奐與前此殺夏徵舒異矣下書葬陳哀公如未失國者然明年書陳災書叔弓會楚子于陳凡以存陳也不于楚滅陳也

齊樂施來奔 十年

蘇氏轍曰齊樂施高彊皆嗜酒而惡陳氏鮑氏陳鮑及其醉而攻之不勝遂來奔高彊不書非卿也按陳鮑以樂施惡已而逐之猶之三家之逐公子慙也施亦有可逐之罪故不書官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十年

魯莒與國也莒亂而魯不能爲之討載定難乃乘隙而驅郕田取牟防既敗莒師于蚡泉又三家竝將掃境興師以伐之取郕祿俘用人于社三家之惡甚矣家氏鉉翁曰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陳氏傅良曰叔弓序於仲孫之上蓋意如之貳也此與胡傳異竝存以備參考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十有一年

春秋

卷九 昭公

九

高氏閔曰蔡般弑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按楚虔弑君雖不見於經而蓄謀竊國君卒自立與弑逆無異高氏此論最當

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穀祥 十有一年

大蒐會盟於小君薨之月孰謂昭公知禮乎

季孫意如會齊韓起齊國弱矣華亥衛北宮佗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貉 十有一年

胡傳謂力不能加故不貶非也楚靈非強君所屬小國亦多叛者使晉率諸大夫直趨楚師責之以大義未必不服卽不服而以八國之衆圍楚孤軍何患不勝乃逡巡不前坐視蔡之滅亡由晉與諸侯無救難恤災之實心也扈與澶淵賤而厥慙不貶者弑逆之罪甚於滅國也然直書而罪自著矣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有一年

春秋

卷九 昭公

十

已立爲君而稱世子罪有之不能死社稷也用者役使之謂猶後世執蓋行酒之類也春秋書執而用之者二邾人執鄆子用之楚執有以歸用之左氏於鄆子曰用于次睢之社於蔡有曰用于岡山杜註云殺而用祭也果爾則史必據事直書聖人又何取乎諱之而曰用也公穀俱云叩鼻血社亦未見其確然也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十有二年

前此齊伐燕納燕伯而不果至是納于陽陽燕邑也

不納于國都而納于邑燕弗受也豈齊之力不能得之於燕哉齊以燕伯爲市也前之不果納者受賂而退也故書伐而不言納

公如晉至河乃復十有二年

左氏取鄭之役莒人憖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

楚殺其大夫成熊十有二年

左氏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二

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

寵也按以讒殺故不去官

公子憖出奔齊十有二年

憖之出三家逐之也憖奔而公益孤矣高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憖不克而叛憖遂奔齊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十有三年

棄疾實弑楚虔而歸獄於比者比立爲君也比立爲

君而棄疾殺之不言棄疾弑君者比雖立爲君實未嘗爲君也書曰公子比弑君此棄疾之志也比未嘗

爲君而棄疾假以君之名既居其名矣欲辭弑君之戮可得乎曰棄疾殺公子比比此非棄疾之志也彼以

比爲楚賊國人偏而殺之於已無與也此聖人所以重惡其譖而正其殺比之罪也然則何不曰棄疾弑

其君曰以殺比爲弑君反無以見虔之弑實由棄疾也然則何不以弑虔之罪歸棄疾曰比實不能無罪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三

公羊律以效死不立信讞也高氏閔曰若使人受其名而已享其利則後世姦人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實力焉故聖人正比之弑君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

甲戌同盟于平丘十有三年

凡言同盟皆同欲也而此微有異諸侯盟王臣不當同而同也齊不願盟而脅之盟不同而強同也晉以諸侯有厭心乃爲此會陳兵以示諸侯不知衆志之

不可威脅也胡傳論之詳矣

公不與盟 十有三年

平正之會昭公見辭書曰公不與盟一似乎公之鄙此盟而不屑與焉者重貶晉侯也何貶乎爾文定所謂五不韙是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四年

稱公子賢意恢也何賢乎意恢蒲餘侯逐郊公立庚與意恢不死郊公不可得而逐也家氏云受託孤之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三

寄而不能事其事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十有九年

君飲藥臣先嘗父飲藥子先嘗蓋藥由醫手必嘗之無害而後敢以進也左傳悼公瘡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曰世子之藥明其爲世子所自進不由醫也世子不擇醫而自進藥又不親嘗律以弑君之罪夫復何辭或云藥之殺人有故有誤許世子之進藥誤也非故也蓋藥云世子自以爲與平弑而不立乎其位哭

泣歌鉅粥未驗而卒以是知世子之藥誤而非故

也然臣子之於君父不可以誤言誤猶故也若以誤而從未滅將有以故爲誤者何以示懲耶況世子自進藥而不親嘗即使悼公不死許止忽視君父之罪已不勝誅況悼公以飲藥而卒乎或云左氏稱公卒世子奔晉是世子有心弑君也曰誤猶故也何必定以爲有心知無心之過誤與有心者等斯君臣父子之義明而亂賊知懼矣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十四

齊高發帥師伐莒 十有九年

伐徐伐莒圖伯也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二十年

春秋臣子出奔有據邑以叛者矣有以其邑臣於鄰國者矣公孫會無是也無是而書自鄆者待放也書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何也傳不言出奔之故意當日必有以效忠直諫而得罪者矣

盜殺衛侯之兄縶 二十年

殺公孟者齊豹也曰盜殺者惡之至也惟門伏甲寅
戈于車薪無異禦人於國門也胡子拘釋例以微賤
者爲盜因而歸獄於宗魯宗魯所謂惡得無罪者也
舍齊豹而盜宗魯未爲通論矣左傳琴張將弔宗魯
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胡傳謂齊豹
所養之盜孟縶見殺之賊卽如所言亦當以豹爲盜
首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二十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主

有一年

華向出奔陳既自陳入宋南里又自宋南里奔楚攻
之不可舍之不可驅之去不可禁其往又不可叛臣
之惡未有甚於此者矣南里稱宋者非諸奸食邑也
胡傳最得經旨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一年

頻朝晉自卑甚矣不內宜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二十有二年

春秋於提挈資藉多言以美惡視乎其事也一則曰

以王猛再則曰以王猛二子之功巨矣晉爲方伯且

密邇京師天王以四月崩六月王室亂劉單告急于

晉迄秋乃遣籍談荀躒帥師納王書稱劉子單子以

王猛入于王城不言晉籍談帥師納王明晉侯之怠

於勤王也王猛卒而敬王立立敬王者亦二子也晉

以二軍攻王子朝于郊書曰晉人圍郊貶也胡氏曰

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主

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園郊無功而師還於

是敬王辟居狄泉而朝入王城矣立朝者尹氏也尹

氏世爲卿士執國之柄又佐之以毛伯召伯其勢非

劉單二子所能敵也乃二子出萬死以衛王室取牆

人直人取訾伐尹敗于唐敗于邲艱難百戰幾瀕於

覆亡而晉與諸侯未聞遣一旅以相助至二十五年

九國大夫始會于黃父期以明年納王嗚呼如知其

爲義斯速往矣何待來年哉是年王入成周朝奔楚

其亦劉子單子之力歟猛立未逾年生稱王而繫以名卒稱子在喪之常例也不可以言崩又不可書薨故質言之而曰卒敬王初立即稱天王不可曠年無主也且明正也朝稱王子明其恃寵而篡也

蔡侯東國卒于楚 二十有三年

楚靈殺蔡般又執子有之之酷虐極矣棄疾立而歸有之子廬于蔡爲自安計也豈真欲存蔡哉廬卒子朱立朱不能君而奔楚國人立東國東國朝楚不歸春秋鈔 卷九 昭公 七 而卒嗚呼楚之鼎鑊蔡人久矣明知其爲鼎鑊而接踵而投可憫哉蔡人之愚也至不共戴天之大義如朱如東國者烏足以語此

莒子庚與來奔 二十有三年

莒子去疾卒子郊公立國人不順公子意恢受託孤之寄者也公子鐸因蒲餘侯殺意恢遂逐郊公而立庚與庚與去疾弟也至是庚與又奔公子意恢之徒逐之也莒自密州弒後禍亂接踵幾無寧日齊魯與

莒爲鄰不能計罪定亂而顛肆侵伐因以爲利由世無伯主故也伯之所關亦大矣

春叔孫舍如宋 二十有五年

舍如宋聘也傳以爲逆季氏婦豈有賢如舍肯爲權臣逆婦者乎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二十有五年

自昔諸侯失國而奔者不少矣從未有播越八載徒擁君國之名竟無復國之日如魯昭公者昭公之孫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六

于齊欲假齊力以復國也齊侯唁公于野井意良厚矣而卒不納公者何也凡言人者目觀危亡而莫能救無可如何聊相慰藉以示愛惜云耳以齊之強而近魯誅季氏復昭公朝夕事耳而曰請致千社以待君命齊侯之意若謂君不能發奮自強則愛莫能助也蓋蚤窺公之無能爲矣或曰昭公之不復雖曰人事亦有天意存焉魯臣之賢而能爲季孫素所忌憚者叔孫舍也雖其使齊引義慷慨強而有禮雖韓宣

范獻之擅權作威莫能屈也昭公之奔平子見舍穉
顙流涕面斥數語嚴切婉至意如爲之悚惕噫賢能
如叔孫舍者使天假之年則甯武之濟君申包胥之
存楚爲之裕如矣當時列國無盟主在在權臣用事
諸侯因循觀望無能爲公計者而宋元公倡義討叛
如晉請師此昭公生死骨肉之會也詎宋公卒于曲
棘昭子亦無疾而死胡天不弔亦至此耶董子曰天
人相與之際微矣哉昭公不能君而流離播越未必

春秋

卷九 昭公

五

非天心之仁愛冀其困辱而動心思性也乃昭公昏
迷不反洩洩如故從亡忠直之臣止一子家駒而不
能用其餘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以致居鄆而鄆潰
伐成而成不服比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以晉侯
之命唁公曰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子家勸公忍
慚以歸又脅於從者而不能自斷是公之不復非天
之絕公公自絕於天也春秋歷敘昭公出奔始末曰
次于陽州齊地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公自陽州往會

齊侯求納也卒昭子卒宋公傷公之孤而無與也齊
侯取鄆鄆魯邑也魯邑而齊取之齊取之而公居之
居鄆猶居齊也成闕俱魯邑公自闕之取之志變也
兩如齊仍居于鄆齊不納公也書至志公所在也於
是公舍齊而愬晉矣兩適晉而不得入仍居于鄆鄆
潰而寓公乾侯矣自是正月必書公在乾侯乾侯晉
地也而公在焉公無魯矣公魯君也而在乾侯魯猶
有公也而公竟薨于乾侯矣聖人備書始末以爲人

春秋

卷九 昭公

五

君不能自強者戒而季孫之罪不容誅不待言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二十有五年

或云叔孫舍之死畏季氏也舍如晉幾瀕於死舍無

畏焉何有於季氏

楚殺其大夫卻宛 二十有七年

費無極譖卻宛於令尹子常子常攻而殺之稱國以
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于扈 二十有七年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納公雖不果而成周之
令行故列序諸國大夫而嘉之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 三十有二年

城成周時王暫居成周也十一國同城王城猶知有
王也故書而予之

春秋鈔

卷九 昭公

主

春秋鈔卷之十

高安朱 載可亭氏輯

長白鄂彌達質夫氏校

定公

春王三月 元年

定無正月穀梁謂昭不正其終定不正其始非也假
若正月有大事亦將不書乎元年雖無事必書正月
者正爲一歲之首月元年之正又爲一君之首月也
定之元年正月定未立也又無事可書是以不書也
昭薨於十二月定卽位於六月季氏緩於立君之罪
於不書正月著之矣至隱公自元年以後不書正月
無事可書也世遠事簡也其二五六八九十年俱
書時義不繁乎月故不書月未必非正月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

仲幾宋大夫也諸侯之臣卽天子之臣晉人烏得而
執之而況執于京師乎曰晉人貶晉也仲幾不書官

仲幾亦有罪也

立場宮 元年

左傳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至是立場宮萬氏孝恭曰魯君弟繼兄自煬公始季氏舍昭公子而立定公故立場宮使人知周盛世魯之祖宗已有兄終而弟及者也按二說相因蓋昭公之出季氏不禱於他廟而禱於煬公早懷廢昭立定之意矣至是得遂其欲故爲煬公立宮而永祀焉國中大事無過於祀典

春秋

卷十 定公

二

楚人伐吳 二年

報雞父之役而兆柏舉之敗

新作雉門及兩觀 二年

公羊曰其言新作者何修大也高氏閔曰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胡傳曰書新作者譏僭制而不能革也李氏廉曰旣災而復爲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

革也按言新則有舊矣新作者舊有而今毀重新造作也延廩言新不言作舊者猶存因而葺之也論語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何必改作改作者增大於舊制也雉門兩觀災而更作據事直書而不能革僭之意見矣曰雉門及兩觀者劉原父云若不言及則似雉門之兩觀災雉門乃無恙也旣災之後魯人修舊理當先門順其序而書之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三年

春秋

卷十 定公

三

大夫盟諸侯魯輕邾也邾子喪未逾年而出會盟忘哀也

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四年

晉侯爲蔡請師於王王命十八國諸侯伐楚使上公臨之兵威之盛前此所未有也然不能聲罪以討雖合十八國之師卒無成功書曰侵陋之也貶晉人也

劉子與諸侯亦與有責焉劉子以王朝元老奉命臨師軍行進止惟劉子主之向使晉人倡爲退師之說劉子執義而責之下令軍中長驅直進有言退者執以徇諸侯積怨於楚久矣聞王臣命莫不踊躍奮與爭先恐後軍聲壯而士氣憤不惟楚人聞而落膽且使諸侯知天討有罪非臣子所得而違而三綱亦於是大振矣卽不然而十七國中有一執言於盟主之前者明告以大師旣動不可復返其或逡巡不前諸

春秋鈔

卷十 定公

四

侯相率而攻之晉人雖欲違衆而退可得乎乃諸侯惟晉命是凜而劉子亦無如之何讀經至此未嘗不歎王綱之不可復振而傷東諸侯之無能爲也至蔡侯怨楚刺骨誓漢沈玉痛哭請師已奉王命合十八國之諸侯而爲晉人索賂而止向之積怨楚人者又轉而怨晉不得已而乞哀句吳其情亦可哀矣

公及諸侯盟于泉融

四年

此卽侵楚之十八國也侵楚而楚若弗知也者此舉

亦大無謂矣泉融之盟復何爲乎此晉所以失諸侯而不可復合也再言公及者會盟兩地且以見此盟之無所事事也

許遷于容城

四年

楚四遷許皆以自遷爲文不予楚遷許也

劉卷卒

四年

杜氏曰卽劉蚝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按天子爲臣赴其詞略稱名與封

春秋鈔

卷十 定公

五

而已然劉子擁立二君卒安周室厥功大矣聖人作春秋胡不書爵以予之曰王朝卿大夫不通諸侯若書爵則似劉之臣子以喪告無以見天王爲之赴也後書葬劉文公魯往會葬也諸侯不葬王朝大夫魯因王告而往會禮以義起也不葬王子虎而葬劉子重劉子也劉子稱公著僭也李氏廉曰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諡公聖人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僭

歸葬于蔡

五年

吳能自卑聽命於蔡一戰而荆楚氣喪蔡人數世不共戴天之仇以復春秋義戰無過於此魯從王師合十八國諸侯侵楚而爲晉人索賂所撓比吳勝楚喜而歸粟于蔡善乎救災恤鄰之道也先儒乃以吳楚忿爭非爲蔡也故不書救又謂魯不救蔡而歸之粟畏吳也竊意春秋善善長惡惡短不追既往不逆將來事可嘉則嘉之已耳若吹毛求疵則免於譏議者鮮矣非聖人與人爲善之道也況經文明言蔡以吳

春秋鈔

卷十 定公

六

吳爲蔡以謂之自爲而非爲蔡可乎不言救者蔡自主師也魯非不救蔡力不能也以歸粟爲畏吳魯不仕咎矣

公侵鄭

六年

左氏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晉廢也廬陵李氏曰自宣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侵鄭侵齊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弱之徵也按陽虎之徒假強公室之名奪三桓之柄雖擅執國命而征伐大

權已歸於公使定公能發奮自強請之大王下令國中討季氏逐君之罪此時國人之黨於季氏者亦皆哀昭公之客死而懷二心季氏孤而無與欲逃死可得乎季氏戮而後正陽虎之徒之罪而逐之權奸屏而國勢張風聲所樹晉齊擅權之臣亦莫不聞而股慄各歸政於其君列國諸侯曉然於名義之不可犯大權之不可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各修其職事以聽命成周之盛復見於春秋矣且人才莫盛於魯七十子之徒大抵多魯產苟能尊聖人以爲師而羣賢拔茅彙征布列在位唐虞之治何以加茲有可爲之機值可爲之時而卒不能有爲魯之不振周之不興定公之咎也歟

春秋鈔

卷十 定公

七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六年

左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高氏閔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爲陽虎所制

也

城中城 六年

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勿去此本末相資之道也本固足重末亦未可輕焉城池所以衛此民民所守而勿去者守此城池也效死者出死力求生也不敢僥倖必生亦非甘心必死也效死者民之信不忍死其民者君之心也若井城池而無之則君與民坐以待斃耳何守之有乎中城者國都之城也宗廟社稷在焉雖欲不城可得乎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非徒爲敵人攻圍計也穀梁謂凡言城皆譏未爲通論矣

春秋鈔

卷十 定公

八

齊侯鄭伯盟于鹹 七年

齊鄭之盟謀畔晉也徵衛不至衛使行人往謝齊執行人而侵衛於是盟于沙而齊與衛合矣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八年

齊加兵於我則曰伐我報伐則書侵何也陽虎用事

急遽躁妄師雖有名出不以律故書侵以譏至夏齊

師臨境束手無策公復倉皇越國逆會晉師豈惟民

鮮休時亦且君無寧處陽虎之爲害一至此乎不言

晉救者齊師已退也不曰會晉卿而曰會晉師者所

重在師也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八年

凡言遂者繼事之詞也侵鄭未服旋復侵衛晉人之專尚威力如此亦以見諸侯之畔晉者接踵而起晉

春秋鈔

卷十 定公

九

之伯業於是不可復矣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八年

晉故也魯爲晉與師故書侵

從祀先公 八年

從猶祔也先公昭公也季氏怨昭公不爲立廟至是八年乃於祖廟祔其主春秋據事直書魯君臣之罪惡若矣胡傳謂書此於盜竊寶玉大弓之前所以著其事之出於陽虎非也

公會齊侯于夾谷 十年

夾谷之會微孔子相亦必成禮而退孔子相亦不過成禮而已聖人自勸客周旋以及待人接物事君治民一循乎禮而尺寸不踰相魯而道不捨遺男女別塗亦納民於禮而已但盛德感人過化存神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耳左傳史記所言退萊兵卻優人皆俗儒驚異聖人以爲必有非常之作用而張皇其詞如此不知適所以誣聖人也

春秋錄

卷十 定公

十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十年

經書齊人歸田者三宣十年歸我濟西田請而歸歸由我也故曰歸我哀公八年歸謹及闕齊人以邾子故取我謹闕邾子往而二邑歸一若報禮者然故第曰歸獨此言來歸者齊人心悅誠服也不期其歸而歸也

樂大心出奔曹 十年

左氏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子梁之尸辭僞有

疾乃使向巢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按辭盟晉是也父喪不迎尚得謂有人心乎然宋公使盟晉而兼逆喪亦非使臣之道也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年

七年齊國夏伐我西鄙八年公兩侵齊齊侯復伐我

春秋錄

卷十 定公

十一

晉師來救公逆會于瓦於是齊師退矣晉侵鄭侵衛以其盟齊而畔晉也季孫帥師侵衛晉命也然盟于曲濮會于安甫厥謀固矣晉無如之何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湫出奔陳 十年

三書公之弟辰重惡乎辰也辰之惡浮於地仲佗石湫其黨也曰暨曰及其義一也辰爲主而二奸附之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有二年

史記家語俱云孔子言於定公使仲由墮三都胡傳云孔子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黃氏震云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事不竟世因以責子路譏定公力言非孔子之心皆以成敗論也按禮嚴上下之分三家僭上之事多矣而都城之踰制則狡兔之窟穴也自陪臣竊命據邑以叛自固者適以自危於是仲由乘機建墮都之議三家既感聖人之德化又迫欲除家臣之禍是以踴躍從事而措置未善以致公山不狃拒命犯公公斂處又復以保障之說惑孟氏而成竟不墮仲孫季孫亦悔而中變故圍成之役公自將而大夫不與此孔子不用而去魯之機也向使魯君臣信任孔子凡公室私家之事一以聽命則三都不待兵革而自墮矣何至費人襲魯又何至公自圍成而不克耶故謂墮都非孔子之所欲者非也謂孔子使仲由墮都者亦非也

春秋

卷十 定公

三

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二年

叔孫如齊又泄鄭盟公復會齊侯于黃齊魯鄭平而晉益孤矣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十有三年

次垂葭與次五氏同蓋將伐晉而逡巡不前伯國之餘威尚在也不書伐重絕晉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十有三年

衛屢伐曹而諸侯莫之救無盟主故也厥後宋圍曹

春秋

卷十 定公

三

鄭救之不勝而曹滅矣無盟主而諸侯自相救勝不勝未可知也此所以坐視危亡而莫之恤也王迹熄而大國伯伯業衰而小國無依矣可慨也夫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十有三年

陸氏淳曰書曰叛者人臣不當專土以叛也陳氏傳良曰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是皆叛也按凡言叛者據邑以叛也叛分也據也被君之土地而據之以抗君

也不然則雖趙鞅之遷衛貢五百家殺午而圍邯鄲荀寅士吉射之不請於君而擅代趙鞅止謂之逆謂之亂不謂之叛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十有四年

公叔戌不畏長舌之讒欲去南子之黨可謂忠矣胡傳以書奔爲兼譏公叔戌非也戌以多財府怨固非保身之道然其逐也以南子之讒縱終寔且貧其能免乎

春秋抄 卷十 定公 南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

頓子牂歸 十有四年

書以歸又書名者責其不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

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十有四年

越入吳吳以告故書吳入越越不以告故不書胡傳謂吳子復父讎聖人以爲常事而削之非也夫差涕泣發憤經營三載一洩其不共戴天之恨聖人忍沒之而不書乎且以復父讎爲常事則凡討賊定亂存

亡繼絕事之合於義而不可不爲者皆常事也何爲紛紛載筆乎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十有四年

靈公不能正其室以致父子不相保其爲無道不待言矣蒯聵負弑母之名靈公卽不加之罪何面目處國中乎史官據告直書聖人因之父子之惡俱著矣先儒以不去世子爲專貶靈公非也又謂蒯聵輕宗社之付而行亦非也劉原父以世子無殺母之事夫

春秋抄 卷十 定公 主

人讒而逐之亦無證據

邾子來會公 十有四年

凡會必先期約今公蒐于蒲而邾來會非禮也明年又來朝邾之卑屈甚矣

鄭罕達帥師伐宋 十有五年

公子地奔鄭鄭人伐宋欲取地以處之遣上卿帥大眾黨臣逆君聖人所重惡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十有五年

會于牽洮謀救范中行氏也次于渠蔭欲救宋而不果也助賊臣則踴躍爭先救鄰難則逡巡不果此齊景之所以無能爲也

邾子來奔喪 十有五年

諸侯奔喪非禮也邾之事魯恭而過矣厥後魯屢伐邾卒入其國俘其君三家之惡甚矣亦邾人忍辱不能自強之所致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十有五年

春秋

卷十 定公

六

左氏雨不克襄事禮也穀梁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後儒多從穀梁竊意送終莫大於葬若大雨滂沱天黑塗泥凡送葬之臣民會葬之賓客以及執事之人皆倉皇草率不得盡其誠敬雖有塗車蓑笠何如待雨止之得從容將事耶穀梁之說乃後世堪輿家言仁人孝子之所不忍言也

哀公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元年

左氏楚子圍蔡報柏舉也蔡侯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遷蔡于是請遷于吳按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則是降之而遷其國也而春秋止書圍蔡者王氏方麓曰楚縣陳入鄭遷蔡俱不滿其辭不使楚盡其惡也夫所謂不滿其辭者爲楚諱實爲諸侯諱似也然楚人誘殺蔡般執其子有而用之惡莫惡於是聖人何以不爲蔡諱也胡傳謂蔡當以吳師入郢楚至是而報之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家氏李氏王氏俱極駁此說謂肆惡於楚者吳不報吳而報蔡可謂復讎乎夫楚人非不欲報吳力不能也蔡可報則報之耳今有父兄爲兩人所戕其首謀者不可得得黨惡之人而報之亦所甘心也而況柏舉之役蔡實以吳師乎又謂蔡之讎楚豈下於入郢出乎爾者反乎爾楚於蔡乎何怨夫以爲無怨亦人情所難但報怨之中有息爭之道不爲己甚斯可耳楚圍蔡而蔡服

春秋

卷十 哀公

七

使疆于江汝之間蔡究未嘗遷也二年蔡遷州來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駒以說哭而遷蔡是刻之使遷欲不遷不可得也若楚人雖有疆于江汝之說而師徒卽還未嘗迫之使遷蔡終不遷楚亦無辭也故春秋但書圍蔡而楚與諸侯皆稱爵

秋齊侯衛侯伐晉 元年

左氏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按伐盟主非細

春秋鈔 卷十 哀公

六

故也況黨亂臣乎略鮮虞而沒魯重惡乎齊衛之首謀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軍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 二年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帥師送之趙鞅納蒯賈于戚遇鄭師于鐵戰而敗之晉鄭俱稱帥師勢均力敵也於是晉與諸小國等矣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罪趙也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三年

國戚者石曼姑而以齊國夏爲首聖人之意微矣蔡般楚商臣之弑舉世非之而輒之拒父乃有爲之如齊人者天下無無父之國而稱兵黨逆助子拒父天理人心滅絕至此可懼也已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三年

句繹之盟口血未乾又帥師圍其國虐邾甚矣

庚戌盜殺蔡侯申 四年

春秋鈔 卷十 哀公

无

此所謂盜釋例所云微者也夫以人主之尊而微賤者得而弑之卿大夫何爲乎必有與聞乎弑者矣下書公孫辰奔蔡又書殺其大夫姓霍是三人者其與聞弑乎然則何不書曰公孫辰弑其君曰疑似之獄聖人所不忍斷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四年

辰微之黨也微放于吳故辰出奔吳書辰出奔明辰之與弑責蔡人之逼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四年

姓霍不與辰俱奔其與弒與否未可知也弒君何事而可以臆決乎使蔡人執姓霍歸之司寇鞠得實情自有不可逃之王法乃不請命而以疑似擅殺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四年

伯主請命天子執有罪諸侯歸之京師京師者訟獄之所歸也故曰歸蠻子為楚所陵自拔投晉以晉楚

春秋

卷十 哀公

年

力均或能請於楚而復之也不然則寓公之又不然則臣之縱莫我肯顧不過拒而不納耳詎意晉人乃執而歸之于楚是投晉甚於投楚也晉人何仇於蠻子畏楚故也公羊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晉人以楚為京師聖人之所重傷也

夏齊侯伐宋 五年

宋伐曹執小邾子齊人伐之以圖伯也吳楚橫暴置若罔聞而惟宋是求欲以圖伯計亦左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五年

衛鄭黨齊與晉爭伯故庇范中行氏范中行氏復則晉服齊而齊伯矣趙鞅欲去范中行氏因納蒯聵蒯聵居衛則衛德晉而范中行無所恃矣屢書晉齊鄭衛相侵伐蓋交讎焉

吳伐陳 六年

吳楚爭陳交肆侵伐世無伯主故也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六年

春秋

卷十 哀公

年

國高從君於昏又不能如荀息以死報先公偷生違寵可恥之甚書名而去其官罪之也陳乞之惡不待言矣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六年

弒荼者陽生也歸獄於陳乞何也荼不宜立荼之立由陳乞也當其阿順景公之時早懷廢荼之心矣立之惟我廢之亦惟我天理人心漸滅盡矣謂之弒君夫復何辭然曰陽生歸陳乞弒其君陽生之罪亦著

矣繫國於陽生者起下入齊也陽生齊之陽生也宜有齊也不曰歸而曰入者茶以父命立也陳乞亦繫國者乞擅齊權廢立自由也

宋皇瑗帥師侵鄭 七年

定十五年罕達敗宋師于老正此侵鄭報老正之役也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八年

自宋樂大心自曹入蕭以叛宋人怨曹屢伐而圍之

春秋抄 卷十 哀公

重

入之至以其君歸而殺之固由曹之自取而宋人之惡亦甚矣左氏以此爲滅曹胡氏謂經不言滅猶晉滅虞但云執虞公也然有異焉者虞已亡惟公在執之而已矣此云入曹云以曹伯陽歸是曹猶未亡也

吳伐我 八年

爲邦故也不言救邾者家氏云吳受盟而退不責魯以存邾何救之有外書曰某國內書曰我文當如是也然不言所伐何地第曰伐我未盡之詞也有不忍

明言者也

夏齊人取譚及閭 八年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按魯以邾故畏齊怒而賂以說之何不竟歸邾子乎下書邾子歸齊人亦歸二邑是齊之所重者邾子之歸意不在二邑也以此知齊實取之非我賂之也然則何以不言伐而直曰取齊師至二邑歸命而不敢抗故不言伐亦如吳伐我直造國都如入無人之境也魯至是尚可以爲國乎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九年

春秋抄 卷十 哀公

重

左氏鄭武子賸之嬖許取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按雍丘之役宋人虐鄭甚矣他日品師之取鄭之報復又加酷焉哀公之編列國互相侵伐徒無寧日時無伯主故也春秋於是終矣

邾子益來奔 十年

魯伐邾屢矣七年入其國以邾子益來微齊吳之計邾已滅矣益復國而不能自強至於出奔且前此躬被囚虐曾幾何時又覓身來奔昏愚無恥至於此極尚可以爲君乎

戊戌齊侯陽生卒 十年

陽生卒也非弑也傳謂齊人弑君以說于吳果爾則必陳乞主之是時齊國之權盡歸陳氏矣前此陽生

春秋經

卷十 哀公

書

弑荼歸獄於陳乞豈乞弑陽生而反諱之乎

衛公孟彘自齊歸于衛 十年

齊納之也彘本蒯聵黨歸于衛叛蒯聵而從輒也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年

吳之救陳季子所謂力爭諸侯然以救爲名聖人卽樂得而予之或以吳舉號爲貶非也胡傳謂諸侯不能救而吳救之故舉號以外吳傷諸侯之不振其義亦精然直書而此意自見若吳楚稱國大抵因其求

告稱王而削之也

齊國書帥師伐我 十有一年

此與八年吳伐我同皆直造國都也王氏樵曰齊師在清冉有請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不可居封疆之間不可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孟氏始詎勉以右師從從而又後戰而先奔微冉有在左師魯事敗矣是時政在季氏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用力春秋兩書伐我所以見魯之益衰其亦傷之而已

春秋經

卷十 哀公

書

陳轅頤出奔鄭 十有一年

左氏初轅頤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按賦封田聚斂也有餘以爲己有盜臣也時楚人怨陳背己屢興伐陳之師鄭楚黨也故頗奔鄭而鄭納之

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

書 十有一年

公會吳伐齊不待智者而知齊力之不敵也爲齊計

有堅城固守以老二國之師伺其罷而後出而與戰雖未必全勝亦不至大敗乃國書撓衆論而直前交鋒以致師覆身沒辱國甚矣故春秋以國書主戰深罪國書也公會吳伐齊戰不言我師者敗公也假吳力以勝齊吳之勝公之辱也

春用田賦十有二年

用田賦者取賦於田也胡傳備矣

孟子卒十有二年

春秋

卷十 哀公

五

曰孟子諱同姓也諱同姓之義至於稱子止矣何以不稱夫人季孫削之也春秋仍舊史所以著季孫之罪也不書葬葬不以夫人禮哀公之咎也

公會吳于橐皋十有二年

左氏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按子貢數語折強吳而卻尋盟之請若是乎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魯多君子而不用惜哉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十有二年

吳微會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卒辭吳盟會于吳地而辭吳盟尊之至矣

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十有三年

自定末年鄭爲宋公子地伐宋厥後宋屢伐鄭雍正

春秋

卷十 哀公

五

之役盡取鄭師亦太酷矣至是向巢帥師圍岳爲平元之族奔鄭鄭爲城岳故也鄭救岳而盡取宋師鄭之報宋抑又甚焉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十有三年

不言公會晉侯吳子者晉後吳也又不欲以主盟子吳故書及及者內外之詞也聖人之意微矣吳之伯魯成之也六年叔還會吳于柵七年公會吳于鄆所以事吳者勤矣八年吳伐我城下之盟辱莫甚焉至

齊以邾故取我謹聞邾子歸而二邑復是亦可以已矣而魯乃會吳伐齊是含羞於吳以求洩怨於齊也十一年齊復伐我禍由自取魯君臣不知悔悟又會吳以伐之吳勝齊而諸侯無不服從矣黃池之會主盟區夏魯爲吳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有三年

此伯國侵伐之終事也晉屢伐衛而衛不服家氏曰晉非力不足以服衛執曼多志不在諸侯也

春秋

卷十 哀公

宋

西狩獲麟 十有四年

左傳叔孫車子獲公穀薪采者獲義無所取可弗辨也左穀文俱略公羊傳反袂拭面而嘆吾道之窮亦億度之說也後儒所言不一均未見其確然竊意春秋成而麟至非因麟至而作春秋亦非因麟至而絕筆也麟爲治世之瑞不待智者而知春秋得麟之書也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賊懼是天下一大治也豈惟一時之天下億萬年世道人心之正率由於是祥麟

之應不亦宜乎故曰春秋成而麟至而春秋之所以作所以成則不繫乎此也或曰春秋終哀公十四年而是年所書僅獲麟一事蓋東周之願久矣覩祥麟而有欣喜冀望之意焉故於編年卒業之後又特書曰西狩獲麟

春秋

卷十 哀公

宋

春秋少終

春秋鈔十卷 江西通撰
孫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不全載經文但於有所論說者標舉經文著某年於其下其敘雖稱惟恪守胡傳間有詞旨未暢及意所未安者始妄陳管窺之見然駁胡傳者不一而足如春王正月卽駁夏時之說伯姬歸于紀卽駁諸侯親迎之說州吁弑其君完卽駁不稱公子爲責君之說桓公宣公書有年卽駁變異之說諸侯盟于幽卽駁首叛盟之說楚宜申來獻捷卽駁當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說齊人侵西鄙公追齊師卽駁書人見示弱書師見伏衆之說陽處父救江卽駁責晉不合諸侯之說齊人弑其君商人卽駁歸罪國人之說楚子圍鄭卽駁嘉楚討賊之說新官灾卽駁神主未入哭爲非禮之說甯喜弑其君剽卽駁廢立之說叔孫豹會虢卽駁尚信之說公如晉至河乃復卽駁從權適變之說暨齊平卽駁暨爲不得已之說季孫意如會厥慤卽駁力不能加之說盜殺衛侯之兄縶卽駁歸獄宗魯之說從祀

先公卽駁出陽虎之說如斯之類不可以殫數所謂恪守胡傳蓋遜詞耳至於攻擊左傳則頗傷臆斷如以鄭叔段餽口四方爲詭詞謂段果出奔鄭莊豈置之不問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爲凡伯忍辱而自歸非戎挾之以去以楚執蔡世子有用之爲猶後世執蓋行酒之類斷無殺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執曹伯陽爲未嘗滅曹揆之古書皆無佐證核以事理亦未盡安他如以成宋亂之說從劉敞而駁杜預然聖經之意正以始於義而終於利兩節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書先公之助亂暴揚國惡春秋無此法也許叔入許責其不告於王不知乘隙復國機在呼吸往反告王不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聲楚僭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說爲定而必謂苟以必去王號責楚迫於大義當無不從似非當日之事勢至首止之會責王世子不能爲伯夷泰伯抑又強天下以所難矣其持論大旨往往類此雖駁胡傳實仍在胡傳門徑之中不及所作周易傳義合訂遠矣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

〔清〕方苞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慶間刻

抗希堂十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比事

目錄四卷》提要

春秋比事目錄序

昔人苦儀禮難讀良以事多複疊辭語相類彼此前後易至混淆春秋亦然望溪先生既爲通論以揭比事屬辭之義而讀者未熟於三傳旋復檢視事迹以求其端緒重費目力乃與先生商別其事爲八十五類俾從學者編次而先生訂正焉程子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爲先生蓋循是以求之而後曲得其精蘊也學者欲觀通論必先取是編每類彙事同而書法互異春秋比事目錄序

者反覆思索心困智窮始展通論按節而切究之然後其義刻著於心久而不忘此余所心得也敢告有志於是經者乾隆九年冬十有二月崑同顧涼撰

春秋比事總目

葉溪先生論次

王兆符程參編錄

卷一

王室伐救

王室會盟

王使至魯魯君臣如京師

王室禍亂

天王崩葬

王后王姬

春秋比事總目

王臣奔

王臣卒葬

魯君會盟

魯臣會盟

外會盟

諸侯遇

魯君侵伐

魯臣侵伐

魯被侵伐

卷二

侵伐

魯君如列國

魯臣如列國

諸侯來

外臣來

諸侯如

外諸侯卒葬

卷三

春秋比事總目

魯滅國取邑田

外滅國

外取內邑田

遷國邑

外伐國取邑

伐國圍邑

內外救

內外次

疎遠

亡師	國遷	內外平	賊臣子	殺世子殺弟	內叛	外大夫叛	諸侯奔入	魯臣奔	春秋比事總目	外臣奔入	鄰國相戕	諸侯相執	內大夫執	外大夫執	外君臣逃	諸侯專殺	衆殺	盜殺
									三									

殺鄰國大夫	外放大夫	立君	納君大夫世子公子	公子爭國	諸侯兄弟以行次書	亡國復	魯君卽位薨葬	春秋比事總目	魯夫人	內女	內大夫卒	魯變禮弑禮	魯亂政	魯郊	魯嘗禘	魯嘗	魯城築浚川
								四									

魯毀什

魯築臺廟

魯田狩

魯軍制

魯晉遊觀

魯臣逃國

魯田

魯火

魯水旱蟲

春秋比事總目

魯有年

魯異

世室屋壞

天地變異

外災異

日食

首時

異文

史臣獨書魯事

五

文

春秋比事總目

六

王室伐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桓公五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莊公五年 春

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莊公六年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成公元年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成公十有六年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

伐鄭 成公十有七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一

男曹伯莒子邾子賴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定公四年

王室會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 僖公五年夏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欽盟于洮 僖公八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邱 僖公九年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僖公九年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一

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僖公二十年

八年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僖公二十有八年冬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 僖公二十有九年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

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成公十有七年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襄公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八月甲戌同
 盟于平邱 昭公十有三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定公四年 五月公及諸
 侯盟于皐鼬 定公四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一

三

王使至魯魯君臣如京師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貺 隱公元年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隱公元年

秋武氏子來求聘 隱公三年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隱公七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九年

夏大上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四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公五年夏

天王使冢父來聘 桓公八年春正月

祭公來 桓公八年冬十月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桓公十有五年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莊公元年冬十月

祭叔來聘 莊公二十有三年春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僖公三十年

公子遂如京師 僖公三十年冬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文公元年二月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文公元年夏四月

叔孫得臣如京師 文公元年夏四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一

四

春王正月王使欒叔歸含且贈文公五年王使

召伯來會葬文公五年三月

公孫敖如京師文公八年冬十月

春毛伯來求金文公九年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文公九年

夏仲孫蔑如京師宣公九年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宣公十年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成公八年

三月公如京師成公十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一五

叔孫豹如京師襄公二十有四年冬

六月叔鞅如京師昭公二十有二年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定公十有四年秋

王室禍亂

冬天王出居于鄭僖公二十有四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宣公十有五年六月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昭公二十有二

年六月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

王子猛卒昭公二十有二年晉人闚郊昭公二

十有三年春正月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

朝昭公二十有三年秋七月冬十月天王入于

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昭公二十有

春秋比事目錄卷一六

六年冬十月

天王崩葬

三月庚戌天王崩隱公三年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公十有五年五月葬桓王

莊公三年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僖公八年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文公八年二月叔孫得臣

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文公九年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宣公二年葬匡王宣公三年

年春正月

春秋比事目錄卷一 七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成公五年

九月辛酉天王崩襄公元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襄公二年

十有二月甲寅宋王崩襄公二十有八年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昭公二十有二年六月叔

鞮如京師葬景王昭公二十有二年

冬十月壬子猛卒昭公二十有二年

王后王姬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公八年冬十月春紀

季姜歸于京師桓公九年

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莊公元年

王姬歸于齊莊公元年冬十月

秋七月齊王姬卒莊公二年

冬王姬歸于齊莊公十有一年

劉夏逆王后于齊襄公十有五年春

春秋比事目錄卷一 八

王臣奔

春周公出奔晉 成公十有二年

王子瑕奔晉 襄公三十年五月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昭公二十有六年冬十月

春秋北事目 **卷一**

九

王臣卒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隱公三年

夏五月王子虎卒 文公三年

劉卷卒 定公四年秋七月 葬劉文公 定公四年秋七月

魯君會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隱公元年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隱公元年

春公會戎于潛 隱公一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隱公二年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隱公六年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隱公八年

冬公會齊侯于防 隱公九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隱公十年

春秋北事目 **卷一**

十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隱公十有一年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桓公元年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公元年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桓公二年

公及戎盟于唐 桓公二年九月 冬公至自唐 桓公二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桓公三年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桓公三年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桓公六年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桓公十年

公會宋公于夫鍾桓公十有一年九月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桓公十有一年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桓公十有二年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桓公十有二年

公會宋公于虛桓公十有二年八月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桓公十有二年

春秋比事則錄卷一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桓公十有四年

公會齊侯于艾桓公十有五年五月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桓公十有六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桓公十有七年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桓公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桓公十有八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莊公九年春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十有三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

伯滕子同盟于幽莊公十有六年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莊公二十有二年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莊公二十有三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莊公二十有七年

公會齊侯于城濮莊公二十有七年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閔公元年

春秋比事則錄卷一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僖公元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僖公五年夏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僖公五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

甯母僖公七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僖公八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邱 僖公九年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僖公九年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僖公十年有三年夏四月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 僖公十年有五年 九月公至自會 僖公十年有五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僖公十年有六年 九月公至自會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一 主 僖公十年有七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僖公十年有九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僖公二十年有一年 十有三月癸丑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僖公二十年有一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僖公二十年有五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僖公二十年有六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僖公二十年有七年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僖公二十年有八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僖公二十年有八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僖公二十年有九年

二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文公二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一 主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文公三年

春公至自晉 文公四年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公七年及蘇子盟于女栗 文公十年秋七月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文公十年有三年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棠

文公十年有三年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文公十年有四年 公至自會 文

公十有四年秋七月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文公十有七年 秋

公至自穀 文公十有七年

公會齊侯于平州 宣公元年夏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宣公七年

春公至自會 宣公八年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宣公十有七年六月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

春秋紀事目錄卷一

七

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鄆人

人盟于蜀 成公二年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成公五年 春王正月

公至自會 成公六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

陵公至自會 成公七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

盟于蒲公至自會 成公九年春正月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瓊澤 成公十有二年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 成公十有五年三月 公至自會

成公十有五年三月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

公公至自會 成公十有六年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

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成公十

春秋紀事目錄卷一

七

有七年

公如晉 襄公三年春 夏四月公及晉侯盟于長

檮公至自晉 襄公三年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襄公三年 秋公至自

會 襄公三年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公至自會 襄公

五年秋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郕襄公七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襄公九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公至自會襄公十年夏五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襄公十有一年夏四月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襄公十有一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襄公十有一年秋七月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襄公十有六年

自會襄公十有六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齊襄公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襄公十有九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襄公二十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

自會襄公二十有一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襄公二十有二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襄公二十有四年八月

公至自會襄公二十有四年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襄公二十有五年夏五月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公至自會襄公二十有五年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定公二十有六年夏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昭公十有三年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昭公二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于鄭伯許齊秋比事 昭公二十有六年

男曹伯莒子邾子杞伯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定公四年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定公四年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定公八年夏附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定公十年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定公十有二年

公至自黃 定公十有二年十一月

公會齊侯衛侯于牟公至自會 定公十有四年五月

夏公會吳于郕 哀公七年

公會吳于橐皋 哀公十有二年夏五月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 哀公十有二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哀公十有三年夏

公至自會 哀公十有三年

春秋比事 哀公十有三年

年

魯臣會盟

棠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桓公十有一年九月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莊公十有四年

秋公子結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莊公十有九年

秋公孫放會晉侯于戚 文公元年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 隴文公二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文公八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一 主

乙酉公子遂會維我盟于暴 文公八年冬十月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文公十有一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文公十有六年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邾 文公十有六年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宣公十有四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宣公十有五年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宣公十有五年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成公元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佐盟于袁婁 成公二年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成公五年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成公十有五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一 主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犇盟于扈 成公十有六年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杙 成公十有八年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首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于戚 襄公二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首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襄公二年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許子邾子齊

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

經 139-579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襄公三年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襄公五年夏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襄公八年夏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

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襄公十有四年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闕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襄公十有四年

春秋此事目錄卷一 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太夫盟 襄公十有六年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襄公十有九年冬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襄公二十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襄公二十有七年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襄公二十有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

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訖 昭公元年春正月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昭公九年

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祲祥 昭公十有一年五月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昭公十有一年

夏叔弓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昭公二十有五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昭公三十有一年春

春秋此事目錄卷一 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定公三年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哀公二年春王二月

叔還會吳于柎 哀公六年夏

外會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隱公二年冬十月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隱公三年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隱公八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 桓公二年秋七月

夏齊侯衛侯會于蒲 桓公三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桓公十有一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莊公十有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莊公十有五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僖公二年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僖公三年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僖公十有九年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僖公二十年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僖公二十有一年春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僖公二十有一年

秋衛人及狄盟 僖公三十有一年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文公十有五年

諸侯會于扈 文公十有七年六月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宣公九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宣公十有一年

秋晉侯會狄于欒 宣公十有一年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宣公十有二年

冬十有二月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濼淵宋災故 襄公三十年冬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一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一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昭公四年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于扈 昭公二十有七年

秋齊侯鄭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

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定公七年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定公八年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定公十年

秋齊侯宋公會于沸 定公十有四年

諸侯遇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隱公四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隱公八年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莊公四年

公及齊侯遇于穀 莊公二十有三年夏 蕭叔朝

公莊公二十有三年夏附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莊公三十年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莊公三十有二年

春秋比事日錄

卷一

夫

魯君侵伐

秋公伐邾 隱公七年

夏翟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

于菅 隱公十年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隱公十有一年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桓公十有二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

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桓公十有三年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桓公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一

十有五年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

至自伐鄭 桓公十有六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莊公五年 秋

公至自伐衛 莊公六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

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莊公八年

夏公伐齊納糾 莊公九年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

于乾時我師敗績 莊公九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莊公十年

二月公侵宋 莊公十年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莊公

十年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莊公十有一年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莊公二十有六年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莊公二十有六年

夏師次于成 莊公三十年

九月公敗邾師于郕 僖公元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一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僖公四年 楚屈完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僖公四年 秋及江人黃

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 僖公四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僖公六年

冬公伐邾 僖公二十有一年

春公伐邾 僖公二十有二年

公子遂如楚乞師 僖公二十有六年 夏 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僖公二十有六年冬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秦人于溫 諸侯遂圍許 僖公二十有八年冬
 公至自圍許 僖公二十有九年春
 公伐邾 僖公三十有三年夏四月
 春公伐邾 文公七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宣公四年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宣公七年
 春秋比事自錄 卷一
 公伐杞 宣公十有八年春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二月
 公至自伐鄭 成公三年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成公十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秋七月公
 至自伐秦 成公十有三年
 公會尹子晉侯齊侯國佐邾人伐鄭 成公十有六年
 秋 公至自會 成公十有六年十有二月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
 伐鄭 秋公至自會 成公十有七年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成公十有七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襄公九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襄公十年秋 公至自
 伐鄭 襄公十年冬
 春秋比事自錄 卷一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襄公十有一年夏四月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
 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
 至自會 襄公十有一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襄公十有八年
 公至自伐齊 襄公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定公四年 秋七月公至自會 定公四年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定公六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定公八年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定公八年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哀公七年

歸邾子益于邾 哀公八年夏

春秋出師自魯 卷一

公會吳伐齊 哀公十年春二月

五月公至自伐

齊 哀公十年

五月公會吳伐齊 哀公十有一年

魯臣侵伐

無駭帥師入極 隱公二年夏五月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隱公四年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隱公十年

九月入杞 桓公二年

秋伐邾 桓公八年

及宋人衛人伐邾 桓公十有七年秋八月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莊公二年

春王正月渴會齊師伐衛 莊公三年

春秋出師自魯 卷一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哀公十有四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郕獲莒挐 公元年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僖公四年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僖公二十有七年秋八月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僖公三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齊人許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哀公十有四年

伐沈沈潰 文公三年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文公十有一年

叔彭生帥師伐邾 文公十有四年春正月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 宣公十年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宣公十有一年夏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師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鞌齊師敗績 成公二年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成公六年

春秋比事自錄 卷一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

伐邾 成公八年冬十月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襄公元年春正月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

遂入郕 襄公十有二年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伐秦 襄

公十有四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襄公十有六年五月

仲孫速帥師伐邾 襄公二十年秋

仲孫羯帥師侵齊 襄公二十有四年春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昭公五年秋七月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昭公十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定公八年九月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公元年 春王二月季

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公二年

春秋比事自錄 卷一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哀公三年冬十月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公六年



魯被侵伐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桓公
十年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桓公十有七年

夏公追戎于濟西莊公十有八年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莊公十有九年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僖公二十有二年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僖公二十有

六年春正月

春秋比事目錄卷一

夏齊人伐我北鄙僖公二十有六年

秋侵我西鄙文公七年夏四月

邾人伐我南鄙文公十有四年春正月

秋齊人侵我西鄙文公十有五年

齊人侵我西鄙文公十有五年十有二月

齊侯伐我西鄙文公十有七年夏四月

春齊侯伐我北鄙成公二年

莒人伐我東鄙襄公八年夏

秋莒人伐我東鄙襄公十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襄公十有二年

莒人侵我東鄙襄公十有四年夏四月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襄公十有五年

邾人伐我南鄙襄公十有五年秋八月

齊侯伐我北鄙襄公十有六年三月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襄公十有六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襄公十有七年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襄公十有七年秋

冬邾人伐我南鄙襄公十有七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一

秋齊師伐我北鄙襄公十有八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襄公二十有五年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定公七年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定公八年

吳伐我哀公八年春正月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哀公十有一年

外侵伐

夏五月莒人入向 隱公二年

鄭人伐衛 隱公二年十有二月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隱公四年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隱公四年夏

秋衛師入郕 隱公五年

邾人鄭人伐宋 隱公五年九月

宋人伐鄭圍長葛 隱公五年冬十有二月 冬宋

人取長葛 隱公六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秋宋人衛人入鄭 隱公十年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隱公十年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隱公十年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桓公十有四年

冬十有二月

秋九月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莊公十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莊公十有四年

秋七月荆入蔡 莊公十有四年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莊公十有五年

鄭人侵宋 莊公十有五年秋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莊公十有六年

秋荆伐鄭 莊公十有六年

夏齊人滅于遂 莊公十有七年

冬齊人伐戎 莊公二十年

冬戎侵曹 莊公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

績 莊公二十有八年

秋荆伐鄭 莊公二十有八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夏鄭人侵許 莊公二十有九年

秋七月齊人降鄆 莊公三十年

齊人伐山戎 莊公三十年冬

狄伐邢 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

十有二月狄入衛 閔公二年

楚人伐鄭 僖公元年秋七月

楚人侵鄭 僖公二年冬三月

徐人取舒 僖公三年夏四月

楚人伐鄭 僖公三年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僖公十有八年	年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 僖公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僖公十有八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僖公十有七年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僖公十有五年	楚人敗徐于婁林 僖公十有五年冬	冬宋人伐曹 僖公十有五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三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僖公十有五年	楚人伐徐 僖公十有五年春正月	秋侵鄭 僖公十有四年秋八月	春秋侵鄭 僖公十有三年	冬楚人伐黃 僖公十有一年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僖公十年	夏狄伐晉 僖公八年	春齊人伐邾 僖公七年	秋楚人圍許 僖公六年
----------------	---------------------------	-----------------------	-----------------	--------------------------	-----------------	--------------	-------------	------------------	----------------	---------------	-------------	--------------	---------------	-----------	------------	------------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四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僖公二十有二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春齊侯伐宋圍緡 僖公二十有三年	秋楚人伐陳 僖公二十有三年	夏狄伐鄭 僖公二十有四年	秋楚人圍陳 僖公二十有五年	衛人伐齊 僖公二十有六年夏	冬楚人伐宋圍緡 僖公二十有六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僖公二十有七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	鄭人入滑 僖公二十年五月	冬楚人伐隨 僖公二十年	春秋侵衛 僖公二十有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	宋公以伐宋 僖公二十有一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僖公二十有二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	衛人伐邢 僖公十有九年秋	秋宋人圍曹 僖公十有九年
-------------	------------------------------	-----------	-----------------	---------------	--------------	---------------	---------------	-----------------	-----------------------	---------------------	--------------	-------------	--------------	---------------------	---------------	---------------------	---------------------	--------------	--------------

曹伯界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	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僖公二十有八年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僖公二十有八年	夏狄侵齊 僖公三十年	晉人秦人圍鄭 僖公三十年秋	介人侵蕭 僖公三十年秋	狄圍衛 僖公三十有一年冬	衛人侵狄 僖公三十有二年夏四月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僖公三十有三年	夏四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五	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僖公三十有三年	狄侵齊 僖公三十有三年夏四月	晉人敗狄于箕 僖公三十有三年秋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僖公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	晉侯伐衛 文公元年夏四月	衛人伐晉 文公元年夏四月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文公二年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文公二年
---------------------	--------------------	-----------------------	------------	---------------	-------------	--------------	-----------------	------------------	-----	-------------	----------------------	----------------	-----------------	----------------------	--------------	--------------	---------------------	------	------------------

秦人伐晉 文公三年夏五月	秋楚人圍江 文公三年	秋楚人滅江 文公四年	秋侵齊 文公四年夏	晉侯伐秦 文公四年秋	秦人入郛 文公五年夏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文公七年夏四月	冬徐伐莒 文公七年	楚人伐鄭 文公九年三月	夏狄侵齊 文公九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六	夏秦伐晉 文公十年	冬狄侵宋 文公十年	春楚子伐麇 文公十有一年	狄侵齊 文公十有一年秋	夏楚人圍巢 文公十有二年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文公十有二年	秋侵衛 文公十有三年冬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文公十有五年六月
--------------	------------	------------	-----------	------------	------------	---------------------	-----------	-------------	-----------	-------------	-----------	-----------	--------------	-------------	--------------	------------------------	-------------	----------------------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宣公十有五年十二月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宣公十有七年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宣公元年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蕞林伐鄭	宣公元年秋
冬晉趙盾帥師侵潁	宣公元年
晉人來人伐鄭	宣公元年冬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宣公二年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	宣公二年
秦師伐晉	宣公二年春二月
夏晉人來人衛人陳人侵鄭	宣公二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	宣公三年春正月
夏楚人侵鄭	宣公三年
秋赤狄侵齊	宣公三年
宋師圍曹	宣公三年秋
赤狄侵齊	宣公四年夏六月
冬楚子伐鄭	宣公四年

楚人伐鄭	宣公五年冬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公六年
晉師白狄伐秦	宣公八年夏六月
楚師伐陳	宣公八年冬十月
齊侯伐萊	宣公九年夏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宣公九年九月
宋人圍滕	宣公九年冬十月
楚子伐陳	宣公九年冬十月
六月宋師伐滕	宣公十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二	
晉人來人衛人陳人侵鄭	宣公十年六月
楚子伐鄭	宣公十年冬
丁亥楚子入陳	宣公十有一年冬十月
楚子圍鄭	宣公十有二年春
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	宣公十有二年夏六月乙卯晉師敗績
宋師伐陳	宣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
齊師伐曹	宣公十有三年
夏楚子伐宋	宣公十有三年
晉侯伐鄭	宣公十有四年夏五月

楚九月楚子圖宋	宣公十四年
秦人伐晉	宣公十有五年六月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宣公十有八年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	成公二年
冬楚師鄭師侵衛	成公二年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成公三年夏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	成公三年秋
鄭伐許	成公三年冬十有一月
春秋比事目錄卷二	九
鄭伯伐許	成公四年冬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成公六年二月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成公六年秋
吳伐鄭	成公七年春正月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成公七年
吳入州來	成公七年八月
晉欒書帥師侵蔡	成公八年春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成公九年秋七月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郕	成公

九年冬十有一月	
秦人白狄伐晉	成公九年冬十有一月
鄭人圍許	成公九年冬十有一月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成公十年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成公十有二年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成公十有四年秋
楚子伐鄭	成公十有五年夏六月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成公十有六年夏四月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	
春秋比事目錄卷二	十
續成公十有六年六月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成公十有七年
夏楚子鄭伯伐宋	成公十有八年
冬楚人鄭人侵宋	成公十有八年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襄公元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襄公元年
鄭師伐宋	襄公二年春正月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襄公二年六月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襄公三年

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襄公三年
陳人圍頓	襄公四年冬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襄公五年冬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襄公七年冬十月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襄公八年夏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襄公八年
楚子伐鄭	襄公九年冬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襄公十年夏五月
晉師伐秦	襄公十年夏五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十一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襄公十有一年夏四月
楚子鄭伯伐宋	襄公十有一年秋七月
冬秦人伐晉	襄公十有一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襄公十有一年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襄公十有四年
宋人伐陳	襄公十有七年春二月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襄公十有七年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襄公十有八年冬十月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襄公十有九年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襄公十有九年秋七月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襄公二十有三年
齊侯襲莒	襄公二十有三年冬十月
夏楚子伐吳	襄公二十有四年
齊崔杼帥師伐莒	襄公二十有四年秋七月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襄公二十有四年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襄公二十有五年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襄公二十有五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十二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	襄公二十有五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襄公二十有六年
晉荀息帥師敗狄于大鹵	昭公元年六月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昭公四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昭公五年
楚薳罷帥師伐吳	昭公六年秋九月
齊侯伐北燕	昭公六年冬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

楚子伐徐 昭公十有二年冬十月

晉伐鮮虞 昭公十有二年冬十月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昭公十有五年

春齊侯伐徐 昭公十有六年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昭公十有七年冬

六月邾人入郕 昭公十有八年

春宋公伐邾 昭公十有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昭公十有九年

春秋比事 昭公二十有二年 十三

春齊侯伐莒 昭公二十有二年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于旻沈

子逞滅獲陳夏齏 昭公二十有三年秋七月

夏吳伐越 昭公三十有二年

秋楚人伐吳 定公二年

楚人圍蔡 定公四年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庚午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楚師敗績楚薳瓦

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定公四年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定公四年秋七月

於越入吳 定公五年夏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定公五年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定公七年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定公八年秋七月

晉趙鞅帥師圍衛 定公十年夏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定公十有二年夏

鄭公孟彊帥師伐曹 定公十有三年夏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定公十有四年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定公十有五年夏五月

春秋比事 哀公二年 南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哀公元年春正月

秋齊侯衛侯伐晉 哀公元年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鄭師敗績 哀公二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哀公三年

宋樂髡帥師伐曹 哀公三年五月

夏齊侯伐宋 哀公五年

晉趙鞅帥師伐衛 哀公五年夏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哀公六年春

吳伐陳 哀公六年春

宋向巢帥師伐曹 哀公六年冬 宋人圍曹 哀公

七年八月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哀公

公八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哀公七年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哀公七年春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 哀公九年春二月

夏楚人伐陳 哀公九年

秋宋人伐鄭 哀公九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二 哀公十年 主

夏宋人伐鄭 哀公十年

晉趙鞅帥師侵齊 哀公十年夏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哀公十年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

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哀公十有一年

宋向巢帥師伐鄭 哀公十有二年秋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訇 哀公十有三年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哀公十有三年夏

於越入吳 哀公十有三年夏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哀公十有三年秋

魯君如列國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桓公十有八年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二十有二年 春公至自齊
莊公二十有三年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莊公二十有三年

夏公如齊逆女狄公至自齊 莊公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僖公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僖公十有五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七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僖公三十有三年

冬公如晉 文公三年 春公至自晉 文公四年

冬公如晉 文公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文公十有四年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公四年

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宣公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公九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公十年

公如齊 宣公十年夏四月 五月公至自齊 宣公十年

夏公如晉 成公三年 公至自晉 成公三年夏

公如晉 成公四年夏四月 秋公至自晉 成公四年

秋七月公如晉 成公十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成公十有一年

公如晉 成公十有八年春正月 公至自晉 成公十有八年夏

公如晉 襄公三年春 公至自晉 襄公三年夏四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八

冬公如晉 襄公四年 春公至自晉 襄公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襄公八年 公至自晉 襄公八年夏

公如晉 襄公十有二年冬 春公至自晉 襄公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襄公二十有一年 夏公至自晉 襄公二十有一年

十有一月公如楚 襄公二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襄公二十有九年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昭公二年

公如晉昭公五年春正月秋七月公至自晉昭公五年

公五年

三月公如楚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昭公七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昭公十有二年夏

公如晉至河乃復昭公十有三年冬十月

冬公如晉昭公十有五年夏公至自晉昭公十有六年

有六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昭公二十有一年冬

春秋比事目錄卷二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昭公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昭公三年

魯臣如列國

公子翬如齊逆女桓公三年秋七月

冬公子友如陳莊公二十有五年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莊公二十有七年

臧孫辰告糴于齊莊公二十有八年冬

公子慶父如齊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僖公三年

夏公孫茲如卒僖公二年

公子友如齊僖公七年秋七月

春秋比事目錄卷二

冬公子友如齊僖公十有三年

公子遂如楚乞師僖公二十有六年夏

公子遂如齊僖公二十有八年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僖公三十年冬

公子遂如晉僖公三十有一年春

公孫敖如齊文公元年冬十月

公子遂如齊納幣文公二年冬

夏公孫敖如晉文公五年

夏季孫行父如陳文公六年

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六年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文公六年
公孫敖如莒泄盟	文公七年冬
公子遂如宋	文公十有一年秋
冬單伯如齊	文公十有四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十有五年
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十有五年秋
冬公子遂如齊	文公十有七年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文公十有八年
春秋其事目錄	卷二
季孫行父如齊	文公十有八年冬十月
公子遂如齊逆女	宣公元年春正月
夏季孫行父如齊	宣公元年
公子遂如齊	宣公元年夏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宣公八年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十年六月
季孫行父如齊	宣公十年秋
冬公孫歸父如齊	宣公十年
公孫歸父如齊	宣公十有八年秋七月

仲孫蔑如宋	成公五年春正月
公孫嬰齊如晉	成公六年夏六月
冬季孫行父如晉	成公六年
公孫嬰齊如莒	成公八年春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成公九年
夏季孫行父如晉	成公十有一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	成公十有一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公十有四年
叔孫豹如宋	襄公二年秋七月
春秋此事目錄	卷二
夏叔孫豹如晉	襄公四年
叔孫豹卽世子巫如晉	襄公五年夏
冬叔孫豹如邾	襄公六年
季叔宿如晉	襄公六年冬
秋季孫宿如衛	襄公七年
夏季孫宿如晉	襄公九年
冬叔孫豹如晉	襄公十有六年
季孫宿如晉	襄公十有九年春正月
叔老如齊	襄公二十年秋

季孫宿如宋	襄公二十年冬十月
春叔孫豹如晉	襄公二十有四年
仲孫羯如晉	襄公二十有八年秋八月
冬仲孫羯如晉	襄公二十有九年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襄公三十年
夏叔弓如晉	昭公二年
季孫宿如晉	昭公二年冬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昭公三年
夏季孫宿如晉	昭公六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冬叔弓如楚	昭公六年
叔孫舍如齊蒞盟	昭公七年三月
叔弓如晉	昭公八年夏四月
秋仲孫獲如齊	昭公九年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齊平公	昭公十年
晉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昭公十有一年
季孫 意如如晉	昭公十有六年九月
冬十月	昭公十有六年
晉昭公	昭公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昭公二十有三年

春叔孫舍如宋	昭公二十有五年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定公六年
叔孫州仇如齊	定公十年冬
叔還如鄭蒞盟	定公十有一年冬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哀公五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告	

諸侯來

春滕侯薛侯來朝 隱公十有一年

滕子來朝 桓公二年春正月

秋七月杞侯來朝 桓公二年

春正月寔來 桓公六年

冬紀侯來朝 桓公六年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桓公七年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桓公九年附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桓公十有五年五月

春秋此事目錄 卷二 莊

秋鄭黎來來朝 莊公五年

杞伯來朝 莊公二十有七年冬

六月齊侯來獻萊提 莊公三十有一年

夏小邾子來朝 僖公七年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僖公十有四年附

夏鄆子來朝 僖公二十年

春杞子來朝 僖公二十有七年

春介葛盧來 僖公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僖公二十有九年

秋曹伯來朝 文公十有一年

杞伯來朝 文公十有二年春正月

秋滕子來朝 文公十有二年

夏曹伯來朝 文公十有五年

秋邾子來朝 宣公元年

杞伯來朝 成公四年三月

夏六月邾子來朝 成公六年

夏五月曹伯來朝 成公七年

春秋此事目錄 卷十 季

將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成公九年

秋杞伯來朝 成公十有八年

八月邾子來朝 成公十有八年

邾子來朝 襄公元年九月

滕子來朝 襄公六年秋

春邾子來朝 襄公七年

小邾子來朝 襄公七年夏四月

春白狄來 襄公十有八年

曹伯來朝 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

邾子來朝 襄公二十有八年夏

杞子來盟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襄公三十有一年

秋小邾子來朝 昭公三年

春小邾子來朝 昭公十有七年

秋邾子來朝 昭公十有七年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有四年秋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定公十有五年

邾子來奔喪 定公十有五年夏五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九月滕子來會葬 定公十有五年

滕子來朝 襄公二年夏四月

外臣來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隱公二年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隱公七年夏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 隱公八年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公三年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桓公十有四年

冬齊人來歸衛俘 莊公六年

荆人來聘 莊公二十有三年夏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莊公二十有五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莒慶來逆叔姬 莊公二十有七年冬

冬齊仲孫來 閔公元年

冬齊高子來盟 閔公二年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僖公二十有四年冬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僖公三十有三年春二月

衛侯使甯俞來聘 文公四年秋

冬楚子使椒來聘 文公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 文公九年冬

秦伯使術來聘 文公十有二年秋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宣公十有五年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宣公五年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宣公五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宣公七年
齊侯使國佐來聘	宣公十年冬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	宣公十年冬
聘內王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成公三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成公四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晉齊	成公八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宋公使華元來聘	成公八年春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成公八年
晉侯使士燮來聘	成公八年冬十月
衛人來媵	成公八年冬十月
晉人來媵	成公九年夏
齊人來媵	成公十年五月
晉侯使卻鞮來聘已丑及卻犇盟	成公十有一年
春	
春晉侯使卻鞮來乞師	成公十有三年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成公十有六年六月
晉侯使荀帶來乞師	成公十有七年九月
晉侯使士句來聘	成公十有八年夏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成公十有八年冬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帶來聘	襄公元年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襄公五年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襄公七年
晉侯使士句來聘	襄公八年冬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襄公十有二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襄公十有五年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襄公二十有六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襄公二十有七年
晉侯使士鞅來聘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襄公三十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昭公二年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昭公十有二年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昭公二十有一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一

差

諸侯如

夏齊侯鄭伯如紀 桓公五年

冬州公如曹 桓公五年

外諸侯卒葬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癸未葬宋穆公

隱公三年冬十有二月

滕侯卒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八月葬蔡

宣公

辛亥宿男卒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葬陳桓

公桓公五年夏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公五年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十有一年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葬陳侯晉卒

月葬衛宣公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六月辛丑蔡侯封人卒

癸巳葬

蔡桓侯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陳莊公

乙酉宋公馮卒

葬宋莊公

邾子克卒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有二月葬鄭厲公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曹莊公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夏四月薛伯卒

夏許男新臣卒

八月

曹伯班卒

七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small>僖公九年</small>	甲子晉侯佗諸卒 <small>僖公九年九月</small>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small>公十有二年</small>	夏四月葬陳宣公 <small>僖公十有三年</small>	冬蔡侯肸卒 <small>僖公十有四年</small>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small>僖公十有七年</small>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small>僖公十有八年</small>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small>僖公二十有三年</small>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small>僖公二十有三年</small>	春秋比事目錄 <small>卷二</small>	晉侯夷吾卒 <small>僖公二十有四年冬</small>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small>僖公二十有五年</small>	文公 <small>僖公二十有五年秋</small>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small>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small>	公二十有七年	陳侯款卒 <small>僖公二十有八年六月</small>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small>僖公三十有二年</small>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small>僖公三十有二年</small>	癸巳葬晉文公 <small>僖公三十有三年夏四月</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small>文公五年</small>	文公六年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small>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small>	文公六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small>文公七年</small>	秋八月曹伯襄卒 <small>文公九年</small>	年冬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small>文公十有三年</small>	邾子貜卒 <small>文公十有三年夏五月</small>	春秋比事目錄 <small>卷十一</small>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small>文公十有四年</small>	秦伯罃卒 <small>文公十有八年春二月</small>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small>葬鄭穆公</small>	宣公三年	秦伯稻卒 <small>宣公四年春正月</small>	八月滕子卒 <small>宣公九年</small>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small>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small>	宣公九年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small>宣公九年</small>	己巳齊侯元卒 <small>宣公十年夏四月</small>	公孫歸父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齊葬齊惠公 宣公十年六月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宣公十有四年 葬曹文	公宣公十有四年秋七月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宣公十有七年 夏	葬許昭公 宣公十有七年	丁未蔡侯申卒 宣公十有七年春正月 葬蔡文	公宣公十有七年夏	甲戌楚子旅卒 宣公十有八年秋九月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成公二年 乙亥葬宋文公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壬	成公三年二月	庚寅衛侯速卒 成公二年八月 辛亥葬衛穆公	成公三年春正月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成公四年 葬鄭襄公 成公	四年夏四月	壬申鄭伯費卒 成公六年夏六月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成公九年 冬十有一	月葬齊頃公 成公九年	丙午晉侯孺卒 成公十年五月
-----------------	----------------------------	------------	----------------------------	----------------	----------------------------	----------	---------------------	----------------------------	-------------------	--------	----------------------------	---------	--------------------------------	-------	-------------------	----------------------------	---------------	------------------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	師成公十有三年 冬葬曹宣公 成公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成公十有四年	冬十月庚寅衛侯遫卒 成公十有四年 春王二	月葬衛定公 成公十有五年	秦伯卒 成公十有四年冬十月	夏六月宋公固卒 成公十有五年 秋八月庚辰	葬宋共公 成公十有五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二 癸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成公十有六年	邾子貜且卒 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襄公二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襄公四年 葬陳成公	襄公四年秋七月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襄公六年 秋葬杞	桓公襄公六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襄
---------------------	---------------------	----------------------------	--------------------	----------------------------	-----------------	------------------	----------------------------	----------------	-------------------	--------------------	---------------------	------------------	----------------------------	---------	----------------------------	--------	---------------------	---------------------

公七年	夏葬鄭僖公	襄公八年
秋九月吳子乘卒	襄公十有二年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襄公十有三年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襄公十有五年	春
王正月葬晉悼公	襄公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襄公十有七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襄公十有八年	
葬曹成公	襄公十有九年春正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十一	美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襄公十有九年	冬葬齊
靈公	襄公十有九年	
三月己巳杞伯勾卒	襄公二十有三年	葬杞孝
公	襄公二十有三年夏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襄公二十有五年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襄公二十有六年	葬
許靈公	襄公二十有六年冬	
乙未楚子昭卒	襄公二十有八年十有二月	
庚午衛侯衎卒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	秋九

月葬衛獻公	襄公二十有九年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昭公元年	葬邾悼公
元年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昭公元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		
成公	昭公三年	
秦伯卒	昭公五年秋七月	葬秦景公
春正月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昭公六年	葬杞文公
春秋比事目錄	卷十二	卑
公六年夏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昭公七年	十有二月癸
亥葬衛襄公	昭公七年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昭公八年	葬陳哀公
公八年冬十月		
戊子晉侯彪卒	昭公十年秋七月	九月叔孫舍
如晉葬晉平公	昭公十年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昭公十年	春王二月
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昭公十有一年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昭公十有二年 五月葬
 簡公 昭公十有二年
 三月曹伯滕卒 昭公十有四年 秋葬曹武公 昭公十有四年
 八月莒子去疾卒 昭公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昭公十有五年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公十有六年 季孫意如如晉 昭公十有六年九月 冬十月葬晉昭公 昭公十有六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十二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昭公十有八年 秋葬曹平公 昭公十有八年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昭公二十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昭公二十有一年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昭公二十有三年
 丁酉杞伯郁釐卒 昭公二十有四年秋八月 杞平公 昭公二十有四年冬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昭公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昭公二十有六年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昭公二十有六年
 冬十月曹伯午卒 昭公二十有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昭公二十有八年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昭公二十有八年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昭公二十有八年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昭公三十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十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昭公三十有一年 秋葬薛獻公 昭公三十有一年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定公三年 秋葬邾莊公 定公三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定公四年 六月葬陳惠公 定公四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定公四年 五月公及諸

侯留于卑馳杞伯成卒于會 定公四年 葬杞悼	公定公四年秋七月	曹伯露卒 定公八年三月 葬曹靖公 定公八年	秋七月 葬曹靖公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定公八年 九月葬陳懷	公定公八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定公九年 六月葬鄭獻	公定公九年	秦伯卒 定公九年秋 冬葬秦哀公 定公九年	春秋北事目錄卷二 葬	春葬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定公十有二年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定公十有四年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哀公二年 冬十月葬衛	靈公 哀公二年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哀公三年 葬秦惠公 哀公	四年春二月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哀公四年 葬滕頃公 哀公	公四年冬十有二月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哀公四年 冬十有
----------------------------	----------	--------------------------------	-------------	----------------------------	-------	----------------------------	-------	-------------------------------	---------------	----------------------	-------------------------	----------------------------	------------	--------------------------------	-------	---------------------------------	----------	----------------------------

二月葬蔡昭公 哀公四年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 哀公五年	閏月葬齊景公 哀公五年冬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哀公六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哀公八年 春王二	月葬杞僖公 哀公九年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哀公十年 葬齊悼公 哀公	公十年五月	薛伯夷卒 哀公十年五月 秋葬薛惠公 哀公十	春秋北事目錄卷二 葬	秋七月辛酉滕子處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哀公十有一年	夏許男成卒 哀公十有三年 葬許元公 哀公十	有三年秋
----------------	-------------------------	-----------------	-------------------	----------------------------	---------------	---------------------------------	-------	--------------------------------	---------------	-------------------------------	--------------------------------	------

將滅國取邑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隱公八年

六月壬寅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隱公十年

夏滅項僖公十有七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僖公二十有二年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僖公二十有六年冬

春取濟西田僖公三十有一年

公伐邾取訾婁僖公三十有三年夏四月

春秋紀事目錄卷三 一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文公七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宣公四年

秋取根牟宣公九年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宣公十年秋

取汶陽田成公二年八月

取郕成公六年二月

夏取邾襄公十有三年

取邾田白澗水襄公十有九年春正月

三月取郕昭公元年

叔弓帥師疆郕田昭公元年秋

九月取郕昭公四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伋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鄆東田及沂西田哀公二年

春秋紀事目錄卷三 二

外滅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莊公十年

夏六月齊人滅遂莊公十有三年

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二年夏五月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僖公五年秋八月

秋滅溫溫子奔衛僖公十年春正月

夏楚人滅黃僖公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僖公二十有五年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僖公二十有六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三

秋楚人滅江文公四年

秋楚人滅六文公五年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文公十有六年秋八月

楚人滅舒蓼宣公八年夏六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麇宣公十有二年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宣公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宣公十有六年

楚人滅舒庸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

晉人滅郕襄公六年秋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襄公六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

滅偃陽襄公十年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襄公二十有五年秋八月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昭公四年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昭公八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三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

之昭公十有一年

吳滅州來昭公十有三年冬十月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昭公十有七年

冬吳滅巢昭公二十有四年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昭公三十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定公四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定

公六年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 定公十四年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定公十五年

外取內邑田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公元年三月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元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成公八年

夏齊人取讎及闚 哀公八年

春秋左傳目錄

卷三

遷國邑

齊師遷紀邦鄆部莊公元年冬十月

三月宋人遷宿莊公十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閔公二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三

外伐國取邑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隱公四年

冬宋人取長葛隱公六年

伐國圍邑

宋人伐鄭圍長葛隱公五年冬十有二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僖公六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僖公二十有三年

冬楚人伐宋圍緡僖公二十有六年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襄公元年春正月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襄公十有二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三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襄公十有五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襄公十有六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襄公十有七年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襄公十有七年秋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襄公三年

內外救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莊公二十有八年

狄伐邢莊公二十有二年冬十月春王正月齊

人救邢閔公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

于聶北救邢僖公元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僖公六年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

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春秋比事目錄卷三 九

徐僖公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

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狄救齊僖

公十有八年

晉侯伐衛僖公二十有八年春楚人救衛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

秋楚人圍江文公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文公三年十有二月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文

公九年三月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宣公元

年秋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宣公九年冬十月

宋帥伐陳衛人救陳宣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成公六年秋晉欒書帥

師救鄭成公六年冬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成公七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三 十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齊世子光救陳襄公五年冬十有二月公至

自救陳襄公五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勝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襄公十年秋楚公子

貞帥師救鄭襄公十年冬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

襄公十有二年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襄公十有五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襄公二十有三年

宋人圍曹襄公七年秋冬鄭駟弘帥師救曹襄公七年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襄公十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十一

內外次

冬公次于滑莊公三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莊公八年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莊公十年

夏師次于成莊公三十年

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僖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潰遂伐楚次于陟僖公四年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十二

于牡邱遂次于匡僖公十有五年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文公十年冬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襄公元年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襄公二十有三年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定公九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定公十有三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陳定公十有五年夏五月

城戊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僖公元年夏六月

春王正月城楚邱 僖公二年

春諸侯城緣陵 僖公十有四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襄公二年

冬戊陳 襄公五年

戊鄭虎牢 襄公十年冬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十一

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襄公二十

有九年夏五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昭

公三十有二年

乞師

公子遂如楚乞師 僖公二十有六年夏

春晉侯使鄧錡來乞師 成公十有三年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成公十有六年六月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成公十有七年九月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成公十有八年冬

國遷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十二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僖公元年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僖公三十有一年

許遷于葉 成公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

許遷于夷 昭公九年春

冬許遷于獵羽 昭公十有八年

許遷于容城 定公四年六月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哀公二年

內外平

春鄭人來輸平 隱公六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昭公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定公十年

冬及鄭平 定公十有一年

賊臣子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隱公四年春二月 九月

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夏四

月葬衛桓公 隱公五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二年

蔡人殺陳佗 桓公六年秋八月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莊公八年

春齊人殺無知 莊公九年 秋七月丁酉葬齊

春秋比事歸錄 卷三

襄公 莊公九年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

月宋萬出奔陳 莊公十有二年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僖公九年 晉里克

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僖公十年春正月 晉

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十年夏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文公元年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文公十有四年九月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文公十有六年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文公十有八年

莒弑其君庶其 文公十有八年冬十月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宣公二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宣公四年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宣公十年五月 冬

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于陳 宣公十有一年 春葬陳靈公 宣公

十有二年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成公十有八年春正月

春秋此事目錄 卷三 七

秋晉欒盈出奔陸 襄公二十有一年 晉欒盈復

入于晉入于曲沃 襄公二十有三年夏 晉人殺

欒盈 襄公二十有三年冬十月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襄公二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

戚以叛甲午衛侯衛復歸于衛 襄公二十有六年

害人執衛甯喜 襄公二十有六年秋 衛殺其

大夫甯喜 襄公二十有七年夏

閻弑吳子餘祭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襄公三十年 冬十

月葬蔡景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

之于申 昭公十有一年 冬十月葬蔡靈公 昭公

十有三年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襄公三

十年秋七月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襄公三十有一年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昭公十有三年夏四月

春秋此事目錄 卷三 八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

弱卒 昭公八年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

公子留出奔鄭 昭公八年夏四月 陳人殺其大

夫公子過 昭公八年秋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與葬陳哀公 昭公

八年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昭公十有九年

冬葬許悼公 昭公十有九年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昭公二十有七年

薛弑其君比 定公十有三年冬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哀公六年秋七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元

殺世子殺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齊人取子糾殺之 莊公九年九月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僖公五年

乙酉刺公子伋 成公十有六年十有二月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襄公二十有六年

天王殺其弟佖夫 襄公三十年五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辛

內叛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成公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昭公十有三年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昭公二十有五年 三月

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

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昭公二十有

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公二十有七

年冬十月 公如晉次于乾侯 昭公二十有八年

春秋比事自錄 卷三 壬

春三月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昭公二十有九年 冬十

月鄆潰 昭公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昭公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 昭公三十有一年 晉侯使荀躒

唁公于乾侯 昭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 春王正

月公在乾侯取闕 昭公三十有二年 十有二月

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三十有二年 夏六月癸

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

我君昭公 定公元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定公六年冬

盜竊寶玉大弓 定公八年冬 得寶玉大弓 定公

九年夏四月附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定公十年夏 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定公十年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定公十有二年夏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定公十有二年夏

春秋比事自錄 卷三 壬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定公十有二年

外大夫叛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襄公二十有六年春二月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昭公二十

十有一年夏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以叛 定公十有一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定公十有三年 晉趙

鞅歸于晉 定公十有三年冬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定公十有三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三

諸侯奔入

災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桓公十有一年九月 五

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桓公十有

五年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桓公十有五年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桓公十有六年 夏六

月衛侯朔入于衛 莊公六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莊公二十有四

年 衛侯出奔楚 僖公二十有八年夏四月 六月衛

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僖公二十有八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三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文公十有二年

己未衛侯出奔齊 襄公十有四年夏四月 衛侯

入于夷儀 襄公二十有五年秋八月 甲午衛侯

衍復歸于衛 襄公二十有六年春二月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昭公元年

北燕伯欵出奔齊 昭公三年冬

冬蔡侯朱出奔楚 昭公二十有一年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昭公二十有三年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定公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哀公十年

魯臣奔

公子慶父出奔莒

閔公二年九月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文公八年冬

十月

公孫歸父如晉

宣公十有八年秋七月

歸父還

自晉至筮遂奔齊

宣公十有八年冬十月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成公丁有六年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襄公二十有三年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昭公十有二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美

外臣奔入	衛元咺出奔晉 <small>僖公二十有八年六月</small>	衛元咺
自晉復歸于衛	<small>僖公二十有八年冬</small>	
晉狐射姑出奔狄	<small>文公六年冬十月</small>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small>晉先蔑奔秦 文公七年夏四月</small>	
宋司城來奔	<small>文公八年冬十月</small>	
宋子哀來奔	<small>文公十有四年九月</small>	
齊崔氏出奔衛	<small>宣公十年夏四月</small>	
春秋比事目錄 <small>卷三</small>		走
衛孫林父出奔晉	<small>成公七年冬</small>	夏衛孫林父自
晉歸于衛	<small>成公十有四年</small>	
宋華元出奔晉	<small>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魚石出奔楚 成公十有五年秋八月</small>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齊高無咎出奔莒	<small>成公十有七年秋</small>	
夏宋華弼來奔	<small>襄公六年</small>	
宋華臣出奔陳	<small>襄公十有七年九月</small>	
蔡公子履出奔楚	<small>襄公十有十年秋</small>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small>襄公二十年秋</small>	陳侯之弟
黃自楚歸于陳	<small>襄公二十有三年夏</small>	
邾庶其以漆間邱來奔	<small>襄公二十有三年春正月</small>	
秋晉欒盈出奔楚	<small>襄公二十有三年夏</small>	晉欒盈復
入于晉入于曲沃	<small>襄公二十有三年夏</small>	
夏邾畀我來奔	<small>襄公二十有三年</small>	
陳鍼宜咎出奔楚	<small>襄公二十有四年冬</small>	
衛侯之弟鮑出奔晉	<small>襄公二十有七年夏</small>	
夏衛石惡出奔晉	<small>襄公二十有八年</small>	
春秋比事目錄 <small>卷三</small>		走
冬齊慶封來奔	<small>襄公二十有八年</small>	
齊高止出奔北燕	<small>襄公二十有九年秋七月</small>	
鄭良霄出奔許	<small>許自許入于鄭 襄公三十年秋七月</small>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small>昭公元年</small>	
楚公子比出奔晉	<small>昭公元年冬十有一月</small>	夏四
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small>昭公十有三年</small>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small>昭公五年</small>	
宋華合比出奔衛	<small>昭公六年夏</small>	
陳公子留出奔鄭	<small>昭公八年夏四月</small>	

夏齊樂施來奔 昭公十年

夏蔡朝吳出奔鄭 昭公十有五年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昭公二十年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昭公二十年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昭公二十有二年春

邾快來奔 昭公二十有七年冬十月

冬黑肱以濫來奔 昭公三十有一年

楚囊瓦出奔鄭 定公四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无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定公十年秋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定公十年冬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以叛 定公十有一年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定

公十有一年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定公十有

四年秋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定公十有四年

夏衛北宮結來奔 定公十有四年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定公十有四年秋 衛公孟彊

自齊歸于衛 哀公十年五月

蔡公孫辰出奔吳 哀公四年春二月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哀公六年

夏陳轅頗出奔鄭 哀公十有一年

衛世叔齊出奔宋 哀公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丰

鄰國相戕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僖公十有九年夏六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宣公十有八年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昭公十有一年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昭公十有一年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昭公十有六年春

春秋比事目錄卷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定公四年

諸侯相執

冬晉人執虞公僖公五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僖公十有九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

宋公以伐宋僖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二月癸丑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僖公二十有一年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僖公二十有八年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僖公二十有八年冬

春秋比事目錄卷三

衛侯鄭歸于衛僖公三十年秋

晉人執鄭伯成公九年秋七月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成公十有五年三月曹

伯歸自京師成公十有六年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襄公十有六年三月

晉人執邾子襄公十有九年春正月

楚人執徐子昭公四年夏

宋人執小邾子哀公四年春二月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哀公四年夏

內大夫執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文公十

有四年 單伯至自齊 文公十有五年六月 十

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文公十有五年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邱 成公十有六

年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鞮盟于扈

成公十有六年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昭公十有三年八月 春

意如至自晉 昭公十有四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董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昭

公二十有三年 叔孫舍至自晉 昭公二十有四年

年春二月

外大夫執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桓公十有一年

春齊人執鄭詹 莊公十有七年

齊人執陳轅濤塗 僖公四年夏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襄公十有一年秋七月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襄公十有八年

晉人執衛甯喜 襄公二十有六年秋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定公元年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定公六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定公七年秋

外君臣逃

秋鄭詹自齊逃不莊公十有七年

鄭伯逃歸不盟僖公五年秋八月

陳侯逃歸襄公七年十有二月

春秋比事目錄卷三

聖

諸侯專殺

曹殺其大夫莊公二十有六年夏

鄭殺其大夫申侯僖公七年夏

晉殺其大夫里克僖公十年夏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僖公十有一年

宋殺其大夫僖公二十有五年夏四月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僖公二十有八年春

楚殺其大夫得臣僖公二十有八年夏四月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僖公三十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三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文公六年冬十月

楚殺其大夫宜申文公十年夏

陳殺其大夫洩冶宣公九年冬十月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宣公十有三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宣公十有四年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成公八年夏

宋殺其大夫山成公十有五年秋八月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成公十有六年六月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成公十有七年十有

二月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成公十有八年

齊殺其大夫國佐 成公十有八年春正月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襄公二年冬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襄公五年秋

齊殺其大夫高厚 襄公十有九年八月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襄公十有九年八月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襄公二十年秋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公二十有二年冬

春秋比事日錄

卷三

毛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襄公二十有三年夏

衛殺其大夫甯喜 襄公二十有七年夏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昭公二年

楚殺其大夫屈申 昭公五年春正月

楚殺其大夫成熊 昭公十有二年五月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昭公十有四年

楚殺其大夫卻宛 昭公二十有七年夏四月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哀公二年十有一月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哀公四年

衆殺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莊公二十有二年春正月

宋人殺其大夫 文公七年夏四月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文公八年冬十月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文公九年二月 晉人殺其

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文公九年三月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昭公八年秋

春秋比事日錄

卷三

宋

盜殺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軋 襄公十年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昭公二十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哀公四年

盜殺陳夏區夫 哀公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

殺鄰國大夫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昭公四年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昭公八年夏四月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陳孔與

昭公八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素

外放大夫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宣公元年夏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哀公三年秋七月

立君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隱公四年

尹氏立王子朝

昭公二十有三年秋七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卑

納君大夫世子公子

夏公伐齊納糾

莊公九年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僖公二十有五年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文公十有四年秋七月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宣公十有

一年冬十月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昭公十有二年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哀公二年夏四月

公子爭國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桓公十有一年九月

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桓公十有

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桓公十有五年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莊公九年九月

齊人取子糾殺之莊公九年

曹蕢出奔陳赤歸于曹莊公二十有四年冬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昭公元年

齊陽生入于齊哀公六年秋七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主

畢

諸侯兄弟以行次書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桓公十有一年九月

許叔入于許桓公十有五年五月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桓公十有七年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莊公三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三

畢

亡國復

許叔入于許桓公十有五年五月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昭公十有三年八月

簡君即位薨葬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不書即位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隱公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桓公元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六年附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桓公

十有八年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桓公

十有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莊公不書即位

春秋比事曰錄卷四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莊公

三十有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閔公不書即位 夏六月辛酉

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閔公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僖公不書即位

乙巳公薨于小寢僖公三十有三年冬十有二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文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文公十有八年 六

月癸酉葬我君文公文公十有八年

冬十月子卒文公十有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宣公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宣公十有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己丑公薨于路寢成公十有八年八月 丁未葬

我君成公十有二年

春秋比事曰錄卷四

春王正月公即位襄公元年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

公三十有一年 癸酉葬我君襄公冬十月

春王正月公即位昭公元年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昭公三十有二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定公

元年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定公元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定公十有五年夏五月 丁巳

葬我君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定公

有五年九月

春王正月公即位 哀公元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三

魯夫人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二年

公子翬如齊逆女 桓公三年秋七月 九月齊侯

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桓公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桓公十有八年 三月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莊公二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莊公四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四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莊公五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莊公七年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莊公七年

夏夫人姜氏如齊 莊公十有五年

夫人姜氏如莒 莊公十有九年秋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莊公二十年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莊公二十有一年 癸

丑葬我小君文姜 莊公二十有二年春正月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二十有二年 春公至自齊

莊公二十有三年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莊公二十有四年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閔公二年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僖公元年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公元年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僖公二年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僖公十有一年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僖公十有七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公子遂如齊納幣	文公二年冬
夏逆婦姜于齊	文公四年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文公四年
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文公五年
夫人姜氏如齊	文公九年春
三月夫人姜氏至	文公九年
自齊	文公九年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文公十有六年
夏四	
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文公十有七年
夫人姜氏歸于齊	文公十有八年冬十月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宣公九年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公八年夏六月
冬十月已	
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宣公八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公十有四年
九月僑	
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成公十有四年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襄公二年
己丑葬我	
小君齊姜	襄公二年秋七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襄公四年
八月辛亥	
葬我小君定如	襄公四年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
姜	襄公九年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十有一年
九月已	
亥葬我小君齊歸	昭公十有一年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	定公十有五年
辛巳葬定	
如	定公十有五年九月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哀公十有二年

內女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公二十二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隱公七年

三月紀伯姬卒莊公四年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莊公四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莊公十有二年

伯姬歸于杞莊公二十有五年六月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莊公二十有七年

冬杞伯姬來莊公二十有七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四 七

莒慶來逆叔姬莊公二十有七年冬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莊公二十有九年 八月

癸亥葬紀叔姬莊公三十年

杞伯姬來朝其子僖公五年春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僖公九年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僖公十年

有四年 季姬歸于鄆僖公十有五年九月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僖公十有六年

宋蕩伯姬來逆婦僖公二十有五年夏四月

秋杞伯姬來僖公二十有八年

冬杞伯姬來求婦僖公三十有一年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文公十有二年

齊人執子叔姬文公十有四年冬 十有二月齊

人來歸子叔姬文公十有五年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宣公五年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宣公五年

秋鄆伯姬來歸宣公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成公五年 冬十月癸卯

春秋比事目錄卷四 八

杞叔姬卒成公八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

之喪以歸成公九年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成公八年 衛人來媵

成公八年冬十月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成公九年 齊人來媵 成

公十年五月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襄公三十年 秋七月

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襄公三十年

內大夫卒

公子益師卒

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隱公五年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隱公八年

挾卒

隱公九年三月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莊公三十有二年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僖公十有六年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僖公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辛卯臧孫辰卒

文公十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九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文公十有四年

齊人

歸公孫敖之喪

文公十有五年夏

叔孫得臣卒

宣公五年秋九月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

籥

宣公八年夏六月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宣公十有七年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成公四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成公十有五年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

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一月

辛未季孫行父卒

襄公五年十有二月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襄公十有九年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襄公二十有二年

己卯仲孫速卒

襄公二十有三年八月

己亥仲孫羯卒

襄公三十有一年秋九月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昭公四年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昭公七年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昭公十有五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十

八月己亥叔輒卒

昭公二十有一年

癸丑叔鞅卒

昭公二十有三年春正月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昭公二十有四年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公二十有五年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昭公二十有九年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定公五年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定公五年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哀公三年

魯變禮忒禮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隱公五年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桓公二年

秋丹桓宮楹 莊公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刻桓宮桷 莊公二十有四年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莊公二十有四年

公二十有四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莊公二十有五年

五年

春秋記事目錄 卷四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莊公二十有五年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莊公三十年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閔公二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

丁丑作僖公主 文公二年春二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文公二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文公六年冬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公十有五年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文公十有六年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宣公八年夏六月

二月辛巳立武宮 成公六年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昭公十有五年

公十有五年

立煬宮 定公元年九月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定公二年

從祀先公 定公八年冬

春秋記事目錄 卷四

魯亂政

春王正月肆大眚莊公二十有二年

初稅畝宣公十有五年秋

春用田賦哀公十有二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圭

魯郊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僖公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宣公三年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成公七年不郊猶三望成公七年夏五月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成公十年

九月辛丑用郊成公十有七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圭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襄公七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襄公十有一年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定公十有五年春正月

夏五月辛亥郊定公十有五年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哀公元年春正月

夏四月辛巳郊哀公元年

魯嘗禘

春正月己卯烝 桓公八年

夏五月丁丑烝 桓公八年

乙亥嘗 桓公十有四年秋八月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閔公二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五

魯雩

太雩 桓公五年秋

秋八月大雩 僖公十有一年

秋九月大雩 僖公十有三年

大雩 成公三年秋

冬大雩 成公七年

秋大雩 襄公五年

秋九月大雩 襄公八年

大雩 襄公十有六年秋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九月大雩 襄公十有七年

秋八月大雩 襄公二十有八年

八月大雩 昭公三年

秋九月大雩 昭公六年

大雩 昭公八年秋

九月大雩 昭公十有六年

秋八月大雩 昭公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昭公二十有五年

九月大雩 定公元年

六

大雩 定公七年秋

九月大雩 定公七年

秋大雩 定公十有二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四

七

魯城築浚川

夏城中邱 隱公七年

夏城郎 隱公九年

城祝邱 桓公五年夏

冬城向 桓公十有六年

冬浚洙 莊公九年

冬築鄆 莊公二十有八年

城諸及防 莊公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

春城小穀 莊公三十有二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四

太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文公七年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 文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

城平陽 宣公八年冬十月

冬城郛 成公四年

城中城 成公九年冬十有一月

城費 襄公七年夏四月

冬城防 襄公十有三年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襄公十有五年夏

城西郭 襄公十有九年冬

城武城 襄公十有九年冬

冬城中城 定公六年

城莒父及霄 定公十有四年秋

冬城漆 定公十有五年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哀公三年五月

城西郭 哀公四年夏

春城毗 哀公五年

春城邾瑕 哀公六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宋

魯毀作

春新延廐 莊公二十有九年附

春新作南門 僖公二十年

毀泉臺 文公十有六年秋八月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定公二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三十一

魯築臺囿

春築臺于郎 莊公三十有一年

築臺于薛 莊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

秋築臺于秦 莊公三十有一年

築鹿囿 成公十有八年八月

冬築郎囿 昭公九年

夏築蛇淵囿 定公十有三年

魯田狩

春正月公狩于郎 桓公四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桓公七年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四年

秋蒐于紅 昭公八年

大蒐于比蒲 昭公十有一年五月

大蒐于昌間 莊公二十有二年春

大蒐于比蒲 定公十有三年夏

大蒐于比蒲 定公十有四年秋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圭

魯軍制

秋八月壬午大閱 桓公六年

甲午治兵 莊公八年春正月

三月作邱甲 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襄公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昭公五年

魯君遊觀

春公觀魚于棠 隱公五年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莊公二十有三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圭

魯臣返國

季子來歸 閔公元年秋八月

歸田

齊人歸我濟西田 定公十年春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定公十年夏

齊人歸謹及闕 哀公八年冬十有二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重

魯災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桓公十有四年

五月乙巳西宮災 僖公二十年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成公三年二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定公二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哀公三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 哀公四年

魯水旱災

螟 隱公五年九月

螟 隱公八年九月

秋大水 桓公元年

螽 桓公五年秋

夏大水 桓公十有三年

螟 莊公六年秋

秋大水無麥苗 莊公七年

大水 莊公二十有四年八月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重

秋大水 莊公二十有五年

大無麥禾滅孫辰告糴于齊 莊公二十有八年冬

冬不雨 莊公三十有一年

冬十月不雨 僖公二年

春王正月不雨 僖公三年

夏四月不雨 僖公三年

六月雨 僖公三年

冬大雨雪 僖公十年

八月螽 僖公十有五年

夏大旱	僖公二十有一年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二年
雩	文公八年冬十月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十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十有三年
秋八月雩	宣公六年
大旱	宣公七年秋
大水	宣公十年秋
饑	宣公十年冬
春秋比事目錄卷四	
重	
秋螽	宣公十有五年
冬蟊生	宣公十有五年
饑	宣公十有五年冬
秋大水	成公五年
八月雩	襄公七年
大水	襄公二十有四年秋七月
大雩	襄公二十有四年冬
冬十有二月雩	哀公十有二年

九月雩	哀公十有三年
十有二月雩	哀公十有三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四	
重	
魯有年	
有年	桓公三年冬
大有年	宣公十有六年

魯異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昭公九年

冬十月雨雪桓公八年

無冰桓公十有四年春正月

冬多康莊公十有七年

秋有暵莊公十有八年

秋有暵莊公二十有九年

已卯晦震火伯之廟僖公十有五年九月

秋大雨雹僖公二十有九年

春秋此事目錄卷四 圭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僖公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

無冰成公元年二月

春王正月雨木冰成公十有六年

春無冰襄公二十有八年

冬大雨雹昭公三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昭公四年

有鸛鵒來巢昭公二十有五年夏

冬十月隕霜殺菽定公元年

春西狩獲麟哀公十有四年

世室屋壞文公十有三年秋七月此獨為一條無所附

天地變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莊公七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僖公十四年

九月癸酉地震文公九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文公十四年

梁山崩成公五年夏

五月甲子地震襄公十有六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昭公十有七年

己卯地震昭公十有九年夏五月

春秋比事目錄卷四 无

八月乙未地震昭公二十有三年

夏四月甲午地震哀公三年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哀公十有三年

外災異

秋宋大水莊公十有一年

夏齊大災莊公二十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鵲退飛過

宋都僖公十有六年

雨蟲于宋文公三年秋

夏成周宣榭火宣公十有六年附

春宋災襄公九年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襄公三十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四 手

夏四月陳災昭公九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昭公十有八年

日食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隱公三年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既 桓公三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桓公十有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莊公十有八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莊公二十有五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莊公二十有六年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莊公三十年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僖公五年

春秋此事目錄 卷四 至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僖公十有二年

夏五月日有食之 僖公十有五年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文公元年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文公十有五年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既 宣公八年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宣公十年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宣公十有七年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成公十有六年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成公十有七年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襄公十有五年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襄公十有五年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有一年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有三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既 襄公二十有四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有四年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有七年

春秋此事目錄 卷四 至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昭公七年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昭公十有五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昭公十有七年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有一年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有二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有四年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昭公三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公五年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定公十有二年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定公十有五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三

首時

秋七月 隱公六年

秋七月 隱公九年

冬十月 桓公元年

夏四月 桓公九年

秋七月 桓公九年

春正月 桓公十有二年

秋七月 桓公十有三年

冬十月 桓公十有三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秋七月 桓公十有八年

秋七月 莊公四年

春王正月 莊公五年

春王正月 莊公十有一年

夏四月 莊公十有二年

秋七月 莊公十有三年

冬十月 莊公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莊公十有六年

冬十月 莊公十有八年

三

春王正月	莊公十有九年
夏四月	莊公十有九年
秋七月	莊公二十年
春王正月	莊公二十有一年
夏五月	莊公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莊公三十年
春王正月	僖公六年
秋七月	僖公十年
秋七月	僖公十有二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四	
春王正月	僖公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	僖公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僖公三十年
秋七月	僖公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僖公三十有一年
夏四月	文公八年
春王正月	文公八年
春王正月	文公十有三年
夏四月	宣公六年

董

冬十月	宣公六年
春王正月	宣公十有一年
秋七月	宣公十有二年
夏四月	宣公十有八年
冬十月	成公元年
冬十月	成公十年
冬十月	成公十有一年
冬十月	成公十有二年
夏四月	襄公二十有二年
春秋比事目錄卷四	
春王正月	襄公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昭公十年
秋七月	昭公十有二年
夏四月	昭公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昭公二十年
秋七月	昭公二十有九年
秋七月	昭公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定公二年
夏四月	定公三年

吳

春王正月 定公七年

夏四月 定公七年

冬十月 定公七年

春王正月 定公九年

夏四月 定公十有一年

秋七月 哀公八年

冬十月 哀公九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垂

異文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四年夏

鄭棄其師 閔公二年十有二月

梁亡 僖公十有九年冬

冬十月 鄆潰 昭公二十有九年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美

史臣獨書魯事

春王正月 城楚邱 僖公二年

冬 戌陳 襄公五年

夏 歸粟于蔡 定公五年

關文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隱公二年冬十月
不書秋冬	桓公四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桓公五年	
春正月定來	桓公六年	
不書秋冬	桓公七年	
夏五	桓公十有四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桓公十有七年	不書甲子
郭公	桓公十有四年冬	
春秋比事目錄	卷四	禘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公元年	
冬不書月書壬申	僖公二十有八年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昭公十年	不書冬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定公六年冬	
不書冬	定公十有四年	



ZW 21181888542197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註已著錄苞既作春秋通論恐學者三傳未熟不能驟尋其端緒乃取其事同而書法互異者分類彙錄凡八十有五類然朱沈斐元趙汭皆已先有此著沈書僅有抄本趙書亦近日始刊行苞在康熙中二書未出故不知而爲此屋下之屋猶之顧棟高未見程公說書乃作春秋大事表也